

鄒潤安本經疏證下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五月初版

鄒潤安本經疏證 (全二冊)

實價國幣九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主編者 陸士諤

發行者 陸高誼

出版者 世界書局
上海大連路

發行所

上海及各省 世界書局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本經續疏總目

卷一

石鍾乳

黃精

菖蒲

菟絲子

芋藤

莞蔚子

車前子

木香

遠志

龍膽

石斛

巴戟天

赤箭

卷柏

藍實

絡石

羨藜子

肉蓯蓉

卷二

續斷（大小薊附）

漏蘆

營實

丹蘘

茜根

蘭草

忍冬

地膚子

杜若（草豆蔻肉豆蔻白豆蔻附）

槐實（槐花附）

沙蘘

石龍芻

榆皮

楮實

五加皮

蔓荊實

辛夷

卷三

桑上寄生

杜仲

女貞實

丁香

沉香

麝香

牛黃

白膠

龜甲

桑螵蛸

石決明

蠶魚

鯉魚膽

鮑魚

藕實莖

雞頭實

蓬蘽(覆盆子附)

胡麻(青蘘附)

白瓜子(白冬瓜附)

白芥子

右上品石一味草三十四味木十四味獸三味蟲六味果四味穀二味菜三味

卷四

磁石

陽起石

鐵落

泉耳實

元菱

秦艽

白芷

淫羊藿

狗脊

茅根

前胡

白鮮皮

葶藶

大青

惡實

水萍

地榆

澤蘭

高良薑(紅豆蔻附)

百部根

藜香子

薑黃(鬱金附)

補骨脂

縮沙蜜(益智子附)

莎草根

藿香

鱧腸

卷五

桑耳

檳榔

烏藥

龍眼

衛矛

虎骨

木瓜

秫米

韭

鹿茸（鹿角附）

蚱蟬

柿

蘖米

假蘇

羚羊角

烏賊魚骨

枇杷葉

蘖豆

香薷

犀角

白殭蠶

穉豆

菘豆

薄荷

右中品石三味草二十七味木五味獸五味蟲三味果三味穀五味菜四味

卷六

虎掌

何首烏

骨碎補

海金沙

獺肝

草蒿

威靈仙

白附子

棟實

白頸蚯蚓

青葙子

蕭蓄

夏枯草

郁李仁

鯪鯉甲

貫衆

馬兜鈴

馬勃

鈎藤

苦瓠

右下品草十三味木三味獸一味蟲二味菜一味

三總石四味草七十四味木二十二味獸九味蟲十一味果七味穀七味菜八味凡一百四十二味

序曰。耆婆學醫七年。師見其勤且敏也。一日與劇藥盛藥具。令徧察國中。凡草木不中藥用者。悉為取來。耆婆求之不獲。空器以復其師。師大稱賞焉。佛氏主宏悟。予以為非是。本經為神農親定。設如彼所云。則凡典章法度。經世大則。在黃帝時規模略具。何以歷唐虞三代。其制乃備。孔子猶欲兼收節取。如虞樂夏時殷輅周冕也。夫肖物

弊設防。究之未事已前。證之成驗已後。經制固應如是。藥物豈獨不然。蓋一人效技。必備數十百藥。而用始周。意旨必歷數十百人。而情乃確。如果學七年。所見竟無非藥。一日嘗藥。至遇七十毒。則今所傳本經者。蓋可且慕之。而旬日間。得期於通矣。曾謂其易如是哉。陰陽紓斂。期之以時日。終不能無愆。高下燥溼。限之以方罫。猶恐其有忒。何況取以研覈物之形色氣味。用以衡量人之強弱疾厄。自宜積歲月。乃得要領。以故歷數十年。始增一物。更千百年。得一會歸。不然周秦以上。三百六十五味。固託始神農。漢魏以下。迄於齊梁。藥物已倍。何不聞又有神農耶。自是以降。增至三百餘種者。有拾遺綱目。增百餘種者。有唐本開寶。其嘉祐圖經。皆至七十餘種。不及五十種者。指不勝屈。善夫宇文虛中稱唐慎微爲士人治病。概不受酬。但以名方祕錄爲請。以故士人於經史書中。得一藥名。一方論。必錄以告。遂積成卷軸。爲證類本草。噫。古人之勤。乃爾。訂本經疏證訖。豫春復以常用之藥爲續疏。如右。自知詒誚。然固有所本。與憑空增藥異矣。鄒澍識。

本經續疏目錄

卷一

石鍾乳	一
黃精	二
菖蒲	三
菟絲子	四
芡藤	五
芫蔚子	七
車前子	八
木香	九
遠志	一〇
龍膽	一二
石斛	一三
巴戟天	一四
赤箭	一五
卷柏	一七

藍實	一七
絡石	一八
蒺藜子	一九
肉蓯蓉	二〇

卷二

續斷(大小薊附)	二三
漏蘆	二五
營實	二六
丹蘆	二六
茜根	二八
蘭草	二九
忍冬	三〇
地膚子	三一
杜若(草豆蔻肉豆蔻白豆蔻附)	三二
沙蘆	三四

石龍芻……………三五

薇銜……………三六

槐實（槐花附）……………三六

枸杞……………三七

琥珀……………三八

榆皮……………三九

楮實……………四〇

五加皮……………四一

蔓荊實……………四二

辛夷……………四三

卷三

桑上寄生……………四五

杜仲……………四六

女貞實……………四七

丁香……………四八

沉香……………四八

麝香……………四九

牛黃……………五〇

白膠……………五一

龜甲……………五二

桑螵蛸……………五三

石決明……………五四

蠶魚……………五四

鯉魚膽……………五四

鮑魚……………五五

藕實莖……………五五

雞頭實……………五七

蓬蘽（覆盆子附）……………五八

胡麻（青蘘附）……………五九

白冬瓜（白瓜子附）……………六一

白芥子……………六二

卷四

磁石……………六四

陽起石……………六五

鐵落	六六
泉耳實	六七
元澆	六八
秦艽	六九
白芷	七〇
淫羊藿	七一
狗脊	七二
茅根	七四
前胡	七五
白鮮皮	七六
葶藶	七七
大青	七九
惡實	七九
水萍	八〇
地榆	八一
澤蘭	八二
高良薑（紅豆蔻附）	八三
百部根	八四

麝香子	八四
薑黃（鬱金附）	八五
補骨脂	八六
縮沙蜜（益智子附）	八七
莎草根	八八
霍香	八九
鱧腸	九〇

卷五

桑耳	九二
檳榔	九三
烏藥	九四
龍眼	九五
衛矛	九五
鹿茸（鹿角附）	九六
羚羊角	九七
犀角	九八
虎骨	〇一

蚱蟬.....一〇一

烏賊魚骨.....一〇二

白殭蠶.....一〇三

木瓜.....一〇四

柿.....一〇五

枇杷葉.....一〇六

穉豆.....一〇七

秫米.....一〇八

蘘米.....一〇九

蕭豆.....一一〇

菘豆.....一一〇

韭.....一一一

假蘇.....一一二

香薷.....一一三

薄荷.....一一四

卷六

虎掌.....一一六

草蒿.....一七

青葙子.....一八

貫衆.....一九

何首烏.....二〇

威靈仙.....二一

蕭蓄.....二二

馬兜鈴.....二二

骨碎補.....二三

白附子.....二四

夏枯草.....二四

馬勃.....二五

海金沙.....二五

棟實.....二六

郁李仁.....二七

鈎藤.....二七

獺肝.....二八

白頸蚯蚓.....二八

鯪鯉甲.....二九

苦瓠.....三〇

本經續疏

武進鄒澍潤安撰

卷一

上品石一味草十七味

石鍾乳味甘溫無毒主欬逆上氣明目益精安五藏通百節利九竅下乳汁益氣補虛損療腳弱疼冷下焦傷竭強陰久服延年益壽好顏色不老令人有子不鍊服之令人淋一名公乳一名蘆石一名夏石生少室山谷及泰山採無時（蛇牀爲之使惡牡丹玄石牡蒙畏紫石英藁草）

鍾乳係山洞石穴中陰處溜汁所成。凡仰視石脈涌起處。卽有乳狀下垂。如倒生山峯。峯端漸銳。且長如冰柱。柱端輕薄。中空如鵝翎。係石液滴瀝。且滴且凝而成。以色潔白微紅。碎之如爪甲。中如雁齒。光明者爲善。（參桂海志吳氏本草圖經）

乳與泉皆山石中潤澤之氣所結。而性體不同。爲用迥殊者。以乳得其陰而化於陽。泉得其陽而化於陰耳。惟得其陽。故專行流動。旋轉空隙之地。惟化於陰。故仰出而性寒。惟得其陰。故專行嶄巖。犖確艱阻之所。惟化於陽。故俯出而性溫。其在人身。一則似溺似津。行陽道而質清冽。一則似液似精。行陰道而質稠黏也。質稠黏而性溫。形中空而有竅。體潔白而透明。何能不明目益精。通百節利九竅。下乳汁。石屬金而性下行。何能不主欬逆上氣。五臟主藏精而不瀉。精既充盈。且能彼此輸灌。五臟又何能不安。特味甘氣溫。其用在補。則祇有合於肺虛日寒氣。

餒不降。絕無與於風寒熱溼之客爲欬逆上氣者矣。故千金於肺虛冷有補肺湯。第二方。第四方。第五方。於氣極有鍾乳散於欬嗽。有鍾乳七星散。又七星散大都合溫補藥用之。是明目爲明精氣不充。神光昏暗之目。益精爲益陰寒瘦削。氣化清冷之精。安五臟爲安氣失聯絡。不相裒益之五臟。通百節爲通骨屬乏澤。屈伸不利之百節。利九竅爲利氣道窳濇。開闔不便之九竅。下乳汁爲下衝脈既上。無陽以化之乳汁。其與一切外感及他內傷。均無涉也。夫補之爲補。於無形易。有形難。精乃五臟液之至粹。其成尤不易。乃觀鍾乳功力。多在補精。且若不甚難者。千金治陰痿精薄而冷。方云欲多精倍鍾乳。是鍾乳之益精甚速也。殊不知有形之生長消歇。皆視無形爲指使。陰陽應象大論所謂精食氣。精化爲氣。則氣爲精母。古訓甚明。卽以泰西所謂質具之德。傳生之用。而論其義亦爲氣聚生火。火盛迫液。儘可頃刻而成。初非難事。卽鍾乳之所以生。原石中潤澤之氣。被陽氣蒸逼而流。旣已液中有氣。氣中具陽。其蒸騰變化。亦又何難。沉觀於別錄之義。尤有遞相補綴之妙。譬如調兵剿狄。則令禁兵守要害。腹裏之兵防邊。以易邊兵出塞。爲其風土合宜。人情不甚相遠耳。鍾乳之用。具有此義。調在上未虛之陽。和在在下失偶之陰。而恃其甘溫氣味。踞守於肺。使源源繼進。務令火下歸而水上濟。成不偏不倚。平治之功。此益氣之下。所以復贅補虛損一言。而腳弱疼冷。下焦傷竭。強陰均一以貫之矣。乃世俗所謂補精。動以質賦性寒者當之。名曰以類相求。豈知無陽則陰何由生。是以不阻於中。卽滯於下。初爲胃減。續爲便溏。馴至心之化物無權。肺之治節失職而斃。宜乎視補精爲甚難之事也。孰知以陽生陰。推近及遠。爲易易耶。

黃精味甘平無毒。主補中益氣。除風溼。安五臟。久服輕身延年不饑。一名重樓。一名菟竹。一名雞格。一名救窮。一名鹿竹。生山谷。二月采根陰乾。

黃精三月生苗。高一二尺。葉如竹葉。不尖而短。兩兩對生。莖梗柔脆。頗似桃枝。本黃末赤。四月開青白花。狀如小

豆花。結子白如黍粒。亦有無子者。根橫行如嫩生薑。亦如萎蕤黃色。蒸熟則黑。（參圖經綱目）
黃精根既黃。幹復本黃末赤。是其歸根復命的在火土之化。以爲補中益氣。確鑿無疑。或謂其獻技效能在青白之花。青以勝土而除溼。白以勝木而除風。予則以爲牽強附會。謂青屬木。獨不可以助風乎。謂白屬金。獨不可以凝溼乎。安在其能除風溼也。且黃精之補中益氣。本爲除風溼耳。非補中益氣除風溼兩分功效也。蓋黃精之寬緩猶夷。決非治外受風溼之物。所謂風必淫於外。而不反之陽。所謂溼必滯於內。而不化之氣。惟氣滯於內而不化。津化血。斯陽淫於外。而不反本還原。此風溼是一氣之不諧。非兩氣之互合矣。不然。烏得以補中益氣之物治之耶。且氣血陰陽。皆綱維於中焦。惟其脾輸心化。方足供一身運動。然脾輸賴肝之疏。心化藉肺之布。倘肺不布。則心所化之陽淫於外。而爲風。肝不疏則脾所輸之精滯於中。而爲溼。青者風氣。白者燥氣。風溼之病。得風燥之化行溼。遂不能拒風於外。風遂不能旋溼於中。風則仍爲陽氣而內歸。溼則化爲津血而外布。此青白之用。所以密托於本黃末赤之體。而脾之力。尤在行氣於四末。此其兩兩相對之葉。又確然象人之手與足。黃精功用。在四支痿疼遲重。不爲風雨而增。不因晴明而減。又復中氣虛餒者。卽輕身不饑。亦一以貫之矣。

菖蒲味辛溫無毒主風寒溼痺欬逆上氣開心孔補五藏通九竅明耳目出音聲主耳聾癰瘡溫腸胃止小便利四支溼痺不得屈伸小兒溫瘧身積熱不解可作浴湯久服輕身聰耳明目不忘不迷惑延年益心智高志不老一名昌陽生上洛池澤及蜀郡嚴道一寸九節者良露根不可用五月十二月采根陰乾（秦皮爲之使惡地膽麻黃）
菖蒲生水石間。葉如韭。中心有脊無花實。經冬不彫。根盤屈有節。一根旁引三四根。旁根節尤密。采之初虛輒乾。方堅實。折之中心色微赤。嚼之辛香少滓。（圖經）

火燁於土。變而爲金。其已趨於金。未離於土者。爲石。石之異於金。以擊之能碎。而有火也。石之異於土。以堅剛而不化於水也。惟然則設有石者。清於水而水不能入。含夫火而火不能出。陰與陽相拒而不相謀。水與火相守而不相化。下之氣不能交乎天。上之氣不能交乎地。又何自沾生趣而爲物。賴以發育耶。人身靈明。猶火蓄石中。人身軀體。猶石能蓄火。假使軀體爲寒水所蒙。靈明爲痰涎所壅。則運動不周。視聽不協。可謂非因內不能出而外遂不化乎。菖蒲者。不藉纖毫土氣。生於水底碎石之間。隔水能通。以無竅爲有竅。自地接天。以不聯爲聯。且其氣芳烈。味辛溫。有陽畢達。有陰悉布。劉潛江所謂非至陰之貞。不能發至陽之光。發至陽之光。乃益暢至陰之用者。信矣。否則外有風寒溼痺。內爲欬逆上氣者。何以不治痺。亦不治欬。而用此。況補五臟者。非一開心孔可了事。而明耳目。出音聲。又豈通九竅所堪致也。蓋視聽言動。皆靈明之用。然靈明猶燈。藉膏乃燃。火者氣之靈。氣者火之使。而氣曳水以行。水由氣而阻。行氣卽所以行水。行水卽所以濬靈明。靈明暢而氣條達。氣條達而水流通。水流通而靈明遂有所依。曰開心孔。補五臟。利九竅。明耳目。出音聲。一而已。更何憂乎風寒溼痺中之欬逆上氣哉。至別錄所增主癰瘡。溫腸胃。小兒溫瘧。身積熱不解。皆火爲水遏。欲出不得。與前旨不異。惟於痺則專及四支。不得屈伸。於九竅則偏止小便過利。又獨重耳聾。何也。夫固因其節數耳。津液之流。不爲節礙。倘使無節。不將傾瀉淨盡乎。是故菖蒲需促節者。一有取於節宣。一有取於節制。宣則不壅。所以主四肢溼痺。不得屈伸也。制則不濫。所以止小便利也。不壅則濁去。不濫則清澄。澄澈清瑩。映物所以能明。而耳遂不聾。要之菖蒲不可徒視爲開邪。亦不可徒視爲崇正。邪開而正自崇者有之。正崇而邪自開者有之。故凡水液渾濁。爲神明之翳者。咸有取於是也。

菟絲子味辛甘平無毒主續絕傷補不足益氣力肥健汁去面黧養肌強陰堅筋骨主莖中寒精自出溺有餘瀝口苦燥渴寒血爲積久服明目輕身延年一名菟蘆一名菟

縷一名薜蒙一名玉女一名赤網一名菟纍生朝鮮川澤田野蔓延草木之上色黃而細爲赤網色淺而大爲菟纍九月采實暴乾（得酒良薯蕷松脂爲之使惡菌）

菟絲子初夏生苗亦有根苗如絲絲及長延著草木其根自斷無葉有花白色微紅香亦襲人六七月結實極細如蠶子土黃色九月收采（參圖經綱目）

兔無雄陰獸也然狡獪若猿竄疾若蛇則其用皆陽矣兔微物也故諸獸與遇皆欲得爲餐兔或無可遁則聳尻伏地他獸近而搏焉則環後足以蹶之他獸多反傷兔已乘蹶遁是其絕有力處深伏於踵所用之陽皆在是菟絲之根猶其踵也爲四月盛陽所迫屈蟻之陰竝從陽化如絲如縷宣布無方則猶其狡獪竄疾也迨至七月感受初陰遂結爲實實中無他不過稠黏絲縷屈曲蟠繞於中則猶其抵穴伏處也陰者陽之種乃遇陽輒化而宣布陽者陰之用乃遇陰輒屈而歸根是其能聯屬浮越無根之氣化爲生陽以媾於陰而返本還元歸於窟宅爲不動之陽故其治可分爲四端曰不激則不化是別錄療口苦燥渴之義也不空則不布是本經主續絕傷補不足之義也不媾則不結是本經主明目益氣力肥健別錄主養肌強陰堅筋骨之義也不遇窟則不伏是別錄主蒸寒精自出溺有餘瀝寒血爲積之義也遇陽斯布卽以布爲歸遇陰斯屈便用屈爲發如環無端正似其絲上結實實中藏絲所以爲上品要藥雖然傷寒通脈四逆證之面赤戴陽茯苓四逆證之身有微熱皆浮越之陽何不用是物化爲生陽而使之歸也夫太和之元氣固有陰有陽以相播蕩而爲生化與駁戾之邪氣亦有寒有熱以相激逐而爲患者烏可同日語則菟絲者焉能以優柔溫潤之氣折暴戾嚴肅之陰而令陽得歸耶

芩藤味苦酸平無毒主寒溼痿痺四支拘攣膝痛不可屈伸逐血氣傷熱火爛墮胎療傷中少氣男子陰消老人失溺補中續絕填骨髓除腦中痛及腰脊痛婦人月水不通

血結益精利陰氣止髮白久服輕身耐老一名百倍生河內川谷及臨胸二月八月十月采根陰乾（惡螢火陸英龜甲畏白前）

牛膝秋收子至春種之。其苗方莖暴節高二三尺。青紫色。節如鶴膝。又如牛膝。葉皆對生。頗似莧而長且尖。鮪。秋月於節上生花作穗。結子如鼠婦。有濇毛。皆帖莖倒生。九月采根。以極長大至三尺而柔潤者佳。中有白汁。（圖經參綱目）

寒溼能成痺。不能成痿。痺能爲四支拘攣。膝痛不可屈伸。痿則不能。曰寒溼痿痺。四支拘攣。膝痛不可屈伸。將痿痺遂可無別耶。且素問於二者各自爲論。皆辨之明且晰。不言其因有同焉者何也。蓋痿與痺皆筋節間病。而寒溼有已化有未化。未化則浸淫筋節爲病。已化則薰灼筋節爲病。素問論痺多病於浸淫。論痿多起於薰灼。痺論曰。其留連筋骨間者疼久。曰在於筋則屈不伸。痿論曰。肝氣熱則膽泄口苦。筋膜乾。筋膜乾則筋急而攣。以是知四支拘攣。膝痛不可屈伸。細體之原有分別。概目之則固有因同者在矣。牛膝之治此。妙在不必問其已化未化。但執定其病在筋節間痛而不可屈伸者。皆能已之。蓋其體柔韌似筋。而一綫直下。上生之莖有節。下達之根無節。不用其莖。但用其根。是可知筋節間病。凡自下而上者。則以此。自上而下。長於下短於上者。因其上行轉而下達。且柔則可屈。直則可伸。安在其有不合也。然則曰逐血氣傷熱火爛何也。夫熱火燥烙肌肉。血氣沸騰。其應自上而下者。必爲之阻。反逆而上出。其應自下而上者。遂爲之吸引。以入於其中。上出者遇筋節亦能停留。上引者在下。遂由是乾涸停留者。可致四肢拘攣乾涸者。能得膝痛不可屈伸。以是知血氣傷熱火爛。亦四肢拘攣膝痛不可屈伸之源。與因寒溼爲痿痺者。所傷雖殊。然推類至盡。原有不異者在矣。牛膝之治此。妙在其味苦。本係火化。其體柔潤。中有白汁。上短下長。又協水形。是爲納火氣於水中。化炎上爲潤下。火者受傷之本。水者制火之資。

能使火隨水而下。水抑火而平。則血氣被熱火傷爛。又安有不除也。況胎者原係火養水中。水澄而不流。火定而不搖者也。驅其水使流。引其火使隨。水又焉有不墮者哉。然則別錄續增所主。皆融會本經之旨而擴充者也。大率強者使柔。槁者使潤。上者使下。斷者使連。阻者使通。盡抑火令就水。助水令充行之治。獨老人失溺一語。正相反。此無他。不過火不入水。而氣不攝溺。仍是苗短根長。凝陽於陰之治耳。（詳見秦芎下）惟莖色青紫。葉皆對出。開花節間。又有濼毛帖莖倒生。當明其賴水火之交混。始不闕於關節。就關節之阻撓。爲收成之所。自即欣榮以向長。觀逆折已具形於是。牛膝之功能性味。盡在隱約中呈露其天真矣。

茺蔚子味辛甘微溫微寒無毒主明目益精除水氣療血逆大熱頭痛心煩久服輕身莖主癰瘰癧可作浴湯一名益母一名益明一名大札一名貞蔚生海濱池澤五月采

茺蔚喜生近水溼處。春初生苗如嫩蒿。入夏長三四尺。莖方如黃麻。莖葉如艾而背青。一梗三葉。葉有尖歧。寸許一節。節節生穗。叢簇抱莖。四五月間。穗內開小花紅紫色。亦有微白色者。每穗內有細子四粒。粒大如同蒿子。有三稜褐色。其草生時有臭氣。夏至後即枯。其根白色。（綱目）

火是氣之靈。水是氣之粹。氣和則火麗於水爲精明。氣乖則水拂於火爲水氣。水氣盛而精明衰。益精明正以除水氣。除水氣即以益精明。茺蔚子得水之餘化。而能會神聚精於火也。子是氣之精。莖是氣之道。氣盛則血順而流行。氣衰則血違而留滯。留滯於節而癰瘰癧。去癰瘰癧正以行氣血。行氣血即以除癰瘰癧。茺蔚之莖。得木之條達而偏開花結實於節也。蓋嘗讀易而玩夫節焉。節者陰陽適均之分限。而在下者整。在上者微。此其取象也。節者陽上出以化陰。而下者猶羸。上者愈精。此其義旨也。乃茺蔚者。開花結實。不上不下。適當其節。是子爲遇陰陽之相值。以翕其和。莖爲就陰陽之相續。以致其通。彼陰陽欲相續而不通。爲癰瘰癧作癢。陰陽既相值而不和。爲水泛

目暗。得此何能不和且通耶。雖然。世之視蒼蔚也。美厥名曰益母。任以職曰行瘀。行瘀是已。血行不止者。又復資之。婦孺咸知。村野廣用。而實堪取效。乃本經絕無一言道及。豈古人之智不若今耶。曷不究夫別錄乎。試觀盛夏。蘊隆日近如炙。土焦如渴。而水反盛漲。在人則津液消耗。而百脈反憤盈。是何故哉。以諸陰盡爲陽所劫持也。不然。血既逆矣。烏得更爲大熱。而心煩頭痛。絕似外感之所爲耶。婦人當胎產時。血亦已傷矣。而種種患害。復皆本於血。血既爲逆。則一身所聚之水氣。及津液涕唾便溺。何者不可從血以爲患。益母者不及盛暑已告收成。明明不與浮陽爲伍。且當夏氣初動。隨卽處處會精聚神於陰陽交屆之節。是益母行瘀。非行瘀也。取其未及盛滿。先留餘地也。益母止血。非止血也。取其不劫持陰氣。盡化爲血也。由是言之。則莖葉所主仍是其子除水之功。特通暢條達。令其行所當行。止所當止。奏效更長耳。

車前子味甘鹹寒無毒主氣癰止痛利水道小便除溼痹男子傷中女子淋瀝不欲食
養肺強陰益精令人有子明目療赤痛久服輕身耐老葉及根味甘寒主金瘡止血衄
鼻瘀血血瘕下血小便赤止煩下氣除小蟲一名當道一名芣苢一名蝦蟆衣一名牛
遺一名勝留生正定平澤邱陵坂道中五月五日采陰乾

車前子春初生苗。葉布地如匙。面中抽數莖作長穗。如鼠尾。花甚細密。色青微赤。五月結實如葶藶。赤黑色。(綱目)

或問車前之子治氣。根葉治血。同一本也。而二其德。且顯然有彼此之殊。其故安在。夫車前疏利水道之物也。氣水相阻而結滯。血水相隨而流蕩。得此則行者行。順者順。恰似治氣治血。若究其實。子亦何嘗治氣。根亦何嘗治血。善夫徐洄溪之言曰。凡多子之物皆應屬腎。腎者人之子宮也。車前多子。自當隸腎。特質滑氣薄。則不能補而

爲輸洩。人身賴腎以輸洩者。非水道而何。且葉又先莖而生。莖又先葉而槁。然葉終不如莖之高。莖終不如葉之廣。一則透空而出。一則帖地而生。正似氣呼吸於中。血盤旋於外。氣易成易傷。血難長難竭也。又其物不生於耕墾空鬆之土。亦不生於築治堅實之土。獨於道旁人畜所踐而不常踐處則生。根雖不長。入土甚固。欲拔其莖。一撮卽起。欲拔其根。必全引其葉。用力拔之。方得離土。苟一葉不在引中。則餘葉皆脫。根仍在土。兀然不動。而根色白。葉深青。莖青白。子黑。不又似生於金土膠固之中。適被四月正陽火化。乃各分道揚鑣。歸於色青色黑之肝腎耶。是可知其功能所由。在虛處之土與火。其作用境界。在實處之肝與腎。而上則發始於胸膈。下則直竟於前陰矣。雖然。千金外臺子多入於補劑。葉僅恃之疏洩。何也。夫其味甘固近於補。氣寒則終歸於洩。兩者本無異。特水流氣順。則下益於精。血蕩水隨。係上釀有火。故子之治。非特氣癰而痛。水道不利。而溺瀉因溼而痺者。可除。卽目赤痛而不明者。亦可已。蓋水與氣相阻。則火生。火在水中。於是一身宜得水之益者。反遭火之累。氣順水流。斯火清。火清斯還受益而不受累。故充類之極功。曰養肺強陰益精也。根葉之治。非特血行之金瘡。衄鼻可除。卽血停之瘀血。血瘕下血亦可已。蓋惟血之流蕩忘反。必緣火迫。火既迫血。血無以繼。則水隨之。於是水亦竭而小便爲之赤。能去血中之火。正以其能去水中之火。故充類之極。曰止煩下氣也。反而觀之。則水道不利。證任是溺瀉氣癰。溼痺目赤。凡不痛者。則非車前子可治。其金瘡血不止。衄鼻瘀血。血瘕下血。凡小便不赤不煩不氣逆者。皆不得用車前根葉矣。

木香味辛溫無毒主邪氣辟毒疫溫鬼強志主淋露療氣劣肌中偏寒主氣不足消毒殺鬼精物溫瘧蠱毒行藥之精久服不夢寤臙寐輕身致神仙一名蜜香生永昌山谷

木香形如枯骨。味苦黏牙者良。（圖經）

強志之義。具見遠志。木香氣溫味辛苦。其氣芳郁。宜乎性剛而散發者。豈亦能凝神於精攝陽於陰耶。夫燈燭之譬。在於遠志。原喻以苾剔翳沁膏。厥功懋矣。然膏中有故。獨不能使燈不明乎。卽膏中有故。係滓厚而沈濁者。猶非木香能爲力也。燈旣張矣。飛蛾青蟲集焉。漬於膏而難出。將死未死。宛轉蠕動。膏蕩搖燈亦爲之不明。非剛者挑而去之不可。此木香所爲強志也。夫木香之首功爲主邪氣。則明非膏中所自有矣。曰毒曰鬼皆陰也。必麗於陰。然毒而曰疫。鬼而曰溫。不猶么麼之類。雖屬夜出。然能飛揚者乎。是木香之治。治陰厲之氣。反受質於陽。善飛揚而著人身之陰者。則導而出之於陽。以成其神。不搖於精。陽自攝於陽而不耗。夫陰之功。能入於陰。以其似枯骨也。能去陰中之客陽爲累。以其氣溫味辛也。能不耗陰。以其質粘牙也。故夫淋露者。火在水中。致水流濇。夢寤魔寐者。神歸陰分。爲熱所擾。皆陰中不靖。棲陽不穩之病。與遠志之使陽歸陰而陽不受翳累者。原大相逕庭。至於別錄所增治療。若主氣不足。致毒鬼溫邪之伏於陰。氣劣不行。致陽之不得徧於外。皆注本經而推廣之詞。獨行藥之精一語。他味不常有。夫藥物行陽行陰者多矣。若陰中行陽陽中行陰者則較寡。而非特於陰中行陽。且能於陰中行陰。藥之精微。使合於陽而成化育。則亦以其味辛在苦中。而其質粘牙而不粘舌。比之龍骨粘舌而不粘牙者爲不侔。以彼之攝火於土。則知此爲攝火於水。仍能使交於火矣。

遠志味苦溫無毒主欬逆傷中補不足除邪氣利九竅益智慧耳目聰明不忘強志倍力利丈夫定心氣止驚悸益精去心下膈氣皮膚中熱面目黃久服輕身不老好顏色
延年葉名小草主益精補陰氣止虛損夢洩一名棘菀一名萋堯一名細草生泰山及
窈旬川谷四月采根葉陰乾（得茯苓冬葵子龍骨良殺天雄烏頭附子毒畏珍珠藜
蘆蜚蠊齊蛤）

遠志有大葉小葉二種。大葉者似大青而小。小葉者似麻黃而青。亦似畢豆葉。三月開花。亦有紅白二色。紅者屬大葉也。根長及一尺。色黃黑。去心用。（參圖經綱目）

或問劉潛江於遠志自詔陰中醒（本作發）陽陽中宅陰兩語爲中肯。不知當否。予謂譬之燈膏盈而火闌者。必挑其芯。此陰中醒陽之意也。譬之燭必芯具而膏始得附。必火然而膏始得融。此陽中宅陰之意也。兩語者誠爲扼要。且人之智慧聰明記憶志力運動皆火。其精血津液涕唾泗洩便溺皆膏火以化膏爲用。膏以資火爲用。而火之餘燼不可使留以翳夫火。故隨其所翳挑而剪之。遠志者苗短根長。（苗名小草根長尺餘）根之長有以見其入膏之深。苗之短有以見其翳之淨。此益智耳目聰明不忘強志倍力之說也。陽之所在。卽陰之所隨。陰之所資。卽陽之所運。兩者必膠黏融液。竝無乖隔。斯得運動靈開闔利。苟有纖塵干於其間。卽機關窒強矣。遠志者根似牛膝。葉似麻黃。惟其入陰者深。出陽者淺。外出之力爲入下之性所掣。是以不能如麻黃之大發其陽。隨竅皆透。而僅能去九竅之翳累。此除邪氣利九竅之說也。震動於上。能使陽離於陰。洩澀於下。能使陰離於陽。離之甚者上傷及下。下傷及上。離之淺者則僅傷中。若上久震動在中。津液遂漓。而有陰不攝陽之兆。惟使陽能入陰。陰從陽化。乃得兩氣復相聯聚。遠志者從上下下。最爲有力。猶不能及泉從下上上。終不能及其根之分寸。故僅能使由上病而傷中者復。此效逆傷中補不足之說也。三項之中。最精微者置之極後。極籠統者反著最前。何也。是蓋順病之高下以爲言。且以明遠志之用雖廣。而其實在由陽病以累及陰。其於由陰病而累及陽者。猶隔膜也。至若別錄所著。皆本經注腳。曰去心膈氣。皮膚中熱。面目黃。卽所謂效逆傷中補不足也。曰定心氣。止驚悸。卽所謂益智智慧耳目聰明不忘強志也。

古今注本草家類以遠志本經有不忘強志之文。別錄有益精之文。遂互相牽合。謂惟能益精。故有不忘強志之效。不知味苦氣溫性燥之物。豈是益精之品。必也精本不虧。而運精之神有翳累。故撥去其翳累而神自清。神清

而精自融。液謂爲益精可也。本神篇曰腎藏精。精舍志。又曰腎盛怒而不止則傷志。志傷則喜忘其前言。明明因暴怒引火上浮。致神離於精耳。精亦何從驟虧。惟引其火使歸於精。精與神相合而自復。又何必益精。千金雜補門治陰痿。精薄而冷。方後注欲多房室倍蛇牀。欲堅倍遠志。欲大倍鹿茸。欲多精倍鍾乳。亦可見用遠志者爲堅志意。非益其精之謂也。遠志何以能堅其志。蓋房室之事。源發於心。心有所憶謂之意。意之所存謂之志。其志不回。則其火不散。而陰不洩。此卽與不忘強志倍力之經文一貫矣。於此見善忘卽志不堅。志之不堅。卽神之注於精不純一。其取義仍在遠志之苗短根長。自上下下。苦溫以醒發其火耳。益精云乎哉。

龍膽味苦寒。大寒。無毒。主骨間寒。熱驚癇。邪氣續絕。傷定五臟。殺蠱毒。除胃中伏熱。時氣溫熱。熱洩。下利。去腸中小蟲。益肝膽氣。止驚惕。久服益智。不忘。輕身耐老。一名陵游。
生齊胸山谷及窵句。二月八月十一月采根。陰乾。（貫衆爲之使惡。防葵地黃）

龍膽宿根黃白色。下抽根十餘本。大類牛膝。直上生苗高尺餘。四月生葉似柳葉而細。亦如嫩蒜。莖如小竹枝。七月開花如牽牛花。作鈴鐸形。青碧色。冬後結子苗便枯。（圖經）

龍膽至苦極寒。論其性體定能逢熱則清。遇火則折。宜乎降洩無餘。堪與大黃鬪技爭捷矣。乃其功效。不曰蕩滌。不曰推逐。而曰主骨間寒。熱驚癇。邪氣續絕。傷定五臟。一若自內達外者何。夫無平不陂。無往不復。惟其苦寒屈至極。斯不洩不降已寓其間。蓋苦本主發。龍膽苦之至而兼瀉。瀉者至苦之中有至酸也。酸稟春之發育。苦稟夏之暢達。乃相聯屬焉。則其寒非極洩而爲極入矣。味陰而氣陽。陽唱則陰隨。故味之暢發。不能違氣之深入。然進銳者退必速。氣寒既引味苦以深入。而寒力先退。苦力方優。能不謂其功爲暢發極內之火邪耶。極內者何在。軀體爲骨。在五志爲神。則龍膽之用。在軀體爲除骨間寒熱。在五臟爲除驚癇邪氣。又何疑焉。極內所藏自極精微。

其行止動作。皆暗相輸灌。默相交會。而有邪氣干於其間。則有形者爲斷絕。無形者爲不安。曰續絕傷。安五臟者。卽骨間寒熱除。驚癩邪氣散之效驗也。雖然。深中有淺。淺中亦有深。皮毛血脈固不得爲深矣。在軀體之內。豈無捨五臟間神志外。亦有深焉者乎。別錄緣其如此。故又補出驅六腑間邪熱一層。六腑中氣之極深者。第一則膽中清淨之氣。其次則腸胃三焦中水穀運行之氣。熱邪干膽中清淨之氣。則爲熱洩下利。干腸胃三焦中水穀運行之氣。則爲胃中伏熱。腸中小蟲。熱洩下利之上。又冠以時氣溫熱者。明下利非由時氣溫熱。其故則在水穀不得爲熱洩也。龍膽之功。由淺及深。在淺則去著物之熱。在深則除不著物之熱。陰陽應象大論曰。陽化氣。陰成形。此天地之規模。以生人生物者也。惟此能於陽分和化氣之樞。於陰分去成形之累。猶不可謂鍾生氣於病中。化病氣爲生氣耶。本經列之上品。治非無由。而後人視爲苦寒峻利。殊失厥旨。故其續增主治如黃疸狂。煩疥瘡癰。腫喉痛等證。盡是有形間病。然能於水中求火之所在。則亦不能不服其苦思深得也。

石斛味甘平無毒主傷中除痹下氣補五藏虛勞羸瘦強陰益精補內絕不足平胃氣長肌肉逐皮膚邪熱沸氣腳膝疼冷痺弱久服厚腸胃輕身延年定志除驚一名林蘭一名禁生一名杜蘭一名石遂生六安山谷水傍石上七月八月采莖陰乾（陸英爲之使惡凝水石巴豆畏蠶蠶雷丸）

石斛叢生石上。其根斜結甚繁。乾則白軟。五月生莖。似小竹節。節間出碎葉。生皆青色。乾則黃。七月開花紅色。十月結實。節上自生根鬚。人亦折下。以沙石栽之。或以物盛挂屋下。頻澆以水。經年不死。（參圖經綱目）凡水土媾乃生木。草木類也。未有草藉水石而生。不資纖土者。有之則石斛是。凡水石相漬。縱千百年。水不爛石。石不耗水。惟既生斛。則若石挹水以灌斛。斛因石以引水。石屬金。內應乎肺。水則內應乎腎。是石斛者。引腎陰以

供肺。通調下降者也。斛以五月生。其時則陰娠於下而勢浸長。陽拔隊而浮於土。以十月實。其時則陽復於下而力頗厚。陰連引而際於天。是其功用。究竟爲助肺降而洩陽使下。引腎升而交陰於天。夫陰沈於下而不動。陽痺於中而不散。氣結於上而不降。其中之傷爲何如。但使陰濟於上。相和而下。交。陽歸於下。成化而上。濟。斯可謂主傷中除痺下氣否耶。脾肺腎既受益。則心與肝自不能不受益。五臟皆受益。斯虛勞羸瘦。何能不復。而其歸著則盡由於強陰。蓋斛固得金水之專精。而莖生青乾黃花紅。原具五藏之全也。益精補內絕不足。除腳膝冷疼痺弱。此其故皆在肺腎不連。平胃氣長肌肉。逐皮膚邪熱。痹氣定志除驚。此其故皆在熱氣中痺。得別錄一證。本經益明。而用者遂有可遵循。此古人用意深處。所宜細繹者也。要之石斛自是補劑。然其調處陰陽。交聯上下。有扶危定傾之概。遂不得但目爲補劑。故施之於外感。凡火痺於中。氣結於上。陰伏於下者。尤見收功莫測。以意消息而用之也可。

巴戟天味辛甘微溫無毒主大風邪氣陰痿不起強筋骨安五臟補中增志益氣療頭面遊風小腹及陰中相引痛下氣補五勞益精利男子生巴郡及下邳山谷二月八月采根陰乾（覆盆子爲之使惡朝生雷丸丹參）

巴戟天生山林者葉似茗。生內地者葉似麥藁冬而厚大。至秋結實。經冬不枯。根如連珠。宿根青。新根白紫。用之皆同。以連珠多肉厚者爲勝。（唐本參圖經）

夫風邪之於人。其始能令人毫毛畢直。其繼能令人多汗惡風已耳。陰痿不起。豈大風邪氣所能致耶。不知陰痿不起。非外中之風。猶口燥舌乾。非外受之燥也。然內涸之燥。有口燥舌乾可憑。陰痿不起。非風所能致。何以知其由大風邪氣。此則有說焉。三百六十五日。分爲七十二候。凡羽毛鱗介草木。生壯老死於其間者何限。而獨著爲

生殺之表率者。在立春第一候曰東風解凍。在立秋第一候曰涼風至。是風爲生殺統領。物當生壯。設遇涼風。必遭抑遏。物垂老死。設遇東風。亦緩顛顛。惟物有屆時難挽之期。故風無久違氣候之異。此夏令風從西北。冬令風自東南。胥有之。特終未見積月累旬不能休止也。人自生至死。原不得常以陰痿不起爲病。適當二八已後。八八已前。不因精血之虧。不緣元氣之損。而肢體疲罷。筋骨懈弛。志氣頹頹。觀其狀似蒲柳之易衰。究其歸實樞機之完密。豈不似物當生壯。忽值涼颯。惟旋轉其風。則以厲階爲榮資。譬之行舟。適纜石。尤打頭。極費繹挽。忽而揚帆。鼓棹。不由人力。是巴戟天之主陰痿不起。強筋骨。安五臟。補中增志益氣。不必謂之治風。直謂之轉風可也。雖然。巴戟天能轉蕭索爲溫茂。其故安在。蓋惟其色紫。紫者陽入陰中。陰隨陽唱之驗也。而紫中間白。白則符於蕭索。然間歲則變青。青非鼓動陽風之色乎。紫之多不能混白。白之少非特不化於紫。且能轉而爲青。是蕭索實溫茂之所由。溫茂乃蕭索之所發。有紫色爲根柢。而此則發其機耳。鍾陽氣於陰中。而陰賴以化。布陽氣於一身。而陰隨以生。此小腹陰中相引作痛。及頭面遊風。所以竝能療也。設使火原偏旺。水原偏衰。縱有陰痿不起。少腹引痛。雖昧者亦不恃此爲救援矣。

赤箭味辛溫。主殺鬼精物。蠱毒惡氣。消癰腫。下支滿。疝下血。久服益氣力。長陰肥健。輕身。增年一名離母。一名鬼督郵。生陳倉川谷。雍州及泰山少室。二月四月八月采根暴乾。

赤箭春生苗。初出如芍藥。獨抽一莖。挺然直上。高三四尺。莖中空。色正赤。帖莖杪之半。微有尖小紅葉。四月梢頭成穗作花。灰白色。宛如箭筈。且有羽。有風不動。無風自搖。結實如棟子。核有六稜。中仁如麪。至秋不落。卻透空入莖中。還筒而下。下潛生土內。根如芋。去根三五寸有游子十二枚。環列如衛。皆有細根白鬚。雖相須而實不相連。

但以氣相屬耳。根大者重半斤。或五六兩。皮色黃白。卽天麻也。赤箭是其苗。（乘雅）

或曰陽極變陰。發轉爲斂。天麻之莖實有焉。宜乎能出陽入陰。爲功甚鉅。今觀本經別錄所著。一若殊狹何哉。曰循環之數。天地僅足自主。不能制物也。火然而難離。水流而莫返。能使不淨盡無餘。其用已不小。何況水火之相遭。火金之相鑠。餘燼遺鏽。珍藏什襲。不令同腐敗者均爲棄物。其功詎不大哉。肌肉以火而豐。陰以火而強。力以火而大。氣以火而盛。然皆具往而不返之機。其取義猶赤莖之直上。支節不生。而孰知竟其所至。轉陽爲陰。遂生六稜之實。且不墮他所。仍入莖中而歸根復命。是其往而能返。謂之益氣力。長陰肥健。不亦可乎。然則有游子十二圍環其根。又何義。夫以環於中而言。則脾胃也。以十二而言。則臟腑之數也。經脈之數也。臟腑經脈以氣血而環周一身。氣之所歸氣海也。血之所歸血海也。氣旋繞於上。則支滿。旋繞於下。則爲疝氣。血離而旋繞他所。則下血。氣血竝而旋繞他所。則癰腫。皆瘦削陰痿無力少氣之根。得歸其所當歸。不旋繞其不當旋繞。則不特益氣力。長陰肥健。且消癰腫。支滿疝下血焉。是本經述其正面。別錄抉其底蘊矣。主蠱毒惡氣者。俾正氣不助爲虐。是取其功用。殺鬼精物者。形矢爲陰類所畏。是取其形象也。

劉潛江云。天麻在方書云療風。惟羅氏謂其治風。大明謂其助陽氣。兩說不相謀。果孰是耶。夫人身惟陰陽合和以爲氣。而風木由陰以達陽。故陰虛則風實。陽虛則風虛。助陽氣者。正所以補風虛也。是故虛風爲病。有緣於清陽不升。濁陰不降。致肝木生發之氣不得暢而生者。有因脾胃有病。致土敗木侮而生者。天麻爲物。根則抽苗直上。有自內達外之理。苗則結子下歸。有自表入裏之象。卽其有風不動。無風自搖。乃暢其風之鬱。而不使濫。靜鎮其風之變。而不使羣動。暢風鬱。乃自內達外之功。鎮風變。乃自表入裏之效。就其一往一來而已。能使靜作動。返動爲靜。是其功用斷在根。而不在苗。風爲六氣之首。人身元氣通天之本也。元氣出於地。風化卽與之竝育竝行。故其治小兒驚氣風癘。（開寶）眩暈頭痛。（元素）皆風虛之不能達於陽也。可謂自內達外。然亦不外乎自

表入裏之體。其治諸風溼痺。(開寶)冷氣瘧痺癱緩不隨。(甄權)可謂自表入裏。然即具有自內達外之用。是則天麻之用。殆亦侈乎。所云木乘土虛。是木居其實矣。何以亦曰風虛。蓋胃者五臟六腑之本。食氣入胃。首即散精於肝。中土虛則風木之化源傷。可不謂風虛乎。就風氣之能達。是爲宣陰。挽風氣之能回。是爲和陽。和陽則所謂自表入裏者也。宣陰則所謂自內達外者也。

卷柏味辛甘溫平微寒無毒主五藏邪氣女子陰中寒熱痛癥瘕血閉絕子止欬逆治脫肛散淋結頭中風眩痿蹙強陰益精久服輕身和顏色令人好容顏一名萬歲一名豹足一名求股一名交時生常山山谷石間五月七月采陰乾

卷柏宿根紫色多鬚。春生苗似柏葉而細碎。拳攣如雞足。青黃色。高三五寸。無花子。多生石上。去下近石有沙土處用之。(圖經)

味辛氣溫之物。性秉於陽。計其狀當魁梧奇偉。而胡爲其拳曲踈也。拳曲踈之物。即使治拳曲踈之病。且何故哉。說者謂春分之時。陰方離於陽。是物以發。故能使陰與陽交合。而主至陰之地爲邪所薄者。予謂不然。友人陸君子全。幼時畜此爲戲。具言其乾時黃萎拳曲。絕無可愛。但漬之水中。則挺發森秀之概。扶搖動蕩之致。翡翠蒼碧之色。片晌間炫目驚人。及去水令乾。黃萎拳曲猶故。屢漬屢乾。不爲敗壞。且徐氏藥對謂其生於立冬爲桑。縹緲陽起石。使其能於至陰中煖帖以醒陽。於至陽中委曲以和陰。試觀本經別錄所主。何莫非陰中之陽不達。陽中之陰不順耶。則是物爲體陽而就陰。用陰以起陽無疑矣。

藍實味苦寒無毒主解諸毒殺蠱蛟疰鬼螫毒久服頭不白輕身其葉汁殺百藥毒解狼毒射罔毒其莖葉可以染青生河內平澤

藍種頗多。然不離乎生甚晚而長最速。以夏茂而饒汁。盧子繇謂肝主色。自入爲青。青出於藍而深於藍。則以色用爲入肝矣。其多汁而氣寒則爲及腎。味苦而性通徹則爲及心。劉潛江謂其取精於水。長養於火。以達其木之用。木用達則水火合和之氣畢達。舉五臟之鬱爲火者。皆由此而達。正氣流行。邪氣渙釋。故曰解毒。毒固熱入人身而脅人。正氣爲附從者。正氣不爲所脅。而自行所當行。毒又焉能爲患。有不解散者哉。予謂如此疏藍。亦旣明徹矣。第其所以內理痰火外療盛熱者。謂何。夫木盛遇熱則津生。天地之軌則也。人身則有壯熱而陰反耗。陰耗而熱益猖者。投以寒涼。正患其拒而相搏。改與滋養。又恐其壅而不化。惟此津隨熱極而生。熱以津濟而解者。豈不適相當耶。此其療盛熱也。至如痰火則上之陽不入陰而與之化。反灼陰而使之消。若增陰則徒能隨陰以消。暫延一時之涸竭。若散火則并陰使盡。且不與陰濟之火。又焉能化而得散。此其充熱以津。化津入熱。爲至理所注矣。然急難稍延者用藍。汁緩能及濟者用藍。實微而未猖者用青黛。各擇其宜焉可矣。

絡石味苦溫微寒。無毒。主風熱死肌癰傷口乾舌焦癰腫不消。喉舌腫不通。水漿不下。大驚入腹。除邪氣。養腎主腰臑痛。堅筋骨利關節。久服輕身明目潤澤。好顏色不老。延年通神。一名石鯪。一名石蹉。一名略石。一名明石。一名領石。一名懸石。生泰山川谷或石山之陰。或高山巖石上。或生人間。正月采。杜仲牡丹爲之使惡。鐵落畏葺母菖蒲。

絡石生陰溼處。冬夏常青。其蔓折之有白汁。葉圓如橘。正青色。其莖蔓延。莖節著處。卽生根鬚。包絡石上。花白子黑。參唐本圖經。

石者土欲化金而未成也。於藏氣爲帖緊相承之脾肺。絡石者木水土相參之化也。於藏氣爲間於脾腎之肝。肝主疏洩暢達者也。乃絡石疏洩暢達。獨於帖緊相承之脾肺。依附甚固。則凡脾肺所主肌肉皮毛間。倘有邪氣附

著生氣不榮。吸攝津液。以資啓溉。致津液乾涸。仍無濟於生氣者。得此疏洩暢達焉。不特枯竭轉而榮茂。且乾涸轉而潤澤矣。何則。以脾肺本主津液相輸灌也。惟然則於死肌癰傷。口乾舌焦。癰腫不消。喉舌腫。水漿不下。固有會矣。特謂其主於風熱何也。夫不因風熱則死肌癰傷。口乾舌焦。癰腫不消。喉舌腫。水漿不下。又何自而來。但其味苦溫。苦溫非治風熱者。茲則所宜闡明者矣。蓋諸證者。火結非假。津涸非真。乃陽劫陰以自資。陰被劫而不得化。故惟陽能入之。陰則不能入也。設使用寒。必被陽格。用熱。又屬耗陰。惟苦以發之。溫以散之。相比成功。仍是冬夏不彫。寒暑皆榮之物。生乎陰而長於陽。絡於陰而伸於陽者。至真要大論所謂微者逆之。甚者從之。是矣。雖然。別錄所係大驚入腹。除邪氣。則氣亂而邪從以入也。其所謂養腎主腰臍痛。堅筋骨。利關節。不與他主治大相逕庭耶。蓋人氣升降如環無端。第下者必化於腎而後能升。上者必化於肺而後能降。絡石之於肺。雖邪阻氣撓。顛連如石。亦能化而通之。行而降之。若是假使在上已無病。而下之機關猶未轉。則儘利其上。其在下者能常自窒乎。矧絡石原生於陰溼處。則其機關本自下而上。其奏功則自上而下耳。逕庭云乎哉。

蒺藜子味苦辛溫微寒無毒主惡血破癥結積聚喉痺乳難身體風癢頭痛欬逆傷肺
肺痿止煩下氣小兒頭瘡癰腫陰癘可作摩粉其葉主風癢可煮以浴久服長肌肉明
目輕身一名旁通一名屈人一名止行一名豺羽一名升推一名卽藜一名茨生馮翊
平澤或道傍七月八月采實暴乾（烏頭爲之使）

蒺藜葉如初生阜角葉。齊整可愛。刺蒺藜狀如菠稜子及細菱。三角四刺。實有仁。白蒺藜結莢長寸許。內子大如芝蔴。狀如羊腎而帶綠色。（綱目）

蒺藜子鋒穎四出。堅銳銛利。謂非象金不可。而其味苦。其氣溫。則又皆屬乎火。是之謂金與火遇。火在金中。夫金

與火之接也。始則相守。繼則就鎔。終則交流。相守則金之蕪雜難消者消。就鎔則金之凝重不動者動。交流則火之炎上不下者下。凝重者動。謂之形隨性化。炎上者下。謂之性隨形化。其在人身。性本於氣。形充於血。兩者不咸。則有性與形違而爲積聚喉痺者。有形與性違而爲惡血癥結乳難者。得此交相化而適相成之物。又烏能不已耶。而別錄又恐後人誤會本經用蒺藜。泛治腹中惡血癥結積聚也。故其命意措辭。若謂就金言金。在上治上焉者。夫曰身體風癢。則癢必不在分肉筋骨。而在肌膚。皮毛固肺之合也。又況頭痛欬逆傷肺肺痿。皆火守於金之病。火與金本相仇。因相仇而致病。則以相守而生長之物。化病氣爲生氣。猶不可謂極允帖之治乎。而後人識透此關。莫妙於大明。以此益精療水藏冷。小便多。止遺瀝泄精溺血。夫火金相仇。爲病於上。但得其就鎔下流。則併化爲水。且非冷水而爲煖水。又何水藏精溺二道之不受益也。夫然故沙苑蒺藜之刺。在莖而不在實。實形正似腎者。則金火之交鎔向下。竝在莖中。而實遂大擅益下之功。於精溺二道更著良猷矣。

肉蓯蓉味甘酸鹹微溫無毒主五勞七傷補中除莖中寒熱痛養五臟強陰益精氣多子婦人癥瘕除膀胱邪氣腰痛止痢久服輕身生河西山谷及代郡雁門五月五日采陰乾

肉蓯蓉二月叢生大木間及土塹垣中。生時似肉。皮如松子。有鱗甲。苗下有根。廣扁柔潤。長尺餘。色紫黑。浸按去黑水鹹酸味。宛如殷紙摺疊成卷。(參圖經)

陽翳於陰。其氣終伸。陽盡於陰。其氣則撓。何也。翳陽之陰。冽而易摧。盡陽之陰。柔而難破也。然盡於陰而不化於陰。則其性常欲伸。惟伸者自伸。盡者自盡。故推其源爲陰盡陽。究其實已陰隨陽矣。於此而有物似焉。其入於人身。能不伸陰中之陽。而撓陽以毓陰耶。河西(今甘肅)最寒。八月已冰。二月未泮。大木間及土塹垣中。又日

光所不屈。適當其時。在地之陽奮然欲出。上無所引。旁有所撓。於是生從蓉。質柔而屬陽。氣溫而主降。乃火爲水制。故色紫黑而味甘酸鹹。陽不遂其升。陰方幸其固。乃不直伸而橫溢。故形廣扁而皮有鱗甲。須陰乾者。炙之以火。恐陰消於陽也。必浸去酸鹹味者。欲全陽之用也。夫然故味酸可去鹹。可去而甘不可去。色紫可去黑。可去而殷不可去。遂可知其義。取於陰盡。其用惟在陽伸。去其陰之盡。正以佐其陽之伸。五勞七傷者。或因用力而劫陽於外。或因用心而耗陰於內。俾陽就陰範。陽供陰使。是爲補中。因其衰而彰之之治也。莖中陽盛。而陰爲所迫。則熱且遺。陰盛而陽不相下。則寒且痛。助其陽即以和其陰。而痛自除。因其重而減之之治也。陰陽相決。精氣相抱。斯藏精而不瀉之五臟自安。五臟既安。而精何能不充。陰何能不強。而施化遂非浪舉矣。婦人癥瘕亦陰不柔而陽遭困者方宜。

黃帝問五勞七傷於高陽。負曰。一曰陰衰。二曰精清。三曰精少。四曰陰消。五曰囊下溼。六曰腰（一作胸）脅苦痛。七曰膝厥痛冷不欲行。骨蒸。遠視。淚出口。乾腹中鳴。時有熱。小便淋瀝。莖中痛。或精自出。有病如此。所謂七傷。一曰志勞。二曰思勞。三曰心勞。四曰憂勞。五曰疲勞。此爲五勞。（見千金石韋丸下）孫真人曰。五勞者。一曰志勞。二曰想勞。三曰憂勞。四曰心勞。五曰疲勞。七傷者。一曰肝傷善夢。二曰心傷善忘。三曰脾傷善飲。四曰肺傷善痿。五曰腎傷善唾。六曰骨傷善饑。七曰脈傷善嗽。凡遠思強慮。傷人。憂悲悲哀。傷人。喜樂過度。傷人。忿怒不解。傷人。汲汲所願。傷人。憾憾所患。傷人。寒暄失節。傷人。故曰五勞七傷也。（千金腎臟門補腎論）其述五勞略同。七傷則有異。卽孫真人之論。亦有兩端。從蓉所主。究以何者爲是。夫此固不必深求其合。第別其用力用心可矣。且從蓉須補中者乃可用。設中氣自旺而不必補。則非所宜。如善飲善饑等候。何嘗不蒸騰有力。運化有權。猶可以味甘性溫之物與之乎。與之是使渴者益渴。饑者益饑也。然則宜補中者果安在。夫從蓉之生精固優。故能撓夫氣。氣固旺。故不致汨於精。五勞七傷。名目雖多。約其歸不越傷氣傷精二種。傷氣者如燭之然。芯盡而膏亦竭。

也。傷精者如舟之行。水涸而棹難鼓也。是故或精枯於下。而火浮於上。或火熾於上。而引精自資。中央者須火下畜。其氣乃生。生乃固。火既違順。容納自拙。得此以氣致精。藉精行氣之菴蓉。使火回精聚。則在中之生氣。又何能不受益耶。就使善飲善饑。亦難保無精竭火離。仍須補中者。是故謂補中於五勞七傷。僅得治法之一節則可。謂菴蓉於補中猶有所隔闕。則不可。謂菴蓉之補中。僅得施於五勞七傷則可。謂凡補中者皆得用菴蓉則不可。以本經固云主五勞七傷補中。不云補中主五勞七傷也。

菴蓉之用。以陰涵陽。則陽不僭。以陽聚陰。則陰不離。是其旨一近乎滑潤。一近乎固攝。別錄所謂止利者爲取其滑潤耶。抑取其固攝耶。夫別錄固不但云止利。而云除膀胱邪氣腰痛止利。是亦可識其故矣。誠分而言之。則利有泄瀉腸澼。腰痛有氣血痺阻。膀胱邪氣有淋濁畜血。爲寒爲濕爲熱。均無不可。若違與菴蓉。是使陽錮而終難伸。陰敵而終難化。可治之疾不反致難治歟。惟合而言之。則因其氣之本相連屬。欲就陰而陰不容。遂轉隸於陽。而還攻夫陰。陰復不受。則或乘勢累墜下迫。或痛甚不止。故曰除膀胱邪氣腰痛止利。不曰除膀胱邪氣腰痛下利也。此病不常有。惟久病久利始見之。千金方冷利增損健脾。凡治丈夫虛勞五臟六腑傷敗受冷初作滯下久則變五色赤黑如爛腸極腥穢者中用菴蓉可證矣。其不利者亦必腰痛而小便有故方與之宜。

卷二

上品草十七味木九味

續斷味苦辛微溫無毒主傷寒補不足金瘡癰傷折跌續筋骨婦人乳難崩中漏血金瘡血內漏止痛生肌肉及蹠傷惡血腰痛關節緩急久服益氣力一名龍豆一名屬折一名接骨一名南草一名槐生常山山谷七月八月采陰乾（地黃爲之使惡雷丸）大小薊根味甘溫主養精保血大薊主女子赤白沃安胎止吐血衄鼻令人肥健五月采續斷三月以後生苗幹四稜似苧麻葉兩兩相對而生四月開花紅白色似益母花根如大薊黃白色節節斷皮黃皴小薊二月生苗四月高尺餘多刺心中出花頭如紅藍花而青紫色大薊苗根與此相似但肥大耳四月采苗九月采根竝陰乾用（圖經）

續斷與薊不獨其根形相似竝有治血之功卽薊之訓亦可作續（小戴記樂記封黃帝之後於薊注薊或作續）是其物原一類二種以其根之斷不斷爲別可也斷不斷既有別則其義自己分故別錄於續斷所主之血曰漏於大薊所主之血曰沃漏者對斷而言是有所傷而漏泄也沃者對不斷而言是沃於此而滲出也受傷而漏泄者器也受沃而滲出者土也欲土之不易滲必使之厚欲器之不易傷必使之堅甘者固以厚土而苦原善堅裏也則二物之同工二物之異調既可舉其概矣況斷者折之不能斷以其筋膜堅韌也不斷者折之反易斷以其肌肉豐腴也故續斷之功能曰續筋骨大薊之功能曰令人肥健是猶不可識其體用之全乎兩物之根皆黃白

兩物之花俱帶紅。是脾輸精以歸肺。肺奉津以從心。心受之而化爲血。血者周流無滯之物。挾苦則主降。挾甘則主緩。降則其功止。能及下。緩則上下皆得受益。故續斷主治竝係下焦。大薊主治并該吐衄。此其同中之異也。胎以奉養豐澤而安。乳以血脈疏通而易。移其疏通使及乎他。則機關可利。惡血可行。斷傷能續。腰痛能止。移其豐澤使奉乎他。則血可保。精可養。然特以疏通者氣。特以豐澤者血。血是已化之氣。氣是未化之血。血者難成。氣則易續。兩物花時不甚相懸。而兩物之生幾間二月。則氣以疏通而速。血以濡緩而遲。其實原歸一本。此其異中之同也。誠如是言。則續斷之本經別錄。薊之大者小者。皆可混而無別乎。夫續斷本經但言味苦。原取其堅則相續。故傷寒不足處邪氣乘而橫梗焉。續其經脈依法流行。俾無空隙。而橫梗者自不能容。金而生瘡。癰而致傷。跌而爲折。氣有斷而血亦有所不繼也。立其氣血之幹。斷者自續。不繼者自源源而至。然當橫梗不續而能入。則必有通之者存。故別錄更推其味必有辛。辛者通也。而注其因傷而漏者必由內。惟其由內故槓幹立而枝節自成。此續斷之別錄。原以注本經而暢其義。非有所增飾。舉其粹以疏之。亦不得爲混矣。薊之養精保血。原不獨言小者。特大者力雄乎外。小者力聚於內。舉其大者而小者自可知。非小者不能止沃與吐衄。大者不能養與保也。是別錄於大小薊根之養精保血。原未嘗不混。以養精保血屬小薊。則後世之強生分別耳。要而言之。養精者能養之不能充之。保血者能充之且能固之。血充且固。自得令人肥。精有所養。自足令人健。然筋骨非精莫續。斷折非血莫聯。既能續筋骨。復堪聯斷折。豈反不得爲精之充血之固耶。是固元氣之受傷有輕重。而物之功能遂有難易也。且充固之力而僅得補罅漏。是其功在內而不見乎外。原無罅漏而更得充且固。是其驗遂著於外矣。故續斷之力在內而不顯。薊之力在外而得彰。在內者補中有行。在外者行中有補。劉潛江之言本未嘗無謂。特以形用之物。自當論其形。不必斤斤然攀附於陰陽。攬改其氣味耳。

漏盧味苦鹹寒大寒無毒主皮膚熱惡瘡疽痔溼痹下乳汁止遺溺熱氣瘡癢如麻豆

可作浴湯久服輕身益氣耳目聰明不老延年一名野蘭生喬山山谷八月采根陰乾漏盧俗名莢蒿。莖葉如白蒿。花黃生莖端。莖長似細麻如筍許。有四五瓣。七月八月後皆異黑於衆草。蒿之類也。常用其莖葉及子。未見用根。（唐本）

漏盧體狀大似白蒿。凡以蒿名者不一而足。漏盧既似蒿。何獨靳一字稱謂不以相假耶。不知諸蒿與漏盧。莫不生以春中。瘁以秋杪。惟蒿於夏秋之交繁盛馥郁。一若助陽明燥金之化。掃太陰溼土之軌者。故於溼熱糾紛之候。最所擅長。專以氣爲用。遂以氣爲名。漏盧則氣不芳烈。但於初生之時。已顯陽明之白。於陽明之令。又顯太陽之黑。故不以氣名而以色稱。（禮祭義。煮蒿悽愴。注蒿氣蒸出。貌釋名。釋地。土黑曰盧。盧然解散也。）曰漏盧者。固謂其能使溼滲泄而熱解散也。夫溼與熱比。原未嘗必爲人患。試想中宮網縊之氣。所以輸脾歸肺者爲何。豈不藉以奉生身轉氣化哉。特偶有所偏。則相遭而不相下。或溼壅熱而不行。或熱劫溼而就燥。故在膚腠則爲風癢疥癢。在肌肉則爲癰疽瘡痔。在筋節則爲痺痛拘緩。在骨節則爲疼重攣急。此皆諸蒿得爲力其間。藉氣之蒸出。足以透達其溼。性之耗散。足以消除其熱矣。（國語晉語。使民蒿然忘其安樂。注蒿耗也。）苟溼壅於內。欲蒸出而不能。熱熾於外。欲消耗而莫及。爲惡瘡疽痔溼痺而皮膚熱焉。則蒿遂無所施技。而當導其溼。使就太陽寒水氣化。然後耗散之性能達於皮膚。是蒿令溼熱并合而除。盧令溼熱分背而散。若目以蒿。詎不枉盧之所以爲盧也。然則本經謂其下乳汁。別錄謂其止遺溺。旨適相反何歟。夫溺以溫化而通。乳以清純而下。遺溺因乎熱。乳不下亦因乎熱。非有二也。惟其利水由於除熱。是以能使不應行者歸於應行。而應行者不得應行而不行。則漏盧者。謂爲瘍證逐溼之劑可也。

營實味酸溫微寒無毒主癰疽惡瘡結肉跌筋敗瘡熱氣陰蝕不瘳利關節久服輕身

益氣根止洩利腹痛五藏客熱除邪逆氣疽癩諸惡瘡金瘡傷撻生肉復肌一名牆薇
一名牆麻一名牛棘一名牛勒一名薔藤一名山棘生零陵川谷及蜀郡八月九月采
陰乾

營實。薔薇子也。薔薇野生林塹間。春抽嫩蕓。小兒搯去皮刺食之。既長則成叢似蔓。而莖硬多刺。小葉尖薄。有細齒。四五月開花。四出黃心。有白色粉紅二種。結子成簇。生青熟紅。其核有白毛如金櫻子核。八月采之。根采無時。
(綱目)

凡草木之叢生者。非一根生多莖。則每根各生莖。未有莖多根多而離地之所自彙爲一者。則薔薇是。是其莖之氣并於下。根之氣并於上。必有交互之理。凡草木生刺於莖者。必刺根深在莖中。莖皮連蒙刺上。縱削去之。莖必有節。未有纔剝卽刺脫。非特脫去無傷皮之痕。卽削去其皮。莖間并無刺根之跡者。亦惟薔薇是。是其贅於外者。可使離於內。脫於外者。可使不傷其內。交互之理。蓋卽寓於此矣。其理云何。曰實主歸藏。則收功於內。根主發散。則收功於外而已。何以言之。夫癰疽惡瘡。結肉跌筋。敗瘡熱氣。陰蝕不瘳。病根皆在關節之外。而致關節不利。則是邪從外擾內。能使內者安而外者自脫。非所謂病在外而使收功於內乎。五臟客熱。邪逆氣疽癩諸惡瘡。金瘡傷撻。病根咸在肌肉之內。而致肌肉久不斂。則是邪從內外達。能使外者斂而內者自和。非所謂病在內而使收功於外乎。不然。則洩利必隨腹痛。未有腹痛不瘳。洩利先止者。自當曰止腹痛洩利矣。而曰止洩利腹痛何哉。營實方書用者甚罕。薔薇根皮則千金外臺於口瘡爲必需之物。亦可見爲病發於內而甚於外。外不差則內決無可安之理者所倚藉矣。

丹淺味苦微寒無毒主心腹邪氣腸鳴幽幽如走水寒熱積聚破癥除瘕止煩滿益氣

養血主心腹痼疾結氣腰脊強脚痺除風邪留熱久服利人一名郗蟬草一名赤蘆一名木羊乳生桐柏山川谷及泰山五月采根暴乾（畏鹹水反藜蘆）

丹參二月生苗高一尺許莖方有稜青色一枝五葉葉相對如野蘇薄荷背尖皺且有毛三月至九月開小花成穗如蛾紫色中有細子根大者如指皮丹肉紫長尺餘一苗數根（參圖經綱目）

腸鳴幽幽如走水寒熱積聚癥瘕煩滿不必盡由心腹邪氣而冠以心腹邪氣者見諸證若不由心腹邪氣則不得用丹參也心腹邪氣不僅爲腸鳴幽幽如走水寒熱積聚癥瘕煩滿而首揭心腹邪氣者見諸證外若更有他病縱係乎心腹邪氣亦不得用丹參也然則別錄所載諸證若心腹痼疾結氣風邪留熱固與本經相應而相發明矣惟養血及腰脊強脚痺豈亦可係於心腹邪氣耶係乎心腹邪氣者尙除腸鳴幽幽如走水寒熱積聚癥瘕煩滿外不得用丹參況不係心腹邪氣烏乎可用殊不知養血主腰脊強脚痺正所以發明腸鳴幽幽如走水寒熱積聚癥瘕煩滿係心腹邪氣所爲耳何以言之夫腹而冠以心則非胸中腹中之謂邪氣而揭以心腹則非表邪裏邪之謂心者主運量血脈腹者主容受水穀血脈者水穀精微之所由敷布水穀者血脈運量之所以資藉不正之氣結於兩處所資既滯運量遂不靈而極滑利道遠之所先受其殃強者強痺者痺矣故惟腰脊強脚痺而不發熱不痿疼方可以知病在血脈而係乎心故有煩惟心煩而不發熱不痿疼方有以知病在水穀之氣滯而係乎腹故有滿既煩且滿則氣之環周不休者將盡爲之痺而尋其治遂不得求之於能養血者矣丹參之養血在取其色丹參之色外丹而內紫紫者赤黑相兼水火竝形之色也水火竝形而和原係太和之象惟其內雖紫而外則丹丹不能入紫不能出則紫爲寒熱積聚丹爲致生氣於寒熱積聚之象惟能致生氣於寒熱積聚中故逢春半而苗莖勃發數根而共一苗一苗而發多枝一枝而標五葉葉必相對且皺而有文有毛是其內引

肝脾所統所藏之血。一歸心之運量敷布於兩兩相對之經脈。且外及乎皮毛。尤可貴者。三月開花。九月乃已。他物之發揚底蘊。無有過於此者。惟其如是。方有合乎血既盛而華遂不易衰。則其能使在內之血。方與熱爲水穀之氣所搏激而爲聲凝而成塊者。無不血復爲流動之血。熱化爲溫煦之氣。而敷布周浹。豈復有腸鳴幽幽如走水之寒熱積聚與癥瘕煩滿之患哉。曰益氣者。正詡其流動溫煦之功。否則味苦氣寒。安能益氣。

茜根味苦寒無毒主寒溼風痺黃疸補中止血內崩下血膀胱不足踈跌蠱毒久服益精氣輕身可以染絳一名地血一名茹蘆一名茅菟一名倩生喬山川谷二月三月采根暴乾（畏鼠姑）

茜草十二月生苗。蔓延數尺。生草木上。方莖中空有筋。外有細刺。數寸一節。每節五葉。葉如烏藥葉而縹濇。面青背綠。七八月開花結實如小椒大。中有細子。根紫赤色。（綱目）

桂枝附子湯。白朮附子湯。甘草附子湯。爲寒溼風痺補中者也。茵陳五苓散。小建中湯。小半夏湯。爲黃疸補中者也。奈何茜根亦能爲寒溼風痺黃疸補中。夫惟入必有蹤。守必有界。使寒溼風外據。氣遂應之而成痺。溼熱內蘊。又招外邪而爲疸。樞機悉在氣化。患害不出筋骨。則欲爲之補中。誠無踰於諸方矣。孰知能爲痺者。豈但筋骨。凡膚腠肌肉血脈。皆能致之。卽如血脈有壅。營氣遂痺。而不與衛諧。衛失營歡。捍禦弛縱。如是外有寒溼風。則得而乘之。內有溼熱。則不得而驅之。此其所謂補中。固宜有異於氣化爲之者。而必以茜根之色赤莖空者。爲行其壅而通血脈矣。雖然。此其功在行壅。則謂能通血者有之。而別錄偏以之止血。主內崩下血。何耶。夫脈絡結滯。則血不四周。血不能四周。則不爲內崩下血。且將何往通其脈絡。正以使血不內崩。此最淺近易明者也。特驗證之法。主治之所以然。尙宜明晰體究耳。茜以十二月生苗。二月三月采根。七月八月開花結實。是取其氣方行於莖時。

也。其根紫赤。其莖緣物中空。不似血之行於脈乎。莖上有刺。不似脈之有絡乎。數寸一節。每節五葉。不似脈之有穴。有會乎。葉糙濇而不光。不似血之結濇乎。能使血行於脈。且偏使結濇乾涸之所自通。停頓會聚之所不滯。是主治之所以然也。若驗證之方。則別錄固已言之矣。曰踈跌是也。蓋絡脈不澤。則機關必有弛處。行動之時。遂善跌矣。然則膀胱不足何也。血氣形志篇曰。太陽常多血少氣。夫足太陽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氣化則能出矣。是其用重在氣也。而其經支別之多。穴會之多。甲於十二經。幸其灌輸相通。呼吸相濟。猶足以自立。而血且結濇焉。尙能爲有餘哉。

蘭草味辛平無毒主利水道殺蠱毒辟不祥除胸中痰癖久服益氣輕身不老通神明
一名水香生大吳池澤四月五月采

蘭喜生陰地幽谷。葉如麥薺冬而闊且韌。長及一二尺。四時皆青。花黃綠色。中間瓣上有細紫點。根土黃色。一本數十株。大如筍頭。蚪曲而莖。形似續斷。故名土續斷。其花初冬卽發。春仲乃開。畏寒惡熱。最利和風疏蕩。灌水宜令常溼。又不得沮洳。(參本草衍義)

素問奇病論。帝曰。有病口甘者。病名爲何。何以得之。岐伯曰。此五氣之溢。名曰脾瘴。夫五味入口。藏於胃。脾爲之行其精氣。津液在脾。故令人口甘。此肥美之所發也。此人必數食而多肥。肥者令人內熱。甘者令人中滿。故其氣上溢。轉爲消渴。治之以蘭。除陳氣也。津液在脾。不輸化而上溢。自關水道不利。積久相因。陽盛者爲內熱。中滿。陽虛者爲胸中痰癖。故宜以辛平氣味不燥復不滋者引而利之。除而去之。水道旣通。肥甘自化。本經素問原默相印合。無二致也。畜蘭家論。溉灌之法曰。凡水須用雨水。河水。皮膚水。魚腥水。雞毛水。浴湯。尤善。積久陳水上生綠苔者。大忌。井水雪霜。尤忌。春雪。一滴著葉。則一葉焦枯。觀此則病之受清冽者。與此不相宜矣。其論位置之法曰。

不宜太高。高則衝陽。亦不可太低。低則隱風。地不必曠。曠則有日。亦不可太狹。狹則蔽氣。觀此則著於四畔之病。亦與此不宜矣。其論趨向之法曰。前宜面南。後宜背北。蓋欲通南薰而障北吹也。右宜近林。左宜近野。欲延東日而避西陽也。觀此則病之偏寒偏熱者。又與此不宜矣。惟其獨標清化。不厭肥甘。飽飫肥甘。偏培清化。可謂鍾清化於肥甘。引肥甘從清化者非耶。此素問之旨也。惟其愛趨陽和。乃嫌烈日。最喜疏蕩。復惡寒風。可謂延溫煦以化陰。引陰凝使隨陽者非耶。此本經之旨也。蔣漢房曰。他草他花。芳者皆得收藏以爲香。獨蘭陳則絕無香味。故取其新鮮以化陳腐。有貴者喜蘭。畜百千本。命僮司之。其僮竊取花瓣露珠。積成盈甌。一夕啜之。覺沁入徧體。皆爲爽然。而口氣清芳者。經時歷月。因致多壽。是其化陳爲新之功。固何如乎。李瀕湖等毒口詆蘭以爲盜竊蘭。而以孫兒菊爲真蘭。不知所謂真蘭者。其功能果得與素問本經切合如此否也。

忍冬味甘溫無毒主寒熱身腫久服輕身長年益壽十二月采陰乾

忍冬藤生覆草木上。莖苗紫赤色。宿蔓有薄皮膜之。其嫩蔓有毛。對節生葉。葉似薜荔而青。有濇毛。三四月開花。長寸許。一蒂兩花。二瓣。一大一小。如半邊狀。長蒞花初開者。蓋瓣俱色白。經二三日則變黃色。新舊相參。黃白相映。故呼金銀花。氣甚芬芳。花四月采。（參唐本綱目）

李瀕湖謂忍冬古人稱其治風除脹。而後世不知。後世稱其消腫散毒。而昔人未言。乃知古今之理萬變不同。不可一轍論也。嗚呼。以寒熱身腫爲瘡癰。猶日形以銅槩。喻日光以燭也。以寒熱爲風。以腫爲脹。則扣槩得聲。捫籥得形。而謂爲日矣。金匱要略曰。諸浮數脈。應當發熱。而反灑淅惡寒。若有痛處。當發其癰。師曰。諸癰腫。欲知有膿無膿。以手掩腫上。熱者爲有膿。不熱者爲無膿。前則言痛而不言腫。後則言腫而不言痛。亦可謂之風痛膿脹乎。是知言痛則腫在其中。言腫則痛在其中。互文見義。無不可者。則寒熱身腫非癰膿而何。且古人措意命物。必有精詣。從紫莖以開白花。從白花而轉黃色。不似由血脈生腫腐。卽腫腐致潰膿耶。人身氣血以是而變生爲

死。即使草木精神以是而變瘁爲榮者與之。此所謂鍾生氣於病中。化病氣爲生氣者也。故其所主不出於由寒熱而身有腫處。由腫而遂痛。由痛而肉腐。由腐而潰膿。善夫後人之以是治熱毒下利膿血也。亦以血脈遇熱而腫痛而腐潰而下膿血。然究其源亦必始於寒熱。乃當則所謂寒熱身腫者。古今不易之理。未嘗稍變。謂爲萬變不同。不可一轍論也。冤矣。

地膚子味苦寒無毒主膀胱熱利小便補中益精氣去皮膚中熱氣散惡瘡疔瘕強陰久服耳目聰明輕身耐老使人潤澤一名地葵一名地裂莖葉搗絞取汁主赤白利洗日去熱暗雀盲濟痛苗灰主利亦善生荊州平澤及田野八月十月采實陰乾

地膚子根獨條叢。每根發二三十莖。莖有赤有黃。柔若不勝。舉一條之上。復發多枝。葉青而細。七月開黃花。旋即結子。(圖經參唐本)

盧芷園曰。地膚子味苦氣寒。得太陽寒水氣化。蓋太陽之氣。上及九天。下徹九泉。外彌膚腠。故地膚之功。上及頭而聰耳明目。下入膀胱而利水去疝。外去皮膚熱氣而令潤澤。劉潛江曰。膀胱與腎爲表裏而屬太陽。太陽者主統陽氣護衛一身。所謂衛出下焦。爲陰中之陽者也。膀胱有熱而小便不利。固病於府之陽。不得宣。然其源莫不成於藏之陰。不能濟於本經。以補中益精氣。踵於主膀胱熱利小便之後。遂確可知。在府之陽和。則在藏之陰清。在藏之陰清。則在府之陽宣。陰陽合同。以化爲氣矣。但觀其去根不多。隨卽分枝莖葉。周遭四出。層擁而上。非其不離陰之厚。以爲陽之苗者乎。原從陰之厚。以宣陽。還從陽之宣。以歸陰。故方書用之。治淋與目疾。不一而足也。予謂信如此。則似地膚子之性。主上行者。無如太陽本下行。衛氣之發軔也。亦下行。惟其下行極而上。少陰。遂曳之復升。是利水去熱。助太陽之降。而補中益精氣。則資少陰之升之謂也。試覈以張隱庵根莖升子降之義。則莖

葉搗汁主利治目熱暗。子主利水。兩俱諧適。於星羅碁布中引陰以除膀胱之熱。卽從細縑化育中引氣以承少陰之行。於以上徹耳目。外達皮毛。咸得其益。可謂補中益精氣也。不然。苦寒斷非補中之品。疏利決無益精之能。何可恃耶。

杜若味辛微溫無毒主胸脅下逆氣溫中風入腦戶頭腫痛多涕淚出眩倒目眊眊止痛除口臭氣久服益精明目輕身令人不忘一名杜蘅一名杜連一名白連一名白苓一名若芝生武陵川澤及冤句二月八月采根暴乾（得辛夷細辛良惡柴胡前胡）豆蔻味辛溫無毒主溫中心腹痛嘔吐及口臭氣生南海（別錄）肉豆蔻味辛溫無毒主鬼氣溫中治積冷心腹脹痛霍亂中惡冷疰嘔沫冷氣消食止泄小兒乳霍生胡國名迦拘勒（宋附）白豆蔻味辛大溫無毒主積冷氣止吐逆反胃消穀下氣出伽古羅國呼爲多骨七月采（宋附）

杜若生陰地。苗似廉薑。葉似薑而有文理。根似高良薑而細。又似旋覆花。殆欲相亂。味辛香。花黃。子赤色。大如棘子中似荳蔻。（參隱居唐本蜀本）荳蔻卽今草荳蔻也。苗似蘆。葉似山薑。杜若輩根似高良薑。當春花作穗。嫩葉卷之而生。初如芙蓉。穗頭深紅色。葉漸展花漸出而色漸淡。亦有黃白色者。實若龍眼子而銳。皮無鱗甲。中子若石榴瓣。十月采。（圖經參唐本蜀本）肉荳蔻春生苗。實似荳蔻而圓小。皮紫緊薄。中肉辛辣。六月七月采。（圖經）白荳蔻苗類芭蕉。葉似杜若。長八九尺。冬夏不彫。花淺黃色。子作朵如葡萄。初出微青。熟則變白。（拾遺圖經）

詠美人香草者。古云杜若不云荳蔻。今云荳蔻不云杜若。蜀本云杜若子如荳蔻。則杜若者荳蔻之根。荳蔻者杜若之實。至草荳蔻肉荳蔻白荳蔻。則皆荳蔻之別種矣。其所以古今異尚者。蓋取氣爲用之物。愈南愈佳。遂古以來。僻壤未通。土產之物。何由識拔。故杜若者別錄謂生武陵。後世聲教日擴。沅湘已南。遂有百粵。百粵已外。聯及島夷。故草荳蔻生於閩。肉荳蔻生於粵。而白荳蔻則自番舶來。非是者不中藥用也。且肆志者今甚於古。恬澹者古勝於今。恬澹者爲病多取乎藥物之發。肆志者爲病多取乎藥物之降。根者本發。實者本降。故根之功用日泯。實之功用日著。始自人情之趨嚮。遂感騷客之雅懷。今時杜若無有識者。荳蔻則人多囊貯爲爽口之需。此藥物興滅之由。卽世道升降之會也。杜若今人不用。且無有識者。而仍疏之。亦使人知諸荳蔻爲杜若之類。非古人不知用也。且根之用。今時仍有高良薑。高良薑子卽紅荳蔻。所謂講明杜若之用。卽可以擴充高良薑之用。至根實之異。以云乎味。則辛者在根爲升。在實爲通。苦者在根爲發。在實爲降。甘者在根爲緩中。在實爲橫散。以云乎氣。則溫者在根爲煦。在實爲疏。是故以根而言。杜若於中則主胸脅下氣。溫中以胸脅下氣結而不解。多由水。飲芳香流氣之物。使飲與氣和斯解。以明中無從寒而化者。則不受溫。遂非杜若之所可治也。於上則主風入腦戶。頭腫痛。多涕淚出。以涕淚由風鼓而出。芳香流氣之物。使風不鼓津乃解。以明上無涕淚。雖頭腫痛。則不勝升煦。亦非杜若所可治也。所以上則關風木而中則關寒水者。以風原飄揚而上。水原順流而下。寒主凝水。風主激水。杜若之治。則上可及巔。而下止及胸脅。自腹已下。雖有水飲與氣相結。非杜若可爲力。以杜若原主升也。以實而言。則諸荳蔻之味極後皆涼。涼者收肅之象也。白荳蔻之味惟辛。故其治最在上。爲自肺及胃疏滯去冷之用。曰主積冷氣止吐逆反胃消穀下氣。皆係上焦之患。草荳蔻辛後有微甘。則其治在中。爲脾胃間疏滯去冷之用。曰主溫中心腹痛嘔吐。皆係中焦之患。肉荳蔻辛中帶苦。故其治最在下。爲自胃及大腸疏滯去冷之用。曰主溫中治積冷心腹脹痛霍亂中惡冷疰嘔沫消食止洩。皆從中及下之患。大率三物之所長。而與衆疏滯去冷不同者。惟

在味後之涼。涼爲收肅。故上中得之則止嘔吐。中下得之則止洩利。皆以其收肅也。疏在前而收在後。亦順氣中良劑哉。無怪乎嗜者之多也。別有草果者。因瀕湖混於草荳蔻條中。後人遂以草荳蔻主治當之。詳其味極辛。其氣猛而臭似斑蝥。以驅脾胃寒溼鬱滯。辟嶺南瘴癘猶可。若屬以溫中心腹痛嘔吐。用不勝任。徒削人元氣。用者審之。

沙遷味苦微寒無毒主血積驚氣除寒熱補中益肺氣療胸痹心腹痛結熱邪氣頭痛皮間邪熱安五藏補中久服利人

沙參二月生苗。葉如初生小葵葉。而團扁不光。八九月抽莖。高一二尺。莖上之葉則尖長如枸杞葉而小。有細齒。秋月葉間開小紫花。長二三分。狀如鈴鐸。五出白蓋。亦有白花者。竝結實。大如冬青。實中有細子。霜後苗枯。其根生沙地者。長尺餘。大一虎口。黃土地者。短而小。根莖皆有白汁。深秋采者白而實。春月采者微黃而虛小。(綱目)氣者物之陽。味者物之陰。沙參於氣得其陰。於味得其陽。(苦屬火。甘屬土)所謂實陰用陽者。人身質陰用陽。惟脾與肺。以其體柔而動。性降而處高也。而沙參發於早春。采於深秋。偏膺酷暑餘化。開紫色之花。不似肺挹土氣。以供火氣之化乎。抑其任炎譏之逼燦。終白汁之流滴。不似中焦之化津化血。竝行不悖。無相奪倫乎。曰補中益肺氣。明所以益肺氣者。由於補中也。曰血積驚氣除寒熱者。何謂能於兩項病中除寒熱爾。蓋寒熱皆由陰陽相爭。血積則阻氣之行。氣亂則礙血之流。多有成寒熱者。沙參藏白汁而開紫花。開紫花而仍藏白汁。氣亂者按而收之。優而柔之。血積者迎而化之。條而行之。則血與氣。隧道順而暢達。寒熱有不止者哉。此言其因也。若其狀則別錄所謂者是。夫胸痺本氣病。然有心痛而無腹痛。胸痺而心腹俱痛。則涉於血矣。惟假氣之澤。滑血之流。血之積者。自隨氣而化。而氣之阻者。自隨血而行。此津枯血阻。氣遂不利之胸痺也。頭痛皮間熱。本外感證。然未有

不惡風惡寒者。卽但熱無寒。爲陽明熱病始得之一日。亦必惡寒。今頭痛皮間熱。乃結熱邪氣所成。旣明無與於風寒。則其爲氣亂而生熱。熱蒸而血沸矣。惟布津以柔氣。順氣以定血。氣之亂者自隨血而化。血之沸者自隨氣而化。此津枯氣入血。因沸逆之頭痛皮間熱也。氣行血隨。血澄氣靜。此之謂五臟安。溯五臟之所以安。能外於補中乎。氣血之不利。因此而利。則氣血之利者。因此則爲利下矣。故曰久服利人。

石龍芻味苦微寒。微溫無毒。主心腹邪氣。小便不利。淋閉風溼。鬼疰惡毒。補內虛不足。痞滿身無潤澤。出汗除莖中熱。痛殺鬼疰惡毒。氣久服補虛羸。輕身耳目聰明。延年一名龍鬚。一名草續。斷一名龍朱。一名龍華。一名懸莞。一名草毒。九節多味者。良生梁州山谷溼地。五月七月采莖暴乾。

龍鬚叢生。狀如粽心草及鳧苳。苗直上。夏月莖端小穗開花結細實。竝無枝葉。（綱目）

凡物之生。必與天地之氣相呼吸。旣與天地之氣相呼吸。則必獻技效靈。以昭秉畀之所自。在動物則革角爪牙。在植物則枝葉氣味是也。獨石龍芻者。無枝無葉。味淡氣微。森然叢立於風日雨露中。謂其不與天地之氣相呼吸。則亦開花結實。謂其與天地之氣相呼吸。則漠然無鍾賦之情狀可紀。此物之祕其氣而不發泄者。然惟如此。乃發泄愈甚耳。夫無葉之草。麻黃木賊。皆爲發泄之尤。然猶有枝。鳧苳之苗。足與此類。然其用猶在根。此則不用其根。與花與實。但有取於不生枝葉之莖直。已兼麻黃木賊之發泄過鬱。鳧苳之消磨通降而胥擅之矣。蓋其外似毛。色白而甚纖。發泄之驗也。中似穰。彌疏而有間。通降之驗也。第通牽於發。發掣於通。則力不純。氣不猛。故凡心腹邪氣。緣內虛不足。痞滿身無潤澤。而應汗者。取六分之發。四分之通。小便不利。淋閉風溼。鬼疰。莖中熱痛。而應利者。取六分之通。四分之發。以正氣實則邪并。正氣虛則邪漫。惟其并而後可。或發或通。徑情直行。解一面則

面面自然消渙。惟其漫則僅可發中寓通。通中寓發。兩路開導。邪氣方得流行。且取其無葉無枝。不至別出他歧。更生患害。此摧剛以柔。用分爲合之權衡也。

薇銜味苦平微寒無毒主風溼痺歷節痛驚癇吐舌悸氣賊風鼠瘻癰腫暴癥逐水療痿蹙久服輕身明目一名糜銜一名承膏一名承肌一名無心一名無顛生漢中川澤及宛句邯鄲七月采莖葉陰乾（得秦皮良）

薇銜叢生似芫蔚白頭翁。其葉有毛莖。赤花黃根。赤黑色。有風不動。無風獨搖。（參唐本蜀本水經注）

氣鼓津溢。火動水隨。科其咎固係鼓動之非宜。究其歸應思隨從之何易。薇銜根黑兼赤。雖已火攪水中。然發莖但赤。則僅火動而水不動。故卒能花開黃色。下足以致水氣之轉輸。上即可吸火氣爲生氣而收縮。夫陰陽兼操乎動靜。是其有風不動。爲不受病氣憑陵。而無風獨搖。爲暗使元氣生長矣。夫風溼痺靜病也。風溼痺而歷節痛。則其患在動矣。悸氣水病也。悸氣而爲驚癇之掣縱。吐舌之伸縮。則其患在火矣。卽鼠瘻癰腫固亦靜病。乃實由於賊風之動。動者能使之不動。不動者能使之動。竟已可制病之變幻。而況化火氣爲生氣。泔水氣得灌輸。以大會於中黃。和調於上下。則癥之暴者爲適動而纔靜。水之可逐者爲方靜而今動。痿蹙之得受療者爲上逆而效所發。（素問生氣通天論）猶不可以皆已乎。爛醉受風酒之氣。隨風氣而外飄揚。酒之質侵脾家而中遲鈍。是以身熱懈惰。汗出如浴。惡風少氣。治其中。治其質。則尤與澤蔞優爲之。治其外。治其氣。則惟薇銜是賴矣。

槐實味苦酸鹹寒無毒主五內邪氣熱止涎唾補絕傷五痔火瘡婦人乳瘦子藏急痛
以七月七日取之。搗取汁銅器盛之日煎。令可作丸。大如鼠矢。內竅中三易。乃愈。又墮胎久服。明目益氣。頭不白。延年。枝主洗瘡。及陰囊下溼癢。皮主爛瘡。根主喉痹。寒熱生。

河南平澤可作神燭（景天爲之使）槐花味苦平無毒治五痔心痛眼赤殺腹藏蟲及熱治皮膚風并腸風瀉血赤白利竝炒服葉平無毒煎湯治小兒驚癇壯熱疥癬及丁腫皮莖用同（宋附）

槐極高大其木材堅重有青白黃黑等色其葉有大而黑者有細而青綠者有晝合夜開者竝以季春五日而免日十日而鼠耳更旬而始規二旬而葉成四月五月開黃花當未開時狀如米粒花以是時采六月七月結實作角連珠中有黑子以子連多者爲好十月上巳日采之（圖經參綱目）

陽淫於上不與陰浹則津自不攝陽實於下不與陰浹則血自不藏而陽則成化爲風特在上爲風虛在下爲風燥斯其異耳風虛且津不攝則五內邪氣熱而目暗風燥且血不藏則五痔火瘡而絕傷然欲求其本皆當責之於肝所謂木熱則津溢肝熱則血漏是也肝木之熱何以取治於槐周禮四時改火冬取槐檀非以其能生木耶且開花於陽之極盛結角於陽之未衰而得味爲苦得氣且寒可不謂當至陽之化育得鍾純陰之性味乎血者源於水而成於火正與是相肖故爲入肝涼血之劑無惑也然其花與實之別何在蓋花者開散之告終實者生發之能始故婦人乳瘦子藏急痛病之在內者則於子有專功治皮膚風腸風瀉血赤白利病之連外者則於花爲獨效同爲涼血而用有內外之殊是其別矣

枸杞味苦寒根大寒子微寒無毒主五內邪氣熱中消渴周痺風溼下胸脅氣客熱頭痛補內傷大勞嘔吸堅筋骨強陰利大小腸久服堅筋骨輕身不老耐寒暑一名杞根一名地骨一名枸杞一名地輔一名羊乳一名卻暑一名仙人杖一名西王母杖生常

山平澤及諸邱陵阪岸冬采根春夏采葉秋采莖實陰乾

枸杞二月生葉如石榴葉而輒薄五月再生七月復發隨開小紅紫花便結紅實形微長如棗核其根皮如遠志

(圖經)

暑度愈西收肅愈甚。枸杞爲物。葉歲三發。木氣最暢。乃當收肅之候。且花且實。此之謂以金成木。色赤屬火。火衰畏水。火盛耗水。枸杞之實。內外純丹。乃飽含津液。嚴寒不墜。此之謂從火制水。以金成木。是於祕密中行生發。故主五內邪氣。從火制水。是於焦涸中化滋柔。故主熱中消渴。此一根之功。一實之效。已明晰曉示。無復遺義。然所謂周痺風溼者。卻宜何所取裁。夫周痺在血脈之中。隨脈以上。隨脈以下。由風寒溼客於外。分肉之間。迫切而爲沫。沫得寒則聚。聚則排分肉而分裂。分裂則痛。因邪而成沫。以沫而致痛。謂不似其實之嵌紅色於津液中。包津液於紅裏內。不可。夫惟津液與紅釀成一體。是能使風與溼相攜而化。不相逐以爭。曰周痺風溼者。以味苦氣寒之資。不能已寒。特可治周痺之屬風溼者。雖然。別錄所著下胸脅氣客熱頭痛。是升而有降之功。補內傷大勞。噓吸堅筋骨強陰利大小腸。是降而得升之益。仍可一係之根。一係之實者。又緣何而有此效。夫實主退藏。根主生發。原草木之恆性。則實際水土而轉生發。根極暢茂而轉退藏。獨非草木常理乎。特枸杞者。其水木之氣。究竟須得金火乃能致功。就下胸脅氣治客熱頭痛。固呈效於至高。而補內傷大勞。噓吸者。又豈不在心肺。蓋水木之用。成於金火。然火之所以麗。金之所以位。卻終賴水火之精華奉養。乃克就昌明治節之助。往還相承。周旋相濟。而實有益於形體者。則曰堅筋骨強陰是已。後人所謂枸杞根能退有汗之熱。枸杞實能益心中之液。不甚有意乎。

琥珀味苦平無毒主安五臟定魂魄殺精魅邪鬼消瘀血通五淋生永昌

琥珀乃松樹枝節榮盛時爲炎日所灼。流脂入土。歲久爲土所滲泄。而光瑩之體獨存。其地有琥珀。則旁無草木。入土淺者五尺。深者八九尺。取純赤晶瑩摩呵吸草者佳。(本草別說參衍義)

松脂能流入地。遂可謂通五淋乎。琥珀自黃變赤。遂可謂消瘀血乎。淺之乎論琥珀矣。夫豈不曰松脂入地千年乃成琥珀耶。松脂爲物。遇熱能流。得火能燃。惟淪入地中日久化成。其能燃之性。被水養而至難燃。能流之性。被土養而至難流。遂火化爲色。水化爲光。故其殷赤是火麗於水也。其晶瑩是水凝於火也。火阻水而成淋。水違火而爲瘀。不藉之可消可通耶。且消瘀血非行瘀血。通五淋非利小便。曰消則可見能化死爲生。曰通則可見能止爲行。是故欲知非行瘀非利水之故。則當審所謂消瘀血通五淋者。必在五藏不安魂魄不定中施其作爲。而後此義可明。魂神之凝於氣者也。魄神之凝於精者也。五臟有所不安。精氣有所不攝。則魂魄遂不定。蓋魄藏於肺。肺不安則治節失職。而火阻夫水。魂藏於肝。肝不安則疏洩失宜。而水違於火。此其證必精神恍惚。夢寐紛紜。驚惕不安。語言少序。即使有瘀而不得行攻伐。有阻而不得極導洩之候。故以此呼吸噓植其精神。膠黏其水火。而後可消可通也。若因瘀滯而成癥癖。因邪火而致淋瀝者。原非所宜用。

榆皮味甘平無毒主大小便不通利水道除邪氣腸胃邪熱氣消腫性滑利久服輕身不飢其實尤良療小兒頭瘡痂疔花主兒癩小便不利傷熱一名零榆生潁川山谷二月采皮取白暴乾八月采實並勿令中溼中溼傷人

小便數大便必鞭。大便溇小便必難。此通塞之由陽分也。津液饒大小便俱利。津液竭大小便俱祕。此通塞之由陰分也。然有大小便不利。但得大便通小便即隨之行者。有得小便利大便乃隨之通者。此又不得以陰陽言。蓋大腸盛滿。能使膀胱亦阻。膀胱盛滿。能使大腸亦阻耳。此其故當驗之於虛實。實者須先通大便。虛者宜先行小

便。雖未必盡能準此。以是體之。亦思過半矣。曰主大小便不通。利水道。除邪氣。非先通小便乎。榆皮所以能於大小便俱不通證先行小便何故。夫凡木之液。多由其皮輸引津液。故去皮輒死。榆則去皮仍生。可見其內外皆能輸引也。是通小便中寓通大便意。特皮之力終優於木。且正服其皮。所以小便應先行也。然木皮輸引津液。本以上資。非以下溉。而謂能行小便。詎不悖哉。周官曰。以滑養竅。戴記曰。莖巨枌榆兔蕤滫髓以滑之。則榆者以滑竅而使之通耳。非通利也。且大小便之通滓穢。固欲其下。津氣卻欲其升。非必相借盡下。不得爲悖也。然則滑竅耳。又烏得云除邪氣。夫邪氣者不過下文別錄所注腸胃邪熱氣而已。腸胃有邪熱氣而大小便不通。但大小便得通。邪熱氣且能自解。何況以竅瀆而致不通。腸胃間因畜邪熱。則通後邪熱氣又爲所據耶。然則其仁養生論謂令人善瞑。別錄則僅謂療小兒頭瘡痂疔何也。夫榆當春先生莢以成實。至莢斲乃生葉。是就生氣爲收氣也。既能就生氣爲收氣。定能卽收氣中延生氣。小兒生氣最盛。頭尤當生氣之衝。而爲瘡且結痂疔有不脫者哉。若令人瞑。則固生氣之收。能毓生氣而不傷。得初春便實之物。自然隨發涵毓。與收中寓鬯何異。

楮實味甘寒無毒主陰痿水腫益氣充肌膚明目久服不飢不老輕身生少室山一名穀實所在有之八月九月采實日乾四十日成葉味甘無毒主小兒身熱食不生肌可作浴湯又主惡瘡生肉樹皮主逐水利小便莖主癰癧癢單煮洗浴皮間白汁療癬

楮有兩種。雄者皮斑而葉無極叉。三月間開花。成長穗如柳狀。不結實。雌者皮白而葉有極叉。亦開碎花。結實如楊梅。初青綠色。至六七月漸深紅色。乃成熟。八九月采。水浸去皮。穰取子用。樹極易生。葉多澀毛。摘斷其枝葉。均有白汁。(綱目參圖經)

水不爲火用而不充周一身。火不能驅水而畜縮委頓。是非水盛。亦非火衰。直二氣不相濟耳。濟之奈何。則取水

周一身之物。被火逼而生。生且最速者。引動其機括。於是陽起而不痿。水行而不腫。水火既交。氣道遂順。而流行有力。於以充上而目明。充外而肌膚澤。詎非理之合情之當哉。楮生極速。三年可成大樹。而其布種之時。必難以麻使其同出於地。冬則賴之以幃嚴厲。春則焚之以資發育。（齊民要術種楮法取子和麻漫散之。屆冬留麻勿刈。爲楮作暖。明年正月初附地。芟殺放火燒之。若不和麻。種率多凍死。不燒者楮瘦而長亦遲。）迨其成樹也。則白汁貫中。微上微下。隨取而隨有。隨去而隨盈。及其結實也。則味甘氣寒。以致生氣於畜縮之火中。藉火以植其生。浚水以交於火而起陰痿。去水腫。益氣充肌膚。明目。非治外感也。亦非治內傷也。乃撥動關鍵。使不替其素所常行已耳。夫水之充周。火之化物。不僅一端。隨處異名。隨地致用。自其體言。不能不謂之一氣貫注。自其用言。則彼此相制。界劃截然。故楮之實葉。莖皮白汁。別錄各推所主。如療癬癰。癢。逐水。利小便。惡瘡生肉。小兒身熱。食不生肌。細尋其故。究不外於本經數語。大率使陰氣順則陽不鬱。陽氣暢則陰自行。然汁主皮裏膜外之病。莖除水火不和之病。水在皮而腫。則因皮以行水。火在上而壅。則用葉以散火。竝欲聯兩氣而和。不使偏一隅而滯。卽後人以之治血。亦可於是而擴其旨矣。

五加皮味辛苦溫微寒無毒主心腹疝氣腹痛益氣療臂小兒不能行疽瘡陰蝕男子陰痿囊下溼小便餘瀝女人陰癢及腰痛兩腳疼痺風弱五緩虛羸補中益精堅筋骨強志意久服輕身耐老一名豺漆一名豺節五葉者良生漢中及宛旬五月七月采莖十月采根陰乾（遠志爲之使畏蛇皮元薺）

五加春月於舊枝上抽條。苗葉俱青。莖轉赤色。似藤而作叢。有刺如薔薇。高三五尺。有至一丈者。葉生五枚。作簇者良。每一葉下生一刺。三四月開白花。結青子。至六月漸黑色。根若荊根。骨硬皮輕脆。芬香。皮黃黑肉白。取皮入

藥（參圖經綱目）

按素問脈要精微論曰。診得心脈而急。此名心疝。心爲牡藏。小腸爲之使。故少腹當有形也。王注心爲牡藏。其氣應陽。今脈反寒。故爲疝。則心腹疝氣腹痛。乃陰之遏陽矣。痿論曰。肺熱葉焦。則皮毛虛弱急薄。著則生痿。蹇。王注蹇謂蹇蹇。足不得伸。以行肺熱。則腎受熱氣。故耳則蹇不能行。乃陽之劫陰。五加皮一物。既能主陰遏陽。又能主陽劫陰。劉潛江曰。腎肝氣虛。故病於溼。溼者陰之淫氣也。陰淫則陽不化而爲風。風者陽之淫氣也。陽淫則陰愈不化。而更病於溼。至病溼。固已陰錮陽。陽蝕陰而成溼熱矣。生氣通天論曰。溼熱不攘。大筋緜短。小筋弛長。短故迫促。而氣詵詵上行。弛長故懈緩。而不能束骨利機關。則疝之與蹇。皆歸一本。五加皮氣味辛苦及溫。散其陽實之淫氣。行其滯窒之陰氣。是其祛風淫以宣溼者。卽賴其逐溼淫以清氣也。所以然者。根皮之黃黑。顯然水土和於下肉之白。又顯然邪氣淨於內。而骨之鞭不更可見。和於外淨於內。而其中遂不得不強乎。此行於下者也。其行於上者。莖則赤而有刺。子則青而變黑。不又顯然下旣強而陽上行。陽旣行而邪遂解。邪旣解而陰乃復順乎。五色分絢。五葉交加。是謂五加。觀名可思義也。曰益氣。曰堅筋骨。曰強志意。皆身半已上事。曰疽瘡陰蝕。曰囊下溼。小便餘瀝。皆身半已下事。惟五加之莖柔（以似蔓故）而根鞭。於上則以柔而濟其強。於下則以剛而勝其溼。曰風弱五緩虛羸補中益精。當觀其所以除邪。而後可以明其崇正矣。

蔓荊實味苦辛微寒平溫無毒主筋骨間寒熱溼痺拘攣明目堅齒利九竅去白蟲長
蟲主風頭痛腦鳴目淚出益氣久服輕身耐老令人光澤脂緻小荊實亦等（惡烏頭
石膏）

蔓荊苗莖高四尺。小弱如蔓。對節生枝。初春因舊枝而生葉。類小棘。至夏盛茂。開花作穗。淺紅色。蓋黃色。白色。花

下有青萼。至秋結實斑黑。如梧子大而輕虛。八月九月采。（圖經參綱目）

筋骨間寒熱而爲溼痺拘攣。其邪定聚於關節。欲去關節間寒熱與溼。一當使行。一當使散。蔓荊實蓋均有焉。柔條似蔓。就舊發新。生必對節。似經脈之周行無間。遇節不停。所謂行也。開花成簇。瓣淺紅。蕊黃白。萼青。似關節之流行。屈伸洩澤筋骨。所謂散也。兩者之所以然。尤在味苦而氣微寒。苦主發。寒主泄耳。目者精神之簇於一處者也。齒者形質之簇於一處者也。精神混以邪氣則昏暗。形質混以邪氣則動搖。行其邪。散其邪。精神形質遂復其常。故在目曰明。在齒曰堅。目與齒卽九竅之三。旣利其三。遂推夫餘。再合以別錄之風頭痛腦鳴。而利九竅之故。并可識矣。雖然。盡蔓荊實所治之證。皆病形不病氣。舉蔓荊實之性情功用。皆在血不在氣。而別錄誇之曰益氣。其義何居。劉潛江曰。至陰虛則天氣絕。蔓荊實成於涼降。故能涼諸經之血。以湊夫陽之所在。使陽得陰以化而陽道行。所謂以陰達陽。由陽徹陰者也。是故氣之虛者欲補。而此能清其氣以達之。氣之戾者欲散。而此能清其氣以化之。旣於氣有造。謂爲益氣可也。試覈之頭痛則腦鳴。目暗則泣出。非津不凝於氣耶。津得凝於氣。氣自健於行。不可云與氣無涉也。

辛夷味辛溫無毒主五藏身體寒熱風頭腦痛面黧溫中解肌利九竅通鼻塞涕出治面腫引齒痛眩冒身兀兀如在車船之上者生鬚髮去白蟲久服下氣輕身明目增年耐老可作膏藥用之去心及外毛毛射人肺令人欬一名辛矧一名侯桃一名房木生漢中川谷九月采實暴乾（芎藭爲之使惡五石脂畏菖蒲蒲黃黃連石膏黃環）

辛夷木高三四丈。其枝繁茂。正二月開花紫白色。花落乃生葉。夏初復生花。初出枝頭苞長半寸而尖銳。儼如筆頭。重重有青黃茸毛順鋪。長半分許。經伏歷冬。葉落則苞漸大。至來年正二月。則苞坼花開似蓮花而小如盞。紫

苞紅。作蓮及蘭花香。當苞未坼時採用之。（蜀本參綱目）

無五臟身體寒熱。而風頭腦痛者。是陽淫極上不得陰交而化風。非辛夷所可治也。五臟身體寒熱。而不風頭腦痛者。是邪連中外。不隨陽氣而透達。亦非辛夷所可治也。惟風頭腦痛之屬五臟身體寒熱者。乃可以辛夷治。蓋辛溫本主開發。且其樹雜植衆木間。必高於衆木然後止。而其花不開於枝。不附於葉。而獨出於木杪。況不待葉發而花先開。不待葉彫而花先茁。自今夏及來歲之春。雖日生日長。皆甲而不坼。必至四序竝經。乃剝苞以出。而所用者。卽其方開未坼之花。以是知所謂五臟身體寒熱風頭腦痛者。必腦本有宿風。營爲巢窟。凡表間感寒感熱。五內任疚任勞。均不外發不下洩。而獨出於上。引動宿風。爲頭腦痛。則取其歷久不開。今始開之氣。以發越之。而覆其巢。不使易種。於茲卽所謂面黥亦於此取義。大抵病之所營。卽正氣之所注。而神亦於是乎萃。曰眩冒。身兀兀如在車船之上。正疏其病根。及病未發時情狀也。由是推之。則小小有勞。水小感冒。隨卽鼻塞涕出面腫引齒。痛發而卽愈。不久復作。經年積歲。無有已時者。正與此相符。曰溫中解肌利九竅。則其巢之所由覆。邪之所由去。固已瞭如指掌矣。

卷三

上品木五味獸三味蟲六味果四味穀二味菜三味

桑上寄生味苦甘平無毒主腰痛小兒背強癰腫安胎充肌膚堅髮齒長鬚眉主金瘡去痹女子崩中內傷不足產後餘疾下乳汁其實明目輕身通神一名寄屑一名寓木一名宛童一名蔦生宏農川谷桑樹上三月三日采莖陰乾

桑寄生從桑枝節間生。葉似橘而厚軟。莖似槐枝而肥脆。三四月開花黃白色。六月七月結實。黃色如小豆。斷其莖色深黃。擠其實中有稠黏者爲真。(圖經)

寄生必假桑之餘氣而成耶。何他樹亦有寄生。枝葉狀態如一也。凡樹皆有寄生。枝葉狀態如一。則應自有種。然未見有不寄他樹能自獨生者。此蓋猶人婉變柔媚。而無特操。不能自立者。故爾雅載其別字曰宛童。然托身得地。亦能有所作爲。故張隱庵謂爲餘氣寄生之物。善治餘氣寄生之病。若肌膚爲皮肉之餘。齒爲骨之餘。髮眉鬚爲血之餘。胎爲身之餘。而能充之堅之長之安之。是亦最善體會矣。予則更有說焉。果木截接不能兩生。此則既有寄生。復不礙樹。蓋截接者出於人力之勉強。寄生者出於天地之自然。勉強者原欲竭滋液以奉所接。自然者僅分餘波以資所寓。然其力出於本根則一也。人身本根。非腎而何。以能滋養疣之物。而主腰痛。及小見背強。是又可知此腰痛背強。非因乎虛。非因乎痺。乃腎中滋液不敷布。以潤所當潤。資所當資。而留於中。反礙氣之流行矣。得此婉變柔媚之物。本專爲寄綴者。引其氣。使潤所當潤。資所當資。豈不兩俱安善哉。然何以必欲得在桑上者。夫桑本柔涼潤澤其氣。上及巔頂。旁抵四肢。觀圖經述桑枝本主上氣。眼運肺氣。欬徧體風。癢乾燥水氣。腳

氣風氣四肢拘攣。再以其上所寄生者而推之。是必尤能發其餘澤以溉其所贅矣。托滋液而團結於上者。非目而何。其實主明目毋容詳釋也。

杜仲味辛甘平溫無毒主腰痛補中益精氣堅筋骨強志除陰下癢溼小便餘瀝腳中酸疼不欲踐地久服輕身耐老一名思仙一名思仲一名木縣生上虞山谷及上黨漢中二月五月六月九月采皮（惡蛇蛻皮元藿）

杜仲木高數丈。葉如辛夷。亦類柘。其皮類厚朴。折之內有白絲相連。江南人謂之櫛。（圖經）

杜仲之治曰主腰痛。別於因風寒溼痺而爲腰痛也。曰補中益精氣。堅筋骨。強志。以能主腰痛而究極言之也。蓋木皮之厚無過於杜仲。猶人身骨肉之厚。無過於腰脊。木皮皆燥。獨杜仲中含津潤。猶腰脊之中實藏腎水。腎者藏精而主作強。此所以得其敦厚津潤以補其中之精。並益其精中之氣。而痛自可已。然敦厚津潤。氣象冲容。魄力和緩。何筋骨之能堅。志之能強。殊不知味之辛。卽能於冲容和緩中發作強之機。而於敦厚津潤中行堅強之勢。且其皮內白絲纏聯。緊相牽引。隨處折之。隨處密布。是其能使筋骨相著。皮肉相帖。爲獨有之概。非他物所能希也。雖然。堅筋骨強志。皆腰脊以內事。謂之補中益精氣可矣。陰下癢溼。小便餘瀝。腰脊以外事。何又能除。夫腎固主收攝一身水氣。分布四臟。以爲泣爲涎爲汗爲涕爲唾而伸其變化云。爲是之謂作強。是之爲技巧。假使所居之境。所治之地。而滲漏不已。關鍵無節。又安得筋骨之能堅。志之能強。故惟能除陰下癢溼。小便餘瀝。而後筋骨可堅。志可強。實皆腰脊以內事。不得云在腰脊外也。卽別錄所注腳中酸疼。不欲踐地。尙是腰脊以內事。蓋惟下一欲字。已可見其能而不欲。非欲而不能也。夫腳之用力皆出於腰。設使欲而不能。是腳不遵腰令。今日不欲。則猶腰之令不行於腳。故曰尙是腰脊以內事。

女貞實味苦甘平無毒主補中安五藏養精神除百疾久服肥健輕身不老生武陵川

谷立冬采

女貞因子自生。最易長。葉厚而柔。長四五寸。面青背淡。凌冬不彫。五月開細花甚繁。青白色。結子纍纍滿樹。黑色。九月實熟。其木肌白膩。今人以放蠟蟲。故曰蠟樹。（綱目參圖經）

或謂本經於女貞實既謂中虛可補。五藏可安。精神可養矣。更謂百疾可除。似近誇誕。試於凡中之虛。五藏之不安。精神之失養。百疾之不可名狀者。咸不究而投之。鮮不敗事。又何能冀其有功。予則謂不揣本而齊末。卽目之爲誇誕也。亦何不可。夫女貞之放蠟蟲也。唯恐蟲不在樹。甚且樹下不得有寸草。有則蟲居草間。不肯復上。須棲止葉底。徧樹周行而嚙其皮。啞其脂液。乃得生花。剔蠟以爲用。設使他樹遭此蠹蝕。不及一載。定致枯槁。惟女貞則能經三年。祇須停放三年。又復如故。且其所成之蠟。遇火遂熱。蓋燭不淋。而其光之清。迥非他膏他脂能及。則所用之實。全具此理。不卽可尋思其功用乎。自春夏秋當生長之會。乃常蝕肌吮血。身無完膚。仍不廢開花結實。至嚴寒颯烈。他草木剝落無餘。猶獨逞翠揚華。挺然繁秀。是所補之中。必被火氣剝蝕之中。所安之五藏。必被熱氣騷擾之五藏。所養之精神。必氣被火耗不能化育之精神。而所除之百疾。必火熱遊行無定。或內或外。或上或下。變幻無方之百疾。夫相火之下。陰精承之。故凡火之病人。賴有陰精相應。以爲康復之階。苟所病不止一處。則陰精雖欲應而不能徧及。於是得之東。又失之西。向乎南。又遺夫北。蘇長公云。使人左手運斤。右手執削。目數飛鴻。耳節鳴鼓。首肯旁人。足識梯級。雖大智有所不暇。及夫燕坐。心念凝默。湛然朗照。縱物無不接。接則有道。以御之。而女者如也。（大戴記本命）貞者定也。精定不動惑也。（釋名釋言語）定於中而不動惑於外。猶之湛然朗照之中。自有道以御夫物。任物之奔馳變幻。而無容心焉。則所耗遂不能敵其所生。病雖百變。不能爲人大害。

是之謂補中安五藏養精神。何誇誕之有哉。自於精而言。則當日之剝削。不能礙今日之充盈。自於火而言。則今日之充盈。正以供他時之朗照。女貞實全體大綱具於是矣。

雞舌香微溫療風水毒腫去惡氣療霍亂心痛（別錄）丁香味辛溫無毒主溫脾胃止霍亂壅脹風毒諸瘡齒疳慝能發諸香其根療風熱毒腫生交廣南番二月八月采（宋附）

丁香樹高丈餘。類桂。葉似櫟。凌冬不彫。花圓細紫白色。二三月開。至七月方成實出枝。蓋上形如丁子。大者爲母丁香。小者爲公丁香。均紫色。（圖經參海藥）

丁香花於春。其色紫白。是於生發中成和水火（紫爲水火相間之色）而致其用於收也。（白爲金色金主收斂）實於秋。其色紫而味辛氣溫。是於收斂中成和水火而致其用於發也。（辛溫爲發）夫非發不腫。非斂則風水毒不結。而惡氣不留。霍亂不心痛矣。是故發中有收。所以使邪去而正不傷。收中有發。所以使正旺而邪難駐。然用其實而不用其花。究似斂多而發少。殊不知生長收藏機會是物之先天。而氣味乃物之見在。味辛氣溫。豈有過斂之理。特其中機括自有非純發可能該者。纔得識其於風水毒腫惡氣心痛。能行邪氣之結。而充正氣之威矣。雖然。據別錄宋本參附而論。則所謂霍亂心痛者壅脹也。所謂風水毒腫者諸瘡也。齒疳慝也。壅腫用辛溫固其宜矣。諸瘡及齒疳慝可以辛溫治之歟。不知宋本固有溫脾胃句冠其首矣。夫中宮輸運遲鈍。蓄水成痰。因痰生熱。其變見於外者。自有熱而無寒。然徒清其熱。則根柢溼痰必復層疊外透。若得標遂知其本。何如直剿其本之爲愈耶。故知痰溼阻中有礙氣道者。縱有熱徵。亦不妨恃此爲求本之治矣。

沉香微溫療風水毒腫去惡氣

沉香其木類椿樺。多節。葉似橘。花白。子似檳榔。大如桑椹。紫色。味辛。若斷其積年老木根經年。其皮幹俱朽爛。其木心與枝節不壞者。卽香也。堅黑爲上。黃色次之。（綱目）

木能沉水。必堅緻而不易敗。若易敗則粗疎而不沉水矣。沉香爲物。豈特堅緻沉水。且筋節之剛勁。肌理之韌密。詎易敗壞。乃曰斷其木根經年。卽皮幹俱朽爛。何如是之速哉。然則朽爛者。其粗疎之皮幹。堅緻者。皆朽爛所不及而存。然剛勁韌密於內。似可恃中保外。以緩朽爛。朽爛敗壞於外。容或由外累中以損堅緻。乃朽爛自朽爛。堅韌自堅韌。兩不相及。亦兩不相顧。何其界畫清析。因是知嶺表天地氣候。有異於中夏。夜必寒。是海氣之瀰漫也。晝必熱。是日道之密邇也。溼以日迫而不得散。日以溼蒙而不得燥。故液構之木。惟此地爲多。液構倘緣傷蠹。若得泄者。則流而爲脂膏。其不得泄則祕而爲潰腐。原其未傷蠹時。則皆木中之生氣也。流而不潰腐。則精氣在脂膏。（如乳沒血竭蘇合之類）祕而遂潰腐。則精氣自在不可潰腐者。（卽沉香是）理勢然矣。然則脂膏者。治在外血脈之病。不可潰腐者。治在內氣道之病。又何疑焉。療風水毒腫者。取其精內凝。不隨外病而沸溢也。去惡氣者。取其氣內守。不受外病之侵擾也。精內凝。氣內守。而復芳香流動。既不遲滯。又不破削。自能使當上者上。當下者下。非特爲氣之領隊。抑能爲精與神之領隊。而運轉於中。不致偏留於一處。凡用必取其堅而黑者。殆以是夫。

麝香味辛溫無毒主辟惡氣殺鬼精物溫瘡蠱毒癩瘻去三蟲療凶邪鬼氣中惡心腹
暴痛脹急痞滿風毒婦人產難墮胎去面黧目中膚翳久服除邪不夢寤壓寐通神仙
生中臺川谷及益州雍州山谷春分取之生者益良

麝藏香處。草遂不生。若故有草。則黃瘁。持過花下。花爲萎謝。倘近瓜果。瓜果立枯。是其散敗生氣。捷於俄頃。則麝

有香。宜卽倒斃。乃不礙其奔馳狡迅。夫固當究物之動植以爲說也。植物者形多於氣。動物者形氣相侔。香本麝食香草毒物而結。若因香因毒能致倒斃。亦何待已結成香。且結不在清虛之所。只附筋骸之外。肌肉之間。又在下體。是故有香之麝。雖形骸柴瘠。而峻健自如。可知能散附形醞釀之氣。不能散呼吸氤氳之氣矣。附形醞釀之氣。物所自贅者也。呼吸氤氳之氣。吐納天地者也。夫苟能散與天地吐納之氣。將草木瓜果遇之。當連根盡剝。不生者永不生。不花者永不花。不實者永不實。奚但斃麝耶。故本經別錄載其所主皆屬客氣依附有形相媾而成之病。絕無上體清空氣分之病。就溫瘧之風藏骨髓蟲蠱之毒。入腸胃痲瘵之熱。依血脈胎元之形。具子宮及颯之附面。翳之附睛。數端可識。若凶惡鬼邪。徑犯清虛。爲神明翳累者。可決定其不得用矣。更玩中惡心腹暴痛脹急痞滿一節。又宜識凡病非來之暴。一時無所措手。非候之急。百藥無可效靈者。亦不輕用。雖則曰驅除附形之邪。不礙無形之所。然附形有邪。尙嫌峻利。倘誤認無形爲有形。無邪爲有邪。豈不立天人命耶。用以治內病者審之。

牛黃味苦平有小毒主驚癇寒熱熱盛狂痊除邪逐鬼療小兒百病諸癩熱口不開大人狂癲又墮胎久服輕身增年令人不忘生晉地平澤於牛膽得之陰乾百日使自燥無令見日月光（人參爲之使得牡丹菖蒲利耳日惡龍骨地黃龍膽蜚蠊畏牛糞）

凡牛有黃。則身上夜有光。眼如血色。時復鳴吼。恐懼人。又好照水。人以盆水承之。伺其吐出。乃喝迫之。卽墮水中。取得形如雞子黃。重疊可揭。拆成片。輕虛而氣香者佳。（圖經）

方春疫癘。牛飲其毒。則結爲黃。和氣流行。則牛無黃。宗忠簡之言是也。（宋史本傳澤知萊州中使索牛黃澤云云）然黃非爲牛病者。特爲牛禦病耳。是何以然。蓋疫癘之著物。必乘其瑕而不攻其堅。故凡志意僻則入於內。

筋骨弛則薄於外。惟牛則穿勒內御。能順而不能僻。鞭策外加。能健而不能弛。乃口鼻卻已噓吸夫邪。并不得出入。其不適爲何如。然以內與外相較。其性順而力健。故病駸駸欲入於內。觀其多鳴吼恐懼人可知也。乃以其用力最純。始終無間。健能資順。而順不愆於度。順能隨健。而健得循其常。是邪欲入終不能入。欲出終不能出。而順與健早已撮其精氣之英華。鎮於中以消弭之。則黃是已。人身之病寒熱盛外因也。驚癩狂瘖內因也。惟其志意有僻。是以外因得乘。惟其外因已乘志意。是以情智乖舛。惟既情智乖舛。而肢體有愆常度。是以不可但攻六淫而遺內患。譬如傷寒。亦有從寒熱而熱盛。因熱盛而譫妄狂走者。然終不兼驚惕癡瘖背強反張也。夫然。則凡病如傷寒。而其來不驟。如昏譫而肢體牽縮者。牛黃之所主也。

白膠味甘平溫無毒主傷中勞絕腰痛羸瘦補中益氣婦人血閉無子止痛安胎療吐血下血崩中不止四肢酸痛多汗淋露折跌傷損久服輕身延年一名鹿角膠生雲中煮鹿角作之（得火良畏大黃）

鹿角寸截。外削粗皮。內去淤血。浸滌極淨。熬煉成膠。浮越翬張之氣。頑梗木強之資。一變而爲清純和緩。凝聚膠固。自然其用在中。收四出浮游之精血。鍊純一無雜之元氣。於以爲強固之基。施化之本也。試舉一端而言。如本經以之主婦人血閉。別錄以之療崩中不止。治閉宜通。治崩宜塞。一物耳。云何通塞並擅。不知腎者主水。聚五臟六腑之精而藏之。故五臟盛乃能瀉。五臟盛而不瀉。五臟不盛而瀉。五臟不盛而不瀉。皆病也。以故不瀉者正所以成其瀉。瀉者必早有不瀉者可恃。血非水屬歟。以止崩中爲通。月閉初基。又焉得爲並擅。若以爲並擅。則通閉與安胎。腰痛與肢疼。多汗與淋露。吐血與下血。皆不容兼有其功。總推極其兩端。以令人得所主。腦耳。鹹能收集津液。甘善敷布精微。鹿角之鹹。既成白膠。則轉而甘。甘以鹹爲先天。則敷布有序。而不至傾盡底裏。鹹以甘爲化。

身則收集有度而不至慳吝。試思傷中之候。既已勞絕羸瘦。從何收集。無所收集。將何敷布。無所敷布。羸瘦又焉能復。勞絕又何能續耶。惟其卽集爲布。藉輸作收。徑道既澤。中權有資。而化生氣於空濛。充形骸以膏潤。曾謂補中益氣爲度詞哉。要之一物也。踏駁則行。清純則補。一病也。踏駁者實。清純者虛。卽鹿角所治之惡血留血。癰腫。較白膠所治之吐血。下血崩中。言其同自有純駁之殊。言其異則又皆係血。是藥物之炮製。煎煮之久暫。遂別有所專長。於此可見。

龜甲味鹹甘平有毒主漏下赤白瘕瘕瘵瘧五痔陰蝕溼痺四支重弱小兒顛不合頭瘡難燥女子陰瘡及驚悲氣心腹痛不可久立骨中寒熱傷寒勞復或肌體寒熱欲死以作湯良久服輕身不飢益氣資智亦使人能食一名神屋生南海池澤及湖水中采無時勿令中溼中溼有毒（惡沙參蜚蠊）

水族離水則殭。陸蟲沒水輒斃。惟龜常湛於水可生。終令居陸亦生。此所以能治水之病人。亦能治火之病人。并能治水火相齧而病人也。輕狡者遲重則殆。遲重者不能輕狡。惟龜背腹自遲重。首尾四支自輕狡。此所以能治中病應外。外病應中。并能治中外有病而不相謀也。衷甲者以其堅爲蔽。以其裏爲衛。惟龜雖有甲。而縱橫成理。片片可瑯。雖可瑯而上下緊裹。無稍罅隙。此所以能治當開不開之病。當闔不開之病。并能治開闔參爭之病也。漏下赤白。小兒顛不合。非不闔乎。瘕瘕非不開闔之參爭乎。五痔陰蝕。非水火之相齧乎。溼痺四支重弱。非中外病之相應乎。此本經之所臚也。若別錄之所增。骨中寒熱。傷寒勞復。肌體寒熱。欲死驚悲。氣心腹痛。不能久立。猶中外之相應矣。頭瘡難燥。女子陰瘡。猶水火之相齧矣。雖然。舉本經別錄所列之證。均可不別其因。盡用龜甲治之歟。則非矣。夫龜生理之異。在乎無間水火。而人之一身。無不以水火爲樞機。諸證者能審明水火。

之參差進退以爲患。則又何不可知其所主之病之別耶。蓋氣張而體不隨之開者。此能助之闔。火無水養而亡命奔迸者。得此能使水存於中而招火外歸。水爲火格而延緣遊溢者。得此能使火熄於外而引水內濟。以至水停關節而火之途徑難通。火燔骨幹而水之滋溉難及。均藉此以交互聳動之。曰龜甲善滋陰。亦淺視龜甲甚矣。

桑螵蛸味鹹甘平無毒主傷中疝瘕陰痿益精生子女子血閉腰痛通五淋利小便水道又療男子虛損五藏氣微夢寐失精遺溺久服益氣養神一名蝕疝生桑枝上螳螂子也二月三月采蒸之當火炙不爾令人洩（得龍骨療洩精畏旋覆花）

螳螂驤首奮臂。修頸大腹。二手四足。善緣而捷。以鬚代鼻。喜食人髮。能翳葉捕蟬。深秋乳子作房。黏著枝上。卽螵蛸也。房長寸許。大如拇指。其內重重有隔房。每房有子如蛆卵。至芒種節後一齊出。故月令云仲夏螳螂生。（綱目）

螳螂作窠生子於深秋。成形出見於仲夏。可謂隨陰之歛。而隨陽之昌熾而出。何以本經別錄所列功能。殊不與是意符也。蓋螳螂本微物。而其不自量力。買勇效能。有若強陽之不可遏者。則深秋之所藏。是令陽入陰中。仲夏之所出。是令陽從陰出也。於陰痿之候。能爲益精而使生子。非其陽入陰中。於女人之病。能行血閉而不腰痛。非其陽從陰出耶。疝瘕本陰氣之結。因傷中而爲疝瘕。則是陽氣之結矣。水道不利。本陽氣不化。因五淋而水道不利。則是陽陷陰中。而此曰主傷中疝瘕通五淋利小便水道。不可謂非使陽入陰中。陽從陰出矣。雖然。疝瘕之屬傷中者。陰痿之屬陽不入陰者。腰痛五淋之屬陽陷於陰者。當與凡疝瘕凡陰痿凡腰痛五淋有異。而後可用是物。於何別之。別錄所謂虛損五臟氣微。是傷中之狀也。所謂夢寐失精遺溺。是陰痿之源也。由是而推腰痛

五淋亦必有傷中陰痿之象兼見焉。則其別亦既瞭然矣。要之是物之氣平味鹹。固具下行歸腎之機。其必取諸桑上者。又具自肺而下之概。一在極上。一在極下。盤旋交引。中氣自得靈通。於是陽之出入。陰之闔關。自合度焉。因是知傷中二字。實爲諸證綱領。由中及外之病。而先轉在外之樞。以定其中。是亦可謂妙於化裁矣。

石決明味鹹平無毒主目障翳痛青盲久服輕身生南海

石決明形長如小蚌而扁。外皮甚羸。內則光明煥發。一邊背側一行如穿成者。緣行列孔。以七孔九孔者佳。一邊帖於石崖之上。海人乘其不意。泗水得之。爲其所覺。則緊黏難脫矣。（綱目參圖經）

障目病總稱也。譬多屬痰。痛多屬火。痰火阻於精明之道。上引之氣遂不能達精明。而反達痰火於目。所以爲醫痛也。此爲外障。青盲則精明虧乏。無以上榮。故黑白分明。瞳子無異。直不能鑑物耳。此爲內障。然是二者。致病有先後之殊。或由痰火久溷。精明遂不上朝。或由精明衰減。痰火乘機上擾。今日目障翳痛青盲。乃因痰火而致青盲。非因青盲而痰火竊出。石決明之蠱皮外蒙。正如痰火之隔蔽。去粗皮而光耀煥發。正如精明之遂得上朝。目者肝竅。目中精明。則腎家陰中之陽。故其光藏於黑珠之內。肝特囊以發生升舉之氣。而奉之於目耳。是則石決明之用。不過撥蕪累而發精光。乃目之曰鎮肝清肺。其意何謂。

蠶魚味甘寒無毒主溼痺面目浮腫下大水療五痔有瘡者不可食令人癢白一名鮓魚生九江池澤取無時

蠶魚卽鱧魚。形長體圓。首尾相等。細鱗黑色有斑點。花文頗類蝮蛇。有舌有齒有肚。背腹有鬣連尾。尾無歧。形狀可憎。氣息腥惡。食品所卑。（綱目）

鯉魚膽味苦寒無毒主目熱赤痛青盲明目久服強悍益志氣肉味甘主欬逆上氣黃

痘止渴生者主水腫腳滿下氣骨主女子帶下赤白齒主石淋生九江池澤取無時

鯉魚脊鱗一道。從頭至尾。無大小皆三十六鱗。每鱗有一小黑點。(圖經)

二魚在水中與其類奔突擊撞。均非能安居游泳者。然鱧魚縱遭水涸。能伏處泥中。久而不死。是其性向下。鯉魚力躍懸流。乘霧飛行空際。是其性向上。乃鱧魚偏主在上之水。鯉魚偏主在下之水。何耶。夫固因其性下。故能使在上之水行。性上。故能使在下之水動也。他魚死則鱗無光澤。惟鯉魚雖醃而成鮓。鱗間金色猶閃爍。是其得水之精。能資火之照者。而其膽之精氣。本通於目。爲善治目病。因水不滋而火遂熾者矣。

鮑魚味辛臭溫無毒主墜墮蹶蹶踈折瘀血血痹在四支不散者女子崩中血不止勿令中臧

腥物欲其乾。必以醃者。爲鹽能滲去其津液也。鮑魚不因醃而暴乾。則津液未嘗滲去。故臭耳。凡魚津液在而氣臭。餒敗隨之。乃偏不餒敗。且其味甚蠱。是明明能使不流行之津液。氣變而質不變。血遭傷折。不去而瘀。非氣變質不變乎。得此同類之物。鼓舞其機。斡旋其氣。氣仍行血仍活矣。女子崩中血不止。是致生氣於已離經而未行之血中。猶之轉瘀血爲活血矣。然則校是物之長。亦頗有益於人。而素問謂爲利腸中且傷肝。則反以剋削目之。其故何歟。夫腹中論之論鮑魚汁。原謂其有利於腸中及肝之受傷者。正以其能使腸中津液肝家藏血已變而未敗者。皆得轉死爲生耳。不然。豈有氣竭肝傷之病。復利其腸傷其肝耶。

藕實莖味甘平寒無毒主補中養神益氣力除百疾久服輕身耐老不飢延年一名水芝丹一名蓮生汝南池澤八月采藕主熱渴散血生肌久服令人心懽

藕生池澤。以蓮子種者生遲。藕芽種者易發。清明時於藕節間穿泥成白藕。並生二枝。一爲藕荷。其葉帖水。其下

旁行生藕。至四五月復出。亦必二枝。一爲擎荷。其葉出水。其一旁莖作花。花開於六七月。有紅白等色。心有黃鬚。鬚內卽蓮房。花褪後房中成葯。葯在房如蜂子在窠。房枯子黑。其堅如石。八九月收之。去黑殼謂之蓮肉。肉中生薏。具葉二枝。從上下生。倒折向上。若種蓮者。此卽一爲帖水。一爲藕荷矣。藕色白有孔有絲。大者如肱如臂。凡五六節。花紅者蓮佳。花白者藕佳。（綱目）

荷之爲物。若分析而言。根則藕與節。莖則帖水與出水。實則葯與薏。取義皆應有別。而本經乃概之曰藕實莖。一似可任其相混而不必分者何哉。夫實之從上倒生。先具花葉之莖。而獨無藕質。根之從下挺出。先成藕之質。而花最後期。雖以次長養。究一氣迴環。故蒔蓮者不能不先生藕而後發花。蒔藕者亦不能不葉先苗而藕續成。是本經之主補中養神益氣力除百疾者。斷不嫌其混。別錄之主熱渴散血生肌者。又不嫌其析。蓋以氣言。則葯之生藕爲自陽入陰。藕之生葯爲從陰出陽。陰陽迴環。遞相生。化實所以開水土之黏固。花發時遇烈日則挺拔。遇陰翳則萎瘁。曳至陰以媾至陽。凝至陽而成化育。又所以聯火土之相生。曰補中養神。則亦何庸析也。若以血言。則花葉之得以交於陽。全藉莖藕之引於陰。藕非水不能生。莖非藕無所溢。而色赤之花。獨據其物。生長斂藏之會。一如中焦之受氣取汁。長藕者以是而終。結蓮者以是而始。故凡血以熱結津以熱耗者。咸賴此布散調劑。以通徹其陰陽。交宣其水火。曰主熱渴散血生肌。則又何可不析也。要之血以氣之煦。故不至滯而不行。行而妄出。氣以血之濡。故不至化火劫陰。陰隨火竭。然血而痼氣。終成滅頂之凶。氣縱耗陰。猶有遺蓂之結。此水漲沒荷。則根莖花葉無有不死。而水竭土圻。則僅枝葉槁而藕難卒壞。是其托命於陰。畏陰之橫而不畏陽之熾。斷可識矣。蓮者不偶也。藕者不連也。藕本自連。因節界之而不連。蓮本不連。因相攢聚而連。是陰陽雖出於偶奇。然實陰根於陽。陽源於陰矣。乃奇者外開而中有物。（蓮肉劈之則成兩瓣而中含薏）偶者外連而中無物。是據於上者爲坎。蹲于下者爲離。人之身不坎係腎而離係心乎。今且反之。則所謂取坎填離。以離濟坎者。兩端之用已諧。其

所受益自必在中。而命爲補中養神無慚矣。劉潛江之言曰。主水土相交而出地者。陰中少陽也。其性主升。陽升而陰隨之。則水氣達而土氣亦達。乃成上行之地道焉。斯爲補中。以水得交於火也。主水火相媾而下歸者。陽中少陰也。其性主降。陰降而陽隨之。則火氣暢而土氣亦暢。乃成下濟之天道焉。斯爲補中。以火得交於水也。夫其鍾天一之靈。以透發地二之德。自初生之蕝。以及出水之荷。無不隨其莖而有經緯。隨其節而有貫串。不獨成藕者脈絡井然。竅穴洞徹也。且其出水生花者。由花生芷。芷生蓮。蓮生菡。菡生蕙。頓具數種色相。卽一花實之中。有終其水中之火以上行。始其火中之水以下徹者。蓋蓮從藕根抽莖開花。以至結實。皆自下而上。而實中之蕙。包含根莖花葉。形復倒垂。有歸根復命之義。而細驗其經緯貫串。雖些微而具全體。觀其始而黃。黃而青。青而綠。綠而黑。中含白肉。內隱青心。是或火土相生。土木相合。金木相媾。致水土之氣達。而終其經緯條達之化。火土之氣暢。而始其經緯條達之化者。皆在此一花實中。故蓮實非特交水火以益土。更卽土而能行水火之升降。若藕及藕節荷葉及蒂。後人類用以活血。不知能達水中之氣。卽是和血。血固源於水而成於火者也。達水者自下而上。以資血之始。暢火者自上而下。以資血之生。水氣不得化而血病者。猶其從上下生一線生機。具藕全體。乃能裕血化源。爲血證利益耳。

雞頭實味甘平無毒主溼痺腰脊膝痛補中除暴疾益精氣強志令耳目聰明久服輕身不飢耐老神仙一名雁喙實一名芡生雷澤池澤八月采

芡莖三月生葉。帖水大於荷。皺紋如縠。蹙鈕如沸。面青背紫。莖葉皆有刺。其莖長至丈。中亦有孔有絲。五六月生紫花。花開向日結包。外有青刺。如蝟及栗毬。花在包頂如雞喙。剝開內有斑駁軟肉。裹子累累如珠璣。殼內白米。狀如魚目。其根狀如三稜。煮食如芋。(綱目)

芡莖不弱於荷莖。其長且倍焉。然任蠖屈於水中。而葉終不離水面者。地之氣能隔水以交天。天之氣不能越水以交地。則承接於天者。究在水而不在土也。故夫芡開花向日。向日結包。與天上之陽相噓吸而成實。則爲秉氣於陽矣。夫水中之氣不能出水。又何異腰脊與膝爲溼所蔽。不得交於陽耶。乃芡者偏能共水外之陽。噓吸以鍾生趣。故主爲溼痺。腰脊膝痛補中。腰脊膝固皆繫屬水藏。而資陽氣以運動者也。被水氣蔽而爲痛。則受陽之益而痛已矣。資始於水下之土。資生於水外之火。火土相鍛則成金。而偏在水中。具堅剛之性。潔白之色。不受泥之汙日之暴。則受日暴泥汙以爲病者。均藉此可已。曰除暴疾。正對主溼痺腰脊膝痛補中而言。非特能致陽於陰。并能起陰禦陽也。心之志。耳目之聰明。皆陰中之生氣而注於陽者。能於精中益氣以交陽。則志之強耳之聰目之明。正有不期然而然者。特精盈而氣不能攝之以交於陽者。則可精不足而有是則無益矣。

蓬蘽味酸鹹平無毒主安五藏益精氣長陰令人強志倍力有子又療暴中風身熱大驚久服輕身不老一名覆盆一名陵蘽一名陰蘽生荆山平澤及宛句覆盆子味甘平無毒主益氣輕身令髮不白五月采

蓬蘽用根。覆盆子用實。本係一類而有二種。一種藤蔓繁衍。莖有倒刺。逐節生葉。葉大如掌。狀類小葵。面青背白。厚而有毛。六七月開花小白。就蒂結實。三四十顆成簇。生則青黃。熟則紫黯。微有黑毛。狀如熟椹而扁。冬日苗葉不彫。雖枯敗而枝梗不散者蓬蘽也。一種蔓小於蓬蘽。亦有鈎刺。一枝五葉。葉小而面背皆青。光薄無毛。開白花。四五月結實。亦小於蓬蘽而稀疏。生青黃。熟烏赤。亦頗同。冬月苗彫者覆盆也。（參隱居綱目）

蓬之義爲叢。（山海經海內經元狐蓬尾注）短而不暢。（莊子逍遙遊釋文引向注）非直達者也。（莊子逍遙遊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注）壘係也。（漢書司馬遷傳集注）案蘽爾雅疏所引本草皆作蘽詩樛木葛藟

纍之南有嘉魚。甘瓠纍之釋文皆云作藁。蓬藁猶蓬累。蓬累猶扶持。《史記老莊申韓列傳》則蓬累而行索隱。謂其短曲相簇。《圖經》云苗短不盈尺。牽引連屬。作互爲扶持之狀也。其莖戟刺外銳。體質內柔。其葉厚而有毛。凌冬光澤。其花白。其氣平。是皆有合於金之降。金降者火必隨。故所結之實。先青黃而後紫黯。味且酸鹹。又甚有合於金曳火以歸水。水承火以滋木矣。金降火歸。水溫木茂。上下之轉旋順常。根柢之精神牢固。不可不曰安。五臟益精氣矣。五藏安。精氣益。自然火凝於水而志強。水資於火而力倍。長陰有子特餘事耳。曰療暴中風身熱。大驚者。別錄恐人徒認爲補益之品。無與於外感而言之也。蓋根固主發。如上功能。雖皆比於斂藏。然以發爲藏。決不至連邪氣而胥斂之矣。暴中風身熱大驚。則邪客於外氣。因誤治而亂於中也。譬如太陽燒鍼。則驚。少陽吐下則驚。是邪已被劫而零落僅存矣。卽用是以安擾亂之氣。而不助未盡之邪。雖於龍骨牡蠣外別樹一幟。又何惡焉。特當析其火不歸土。陽不就陰。斯屬龍骨牡蠣。若氣不歸精。則屬是可耳。至覆盆子。雖與是同類異物。然體狀之同。固不能該其吸受之異。吸受之異。卻善承其秉賦之同。則其根於發中寓藏。而子卽於藏中用發。夫其體狀不異。花色實色並同。惟一結實於三秋。一成熟於五夏。則根之發不能禁其子之收。而收之盡爲作用於下。若子之媾金體（質狀似金）木用（得氣是木）以歸火。火金復相鎔鍊。自必下流。且其下流正爲來年生發之基。能不謂降中有升耶。故其所主之益氣輕身正同。而力獨優於令髮不白。是其挽氣下歸。復爲上發之地者。更魁羣絕倫。非蓬藁之所能及矣。

胡麻味甘平無毒。主傷中虛羸。補五內益氣。力長肌肉。填髓腦。堅筋骨。療金瘡止痛。及傷寒溫瘧。大吐後虛熱羸困。久服輕身不老。明耳目耐飢渴。延年以作油。微寒利大腸。胞衣不落。生者摩瘡腫。生禿髮。一名巨勝。一名狗蟲。一名方莖。一名鴻藏。葉名青囊。生

上黨川澤青囊味甘苦無毒主五藏邪氣風寒溼痺益氣補腦髓堅筋骨久服耳目聰明不飢不老增壽巨勝苗也生中原川谷

胡麻卽脂麻也。有黑白赤三色。其莖皆方。秋開白花。亦有帶紫豔者。節節結角。長者寸許。有四稜六稜者。房小而子少。七稜八稜者。房大而子多。皆隨土肥瘠而然。其莖高者三四尺。有一莖獨上者。角纏而子少。有開枝四散者。角繁而子多。皆因苗之稀稠而然也。其葉有本團而未銳者。有本團而未分三丫如鴨掌形者。故古人多謂其種不一云。（綱目）

胡麻穀食也。而味甘氣平臭香。悉合土之德。宜乎其主傷中。然曰主傷中虛羸。則似與傷中而不虛羸者無與也。虛羸與否。於傷中果有異乎。夫胃剛而靜。脾柔而動。剛者主容納。柔者主運用。中虛之病。縱少容納。但能運用得宜。未必遽至虛羸。以脾固善撮一身之陰陽。而裒益調劑之也。若運用不靈。雖容納猶濟。則不爲壅闕。必至洩澀。於是素仰資給者。遂無所藉。而連比受傷。不至氣餒形瘠不止。於此可見肌肉削。氣力萎。五內損。是脾病而非胃病。能補五內。益氣力。長肌肉。是治脾而非治胃。冠以傷中。隨贅以虛羸。非無故矣。然則胡麻之能。是爲通壅闕乎。爲止洩澀乎。夫壅則不洩。洩則不壅。通其壅。正以止其洩耳。通其壅。奈何。蓋脾之職。在敷布津液。以上升。壅不敷布也。洩不上升也。氣餒形瘠。乏津液也。胡麻爲物。植必上旬。必截雨腳。自生及長。以至成實。徧體無不滑澤。結角上聳。雖實滿而不垂。不似他穀穗中有實卽俯首也。實排角中。不易剔去。須角口開。乃倒豎。而抖擻之。已還藜之三日。一抖擻四五遍。乃能盡。（齊民要術）是其飽含脂液之實。性善帖上而不肯下。恰有切於脾之用。脾用旣宣。又有何壅。性善及上。烏能作洩。是以本經命曰填髓腦。又非無故矣。然則胡麻之益陰如是。而不能除煩止渴何也。夫除煩止渴。是津之用。今者所主。是液之用。夫腠理發洩。汗出溱溱。是爲津。穀入氣滿。淖澤注於骨。骨屬

屈伸洩澤。補益腦髓。肌膚潤澤。是爲液。液屈伏於極內。津宣發於極外。故生津之物。若蔗梨菱藕。其汁易出。與胡麻之液。非磨蒸擠壓。不得出者。不同也。又烏能除煩止渴哉。雖然。參別錄所主。而稔其有互相關會者。蓋津比於氣。液比於血。故氣行則津隨。津至則氣達。液充則血盛。血衰則液耗。然觀奪血無汗。奪汗無血。血原未嘗不能濟津之不繼。滲灌溪谷。滑澤骨節。血又烏得不涸。液之有餘。此金瘡血去。瀉痛者。用胡麻止痛。是引液以補血之脫也。傷寒溫瘧。大吐後。用胡麻治虛熱羸困。是引血濟津。而使與液相噓吸也。二者勢雖不同。而理則一。一者何。因陰去而陽遂困也。是仍不外冠首之傷中虛羸句矣。若夫青蘘。自較其實輕浮而達外。藉其潤澤。宜發以滑利邪氣之痺。而不行。是可知其風寒溼痺。必腠膚燥濇。而久駐不解者。

白冬瓜味甘微寒。主除小腹水脹。利小便。止渴。白瓜子味甘平寒無毒。主令人悅澤。好顏色。益氣不飢。久服輕身耐老。主除煩滿不樂。久服寒中。可作面脂。令面澤。一名水芝。一名瓜子。一上旣標白瓜子矣。此處何又有是句。上下必有衍文。生嵩高平澤冬瓜仁也。八月采。

冬瓜三月生苗。引蔓大。葉圓而有尖。莖葉皆有刺毛。六七月開黃花結實。大者徑尺餘。長三四尺。嫩時綠色有毛。老則蒼色有粉。其皮堅厚。其肉肥白。其瓢白虛如絮。可浣練衣服。其子在瓢中成列。霜後采之。（綱目）

劉潛江謂冬瓜苦瓠皆行水。僅有宣陽達陰之分。予則謂兩物已大相逕庭。兩物所治尤不可同日語。蓋苦瓠苦寒。冬瓜甘寒。苦瓠之肉能乾。冬瓜之肉不能乾。苦瓠用瓠子。冬瓜用肉。其意固迥別矣。苦瓠治大水。四支面目浮腫。冬瓜治小腹水脹。浮腫與水脹。固皆氣水兼病。然浮腫在外。水脹在內。且一能上及面目。一祇下在小腹。不又分隔天淵。況一曰下水令人吐。可見其水不擇大小便而下。猶或不及。則在上者。并自吐去。是其急疾何如。一曰

利小便止渴。可見必化其水。小便始利。而當其化時。猶能泌其清者。上朝爲津。是其宛轉若何。而可一律視之歟。蓋凡物之津潤者。類不堪久藏。惟此屆冬方采之物。自然經歲不至焠爛。譬如醃菹乾肉。必以冬成。方得經久耳。然用其外廓。而能化在內之氣。與水何故。夫冬瓜初實。其瓢亦如一切瓜瓠。裹大津液。充滿無間。及其飽經霜露。瓢子空懸於中。其津液既未外洩。又非內耗。乃盡涸於肉中。而晝受暴煉。夕蔭露漿。已盡拔其浮濁。乃獨留其精純。斯能久而不壞也。人身津氣在肌肉間者。非衛氣而何。衛氣者起於下焦。上行以護衛一身。剽悍急疾。晝夜五十周。不自暫駐。冬瓜者既挹小腹間水中之氣。行於肌肉。隨衛氣敷布。且能上止其渴矣。其所餘水。能不自化。隨小便以出耶。苦瓠冬瓜功用。其分界在此。然所治之腫與脹。皆屬熱而不屬寒。則其孚合處。不可竟指爲同。又不可全闢爲異。以其氣均寒也。至其子之治煩滿不樂。則更有說焉。夫含漿裹液而生者。必不樂乾。然不乾又不堪作種。惟冬瓜之子。初生於盛津包蘗之中。續成於漲落津消之後。而以十月收采。即以十月種植。見齊民要術。究竟並未嘗乾。乃亦隨即萌達。溯其在瓜之日。聲懸於中。系絡於肉。足見其當津液盛漲時。能由絡以輸其肉。及至消落已後。又能隨絡以吸取於外。是其常與津液相往來。不必論其乾與澤者。煩是水之不足。滿是水之有餘。能使滿通於外。卽已水交於內。而煩與滿並除矣。其可爲面澤。亦卽引津外敷之效耳。

白芥味辛溫無毒主冷氣子主射工及疰氣上氣發汗胸膈痰冷面黃生河東（宋附）

白芥八九月下種。冬生可食。至春深莖高二三尺。其葉花而有丫如花。芥葉青白色。莖易起而中空。亦有中實而大者。性脆最畏狂風。三月開黃花甚香郁。結角如芥角。其子大如梁米。黃白色。（綱目）

白芥子布種於秋盡。採實於夏初。以生以長。咸在冬春。而於夏秋反若無所與者。殊不知發生於冬。長養於春。皆其胚胎之際。而夏秋則其原始要終之會也。味之辛得於秋盡。氣之溫得於夏初。是辛感於水而生。溫孕於寒而育。溫不能離辛。辛不能離溫。則辛溫之用。皆萃於水矣。辛者所以通。溫者所以發。痰冷阻中。則氣難橫達。而一於

上行爲上氣。氣難橫達。則痰冷益無所洩。而惟留於胸膈。於是礙脾之磨蕩。而黃發於面。一溫而胸膈痰冷無不發越。一辛而氣機上逆無不宣通。皆由橫達之功。並非洩降之力。故後世稱其能除皮裏膜外之痰。四支骨節之痛。亦爲此耳。然得謂凡痰凡痛皆可治。以是歟。蓋亦有界限矣。夫大則空虛。小則堅實。他物之恆情。惟白芥之莖小者反中空。大者反中實。仍係一類二種。可同爲用。中空者象痰之逼窄氣道。中實者象痰之壅腫徑隧。是故用以治內。其證必兼上氣。用以治外。其證必兼腫痛。則凡痰在骨節及皮裏膜外之候。必裏有痰而外爲腫痛已久。而按之不空者。方與此宜。以是爲其畛域可也。

卷四

中品石三味草二十七味

磁石味辛鹹寒無毒主周痺風溼肢節中痛不可持物洗洗瘰癧除大熱煩滿及耳聾養腎藏強骨氣益精除煩通關節消癰疽鼠瘻頸核喉痛小兒驚癩鍊水飲之令人有子一名玄石一名處石生泰山川谷及慈山山陰有鐵處則生其陽采無時（茈胡爲之使殺鐵毒惡牡丹莽草畏黃石脂）

磁石色紫黑而濇。其中有孔。孔中黃赤色。其上有細毛。性吸鐵。能虛聯數十鍼或一二斤刀器回旋不落者佳。（參圖經衍義）

周痺不僅由風溼。風溼不盡爲周痺。特肢節中痛。周痺有之。風溼亦有之。若云風溼周痺。則嫌於但由風溼之周痺。而無與於未成周痺。但因風溼之肢節中痛矣。周痺者在血脈之中。隨脈以上。隨脈以下。徧身皆可及也。而曰肢節中痛。得毋無與於身歟。肢節中痛。則四末皆可及也。而曰不可持物。得毋無與於足歟。肢節中痛。不可持物。則暴病宿病皆可及也。而曰洗洗瘰癧。得毋無與於新病歟。夫靈樞周痺篇之言可稽也。曰風寒溼氣客於外。分肉之間。迫切而爲沫。沫得寒則聚。聚則排分肉而分裂也。今不得寒則不聚。不聚則不外排分肉而內入骨節矣。曰分裂則痛。痛則神歸之。神歸之則熱。熱則痛解。痛解則厥。厥則他痺發。今不分裂而內向。則不熱不厥。而但洗洗瘰癧矣。曰此內不在藏。外未發於皮。此周痺風溼所共也。曰獨居分肉之間。則與風溼不同矣。所以然者。磁石

所主。既能於真氣不周之證使之周。卽未至於真氣不周者亦治之。蓋磁石者以質而論。則取其有毛之石。石中有孔。爲重墜下降。自肺及腎也。以色而論。則取其石色黑孔中黃赤而獨無青。爲有降無升也。自肺及腎。倘腎家不空。如石中無孔。則雖降亦無所歸。此所以不能治軀體之痛矣。有降無升。倘痛在足膝。如石已至地。則於何更墜。此所以止能治肘腕中痛矣。然重墜者僅得直行。肘腕者理須旁及。在旁之病。從直道治之。能有濟耶。不知臂有六經。其在內廉則太陰爲之長。在外廉則陽明最居前。太陰陽明表裏也。太陰病則陽明爲之開其去路。陽明病則太陰爲之浚其來源。總欲使其得至胸中。則自能遂其降矣。何況肘腕之病之根。何必不在胸中。胸中通則肘腕何必不自舒耶。曰刺周痺者必先循其下之六經。視其虛實。及大絡之血結而不通。及虛而脈陷空者而調之。熨而通之。其瘰堅轉引而行之。而磁石則治虛之法備矣。然又謂除大熱煩滿及耳聾何也。夫曰及則不得作一線觀。亦不得作兩截觀。蓋凡耳聾之大熱煩滿者治之。大熱煩滿而不耳聾者亦治之。內以別於腎氣竭絕之耳聾。外以別於風熱暑溼之大熱煩滿也。聽之爲義。如水影物。無水而物無影。此原難復之候。有水而物無影。則由水濁。有影而並無物。則由風狂。磁石之所主。蓋治水濁之疴。何者水所以濁。或由溼蒸土浮。或由鬱熱水泛。而大熱煩滿。則由肺動而腎隨之。且過中不懼所主之脾。抵上不凌所畏之心。此其病似實而非實。似虛而非虛。是經脈篇所謂所生病者也。母病本輕。緣子救而轉盛。子原無病。因救母而生災。是以手太陰之煩與心胸滿。足少陰之口熱舌乾。遂相湊爲大熱煩滿矣。得此以石吸金。自肺及腎之物。焉能不水靜其波而歸其壑。金遂其重而下。漑耶。於是知別錄所稱強骨氣除煩通關節。皆卽本經之所主。其養腎氣益精。乃自腎吸肺。憑恃母氣之功。小兒驚癇。則金水相安火自不熅之效。消癰膿鼠瘦頸核喉痛。又水不上泛。火遂清靜之功。况鍊之爲水。則朝肺之百脈。皆隨之順流而下。漑以養腎而榮精。能不令人有子哉。

陽起石味鹹微溫無毒主崩中漏下破子藏中血癥瘕結氣寒熱腹痛無子陰痿不起

補不足療男子莖頭寒陰下溼癢去臭汗消水腫久服不饑令人有子一名白石一名石生一名羊起石雲母根也生齊山山谷及瑯琊或雲山陽起山采無時（桑螵蛸爲之使惡澤蔞菌桂雷丸蛇蛻皮畏兔絲）

陽起石雲母根也。所出之山常有溫暖氣。盛大雪。獨此不積。其形似雲頭。兩腳鬆如狼牙。色黃白而赤。猶帶雲母者爲上。置雪中。倏然沒者爲真。寫紙上。日中揚之。飄然飛舉者乃佳。（參圖經綱目庚辛玉冊）

主崩中漏下。是欲血之止。破子藏中血。癥瘕結氣。是欲血之行。以陽起石一物而兩操血之行與止。其故何歟。陽起石。雲母根也。天之氣交於地。而地氣不應。則從乎地。而生雲母。天之氣交於地。而地氣應之。則從乎天。而成陽起石。夫當網縈相感之際。原冥漠無朕。惟其凡感斯應。故質陰而常從。夫陽遇陽則起。惟其有茹必吐。故性陽而不離乎陰。逢陰輒消。主崩中漏下者。起其迫血之陽。而血自止。卽書之於紙。見日則飛之義也。破子藏中血。癥瘕結氣者。釋其凝血之陰。而血自行。卽縱使大雪。其處不積之義也。雖然。吐衄便利金瘡。獨不可起其陽迫而止之乎。水與血搏。內有乾血。獨不可釋其陰凝而行之乎。奚爲惟崩中漏下之止。子藏中血。癥瘕結氣之行也。夫以天地網縈萬物化醇之氣之結。化男女構精萬物化生之處之病。旣精且專。不假他求。則亦不能他及。故寒熱腹痛無子。是子藏中陰凝而陽與爭也。陰痿不起。補不足。是陰莖中陰凝而陽不起也。兩者皆在交感之所。惟其不預他處病。是以能不遺本處病。可貴者惟此。期必效者亦惟此。

鐵落味辛甘平無毒主風熱惡瘡瘍疽瘡痂疥氣在皮膚中除胸膈熱氣食不下止煩去黑子一名鐵液可以染阜生牧羊平澤及枋城或析城采無時

素問病能篇。怒狂者。因陽氣暴折而難決也。使服生鐵落爲飲。以其氣疾也。本經鐵落主風熱惡瘡下瘍疽瘡痂

疥氣在皮膚中。一者病在內。一者病在外。其源雖同。然流之異者。治必異。可以一物治之乎。夫內有熱而不能化。若外有阻滯處。則歸并於阻滯隨所在而成瘡。若外無阻滯。表氣完固。則盛壅於內。引氣上逆而爲怒。本固同而未亦未嘗異也。不可以一物治之乎。鐵落者。鐵中之粗礦也。不被火鍛。則不出。其落愈出。其鐵愈精。鐵無火不精。火非鐵不凝。風熱惡瘡。瘍疽瘡痂。疥。是鐵之不精也。怒狂是火之不凝也。去其粗而精自純。火自凝。謂爲兩端可哉。然則別錄曰。除胸膈中熱氣。食不下止煩。不正與素問奪其食。則已相背戾歟。夫素問固曰。陽明者常動。巨陽少陽不動。不動而動。大疾則爲怒狂。非正以陽明并操。巨陽少陽之權耶。奪其食。則陽明餒。巨陽少陽得復。秉其操矣。若不奪食。則以鐵落下其氣可也。若本不能食。而胸膈中熱氣亦盛。則陽明之氣。本非因食而旺。則雖不食。猶當下其氣矣。不然則奪其食矣。又何更下其氣爲哉。

藁耳實味苦甘溫。葉味苦辛微寒。有小毒。主風頭寒痛。風溼周痺。四肢拘攣。痛惡肉死。肌膝痛。溪毒久服。益氣耳目聰明。強志輕身。一名胡藁。一名地葵。一名施。一名常思生。安陸川谷及六安田野實熟時采。

藁耳實卽蒼耳子。莖高四五尺。有黑色斑點。葉如葵。四畔寬紐。七八月開細白花。結實如婦人耳璫。外殼刺毛密布。中列兩仁。宛如人腎。(乘雅)

蒼耳枝節繁茂。離奇屈曲。未盛於本。縱橫四布。似蔓非蔓。實結於巔。剖而出之。宛如人腎。腎所主者液也。液之所至。上出於腦爲髓。旁行於肢體爲骨節。屈伸泄澤。外行於肌腠爲汗出溼溼。無非腎氣所屈。乃蒼耳子之象。腎形者偏在其末。故能隨液之所至。布氣以驅風寒溼也。雖然其味甘。其氣溫。謂之益液。亦何不可。僅謂能布氣而驅風寒溼。視之無乃太隘耶。則補精益液之物必滋柔。而茲則強梗也。必味勝。而茲則氣勝也。且其莖枝色青。則有

合於發生之木氣。青中間黑色斑點。則有合於雜風寒溼。在發生中。仍不礙其榮茂。故謂行精液中氣以資發生。則可。謂竟補益精液則不可。矧青者應風。黑者應寒。是其莖。白者應燥。是其花。舉青與黑之精英。盡宣布於色白之花而成實。故曰能驅風寒溼。目之以補精益液。烏乎可。是故風頭寒痛者。腦間固有風復因寒激也。風溼痺。四肢拘攣痛者。風寒溼著其液。窒礙其滑澤也。惡肉死肌者。風溼著其津。腠理遂不通也。使腦髓津液中氣行而不滯去而不留。則諸患又何能不除耶。即後人所擴充。亦可以此意會悟。而無不合矣。

元薑味苦鹹微寒無毒主腹中寒熱積聚女子產乳餘疾補腎氣令人目明主暴中風傷寒身熱支滿狂邪忽忽不知人溫瘧灑灑血瘕下寒血除胸中氣下水止煩渴散頸下核癰腫心腹痛堅癥疰五臟久服補虛明目強陰益精一名重臺一名元臺一名鹿腸一名正馬一名威一名端生河間川谷及冤句三月四月采根暴乾（惡黃芪大棗山茱萸反藜蘆）

元薑二月生苗。高四五尺。莖方而大。作節若竹。色紫赤。有細毛。葉生枝間。四四相值。形似芍藥。七月開花。白色或淡紫色。花端叢刺。刺端有鈎。最堅且利。八月結子。黑色。一種莖方而細。色青紫。葉似脂麻對生。又尖長似槐柳。邊有鋸齒。開花青白。子黑褐。亦如其時。根都科生。一根五七枚。生時青白。乾即紫黑（本草述）

大寒者固密嚴厲之寒。火氣遇之則折。微寒者輕揚飄灑之寒。火氣遇之則化。苦發氣者也。鹹洩氣者也。元薑味苦鹹而氣微寒。故能於火氣之鬱伏者發而化之。散漫者泄而化之。其所由然。則以其根生時青白。乾即紫黑耳。青白者萬物成始成終之色也。乃忽發紫赤之莖。見水火之互形。寒熱之錯雜。且其葉衝決四出。其花鈎棘堅利。徒具傷害之態。絕無沖和之概。向所謂成始成終者。竟成寒熱交戰之禍災。將不獲其終。幸而火既西流。露已降。

白。鈞棘堅利之花。仍爲肅降形色而結實。不赤不紫。獨得爲黑。則無成有終者在此。卽其根生則青白。乾則變黑者。義亦在此矣。其在於人。青者溫升也。白者肅降也。溫升之氣媾於上。則爲肅降之資。以歸於腎。尙上媾而不爲之化。新者不化。陳者遂不能復上。陳陳相因。積聚於中。是其氣發於陰而亂於陽。出於血分而交互於氣分。故在婦人產乳之後。尤多有之。惟宜其飄灑輕揚之化。則降者自降。歸者自歸。是元淺之功。本經所謂補腎氣者在此。別錄所謂定五臟者亦在此矣。盧子繇曰。元淺味苦爲已向於陽。氣寒爲未離於陰。云補腎氣者。是補腎氣作用之樞機。非補腎臟主藏之形質也。劉潛江曰。元淺所療。皆本於氣之化熱。故爲熱所結之氣。不限上下。不分虛實。皆可肅清矣。夫實爲邪實。除邪不能全藉元淺。則假元淺化氣之并於邪者。虛爲正虛。補虛尤不可全藉元淺。則假元淺助氣之歉於正者。惟然。故凡血液痰飲六淫七情。已離乎陰。未盡著於陽。趨於熱。遂與熱俱化者。服此能使化於熱者仍轉。趨於陽者仍歸。邪勢不能誘引正氣爲附從。正氣卽能抵拒邪氣之侵犯。此別錄所列功能。均可以此義裁之矣。

秦艸味苦辛平微溫無毒主寒熱邪氣寒溼風痺肢節痛下水利小便療風無問久新通身攣急生飛鳥山谷二月八月采根暴乾（菖蒲爲之使）

秦艸根土黃色。而羅紋相交。糾長一尺以來。纍細不等。枝幹高五六寸。葉婆婆。連莖梗俱青色。如蒿苣葉。六月中開花紫色似葛花。當月結子。以文左旋者爲良。（圖經）

秦艸主寒熱邪氣寒溼風痺。且將胥六淫而盡治之。所不及兼者惟燥耳。其所造就抑何廣耶。夫是條之讀。當作主於寒熱邪氣中下水利小便。又主於寒溼風痺肢節痛中下水利小便。蓋惟寒熱邪氣證可以下水利小便愈者無幾。寒溼風痺肢節痛證可以下水利小便愈者亦無幾。此秦艸之功。殊不爲廣。然必於兩證中求其的可以

下水利小便愈者。而後秦芄之用得明。則已費推敲矣。况下水利小便復不得作一串觀。是秦芄所主。確亦實繁且殷也。凡苗短根長之物。皆能攝陽就陰。凝陽於陰。如遠志者可驗。特彼則著於神志。茲則隸於六淫。著神志者。攝火於水而精自靈動。隸六淫者。化邪於水而溺自流通。惟測識其有水可以化邪。此邪能從水化。有溺可以洩水。此水得隨溺通。斯秦芄之用方無誤也。但屬寒邪雖有水氣。祇可使水從寒化。不得化寒爲水。如小青龍湯證。眞武湯證是也。風寒溼三氣雜至。合而成痺。其驟者雖有水氣。亦祇可令從溫洩。不得化水而洩。如白朮附子湯證。甘草附子湯證。桂枝附子湯證是也。惟寒邪已與熱搏。其勢兩不相下。兼有水停於中。是其趣向本亦將從水化。與夫痺已經久。但行於外而絕於中。則均當使其合一。就而下之。縱使小便不利。亦自能去。不然寒熱邪氣之下。何以不係他證。而肢節痛亦寒溼風痺所固有。亦何必更係此三言於下耶。特通身變急之候。則不必更論其新久。以寒溼風氣既偏於身。則已與中聯絡。遂不得俟。其但肢節痛而後與秦芄。以秦芄原羅紋密織徧網合身也。後世以之治黃疸。是寒熱邪氣中有水之明驗。以之治煩渴。是寒溼風痺中有熱之確據。

白芷味辛溫無毒主女人漏下赤白血閉陰腫寒熱風頭侵目淚出長肌膚潤澤可作
面脂療風邪久渴吐嘔兩脅滿風痛頭眩目癢可作膏藥面脂潤顏色一名芳香一名
白芷一名囂一名莞一名苻離一名澤芬葉名蒿麻可作浴湯生河東川谷下澤二月
八月采根暴乾（當歸爲之使惡旋覆花）

白芷根長尺餘白色。麤細不等。枝幹去地五寸已上。春生紫葉。相對婆娑。闊三指許。花白微黃。入伏後結子。立秋後苗便枯。以黃澤者爲佳。（圖經）

苗短根長。本主攝陽入陰。以行陰中之化。遠志秦芄莫不如是。惟白芷則以其味辛色白性芳潔。而專象陽明燥

金故宜歸陽明。第陽明主腸胃。爲穢濁之所叢集。而性潔者喜行清道。則其最相近而相隸屬者。莫如血海。故其用爲入衝脈。爲之行其陽。用以去其穢濁。蕪翳。陰之既成形者。水火之屬。血也。淚也。涕泗也。津也。溺也。今觀夫水。一若流行坎止。任其自然。絕無爲之推挽者。然試思其所處之勢。或平坦曠蕩而常停不動。若無風以澄泌其閒。則凡納垢入汙。必不終日而泥滓騰揚。淤濁泛濫。或高下懸絕而傾瀉無餘。誠有風以宣障其閒。則仍能傾者平。瀉者畜。如潮汐之逆行。如東風之溢漲。則亦可知其故矣。女人漏下赤白。風頭侵。目淚出。肌膚枯槁。非水無風以宣障耶。血閉陰腫寒熱。非水無風以澄泌耶。是皆陽明血分所屬。上則陽明經脈所及。下則衝任所行也。雖然。衝任者上行。陽明者下行。以爲有所隸屬。是何言歟。蓋惟其相並而相違。斯可以爲節宣。若相並而相順。則直推送已耳。故素問骨空論之述衝脈也。曰挾少陰而上行。難經二十八難之述衝脈也。曰並足陽明之經夾臍上行。惟其相違。乃所以相攝。且此以論脈絡而無與於藥也。若夫白芷辛溫。則其氣味爲上行。苟並脈而論。則陽明下。而此則上。衝脈上而陽明偏下一順一逆之閒。可見陽明能致衝脈不感。而白芷則宜陽明之流。是漏下赤白者。陽明穢濁墜於衝。而衝遂爲之逆也。血閉陰腫寒熱者。衝脈氣盛。陽明不能勝也。衝脈能鼓陽明之氣於上。以和陰。則自無風頭侵。目淚出之病。陽明能運衝脈之血於外。以和陽。則肌膚自長而潤澤。是白芷之用。爲其善致陽明之氣於衝脈。善調衝脈之血隨陽明。而其功只在去陽明之濁翳。致衝脈之清和矣。

淫羊藿味辛寒無毒主陰萎絕傷莖中痛利小便益氣力强志堅筋骨消瘰癧赤癰下
部有瘡洗出蟲丈夫久服令人無子一名剛前生下郡陽山山谷（薯蕷爲之使）

淫羊藿生大山中。根紫色有鬚。一根數莖。莖如粟稈而細如線。高一二尺。一莖三椹。一椹三葉。葉長二三寸如杏葉青色。又如豆藿。面光背淡。甚薄而細。齒有微刺。四月開白花。亦有紫花者。經冬不彫。生處不聞水聲者良。（參

圖經綱目)

諸疏本經家類視陰痿爲陽不充。淫羊藿之性偏寒。則難於置說。以故改寒爲溫。辛溫之物治陰痿固當矣。不知於陰痿絕傷。莖中痛。小便不利。亦有當否耶。夫絕之訓爲過。後漢書郭泰傳注。陽過盛。陰不得與接。陰過盛。陽不得與接之謂也。又訓爲斷。廣雅釋詁。陽道斷不得至其處。陰道斷不得至其處之謂也。假云陰過盛。陽不得與接。則莖中痛。云陰道斷不得至其處。則小便不利。有是理乎。陰痿絕傷。莖中痛。小便不利者。陽盛於下。陰不能與相濟也。陽盛則吸水以自資。故小便不利。陽壅則溺道阻塞。故莖中痛。淫羊藿爲物妙能於盛陽之月。開白花。是致涼爽於陽中也。其一莖之所生必三枝九葉。是導水聯木以向金也。一水數三木數九金數。導水以接火則火聚。聯木以生火則火安。致金以就火則爲火劫而停者。皆應火金融液而下流。火聚則陰不痿。火安則莖中不痛。傍火之物下流則小便利。不可謂無是理也。益氣力強志正與遠志之強志倍力對。彼則陽爲陰翳。此則陽盛格陰。彼去翳而陽光舒。此陰入而陽光斂。陽舒則力寬裕而優厚。故曰倍陽斂則力宛展而不衰。故曰益。本經之所主。皆有理可通。若云性溫主真陽不足。縱使有說能辨。亦決不得一線貫注如此。卽如別錄所載。癰瘰赤癰能消。下部有瘡能洗出蟲。又豈性溫補真陽者可爲力哉。是以丈夫久服令人無子。必更爲有子而後可通矣。明者自能稔之。

狗脊味苦甘平微溫無毒主腰背強關機緩急周痺寒溼膝痛頗利老人療失溺不節
男子腳弱腰痛風邪淋露少氣目闇堅脊利俛仰女子傷中關節重一名百枝一名強
脊一名扶蓋一名扶筋生常山川谷二月八月采根暴乾(葷薺爲之使惡敗醬)

狗脊根黑色長三四寸大兩指許或有金黃色毛或有鞭黑鬚簇之大似狗之脊骨肉青綠色苗尖細碎青色高

一尺以來。葉兩兩對生。正似大葉蕨。又似貫衆。葉細而有齒。面背皆光。（參圖經綱目）
凡獸之脊負重者。坳帖而不撓。行遠者平挺而矢發。絕有力者穹突而傾前。狗則便儼狡捷之尤也。故其脊坳突。隨時折旋任意。奔竄則挺。捕逐則傾。回轉如風。蹲起如浪。乃草之根有以似其形。則能通關節可知矣。黑主腎。青主肝。腎者作強之本。伎巧所由出。肝者罷極之本。屈伸所由發。相連而周運一身。出於下者爲堅強。出於上者爲便捷。乃草根之皮肉有以似其色。則能利機括可知矣。人之脊爲骨之長。凡骨之屈伸以節。節之能屈伸以脫。脫則屈伸之機括。究在筋而不在骨。惟脊寸寸有節。節皆不脫。仍能屈伸。是骨也。而含筋之用。爲一身關節之所屬。狗脊者皮黑肉青綠。律以肝主筋骨主骨之義。絕似骨含筋用。周痺者風寒溼之氣。內不在臟。外未發於皮。致真氣不能周也。故其治在刺法。則痛從上下者。先遏其下。後脫其上。從下上者。先遏其上。後脫其下。是截其流以探其源。狗脊之所治。腰背強。是其源。關節緩急。寒溼膝痛。是其流。關節緩急。所謂左緩右急。右緩左急者也。寒濕膝痛。所以別溼熱膝痛。風溼膝痛也。夫衆痺之痛。各在其處。更發更止。更起更居。以右應左。以左應右。是以不得爲周。今日關節緩急。則非以右應左。以左應右矣。曰寒溼膝痛。則必更發更止。更起更居。各在其處矣。故關節緩急。冠於周痺之前。而寒溼膝痛。係于周痺之後。以明寒溼膝痛之非周痺。惟關節緩急。乃爲周痺。而腰背強。則狗脊之主證。爲兩病之所均有也。此本經之最明析。周詳。遙應靈樞。周痺篇。黍銖無漏者也。雖然。味苦氣平。則性專主降。惟其苦中有甘。平而微溫。乃爲降中有升。降中有升。是以下不能至地。本專主降。是以上不能至天。而盤旋於中下之際。爲活利之所憑藉。非補虛亦非洩邪。有邪者能活利。無邪者亦能活利。是以頗利老人句。著於周痺膝痛兩證之外。以見其不專治邪耳。其別錄。以療失溺不節。更治男女有異何也。蓋溺雖出於膀胱。而啓閉由於腎。啓閉之以時。猶關節之以利。利者過利。必有不利者。過于不利。利者以時。則不利者利矣。所以然者。腎固主藏五臟六腑之精。而敷布於周身百節者也。故以啓閉之機關。可驗屈伸之機關。以屈伸之機關。可揣啓閉之機關。用

是知狗脊所治之失溺不節。必機關有倔強之萌者矣。治痿者獨取陽明。陽明者主宗筋。宗筋主束骨而利機關。病涉宗筋。男女自應有別。腳弱俛仰不利。痿之似而緩急之根。關節重則痺之似而亦緩急之根。其源於溼一也。特宗筋縱者。其病也疾。宗筋縮者。其病也徐。故男子用狗脊。遇弱而無力。卽應投之。女子用狗脊。雖至關節已重可也。

茅根味甘寒無毒。主勞傷虛羸。補中益氣。除瘀血。血閉寒熱。利小便。下五淋。除客熱。在腸胃止渴。堅筋。婦人崩中。久服利人。其苗主下水。一名蘭根。一名茹根。一名地菅。一名地筋。一名兼杜。生楚地山谷田野。六月采根。

茅春生苗。布地如針。三四月開花作穗。茸白如絮。隨結子。至秋乃枯。根牽連長冗。經寸成節。柔白如筋。甘甜如蔗。乾之夜視有光。腐則變爲螢火。（乘雅參崇原）

王輔嗣易注。茅之爲物。拔其根而相牽引。故曰茹。茹相牽引之貌。今觀夫茅皆生墳壤。凡欹傾處有茅。則不崩潰。以其互相牽引。能使土相屬也。低窪積水之地。則不生。有茅處則不積水。以其體滑能瀉水也。然生於燥土而偏多津。榮於春夏而偏色白。花茸茸然白而有光。偏開於初夏。葉枯後猶挺然殷赤。雖至得火卽燎。亦不萎。是其於至陽中得濃陰。於至陰中得堅陽。惟其於至陽中得濃陰。故凡勞傷虛羸證中。能爲之補中益氣也。於至陰中得堅陽。故凡瘀血血閉證中。能爲之除寒熱也。夫勞傷虛羸之須補中益氣者。定係火爍夫土。而土不黏。瘀血血閉之能爲寒熱者。必是陽翳夫陰而陰不殷。土不黏卽崩析之初階。陰不服卽戰陽之著象。得生於剛土。十百比連。互相牽引。而多津之物。使陰行於中。陽散於外。斯土遂受益而成發育之功。陰得和陽而解鬪爭之擾。名曰補虛。非補虛也。濟陰氣于陽中。則陽自不偏剛而不能化氣耳。名曰通血。非通血也。和陽氣於陰分。則陰自不蓄怒。而

與陽相爭耳。不然。別錄是爲本經點睛者也。其應勞傷虛羸補中益氣。則曰除客熱。在腸胃止渴堅筋。其應瘀血。血閉寒熱。則曰婦人崩中耶。利小便者。卽其不受積水之能事。其苗下水者。卽利小便之尤有力耳。劉潛江云。白茅初春而芽。屆夏而花。用其根。采以六月。豈非以其始於木。暢於火。成於土乎。故味爲甘。甘者專乎土也。然當火土司令時。偏不稟其燥熱。而獨全其甘寒。是能於至陽中稟清和之陰。卽以清和之陰。轉達其至陽之化者也。觀本經所主。非以其裕陰和陽乎。固非謂其以通利爲能。然亦不以止畜爲功。蓋其能行能止者。皆陽從外而依陰。陰從中而起陽。流行坎止。得應自然之節耳。卽謂其甘寒能和血。血和而通塞不爽其度者。猶淺之乎。視先聖之言也。其扼要只在熱散而陰和。陰和而陽愈宣。蓋在天之陽無陰則無以化。猶在地之陰無陽則亦無以化也。

前胡味苦微寒無毒主療痰滿胸脅中痞心腹結氣風頭痛去痰實下氣治傷寒寒熱推陳致新明目益精二月八月采根暴乾（半夏爲之使惡阜莢畏藜蘆）

前胡春生苗青白色似斜蒿。初出時有白芽長三四寸。味甚香美。苗高一二尺。葉如野菊而細瘦。七月內開黧白花。與蔥花相類。又類蛇牀子花。八月結實。青紫色。或皮黑肉白。有香氣。（圖經參綱目）

陶隱居曰。此胡前胡爲療。殆欲同之。李瀕湖曰。此胡主升。前胡主降。爲不同。予謂言其同。正足見古人立言深渾。言其升降有殊。雖亦未可厚非。然立言之旨。不如古人。亦於此可見。蓋二月生苗。初出時有白芽。七月開花。氣香味苦。兩物正同。故其去結氣除痰。推陳致新。明目益精亦同。惟此胡主腸胃中結氣。前胡主心腹結氣。此胡主飲食積聚。前胡主痰滿胸脅中痞。足以見此胡之阻在下。前胡之阻在上。在下則有礙於升。在上則有礙於降。去其阻而氣之欲升者得升。欲降者得降。但舉目前而名之曰升曰降。於理固不爲悖。特其功能並不在升與降。效驗

乃在升與降耳。夫在下之阻必係陽爲陰遏。此胡之治能暢陽而仍不離於陰。故陰亦得隨陽而暢。在上之阻。定因陰不從陽。前胡之治能化陰而復不擾夫陽。故陽亦得同陰以化。陽暢則升。陰化則降。跡雖異而理則同。命之曰同。誨後學之真摯也。命之曰異。啓後學之警悟也。吾輩從事於此。正宜領其啓迪之益。雖然。爲學貴有心得。主持勿眩。陳言前胡主治以療字係痰滿於前。以治字格傷寒於後。得無痰滿云云者。皆非外感。傷寒云云者。皆非內因歟。而云風頭痛。則仍不離於外因。云推陳致新。則仍不離於內積也。夫陰隨陽化。陽從陰降。是爲胸中太和之氣。痰者陽爲陰裹。陰從陽滯也。至滿於胸脅以爲痞。結於心腹而阻氣。在內無同心協力之氣以拒邪。則在外自有陰寒肅厲之氣相干犯。是內因者即招外邪之根柢。外邪者即托內因之枝節也。前胡既能以仲春發育之氣。化陰寒爲溫煦。復能以初秋涼爽之氣。不使陽熾陰窮。故相裹而不相離。相持而不相下者。得此遂相和洽而無相奪倫。痞者爲之開。結者爲之解。固無論矣。即緣內乖所招外侮。既無根柢可憑。更於何處托跡。曰風頭痛去痰下氣。治傷寒寒熱推陳致新。言惟痰氣在中。斯風得乘之而爲頭痛。惟宿熱在內。斯寒得與相爭而爲寒熱。去其在裏之勾引。而在外者自無所容。是治字者界於兩語之中。以爲間隔。非提曳全文而爲領袖也。然則所謂傷寒寒熱推陳致新者。得無嫌於推去舊熱招引新寒乎。夫惟服攻下之劑。方能推送在中陳腐。新邪遂乘而內入。前胡氣味形體均在解散之列。焉能引邪入裏。推陳致新者。解散相因。積聚之熱。招徠新化和煦之陽。使拒外相侵陵之寒之謂也。

白鮮味苦鹹寒無毒主頭風黃疸欬逆淋瀝女子陰中腫痛溼痺死肌不可屈伸起止
行步療四肢不安時行腹中大熱飲水大呼（欲走二字應在此下）小兒驚癩婦人
產後欲走（欲走二字應在前大呼下）餘痛生上谷川谷及窈旬四月五月采根陰乾

(惡螻蛸桔梗茯苓草薺)

白鮮苗高尺餘。莖青。葉稍白。如槐。亦如茱萸。四月開花淡紫色。似小蜀葵子。累累如椒。根似蔓菁。皮黃白而心實。其氣息都似羊羶。(圖經)

凡草之根。多於花實後津氣返本。方自堅實。獨白鮮於花實後則虛耗。豈非取其極升長時津氣反下行乎。凡草之氣。無論香臭腥臊。多發於枝葉花實。獨白鮮藏羶氣於根。豈非取其剔幽隱之邪乎。故氣之因下蔽而致上泄。病之因內不通而致外結窒者。能主之。蓋物莫能兩大。優於此必絀於彼。頭面多汗。欬吐痰涎。究竟所去者少。小便不通不爽。詎非所壅者多。此黃疸淋瀝所由成。惟極於上者能使之下。斯上者解而下者亦解矣。且治病之法。兩源而歸并一處。則當兩路剿除。兩歧而共出一源。則須直探一致。今內之結腫能緣隙而外溢。外之強直不得破結而內訖。此女子溼痺死肌不可屈伸起止行步。只源於陰中腫痛者。可以專攻其內。而外自解也。凡上擾者多風。則下結者爲溼。內壅者惟熱。則外溢者是風。臭之羶者本屬風。既已藏於根柢。則可除上冒外迸之風。味之苦者本化燥。氣之寒者本已熱。既已託於體質。則可除內鬱下蔽之溼熱。此其所致雖有兩途。然溼熱過甚而拒風。風氣阻礙而生溼熱。在白鮮功用原可視同一轍。此四肢不安小兒驚癩婦人產後餘痛之屬風。時行腹中大熱飲水大呼欲走之屬溼熱。不妨舉一物而盡治矣。

草薺味苦甘平無毒主腰痛強骨節風寒溼周痺惡瘡不瘳熱氣傷中悲怒陰痿失溺關節老血老人五緩一名赤節生眞定山谷二月八月采根暴乾(薺苳爲之使畏葵根大黃芩胡牡蠣)

草薺作蔓生。苗葉俱青。葉作三叉。似山薯。又似綠豆葉。花有黃紅白數種。亦有無花結白子者。根黃白色多節。三

指許大莖有刺者根白實。無刺者根虛軟。軟者爲勝。春秋采根暴乾。（圖經參唐本）

或謂劉潛江於革薜約化陰導陽四字爲宗旨。推而廣之。誠得左右逢源之妙。不知革薜者何以爲化陰導陽。而本經別錄所主。何因可以化陰導陽愈也。予維能化陰者。以其或不花而實也。能導陽者。以其根多節也。夫物之與氣。必相感化而發。又必相感化而藏。感化之候。卽其極榮之際。草木當花。非其時乎。而革薜者。不經硯於花。亦不經硯於不花。卽花亦其色不一。均無礙得成歸根復命之實。味苦秉火。氣平秉金。金火相媾。其所趨向。蓋不問可知。其必在陰矣。何況節之義爲陽。出於陰。陽阻於陰。而終能上出。又且迭出迭微。陰陽因得相稱。是其象明著於節卦。猶不可爲趨於陰。而化導於陽。而伸證耶。是故化陰能使陰氣化也。導陽能使陽氣伸也。腰背痛。骨節不強。陰痿失溺。老人五緩。非陰不化。而陽不伸乎。風寒溼周痺及惡瘡不瘳之熱氣。傷中悲怒。關節老血。非陽不伸。而陰不化乎。若恃他物。則化陰者未必能導陽。導陽者未必能化陰。縱兼取而並收焉。亦已彼此各效其長。而不能一氣聯絡矣。又何以利機緘調緩急耶。惟導陽卽以化陰。化陰卽以導陽。斯視陰陽如一氣。平偏側爲太和。而止者自行。行者自利矣。善夫潛江之言。謂革薜爲足三陰藥。而足三陰卽足三陽化原。如陽虛則陰必實。能化陰而導陽以達。詎非補陽之助乎。若陰亦不足。難遽補陽。亦惟益其陰氣。而借化陰者以導於陽耳。更如益血而不。有此以化陰導陽。則驟補之血。不將與亢陽扞格乎。故亦須是以轉其樞。蓋腎爲至陰。脾爲太陰。而肝則陰中少陽經。所謂一陰爲樞者。固化陰導陽之關鍵也。卽如後世咸謂此能分清濁。夫陰化則清升。陽導則濁降。故能止小水之數。又療小水數。而莖中痛。是非其化陰而清升者。乃所以止便數。導陽而濁降者。乃所以療莖痛乎。然又何以見其入足三陰也。夫有花有實。有莖有葉。而獨用其根。故有以知取其入下矣。况莖有刺者。根白實。莖無刺者。根虛軟。而虛軟者爲勝。不更可知取其鬆發於內。而條帖於外哉。抑其團結於下。而扶疏於上。又確然其根與莖之概。且葉必三。又則其底裏之具於中。效驗之著於外。舍足三陰。其孰克似之。卽其化陰而不致陰虧。導陽而

不使陽亢。亦於此可尋其端矣。

大青味苦大寒無毒主療時氣頭痛大熱口瘡三月四月采莖陰乾

大青春生青紫莖圓似石竹高二三尺葉長三四寸面青背淡對節而生八月開小花成簇紅紫色似馬蓼亦似芫花結青實大如椒顆九月色赤根黃（參圖經綱目）

時氣頭痛大熱所謂太陽病不惡寒者也。太陽病不惡寒者得有口渴不得有口瘡。口渴者熱只在氣分。口瘡則熱依於形矣。金匱真言論曰中央黃色入通於脾。開竅於口。藏精於脾。是口瘡者熱依脾胃也。巢氏曰發汗下後表裏俱虛毒氣未盡而薰於上。故喉口生瘡。則口瘡者不得發於病初起時。是頭痛大熱口瘡爲發汗下後病仍不去牽連表裏之候。非太陽初得病卽能並見此也。大青所以治此者爲其青葉發於紫莖。紫花結爲青實。紫者火依於水之象。青則從內達外之色。故能使在內附於津液之熱傾裏透達也。且其開花以八月結實以九月而采之以三月四月是取其鋒湧外出之氣不發泄於草而發泄於人身也。况其實見霜便赤。又可見熱在內蒸騰外出。倘遇寒遏而熱勢益劇。至成斑疹。或爲喉痺者亦惟此能發之矣。

惡實味辛平主明目補中除風傷根莖療傷寒寒熱汗出中風面腫消渴熱中逐水久服輕身耐老生魯山平澤

惡實卽牛蒡子也。一名鼠黏子。三月生苗起莖高者三四尺。葉大如芋葉而長。四月開花成叢。淡紫色。結實如栗球而小。莖上細刺百十攢簇。一球有子數十顆。其根大者如臂。長者近尺。其色灰黦。七月采子。十月采根。（綱目參圖經）

惡實明目以象形也。其象形奈何。則以其殼象目之胞。胞上有刺。象目之睫。然則謂補中除風傷何也。夫以惡實

明目。正爲其能補中除風傷耳。風氣通於肝。風傷卽肝傷。肝傷則中無所疏洩而亦傷。中傷斯上注之氣不精。而目之明減矣。惡實以木氣盛時生苗起莖。以初交火令開花紫色。不正似肝家升發之氣。挾血上注爲精明乎。在水穀之氣其升發精微也。亦賴以清濁攸分而不混。是中之受益固已多矣。能不謂因除風傷而補中。因補中而目明乎。雖然。此皆風傷已後陰陽乖錯情景也。不審知風傷當時形狀。何以見目之不明中之不足由風傷乎。夫風傷時形狀非他。卽下文根莖之所主是已。傷寒寒熱汗出。內風與外邪相搏。兩不相下也。中風面腫。內風不受外風也。消渴熱中逐水。內風外風相拒難解。遂化熱而致水漲也。此非皆本身風氣受傷之源耶。味辛者擅通。氣平者擅降。况是開花結實後氣已退藏於密。將爲他日生發之基者。其能不使內風受驅逐外風之傷。而使外風遂無所應不能內侵以爲傷。又何疑矣。後世不用根莖。惟取其實以治。若此等證。於理雖亦有可通者。但欲述是物之所以然。不得不如是界域分明耳。

水萍味辛酸寒無毒主暴熱身癢下水氣勝酒長鬚髮止消渴下氣以沐浴生毛髮久服輕身一名水花一名水白一名水蘇生雷澤池澤三月采暴乾

水萍俗名浮萍。季春生池澤止水中。或云楊花所化。一葉經宿卽生多葉。葉下有微鬚。卽其根也。有背面皆綠者。有面青背紫赤若血者。謂之紫萍。入藥爲良。（綱目）

時至季春。天氣晴暖。楊花始飄。萍非必生於楊花。然適生楊花後暖氣正盛。晴爽方多。陽欲畢達。以隔水而未諧。水欲漲溢。以值旱而未得。（夏小正三月時則有小旱四月越有大旱）乃不生于流水而生於止水者。以流水順化。止水軋化。軋化正以其隔陽氣也。隔陽氣何以生萍。則以值旱而水不得漲溢也。故其爲狀。外帖水面。內含血絡。乘夫陽而發於陰。引水氣而交於火。轉不相續爲聯絡。致兩相拒爲成和。故能於人身。凡水不化於陽。而外

不得澤肌腠。上不得潤咽喉。下不得通調膀胱。爲暴熱身癢。水氣消渴者。使陰際陽而化。火交水而和。上奉下通。外彌徧體。且不特淪浹無閒。卽鬚髮亦藉此以鬱葱蓬勃矣。獨謂其勝酒。酒氣悍以清。能後穀而入。先穀而液出。且更勝之。速何如也。夫勝酒兩言。列於暴熱身癢。下水氣長鬚髮止消渴之間。可見其行於外行於下。能不讓酒之速。特酒以氣爲用。則熱與水雖去而氣亦傷。故凡酒後溺多汗多者。口必渴。萍則以質爲用。熱與水去而陰液反裕。并能止消渴。亦可知萍之帖水而平。能使水氣生動。而不使水氣消耗。觀於暴萍者。必下承以水。始得乾。萍乾而水不耗。不可識其性耶。

地榆味苦甘酸微寒無毒。主婦人乳痃痛。七傷帶下。病止痛。除惡肉。止汗。療金瘡。止膿血。諸瘰。惡瘡。熱瘡。消酒。除消渴。補絕傷。產後內塞。可作金瘡膏。生桐柏及窠。句山谷八月采根。暴乾（得髮良惡麥薺冬）。

地榆宿根三月內生苗。初生布地。獨莖直上。高三四尺。對分出葉。葉似榆而稍狹。細長如鋸齒狀。青色。七月開花如椹。子紫黑色。根外黑裏紅似柳根。道家燒作灰。能爛石。（圖經）

凡物之色。赤應火而黑應水。何以火誠赤而水無色也。人之身。氣似火而血似水。何以血反赤而氣無色也。夫亦所謂積厚流光耳。星星之然於燈燭。涓涓之盛於梧桐。又何嘗赤又何嘗黑。惟其勃發燎原。回光返照。斯不勝其赤。幽元深邃。燾地無見。乃不勝其黑。試分之搢之。猶赤固非赤。黑亦非黑。是故無色乃色。有色乃非色也。人色之著於形體。何莫非以赤驗火。以黑驗水。至於周流之氣血。不有火盛而血益赤。火衰而血遂淡乎。是知有色者係火胎。水中無色者乃水交於火。以故氣鼓血行。血隨氣順。爲生人之符。氣違血散。血窒氣壅。爲病人之本。地榆之根。黑外赤內。水火不相入。而偏際風木之極盛時生。（三月）遇風木之受制時榮。（七月）不似氣血之相違。

乘間插入風邪以爲病。乃轉能化風氣爲生氣。以開紫黑色花。遂可驗氣已入血。血已隨氣耶。夫紫黑固水火相間之色也。婦人乳病甚多。（此乳字當作生產解漢以前生產皆謂爲乳曰產後者始自金匱要略也）不被風者不瘥。（金匱要略曰新產血虛多汗出喜中風故令病瘥）瘥不必皆痛。故產後瘥。不必盡可以地榆治。惟瘥而且痛。乃地榆所專主也。以是推之七傷帶下病。亦非風不痛。（巢元方曰婦人帶下六極之病脈浮則腸鳴腹滿脈緊即腸中痛脈數則陰中癢痛生瘡脈弦則陰疼掣痛浮緊數弦皆有風象者也）則地榆者不治別因之帶下。并不治七傷帶下病之不痛者。惟能爲七傷帶下病止痛。又可見矣。何況血去氣散。風乘虛入而爲惡肉。風乘營衛之相遭而鼓蕩爲汗。金瘡被風而痛不可瘳。不皆爲地榆所屬耶。別錄之止膿血諸瘻惡瘡熱瘡產後內塞作金瘡膏。皆於本經推類言之。惟消酒除消渴補絕傷。則其義若別有在者。然氣盛而鼓風入血。何異血虛而風乘以入。風入而更耗其血。何異風入而大耗其津液。風橫梗於氣血之間。何異氣血之不相續。則仍是血虛氣違爲根本。風氣攪擾於其間。乃爲病。而治之以化風氣爲生氣。致氣血使調和得巽而相入矣。

澤蘭味苦甘微溫無毒主乳婦內衄中風餘疾大腹水腫身面四肢浮腫骨節中水金瘡癰腫瘡膿產後金瘡內塞一名虎蘭一名龍棗一名虎蒲生汝南諸大澤旁三月三日采陰乾（防己爲之使）

澤蘭生水旁下溼地。二月宿根再發。紫莖素枝。赤節綠葉。葉對節生。光澤有歧。八九月漸老。枝頭成穗。作花紅白。狀似雞蘇。久之花瓣轉白。絨裂如球。球中有子一粒。絨著子上。色黑味苦。臭香氣烈。即千金花也。佩蘭澤蘭同類異種。但以莖圓節長而葉光有歧者爲佩蘭。莖微方節短而葉有毛者爲澤蘭。氣味俱疏淡。而功用自別。（乘雅）紫者水火相間也。白者氣也。赤者血也。紫莖素枝赤節。明明水火相混於內。逼氣於外。有血爲之阻也。誠如此者。

阻於中則爲大腹水腫。阻於外則爲身面四肢浮腫。阻於軀體則爲骨節中水。若澤蘭者。雖已如是。乃非特不關其生全。且難禁其芳烈。而色綠光澤之葉。相對以生。層出無已。復開花成實焉。可謂鍾生氣於血阻氣滯所成之水腫。使阻闕自阻闕。生發自生發。而水腫自能消解者非耶。雖然。血何以阻氣。氣何以爲血所阻。蓋氣傷而無以推行。夫血則血滯。血傷而無以滑澤。夫氣則氣阻。氣已阻矣。而血復隔闕之。幾何其不化水而成腫也。故乳婦內衄。中風餘疾。皆氣血並傷之餘。復氣傷未至。餒敗。血傷未至。枯涸。則紛紛零亂之氣血。踞於流行之衢。橫於四達之隘。而血阻氣滯。氣阻血滯。實不足也。而已翻成有餘。旣無從下。又不可補。捨象形之物。致生氣於其中。而誰恃哉。再徵之以金瘡癰腫瘡膿。亦復何異。皆爲其虛中有內塞之者耳。火衰則化水。火盛則化膿。曾無甚分別也。

高良薑大溫。主暴冷胃中冷逆。霍亂腹痛（別錄）紅豆蔻味辛溫無毒。主腸虛水瀉。心腹攪痛。霍亂嘔吐。酸水解酒毒。不宜多服。令人舌羸。不思飲食。是高良薑子也。（宋附）

高良薑春生莖葉如薑苗。而大瘦如碧蘆。高一二尺許。花紅紫色如山薑花。春末始發。初開花抽一幹。有大籜包之。籜垢花見一穗數十莖。鮮妍如桃杏花色。莖重則下垂如葡萄。又如火齊瓔珞。及翦采鸞枝之狀。每莖有心兩瓣。其子名紅豆蔻。似草豆蔻。微帶紅色。二月三月采根用。（圖經參桂海志）

凡味辛氣溫芳香之物。類取其陰中通陽。而用其根。則有取於從土外達。凡根采掇於花實後者。類取其收藏。采掇於花實前者。類取其散發。若采掇於臨花發時。則一取其去病之速。一取其去驟來之病也。高良薑以春末開花。采根於二三月。而所主是暴冷。斯其義詎能外是哉。雖然。暴冷與痼冷。又何別耶。夫痼冷於人身已有。奠居之所。人身元氣已有。附從之者。不比暴來之冷。破空而入。主客之勢。旣未相親。格拒之形。又已著見。試觀下文所謂

胃中冷逆霍亂腹痛者爲何如證乎。若胃肯受其冷。冷以胃爲窟者。則必下泄。決不上逆。若霍亂手足厥者。縱自吐利。必不腹痛。爲非浸淫潰敗之由。此暴冷之所可徵。高良薑之所可用也。至其子則性向下矣。故其功能在下。而亦與根不甚相差。

百部根微溫主咳嗽上氣

百部根春生苗作藤蔓。葉大而尖長。頗似竹葉。面青色而有光。根下作撮如芋子。一撮乃十五六枚。黃白色。二月三月八月采暴乾。(圖經)

百部主欬嗽上氣。按其形象。當謂似肺。朝諸經脈。得經脈之輯輳。集其益而病已矣。殊不知根下撮如芋子。至十五六枚之多。咸黃白色。白爲肺本色。黃乃脾色。則似肺致脾氣以布於他矣。尙得謂諸脈朝於肺乎。蓋欬嗽上氣。旣已習熟。遂難條止。則向之引風寒痰熱爲欬者。至無所資。則轉引脾家輸肺之精以爲賴藉。百部根當能於肺朝百脈時。各令帶引精氣輸于皮毛。於是毛脈合精行氣於府。府精神明留于四藏。而氣歸於權衡。欬嗽上氣焉有不止者。此其欬嗽上氣爲何如欬嗽上氣。可憬然悟矣。

藁香子味辛平無毒主諸瘰霍亂及蛇傷(唐附)

藁香深冬宿根生苗作叢。肥莖絲葉。五月莖粗高三四尺。六七月開花。頭如傘蓋。似蛇牀花而色黃。結子大如麥粒。輕而有細稜。青色。八九月采實陰乾。(參圖經綱目)

藁香子之主諸瘰。非以其葉至莖杪轉卽下垂耶。諸瘰之在頸腋。原以痰氣不得上下故耳。藁香子之主霍亂。非以其葉上出不羸過莖端。下垂不重引莖屈耶。霍亂之爲吐利。原以中宮不支。遂致崩潰故耳。古人曲體物情。深諳病本。徵理按旨。帖切求合者。蓋如此。學者所宜三致意也。然是物也。唐人始筆之書。而千金方於霍亂僅一二

用於諸癭則不用。外臺祕要方於諸癭嘗一二用於霍亂則不用。自日華子著其有治乾溼腳氣腎勞癩疔陰痛開胃下氣之功。後之人遂一以爲治疔之劑。非特忘其能主諸癭霍亂。并所謂乾溼腳氣腎勞陰痛胛脊髻置之矣。用藿香子者。世宗日華則當究日華所以用之之故。凡物感深冬之氣。區萌達巖。其屬陽者。定非天之陽。凡藥物能生發地中之陽者甚多。然其爲用不過驅陰靈助蒸騰。強陽氣。行脾著。有一端已耳。惟藿香則自生長至成實。經歷四時。蔚然長青。生氣葱鬱。而枝枝挺直。葉葉倒垂。如絲如縷。極清析而不亂。是其伸於上者皆行於下之先機。比之腎中有陽。乃萎頓而不伸。遂致下部陰氣盤旋屈伏。比連壅腫者。適相反對。而其味辛氣平。不剛不燥。伸其固有之陽。開其障蔽之氣。行於下而不冒於上。試思腳氣癩疔陰疼。有一病在腎之上。否曰腎勞者。明腎因勞而陽不伸。因陽不伸而濁氣遏之。遂使清氣不能周於下也。疔病非一有寒疔。有癩疔。寒疔者寒勝。癩疔者氣勝。寒疔病於少腹。癩疔病於舉丸。茲曰腎勞癩疔。亦可知其疔之非因寒而爲腹中疔痛者矣。開胃下氣者。緣其氣之平而芳。味之辛後有甘也。於此更可見諸癭之升不能升。降不能降。與霍亂之過於升并過於降爲一體。其用藿香可愈。均以其能開胃下氣。而諸氣自條達升降合度耳。

薑黃味辛苦大寒無毒主心腹結積疰忤善下氣破血除風消癰腫功力烈於鬱金
(唐附) 鬱金味辛苦寒無毒主血積下氣生肌止血破惡血血淋尿血金瘡(唐附)

薑黃宿根春末生。先花次葉。花生於根。與苗俱出。紅白色。入夏花卽爛而無子。葉青綠。長一二尺許。闊三四寸。有斜文如紅蕉葉而差小。秋末漸彫。於八月采根切片暴乾。用根盤屈。黃色類生薑。圓而有節。(唐本參圖經) 鬱金四月初生苗。似薑黃。花白質紅。末秋出莖。心無實。根黃赤。取四畔子根去皮。火乾用之。(唐本參圖經) 血結而氣違。血脫而氣瀦。此其病固在血。而其咎實在血中之氣。與大氣相混淆也。血中之氣謂何。卽中焦之營

氣所以帶引血液行於脈中者也。此其氣清純。雖與水穀之悍氣同出中焦。然一則直達上下。一則周流表裏。設清氣混于悍氣。隨而直達。則上爲嘔血吐血衄血。下爲大便下血。悍氣混于清氣。不隨而周流。則滯爲惡血。結爲積血。陷爲血淋尿血。溢爲金瘡。常破不能生肌。大率血之結且滯者。必與氣違。故血積必下氣。血之陷者。氣因之遂滯。故血淋尿血必爲痛也。鬱金何以能治。蓋以其本行血中之氣。又其取用者爲四畔之子根。固係屬于正根。而實不與正根混連者。爲清純與剽悍。原各鍾生趣。雖呼吸相通而有別也。獨鬱金主治。並不言能除風熱消癰腫。薑黃主治。則云破血除風熱消癰腫。功力烈於鬱金何也。互文見義。其理可徹也。心腹結積疰忤。不關血分。不爲下氣。風熱癰腫。不結於血。不必冠以破血。此其於薑黃。蓋取其根盤結而有節也。氣與血相阻。卽氣與血相違。氣因血而盤旋。血得氣而固結。一若有節以礙其流行者。殊不知流行自若。轉因有節而生氣得鍾。花在葉前。透達精英甚猛。比于鬱金行血中之氣者爲更速。大抵二物均以春盡方芽。屆秋便殞。有花無實。花白而紅。皆秉火金之氣化而榮。遇土金之氣化而歸於土。一似心肺之媾于上而生血。遂順流於中而稟脾之統轄。其能濟血分之源。行血中之氣。又何疑矣。特一則卽根而盤錯。一則離根而圓渾。見其氣稟有純穢之殊。故其趨向有上下之別。大凡氣結血中作痛。下氣在上而不見血者。用薑黃。氣陷血中作痛。下氣在下而見血者。用鬱金。庶無誤矣。

補骨脂味辛大溫無毒主五勞七傷風虛冷骨髓傷敗腎冷精流及婦人血氣墮胎一名破故紙生廣南諸州及波斯國舶上來者最佳（宋附）

補骨脂莖高三四尺。葉小似薄荷。花微紫色。實如麻子。圓扁而黑。九月采。（圖經）

骨髓腎精皆水屬也。凡水遇寒則凝。得熱斯流。今日腎冷精流。于理已不合。加之骨髓傷敗而冠以風虛冷。風虛冷者。果能使骨髓傷敗。腎冷精流乎。夫惟風虛冷乃能爲骨髓傷敗。腎冷精流固也。然有二義焉。一者風冷而水

遂涸也。一者風虛而水不漲也。風冷而水遂涸。驗之於四時之序。風虛而水不漲。驗之於潮汐之候。夫風從西北者爲冷風。風從後來者曰虛風。一歲之中。熱則水漲。寒則水消。一潮之上。東南風則水漲。西北風則水不漲。蓋凝則成形。釋則成氣者。陽也。凝則成氣。釋則成形者。陰也。故曰陽化氣。陰成形。此水所以盛于夏。減于冬也。至陰之氣。當冬令閉密嚴厲。則水凝爲寒也。轉瞬春融。不必霖雨。水自能盈。則寒釋爲水也。天氣且然。何況人身。當五勞七傷之餘。遭蕭索飄零之局。髓之充于骨。精之藏于腎者。何能不化而爲肅殺嚴厲以應之。於是靜而不動者爲之傷敗焉。動而不靜者爲之流散焉。於斯時也。得不以溫和之氣。踞于水中。轉冷風爲融風。自然傷敗者復完。冷流者復聚。此則必有取于花紫而實黑且味辛氣熱之補骨脂矣。補骨脂何以能踞水中而轉融風。夫花紫固已赤黑相兼。水火相入。且黑實正是水色。而味辛氣熱。卽伏其中。則辛之通熱之行。直如風自東南來。解凍澤物。轉寒氣爲溫氣也。婦人血氣墮胎者。承上之詞。亦以血氣虛冷傷敗。而不能係胎元也。此物當與天雄之治陰寒精自出。巴戟天之治大風邪氣陰痿不起互參也。

縮沙蜜味辛溫無毒主虛勞冷瀉宿食不消赤白洩利腹中虛痛下氣生南地八月采
(宋附) 益智子味辛溫無毒主遺精虛漏小便餘瀝益氣安神補不足安三焦調諸
氣夜多小便者取二十四枚入鹽同煎服有奇驗生崑崙國(宋附)

縮沙蜜苗莖似高良薑高三四尺。葉青長八九寸。闊半寸以來。三月四月開花在根下。五六月成實五七十枚。作一穗狀。似白豆蔻。皮緊厚而皺如粟文。外有刺黃赤色。皮間細子一團。八隔可四十餘粒。如黍米大。微黑色。(圖經) 益智子葉似蕺荷。長丈餘。其根旁生小枝。高八九寸。如竹筍。無葉。二月花萼作穗。連著實叢生莖上。五六月實熟。大如棗。中瓣黑皮白核。中仁細者佳。(圖經參南方草木狀)

或曰詳觀縮沙蜜益智子形象氣味。不過與諸豆蔻等致用土金已耳。而覈本草主治。若一能宣火之用於水。一能攝水之氣於火。其義何居。曰以形象言。則二物皆挺發高大。而一則係實於根。一則別係低枝。花實皆蓄縮於下。是其導氣使歸。不與諸豆蔻之導氣以行者同。此其一也。以氣味言。則氣之香者屬土。天地間水火無土不能相入。味之辛者屬金。人間水火無金不能互交。導之行者升降自由。金木導之歸者往返自隨。水火是其交通陰陽。不與諸豆蔻之分理陰陽者同。此又其一也。然二物各有親切著裏之理。在縮沙蜜則皮黃赤而核微黑。味兼酸且鹹也。是火土之效用卻固護夫水。辛通之循職卻歸根於水。故曰主虛勞冷瀉宿食不消。赤白洩利。腹中虛痛下氣。皆火土之氣隔礙不能下交於水。而水無防範恣性橫流之候也。在益智子則皮黑核白。味兼微苦也。是水之衛乎外。能致火之斂於內。苦降之循其職。能致水遂滋火而火明。故曰主遺精虛漏。小便餘瀝。益氣安神。補不足。利三焦。調諸氣。皆水氣不斂。不能上交於火。而火萎餒不能自持之候也。以大致而言。則諸豆蔻主通。二物主攝。就二物而言。則縮沙蜜主降。益智子主升。然縮沙蜜之降。乃去其有形以歸無形。益智子之升。乃致其有形以稟無形。而其歸根復命之元。實亦與諸豆蔻等為特。其辛涼收肅之力。蓋南國氣候。冬月類無退藏嚴密之令。而夏月之發越。多晝酷暑而夜即涼爽。是諸物之毓秀於是者。皆發中寓斂。與中土之發者自發。斂者自斂。又不同也。

莎草根味甘微寒無毒主除胸中熱充皮毛久服利人益氣長鬚眉一名瀟一名侯莎
其實名緹生田野二月八月采

莎草根即今香附子。其葉如老韭葉而韌。光澤有劍脊稜。五六月中抽一莖。三稜中空。莖端復出數葉。開青花成穗如黍。中有細子。其根有鬚。鬚下結子一二枚。轉相延生。子上有細黑毛。大者如羊棗而兩頭尖。采得燎去毛。暴

乾用。(綱目)

理有常然。物莫兩大。戴角者無齒。附翼者兩足。無可妄增減也。乃莎草者。既挺莖成穗。結實如黍。復根引連續。實如羊棗。上已葉發繁茂。下更根縷猥多。其氣可謂盛矣。然益當究其所由。既無偉岸之莖。又乏魁碩之根。而繁盛如是。可知其生氣獨鍾於根與葉之間。比之人身則胸中也。縷析之根。則縈迴臟腑之脈絡也。條秩之葉。則周浹一身之經脈也。惟內行之氣不縷析澀澗。外行之氣不條秩周浹。斯胸中爲熱。充氣於皮毛而熱已。是除胸熱即以充皮毛。充皮毛正由除胸熱。氣聚於內而不達。氣餒於外而不繼。則皮毛爲悴。內氣得達則爲益氣。外氣得繼則爲長鬚眉。是益氣卽以長鬚眉。長鬚眉正由氣益。雖然是皆氣爲之病。調氣卽以除病也。奈何後之人皆謂爲血中氣藥。氣主煦。血主濡。煦者能生而不能澤。濡者能澤而不能生。故但啓發胸中之熱。使出皮毛。而無血介於其間。何以稱充。但透達在內之氣。使抵鬚眉。而無血介於其間。何以稱長。曰充曰長。非爲其血隨氣行。氣曳血展。氣不耗血。血不阻氣耶。所以然者。正由其根絲縷曲屈而生實生毛。其葉光澤柔韌而不折不撓也。要而言之。是物之概鍾於下者陽。澤於上者陰。故後世以之治氣。多鬱而不達之氣。以之治血。多下而不上之血。言其兩到。則有升降之殊。言其獨詣。則擅闔關之能矣。

霍香微溫療風水毒腫去惡氣療霍亂心痛

霍香二月生苗。莖方有節。中虛作叢甚密。葉似桑而小薄。七月擢穗作花似蓼。房似假蘇。子似芫蔚。五六月未擢穗時。采莖葉暴乾。隄時則性緩無力矣。(圖經參綱目乘雅)

霍之爲言護也。太陽用事。護養萬物也。(白虎通德論巡狩)霍者萬物盛長。垂枝布葉。霍然而大。(風俗通山澤)香土之臭也。(小戴記月令注)由是言之。則霍香乃得火之發舒暢茂。得土之敦厚化育者也。既能發舒暢茂。則惡毒陰厲者逢之輒消。既能敦厚化育。則惡毒陰厲者遇之輒化。緣於乘春以生。遇夏卽茂。屆秋擢穗開

花體天地之正令。而體方有節。叢密虛衷。又具天地之嚴整。惟其氣味不內存而外馳。故終爲宣導良劑。能剿除亂略以扶危定傾。不能坐鎮雅俗。以消化頑梗。不然其能豈止於爲風水去毒腫。爲霍亂去惡氣心痛耶。雖然風水霍亂。仲景述之甚析。辯之甚明。傷寒論金匱要略可考也。乃風水證並無毒腫。霍亂證並無心痛何也。夫惡毒之氣。與六淫之偏勝固是有別。而人身元氣。則原有常被其傷犯者。皆猝然之間。閱其機關也。非俄頃之故。則殊途而同歸者。終不能有纖微分辨於其中。故風水本係風病。若間有腫而難移之處。則當明其爲毒。霍亂本係寒病。若兼心痛。則當知爲惡氣。惡氣與毒。無風寒之引。原不能深入。人身臟腑風寒。無惡氣與毒。則僅能爲風水霍亂。而不得有腫及心痛。是故仲景只道其常。至其兼候變遷。要令人深思旁蒐以應之。此古人之書所以疏而該也。若使霍亂篤水氣篤必羅致瑣屑如此。則雖百倍其籍。且不能備。卽霍香之用。亦緣此可明。若厥逆無脈之霍亂。身重汗出惡風之風水。不以此治矣。

鯉腸味甘酸平無毒主血利鍼灸瘡發洪血不可止者傅之立已汁塗鬚眉生速而繁
生下溼地（唐附）

鯉腸苗似旋覆花。葉似柳而光澤。莖似馬齒莧。高一二尺許。花細而白。實若小蓮房。其苗實皆有汁。出須臾變黑。俗謂之旱蓮草。亦謂之金陵草。八月采。陰乾。（圖經）

黑固水色。水卻不黑。其有黑者。東海著黑水之洋。則水之極窪。不更他引處也。禹貢雍州黑水。則水之極僻。不通他流處。黑殆引水使歸之壑。不更移徙之窟歟。說者謂天本蒼蒼。而目之爲元。則以其幽遠不可窮。然則極下者黑。極高者亦黑。是黑者陰陽之廓而不可踰越已。旱蓮質本不黑。卽其汁亦何嘗黑。乃出之俄頃。遽變爲黑。此則方纔踰越遂止不行之驗也。故其所主之證。只長鬚眉一端。已可證其以黑護血爲甚固。以血澤黑爲甚速也。而

血液之妄出。若吐若衄。若金瘡。均中無黑者。惟下利則有如汗泥如敗醬。皆綠色黑之物。潰血液遂隨之以出。况鍼灸瘡痂必黑。至發而流血。必黑者已破。是可見黑敗而汁不固者。須以汁出而能變黑者止之。血屬水而載火。以行。黑非能止水。乃以拒火者也。以黑物止血。須識此義。而用旱蓮則當以血中見黑爲準。

卷五

中品木五味獸五味蟲三味果三味穀五味菜四味

桑耳味甘有毒黑者主女子漏下赤白汁血病癥瘕積聚陰痛陰陽（按當作傷）寒熱無子療月水不調其黃熟陳白者止久洩益氣不飢其金色者治癖飲積聚腹痛金瘡一名桑菌一名木麥五木耳名櫛益氣不飢輕身強志生犍爲山谷六月多雨時采卽暴乾

木耳生朽木上。無莖葉。並無根株。帖生於樹。體似薄革。形彎曲如人耳之邊。其良毒悉隨木之性。今僅有黑者。其黃白金諸色。絕無有也。（參綱目）

朽木之氣。上結爲諸菌。其液上結爲木耳。猶枿松之氣。下淪爲茯苓。其脂下淪爲琥珀也。琥珀利水消癥。其性下通。則木耳止漏除癥。其性上出。夫血生於氣。氣生於穀。而血注於經。凡多血之經。皆主下行。惟衝任起於下流極處。而主上行。血至於是。賴衝以容之。任以妊之。挹引而入。儲蓄經月。二脈旣滿。乃得下出。故曰血海。言爲衆流所歸。應期以生潮汐也。然肺以朝諸脈。心以攝諸脈。朝之而不能布政令。歸之而不能定約束。則衝失其容。任失其妊。遂不上朝不歸往矣。於是不由政令之氣。不違約束之血。如卮無當而系系延延。不竭不爽。名曰漏下。赤白汁以見與整月乃行之經。稠黏不斷之帶。均有異也。桑耳者。取其肅降綢繆之氣化以入肺而布政令。更取其挹液變色之形質以入心而定約束。政令旣均。約束不愆。則諸脈諧暢和調。非特不上稟而下滲漏者可已。卽不滲漏

而結成癥瘕。釀成積聚者亦可通。以女子帶下癥聚。固並屬任脈爲病也。陰痛陰傷而成寒熱。亦由氣火挾血下注而不上承。致氣血爭道。陰陽交戰耳。要而言之。結爲耳者。木之液也。致液爲耳者。木之氣也。不結於別時。而獨生於盛夏多雨時者。天地間生氣收藏發越。由微至著。無一息暫停。即使枯木朽株。偶膾精英。不致徒歸泯沒。乃復隨氣賦形。因色達用。其入於人身。有感斯通。故雖枯槁之餘。氣不盛不能致液。液不靈不能變色。皆以時令之發越。雨露之濡潤。媾合以成形。溯源以成色。黃者入脾以止洩。金者入肺以除飲。且並有益氣不饑之功焉。非氣之盛液卽隨之以布耶。特市肆所售。恐非采自桑者。卽不皆采自桑。亦終有益氣不飢之功矣。

檳榔味辛溫無毒主消穀逐水除痰癖殺三蟲伏尸療寸白生南海

檳榔木大如桃榔。高五七尺。正直無枝。皮似青桐。節如桂枝。葉生木巔。大如楮頭。又似芭蕉。其實作房。從葉中出。旁有刺若棘針。重疊其下。一房數百實。狀如雞子。皆有皮殼。春生夏熟。肉滿殼中。色正白。肉易爛。不耐數日。以灰煮熟熏焙令乾。始可久留。(圖經)

草木有節。必因中空。中空必因有枝。不中空又無枝葉而有節者。則惟檳榔。草木之葉叢生者。必由地起。不由地起。亦必有枝葉。旣非地起。又無枝葉。而發於木杪者。亦惟檳榔。是其葉間所生之果。上行極而下者。非特行於內無或留阻。卽行於外縱有留阻之跡。亦不礙其流轉之氣。然檳榔之通行節間無復留礙。而主消穀逐水。何竟與甘遂之有節中實。除留飲宿食破癥瘕積聚利水穀道者同其理。蓋根是生發所攸繫。故主升。實爲退藏所歸。著故主降。甘遂草根。檳榔木實。甘遂旣可因味苦氣寒而下趨。檳榔又何不可因味辛氣溫而上出。况一株直上。旁無歧互。至五七丈方得發葉。是其氣之空湧上出甚烈。但以歸根復命。其升甚者降亦必甚。故其實爲下行。特旣沾水土。旋可上生。則降之後仍復能升。本不必以其味辛氣溫也。是故消穀者引穀下行。及抵土中使之消磨。還能令氣上出。逐水者導水下行。俾及通調之道。還能令精微上奉。是其行中道之功。除痰癖者搜剔之疏通之。

不使隱處遐僻。是其行旁側之力。水穀通調。氣機流鬯。自無邪氣敢干其間。生蟲作祟。若一於降而總爲破洩。有
如甘遂。則人之比於果實。終日咀嚙。何不見猝有大害耶。可以知其故矣。

烏藥味辛溫無毒。主中惡心腹痛。蟲毒。忤鬼氣。宿食不消。天行疫瘴。膀胱腎間冷氣。偏
攻衝背。瘳婦人血氣。小兒腹中諸蟲。其根葉嫩時。采作茶片。炙碾煎服。能補中益氣。偏
止小便滑數。生嶺南邕容州及江南樹生。似茶高丈餘。一葉三極。葉青陰白。根色黑褐。
作車轂形狀。似山芍藥根。又似烏樟根。自餘直根者不堪。一名旁其。八月采根。(宋附)

治宿食宜消。治溲滑宜固。消之與固。顯相背馳。決非一物所堪兼有。而本草著錄。方家循用。實能並擅其長何也。
夫腎爲陰藏。而中有陽。膀胱寒水之府。而號太陽。是其實皆體陰。而用陽者。烏藥色黑。乃氣味辛溫。且開花結實。
均以夏月。不正體陰用陽者乎。金匱真言論曰。北方黑色入通於腎。開竅於二陰。卽本草云。主膀胱腎間冷氣。皆
推本之論。蓋惟此陰中之陽德。協地下之暖。他日生發之氣。於是而化。盛長之氣。於是而始。中惡心腹痛。蟲毒。疰
忤鬼氣。盛長之氣所擊散也。宿食不消。天行疫瘴。生發之氣所化導也。夫然則膀胱腎間冷氣。旣攻衝背。而親
乎上者。不猶烏藥之從黑根而生樹。卻已轉冷氣爲發育條達之氣耶。特宜知溫而辛。非溫而甘。苦酸鹹者。比。僅
能使陰中有陽。而不條鬯者。發。不能使陰中無陽者。生。此則大有逕庭。不得混合。至其偏止小便滑數。則巢氏曰。
小便利多者。由膀胱虛寒。胞滑。又曰。小便數者。膀胱與腎俱虛。而有客熱乘之故也。是可知滑是滑。數是數。滑數
兼稱。自係水藏水府虛寒。客熱乘之之故。不得但作虛觀。是透發其固有之陽。以拒夫外來之熱。化導而使之散
耳。特本草明言用葉。而後人所製縮泉丸。卻仍用根。或者猝不得葉。而根則肆中所常備。究以其出於一本。氣味
不甚相遠。亦可借用歟。

龍眼味甘平無毒主五藏邪氣安志厭食除蠱去毒久服強魂聰明輕身不老通神明
一名益智其大者似檳榔生南海山谷

龍眼木高二丈許似荔枝而葉小。凌冬不彫。春末夏初。生細白花。七月而實成。殼青黃色。圓如彈丸。核若木梳子而不堅。肉白有漿。甚甘美。其實極繁。每枝常三二十枚。白露後采。（圖經）

甘肥黏厚之物。決難治邪。藉云治邪。又豈堪安志。安志矣。何以復厭食。夫厭讀爲壓。抑也。謂壓抑穀氣使淫氣輸精入於經脈也。諸脈者皆屬於心。心有所憶。謂之意。意之所存。謂之志。脈氣諧暢。經隧流通。所憶旣端。所存胡妄。五臟間遂氣攝於液。志凝於精。如金城湯池之不可攻。尙何邪氣更敢干哉。所以然者。龍眼殼色青黃。固象以木。疏土。肉本潔白。轉而紅紫。又象金火交媾。化汁爲赤。味甘且厚。恰大展力於中。五臟之邪不能干。與志之安。總賴中之宣布。則厭食爲是物之功能主腦矣。不然。厭食而不及飲。是安志而非定志強志。主五臟邪氣而非除五臟邪氣。又何爲者耶。竊嘗論之。五志統於神。而神行於氣。氣復囿於精。所以精減則氣耗。氣耗則神衰。神衰則志虛。細也。如是者。雖補救有方。綴聯有物。凡含氣於味者。能從精而益氣。寓味於氣者。能從氣而安神。仍有鉗氣於精。攝神於氣者。然皆僅能通其一節。而不能統會其全體。如龍眼者。由脾而血脈。由血脈而心。上不能關鍵於肺。下不能帖著於腎肝。又何以云不使五臟得受邪氣耶。不知五穀爲養。五果爲助。五畜爲益。五菜爲充。原非治病之物。曰厭食。則明明取爲食之助以奉生。非可恃以攻堅補缺者也。奈之何欲與藥石並列而言哉。但凡居處之致。慎飲食之合節。能補偏救弊於日用尋常之間。俾有所生而無所損。則所謂主五臟邪氣者在此。古人重治未病。周官所以列食醫於疾醫瘍醫前也。

衛矛味苦寒無毒主女子崩中下血腹滿汗出除邪殺鬼毒蠱疰中惡腹痛去白蟲消

皮膚風毒腫令陰中解一名鬼箭生霍山山谷八月采陰乾

鬼箭生巖間。小株成叢。三月生嫩條。長四五尺。條上三面如鋒刃如箭羽。黃褐色。若柏皮。葉似野茶對生。四月開碎。花黃綠色。結實如多青子。削取皮羽入藥。(參圖經拾遺綱目)

下血汗出而不腹滿。是產後鬱冒虛證。汗出腹滿而不下血。是傷寒陽明實邪。腹滿下血而汗不出。是癥瘕瘀血在中。惟其崩中下血。腹滿汗出並見。所以虛不成虛。實不成實。爲邪因虛。而難越。虛因邪而益劇矣。然此邪得以衛矛而除。顧名思義。則當得於已虛未虛之際。夫捍衛不疎。邪不得入。不自警覺。不護以戈矛。惟其虛方伊始。失於防範。是以懼實邪之踵增。禦侮耳。所謂禦侮奈何。蓋衛矛之外向者。乃其皮。莖之在中則猶圓也。然苟儘其皮之圍以廓於外。仍其莖之度而懸於中。則外內不相接。氣力不相連。不得云衛。且無所爲矛矣。惟其皮摺疊於外。而其莖著帖於中。斯呼吸相續。還往相資。在人身猶氣不因血之漏而汗出不休。血不因氣之越而崩下不止。遂有以使其在中之滿消而邪得除。試以貫之鬼毒蠱症。何莫非正有間而邪得入。邪既入而正遂虛。卽更合於別錄所主之中惡腹痛白蟲及皮膚風毒腫。千金外臺每以此治心痛。皆可以知其所由矣。

鹿茸味甘酸溫微溫無毒主漏下惡血寒熱驚癇益氣強志生齒不老療虛勞灑灑如瘡羸瘦四肢酸疼腰脊痛小便利洩精溺血破留血在腹散石淋癰腫骨中熱疽癢骨安胎下氣殺鬼精物不可近陰令痿久服耐老四月五月解角時取陰乾使自燥(馬勃爲之使)角味鹹無毒主惡瘡癰腫逐邪惡氣留血在陰中除小腹血急痛腰脊痛折傷惡血益氣七月采(杜仲爲之使)

血非與熱搏。不爲惡血癰腫。猶可以性溫者治之乎。豈知鹿角之自下上上。歧中出歧。兩兩相參。燦然並列。絕似

足三陰經也。夫脾肝腎聯處中下均主引精血上奉。其有藏氣不咸。無以蒸騰精血。而或爲留結。或至滲洩。若不用性溫之物。何以使留者行。陷者舉耶。縱使惡瘡癰腫。邪惡氣留血在陰中。有挾熱者。不妨以他物別除其熱。鹿角則仍引其中未敗之血。隸原統之經而上繫焉。以免誅伐無過之咎。至於折傷血瘀。或血脈不續而腰脊痛。或血脈留阻而少腹急痛者。正須此通其流行之路。而後病可已。惟其性溫。是以能致氣行。惟其氣行。是以能動留血。故別錄歸結其功而美之曰益氣。無慚也已。凡獸血皆不能至角。惟鹿則角中有血。是本能引血至上者。况茸乃當舊角纔解。積血岔湧。將欲作角之時。逞其曳引之力。正厚取其推送之勢方張。而下溜者轉而上供。餒怯者易而雄駿。斯不特漏下惡血可止。卽驚癩寒熱中。且能爲益其氣。強其志矣。齒爲骨之餘。與角爲骨之餘。則能生角者不能轉而生齒乎。別錄所謂虛勞灑灑如瘧。正以擴充本經驚癩寒熱之旨。見不但能益氣強志已耳。就寒熱灑灑如瘧而羸瘦者。或兼有四肢酸疼。或兼有腰脊痛。或小便不固。或精自遺洩。或溺中有血。則此灑灑如瘧者。不得徒以寒熱視之。當知其精血不充。陰陽相賊害。宜建其作強之機。益其雄壯之勢矣。其他主治。則猶角之所能。而此更加靈耳。

羚羊角味鹹苦寒微寒無毒主明目益氣起陰去惡血注下辟蠱毒惡鬼不祥安心氣常不寤寐療傷寒時氣寒熱熱在肌膚溫風注毒伏在骨間除邪氣驚夢狂越僻謬及食噎不通久服強筋骨輕身起陰益氣利丈夫生石城山谷及華陰山采無時

羚羊角中胎似木。其象疏以直。外廓似革。其象勁而曲。然直不能穿。曲而上出。曲不能遮。直使中止。卒至直者愈出愈微。曲者愈銳愈厚而後已。是直載曲以行。曲包直至竟。乃色白味鹹氣寒。出於火畜之巔。明爲溫暖間發金水清寒之化。上出而濟木火之窮矣。木火之窮奈何。在本經則目不明也。心氣不安也。常寤寐也。別錄則邪氣驚

夢狂越僻謬也。蓋火出於上。必得陰濟。然後能明。猶燈之燃。終賴有膏。膏乏則燈暗。而遇風輒爇矣。起陰於至下。以交陽於極上。謂之益氣。亦何愧哉。凡陰墜陽中。能從陽化。非金水清寒之氣。隨其所在而醒之。又何能上出而與陽交。惟難挽其下溜之性。定至五液注漏而後已。醒其陰。使隨木氣而上出。此惡血注下所以止也。陽居陽位。最易灼陰。非金水清寒之氣。隨其所在而濟之。又何能下歸而從陰化。惟難改其上炎之性。必至格拒飲食而後止。濟其陽。使化津液而下潤。此食噎不通所以止也。傷寒時氣。陰化陽之病也。溫風注毒。陽灼陰之病也。陰化陽而熱。僅在肌膚。則起其陰。使與陽決。陽灼陰而熱。伏在骨間。則導其氣。使出於表。不皆得相濟而相化耶。信斯言也。則羚羊角者。必將胎溫廓寒。外疏內勁而後可。今者寒無內外之分。且偏疏內而勁外。又何說以通之耶。蓋傷寒時氣。寒熱。熱僅在肌膚。此厥陰厥熱相循之候也。溫風注毒。熱伏在骨間。溫瘧。熱隨汗發之候也。夫以厥深熱亦深而言。則必熱盛寒亦盛。惟其熱中有寒。則寒中必復有熱。是緣表裏不相聯而不解。使之聯而欲其解。正用其勁外且性寒也。夫惟勁外以濟其流。疏內以剷其本。本撥而流易清。流清而本遂徹。總因其體有歧而性無歧也。

**犀角味苦酸鹹寒無毒主百毒蠱疰邪鬼瘴氣殺鈎吻鳩羽蛇毒除邪不迷惑醫
寐療傷寒溫疫頭痛寒熱諸毒氣久服輕身駿健生永昌山谷及益州（松脂爲之使
惡藿菌雷丸）**

犀之於草。不辨良毒。於木專啖棘刺。抑皆能化之。其解毒已可見矣。而其靈異。若夜有光。若辟塵。若蠲忿。若驚飛禽走獸。若駭雞。則又何蠱疰能中。邪鬼能侵。瘴氣能染。而尙迷惑魘寐之有哉。本經所著功效帖切近裏。

如是。奈何別錄復以爲傷寒溫疫頭痛寒熱證中療諸毒氣也。且諸者不一之詞。傷寒溫疫頭痛寒熱證中有幾種毒氣。亦當明析以示也。金匱要略曰。面赤斑斑如錦文。咽喉痛。吐膿血者。名陽毒。曰面目青。身痛如被杖。咽喉痛者。名陰毒。則凡有表證而皮膚間有故者。卽爲毒。然有陽毒陰毒。而不用犀角者。以無表證也。其用犀角者。如古今錄驗蒲黃湯。小品芍藥地黃湯之動血面黃。並見外臺祕要二卷。延年大青湯之發瘡如豌豆。外臺祕要三卷。古今錄驗犀角丸之皮膚淫淫液液。延年葫蘆膏。延年牡丹膏之身癢風騷癩癩。犀角竹瀝膏之熱毒癩癩。外臺祕要十三卷。皆外有表證而兼肌膚有故。是卽以爲據乎。李瀕湖曰。犀角文如魚子形。謂之粟文。文中有眼。謂之粟眼。黑中有黃花者爲正透。黃中有黑花者爲倒透。花中復有花者爲重透。惟其外發花文。性本苦寒。故能治內壯熱而外復有所發矣。其內壯熱而外咽喉有故者。亦同此例。則如廣濟療喉痺急疹悶妨不通方。古今錄驗療喉痺塞射干丸。射干湯。療喉痛腫結毒氣衝心胸羚羊角鼓湯。並見外臺祕要二十三卷。是也。而其取義則又不在花文。陳藏器曰。犀角長而且銳。中有白星。能徹其端。並堪通氣。是以佳者名曰通天。是又會意於能自中而徹於巔。以去其阻礙矣。以是解別錄之諸毒氣。尙有此義否乎。其餘若腳氣。若寒熱癩癩及諸癩。並多用此。均卽以是義推之也。

犀角本經別錄無片語及治血。乃後人偏以之治血。且不特治血已耳。如外臺祕要古今錄驗蒲黃湯治吐血。小品芍藥地黃湯兼治衄血。並見二卷。近效黃連犀角湯。見五卷。刪繁升麻湯。並治利血。見六卷。舉凡血證吐衄下利崩中已耳。而犀角者但崩中不主外。胥吐衄下利而盡主之。其功亦不淺矣。本經別錄概不一及何耶。夫本經別錄所謂毒。蓋已該氣血於其間矣。夫犀角苦寒。所治者熱。熱至可稱爲毒。其奔冲攻突於人身。又有何擇。况所謂吐衄下利者。並兼見於傷寒溫病天行疫毒瘧利中。則又與療傷寒溫疫頭痛寒熱諸毒氣何異。總以其自根至頂。一線直通。原無上下可分。且有表證可驗。但去其熱毒。是剷病之根本。非治血也。而又安問

其吐衄與利耶。是可知捨本經別錄所主而浪稱治血。乃金元已後人作俑。漢唐無此法也。故友魏君培之嘗戲語予曰。犀角是倒大黃。知子之乎。予問其所以。則曰千金云如無犀角。以升麻代之。傷寒雜治門木香湯下云。毒盛者加犀角。無犀角代以升麻。升麻能於外寒內熱之毒。使悉舉上行而散。則犀角於內外皆熱之毒。亦使悉舉上行而散。猶大黃之下熱毒也。可不謂大黃之倒者乎。予玩其言。蓋殊有味也。夫升麻之用。在金貫水中。水從木升。以發越金氣。而歸功於暢水。犀角之黑質黃花。非土貫水中乎。其白星在中。從根至頂。一線直透。非水從金達乎。而嘔而呼吸之。可通氣出入。非土金之氣皆由此發越。以歸功於暢水乎。然氣寒固屬水。而味苦卻屬火。寒載苦歷土抵金。而直達於上。則水之所至。火皆與浹。而無所謂相搏相擊焉。是水之暢即火之和。水火暢和。即金土無不諧。以是知所謂毒。即火之依於金土者也。試更思古人用以治氣噎。可謂火之依於金乎。救急療咽喉中氣噎。方在外臺祕要八卷。治胸膈氣脹。廣濟枳實丸。心腹刺痛。廣濟麝香散。久心痛腹痛。古今錄驗犀角丸。並在外臺祕要七卷。可謂火之依於土乎。甚而至療頭面熱風。頭旋眼濇。廣濟方在外臺祕要一十五卷。眼赤頭痛。延年竹葉飲。在外臺祕要二十一卷。耳腫。廣濟方在外臺祕要二十二卷。可謂不直達於頂乎。雖然。小品犀角湯。張文仲犀角湯。治下惡血。猶可謂火依土金乎。深師黃連犀角湯。范汪麝香散。並見外臺祕要二卷。猶可謂向上之治乎。夫火不依土。何以血遂變色而利。不使火毒上出。何以療下部瘡。謂非性向上而去。依附金土之熱不可也。由此推之。則大黃僅能除自中及下之火。犀角能使火之自下及上。並透泄無餘。又大黃是蕩滌。犀角是分解。且有使與水相浹之義焉。魏君可謂深知犀角者矣。內自腑臟。外及肌膚。上至巔頂。無毒不解。無熱不除。則犀角者。可謂至陰之精歟。非也。夫首爲陽。人物一也。矧出於首之端。且堅剛不撓者。安得爲陰。况非特其體陽。即其致用亦在陽。特成功則在陰。濟陽耳。何謂致用在陽。蓋其解毒除熱。非令毒與熱如水之澗。如火之熄。如金之鎔。如木之燼也。乃於毒使毒散。於熱使熱透耳。何謂以

陰濟陽。蓋可以犀角治者。其毒與熱必著陰。苟非透達。所著不散。設使浪散。其陰必耗。惟犀角則能既散所著。復不耗陰耳。雖然。此其功用。上文皆已宣闡。更有可爲據而未及發者焉。外臺祕要之用犀角治中風是也。（見十四卷）近效薏苡仁湯則曰療暴風手足癱廢。或四肢癱痺。延年獨活湯則曰療歷節風流入腰腳。古今錄驗防風湯則曰主身體四肢節解疼痛如墮脫腫按之皮急。千金排風湯則曰手足腫。廣濟犀角丸（此在十五卷）則曰四肢煩。夫頭爲諸陽之會。四肢則諸陽之本也。陽之所以化風者。在上則獨亢而不與陰交。在四旁則壅闕而不得陰濟也。壅闕而不得陰濟。則陽盛而癱廢癱痺節解腫急疼煩生焉。癱廢等患。得犀角而可解。則可見陽所壅闕處。犀角必至而達之。並不徒達之。必且裕其陰以續陽而使陽達矣。所謂四肢爲諸陽本者。爲陽脈皆起於四肢也。而陰脈則皆終於四肢。是陽之壅而不行。實緣陰之斷而不至也。則所謂致用在陽。成功在以陰濟陽者。豁然可明。

虎骨主除邪惡氣殺鬼疰毒止驚悸主惡瘡鼠瘦頭骨尤良膏主狗齧瘡爪辟惡魅肉
主惡心欲嘔益氣力

假猛厲之威。驅隱賊之毒。操制勝之氣。厭素伏之禽。別錄虎骨主療似只如是。並無甚難明者。特今世用虎骨全注意甄權治筋骨毒風攣急屈伸不得走注疼痛一節。得無以其能生風者之骨。矯強悍疾若是。正所以使筋骨因風遂不能動搖者起歟。然筋骨因風溼而攣急。致不能屈伸。較之因風者。其多不啻倍蓰。因溼而用虎骨。詎非大害。亦何以的知其不因溼而必因風耶。夫固當以走注疼痛一句足之矣。溼係遲滯之氣。能阻於一處爲痛。不能走注而痛也。驗之更有一法。風以動生。溼由動去。凡攣急之候搖動而痛甚者爲風。痛緩者爲溼。何如。

蚱蟬味鹹甘寒無毒主小兒驚癇夜嘔癩病寒熱驚悸婦人乳難胞衣不出又墮胎生

楊柳上五月采蒸乾之勿令蠹

蚱蟬卽蟻蟮所化也。方首廣額。兩翼六足。以脅而鳴。吸風飲露。溺而不便。性畏日。仲夏始化。三十日而死。蟻蟮是蟻蟮化蟻時所蛻殼也。(乘雅)

穢濁瀰漫。遏抑清化。清化無以自伸。乃旋與相噓吸。變死爲生。得成蟻蟮。潔白爲體。蠕動其形。然不能出於穢濁之表。猶氣清而質濁者也。由是而鍊清於中。蛻濁於外。清旣足以自立。濁遂結而成衣。剖背以出一旦。而高竊於樹。嘹唳揚聲。則已復厥清化矣。是其清化於人爲陰中之陽。所以發聰明應萬殊者也。假使因風因痰而生熱。因熱因恐而致驚。因驚因熱而爲癩爲癩。則固恃以動靜云爲者。且爲之閉鬱而不得自主。以此神具理足之物。導其噓吸之機。潛其竊揚之路。而授以鍊蛻之方。陰中之清陽旣達。裏纈之穢濁自消。然本經不直曰主癩癩。而曰主小兒驚癩。夜嘔癩病寒熱何也。夫蟻蟮與蟬皆化於春夏。被遏者固屬陽。所遏者亦非陰也。假使清陽爲至陰所遏。亦能化蟻蟮而成蚱蟬耶。故夜嘔寒熱皆清氣之欲伸而不得伸。濁氣之欲閉而不得閉。有陰陽相爭清濁相干之道焉。特小兒欲竇未啓。思慮貞淳。濁氣干之而不能入。大人則情緒紛綸。神志龐雜。濁氣干之而竟能入。故有煩擾與不慧之分。惟小兒堅固於神。懦弱於氣。大人蕪累於神。昌沛於氣。故夜嘔者神之作用。寒熱者氣之作用。更當知嘔以夜者寒熱必於晝。以夜則濁之於愈甚。而晝則氣之昌有加也。至婦人乳難胞衣不出。則會意其善蛻。並無甚深妙義。然卽此推之。其用蓋有不止此者。擴而充之可也。

烏賊魚骨味鹹微溫無毒主女子漏下赤白經汁血閉陰蝕腫痛寒熱癥瘕無子驚氣入腹腹痛環臍陰中寒腫令人有子又止瘡多膿汁不燥肉味酸平主益氣強志生東海池澤取無時(惡白薇白芨附子)

烏賊魚生海中。形若革囊。口在腹下。八足聚生口旁。其背上只有一骨。厚三四分。狀如小舟。形輕虛而白。又有兩鬚如帶甚長。遇風波卽以鬚下矜粘石如纜。腹中血及膽正如墨。可以書字。但逾年則迹滅耳。皮黑色。肉白色。九月寒烏入水則化。此過小滿則形縮小。（圖經）

海舟遇風勢。虞漂覆。則下矜。魚非畏漂覆者。何以亦下矜。不知魚固優游涵泳於水。若掀舞簸盪。非所樂也。况云九月寒烏入水所化。過小滿則形縮小。是烏本以不勝風力。故下矜而爲魚。雖旣爲魚。豈忘風猛。且思休息。若不下矜。終無休息之期。小滿已後。風力自微。而此物防範勇敢之氣亦遂懈。是以形轉小。不曰瘠而曰縮。人身之氣猶風也。血猶水也。血由氣而化。以氣而行。氣由血而澤。以血而安。若血有所脫。則氣遂獨勝。而激揚飄驟。不能細縊相感而相化。於是怒則促血妄出而成漏卮。弛則任血結聚而爲癥瘕。得此輕虛潔白骨之似氣者。旣能從空際下矜於水而爲魚。轉危殆爲安居。復能水中下矜於石。更便安居牢固焉。可會意夫攝氣入血。固氣卽所以固血。氣順而血不能不順矣。若命曰瀆。或命曰通。其理均有所隔。觀其肉能益氣強志。不可爲攝陽入陰之證耶。

白蠶 味鹹辛平無毒主小兒驚癇夜嘔去三蟲滅黑黦令人面色好男子陰瘍病女子崩中赤白產後餘痛滅諸瘡癥痕生頰川平澤四月取自死者勿令中溼溼有毒不可用

論蠶者當從其蠶。蠶屢化著意。蓋當其爲卵。不厭霜雪。及至成蠶。並忌西風。此其在陽固蠕動靈活。在陰則堅貞不搖之一驗也。其自有生以至成繭。僅二十二日之暫。乃眠起三次。起則饕食無度。眠則噤口停茹。此其動必返靜以靜攝動之一驗也。一眠祇六七日。始生色黑。繼而白。白而青。青而復白。白而黃。黃而更白。黃則停飼。白則慢食。青則緊餵。是白爲青黃關鍵。此其能事終始之一驗也。至其所以致蠶之故。或因熱而驟令風涼。或因不除沙

而沙中生熱。或因小時陰氣蒸損。究竟直而不撓。白而不涅。此其縱自捐軀。不遭汙染之一驗也。然其驕稚難養。動輒罹患。非特畏寒暖之侵迫。更劇畏聲色之非常。與小兒之易熱易驚何異。受熱受驚而騷擾。則以受熱受驚至死而不騷擾者。應之可知。其無與於口噤反張手足強直之驚癇矣。能滅黑黠。卽不遭汙染也。令人好顏色。卽屢變而終歸於白也。惟男子陰瘍。女子崩中赤白產後餘痛。則應更體會。夫已上諸病。皆陰在上不隨陽化。故致陽跌蕩而陰凝滯。用之是使陰隨陽化也。若陰在下而陽不與化。則陰焉能不如泥淖之難釋。或如漏卮之無當。但究是物之所食。葉間豈得無津。雖則食而不飲者。固應便而不溺。此則縱使食中含飲。然其津液終留於中。供他日密縷聯綿之化。而無所謂溘便焉。是亦可知其漏之所以止。淖之所以釋矣。又豈陽盛而驅陰陰窮而自敗者可並耶。夫三眠之蠶。化已不一。然其成繭之後。復有變蛾退連等化。則其性氣又異。惟其自此而化止者。則莫如殭而不腐。白而不汙者。爲恰如其當。此所以有取於白殭蠶也。歟。

木瓜實味酸溫主溼痹邪氣霍亂大吐下轉筋不止其枝亦可煮用

木瓜狀如柰。春末開花深紅色。入夏綴實如小瓜而有鼻。鼻乃花脫處。非蒂也。皮薄色黃。香而甘酸。津潤。不木者佳。（參綱目）

木瓜發葉開花於春。成實於夏。其氣且溫。似全秉木火之化者。無如其味酸甘。其質津潤。其皮始青而終黃。其肉先白而後赤。是其用又全在血液。故兼覈其體用。爲假木火之盛。行血液之柔滋。夫柔滋生於木火。則非陰膩可比。威燄宣於血液。又非固益能儔。用陽攝陰。使陰不得澌盡。以陰和陽。令陽迫逐流亡。木瓜功力。大概具於是矣。雖然。溼痺無非邪氣。邪氣已爲溼痺。而疊稱溼痺邪氣何也。夫陽以陰痺而窮。陰以陽窮而痺。合之則似陰陽相膠。分之又似陰陽相軋。惟攝其陰以從陽。宣其陽以布陰。斯邪氣化而溼痺開。溼痺開而邪氣退。方足徵木瓜之功。見木瓜之用。而疊稱之不爲無故矣。然則霍亂吐下間以大字。轉筋之下綴以不止。其故何歟。夫霍亂卽是

吐下。吐下便名霍亂。但小小吐下。未必遂致轉筋。霍亂大吐下。則中氣潰敗。血液暴亡。筋失所養而絞旋收引焉。若僅見於手足者。猶係血液不能遠及四末。如在四末不急施治。則由外及中。病遂危殆。故轉筋入腹則死也。然曰轉筋不止。則又可見吐下止而轉筋不止。何者。上文之稱大。正所以截吐下使成句。惟霍亂大吐下句。與下文不屬。則不止者。僅轉筋。非吐下亦不止矣。霍亂既止。血液當復。轉筋自應漸止。乃猶不止。始用木瓜。則以霍亂者。其源轉筋則其流耳。古人治病。貴求其本。故仲景於霍亂理中五苓四逆。加參加豬膽汁。並料及過經傳外。且有桂枝小和諸法。亦不爲不備矣。而無用木瓜者。以本未嘗言轉筋也。譬如應用理中五苓時。原不必有轉筋。卽有轉筋亦當急救其本。無暇泛及其標。倘至四逆桂枝時。又焉能必不有轉筋。有轉筋則四逆桂枝中。何妨加入木瓜耶。如入木瓜。所以收合血液之餘。宣布筋骸之養也。說者謂惟酸能集津液。而梅與木瓜爲尤甚。故談梅可以已渴。呼木瓜名書木瓜字。可以止轉筋。二者畢竟如何分別。不得互爲用。蓋酸者陽在陰中。蠕蠕以動之義也。但氣平者靜而降。氣溫者柔而行。生氣通天論曰。陽氣者靜則養神。柔則養筋。惟其養神。故主安心下氣。除熱煩滿。惟其養筋。故主霍亂大吐下。轉筋不止。神者行於血脈。血脈不咸則爲死肌。筋者絡於骨節。骨節不利則爲溼痺。是其不得互相爲用處。且梅究得春氣多。夏氣少。木瓜則得春氣少。夏氣多。春氣者撮陰以榮陽。夏氣者用陽以宣陰。撮陰以榮陽。故主自內而外出。用陽以宣陰。故主由中而旁推。此其分別矣。

柿味甘寒無毒。主通鼻耳氣。腸澀不足。火柿主殺毒療金瘡。火瘡生肉止痛。輒熟柿解酒熱毒。止口乾壓胃間熱。

柿高樹大葉圓而光澤。四月開小花。黃白色。結實青綠。至八九月乃熟。生柿置器中紅熟者爲烘柿。卽火柿也。樹上自熟者爲軟柿。其核形扁狀如木鱉子仁而堅硬。其根甚固。謂之柿盤。(綱目)

柿生色青而味濇。熟色紅而味甘。色青味濇。象金木之相戛擊。色紅味甘。象火土之相煎燦。木能與金戛擊。則病必在金。火乃與土煎燦。則病必在土。曰通耳鼻氣。主腸澼不足。非肺與大腸病而何。曰解酒熱毒。止口乾。壓胃間熱。非脾與胃病而何。緣金本制木。木無所畏。乃金爲熱壅而令不行。火原生土。土不受生。係溼鬱成熱。遂反畏火也。所以然者。青則宜發而濇反收。紅則宜急而甘反緩。是謂色與味相軋。相軋則其物應消敗。乃生生之理。偏寓於相軋之中。斯病之因通而反塞。因塞而反通。應行而不行。不應行而行者。皆能使即相軋而化爲相生矣。何則。有肺熱形證。自應喘促。乃偏不喘促而塞於耳鼻。大府不通。自應腹滿。乃偏不腹滿而爲腸澼。此之謂因通反塞。因塞反通。酒氣流行最速。乃偏聚熱成毒而爲口乾。後穀而入。先穀而溺出。則其氣應下行。乃偏自胃而上湧。此之謂應行而不行。不應行而行。清肺熱而耳鼻通。壓胃熱而口乾止。其治在彼。其效在此。曰化相軋爲相生。何不可也。火柿者。不由本分。以人力強青爲赤。強濇爲甘。斯其功用自應較狹。然所謂療金瘡火瘡生肉止痛者。仍是治肺與胃。以金瘡火瘡必係皮毛肌肉間病也。至其蒂。孟氏食療謂能主咳逆噓氣。其味濇而性平。仲景云。傷寒大吐大下之。極虛復汗出者。其人外氣怫鬱。復與之水以發其汗。因得噓。所以然者。胃中寒冷故也。夫已大吐大下。大汗出矣。表氣何因尙是怫鬱。必其吐下皆不合法。病在表而反治其內也。當其吐下時。表病原未嘗不內入。此爲極虛矣。乃病終連於表。及吐下之威已殺。則仍勃然而發於外。表氣更自怫鬱。無如醫者但見其外之熱。不究其中之虛。復與之水。冀其汗出。孰知反增其寒。於是外之熱欲內濟其寒而不能。內之寒欲外逐其熱而不得。寒熱相擊。遂哕哕作聲而噓作焉。柿之蒂當初夏卽生。旣於盛暑時能吸酷熱之氣。入柿以化爲寒。又於三秋能吸清肅之氣。入柿以變赤。是其交通陰陽轉旋寒熱之功爲何如。抑可知其不治但寒之噓。亦不治但熱之噓。卽咳逆亦可於是而得悟其治矣。

枇杷葉味苦平無毒主卒嘔不止下氣

枇杷木高丈餘。肥枝長葉。大如驢耳。背有黃毛。陰密婆娑可愛。四時不彫。盛冬開白花。至三四月成實。作球生。大者如雞子。小者如龍眼。熟時色如黃杏。微有毛。皮肉甚薄。核如茅栗。黃褐色。四月采葉暴乾用。（圖經參綱目）

劉潛江曰。冬氣閉藏。夏氣蕃秀。草木花實多應其時。惟枇杷於盛冬作花。仲夏綴實。是陽藏於陰之候。而反陽出於陰。陽出於陰之候。而反陽凝於陰。爲陰盛時能使陽舒。陰微時能使陽畜。是其下氣乃和。陽以就陰。其止碗乃暢。陰以從陽。予謂間碗於中。上云卒而下云不止。是來驟而去不速也。枇杷開花何妨稍遲。結實不嫌稍疾。乃竟於嚴厲閉密中吐英揚秀。一似有所促迫而不得遲者。有卒之義焉。既花已後。直俟六陽盡浮。一陰初姤時。實方成熟。一似有所推挽而不得疾者。有不止之義焉。卒碗不止者。陰不和。陽不入陰也。取其花能陰和於陽。實能陽入於陰。以治有氣不下。碗不止者。雖然。其取義在花實。而所用在葉。何也。夫花仍有主頭。風鼻流清涕之功。實原有止渴下氣利肺氣止吐逆之效。但花不耐采。實不任藏。以其易溼爛也。獨葉堅厚青翠。四時不彫。隨用隨采。無須儲蓄。蓄亦甚易。且惟不彫。是以得氣充。爲花實所係。而效其靈。若花實則效靈於氣者也。又何可並。特不能如花之入極上實之能潤燥耳。

稽豆味甘溫無毒炒令黑及熱投酒中漸漸飲之去賊風風痺婦人產後冷血生田野小而黑（拾遺）

稽豆除顆粒緊小外。其皮黑肉黃。正與黑大豆同。故其致陰氣於土。貫土氣於陰。本原不異。惟大豆之其鞭而爲梗。稽豆之苗柔而成蔓。大豆田中有草。則不蕃。稽豆則偏不特生。惟喜攀附他草。故一則沉著。一則輕揚。沉著者行水道。輕揚者行血脈。理固然矣。夫陰氣之被於土。土氣之鼓夫陰。其頓然蓬勃生發。以輸肺行三焦。致通降者。雖藉資於火。而實忌火之盛。以火盛則耗陰。而適以礙其流也。其泌別精純於輸肺之餘。灌漑於心。以盤旋屈曲。

經隧間者。固最喜涼。而然宜陽。有以煦之。設使無陽。則如寒令之水消。而停被風而凝。故大豆性平。治水道。因熱而受傷。所謂胃中熱。痺傷中。淋露癰腫。水氣皆是也。穉豆性溫。則主血絡不動。而招侮。所謂賊風風痺。產後冷血皆是也。雖然。衍義有豆淋酒方。治產後百病。則用大豆熬熱酒沃。與此略同。如何謂大豆不治血脈間病。及因風致病耶。夫彼方所治。原謂餘血水氣背強。口噤。煩熱。瘕瘕。口渴。身頭皆腫。身癢。嘔逆。直視。手足頑痺。頭眩。眩並係虛熱中風。而此則爲冷血。且彼牽連一身。此則僅在一處。所以謂之賊風風痺。况皆恃酒。酒固善行藥勢者也。因是思一豆之用。不特小大之異。專溥之殊。要當參其性之溫與平。莖之柔與剛。始能得其確。勿以俱聯酒爲用。漫無區別也。

秫米味甘微寒止寒熱利大腸瘡漆瘡

秫卽粟之糯者。粟梁屬。顆粒較小於梁。梁穗大而毛長粒粗。粟穗小而毛短粒細。苗俱似茅。種植之時。燥溼之宜。杷勞之法。一同於穀。收刈欲晚。以其性不零落。早刈則損實也。（綱目參齊民要術）

靈樞邪客篇。伯高之論。半夏湯也。曰。補其不足。瀉其有餘。調其虛實。而去其邪。陰陽已通。其臥立至。湯僅秫米半夏兩味耳。何者爲補。何者爲瀉。補瀉難稔。陰陽何由可通耶。夫邪之客人也。必乘其虛。氣之不能入也。必畏其實。譬之兩軍相對。欲戰未能。欲和不果。高壘深溝。孰肯相下。勝負未分。師老糧匱。於斯時也。忽得一介通問。相諭以勢。相導以理。謂一逞之難恃。行成之可貴。知己知彼。而許成焉。乃剗壘湮溝。通盟誓而釋嫌隙。補瀉之意。亦如是矣。半夏生於陽長之會。成於陰生之交。能使人身正氣自陽入陰。能不使人身邪氣自陽入陰。則秫米生於陰。姤之前。成於陽復之會者。能使臟腑陰氣通於陽。而接夫陽。能不使臟腑邪氣據於陰。而遏夫陽。流水力迅。則揚以緩之。葦薪火烈。則徐以持之。爰以八升之水。取其清五升。煮取止一升半。既令其八之三。隨濁而棄。復令其十之七。隨火而化。僅取其十六之三。以爲劑。則皆清濁別白。陰陽相入之餘。又與心輸氣平之剗壘湮溝何異。不可謂

決瀆壅塞。經絡大通。陰陽和得者耶。雖然。合半夏而論。固未嘗不有理。但論秫米。則僅以其生成之時。竟謂其通陽而不遏陽。凡物以生以成。合是時者亦多。何足遽信其能。夫食以養陰。說在禮經。食氣入胃。隨即淫精。淫氣入脈。入筋。載在素問。則其氣之入陰。有非他物急足爭先能及其速者。且凡糯皆溫。而此則微寒。協乎糯之黏。而齊乎稭之涼。同於稭之暢。而異於糯之壅。稭者入於陰而行於陽。糯則行於陽而滯於陰。試思飯與酒之於人。可知已。而秫者作飯則同。醱酒亦同。糯是其從暢而不從壅。和陽而更益陰。亦又何疑。卽其植蒔不異。稭糯而收穫偏遲。且不零落。尤可見其堅帖。夫陰而待陽之至矣。寒熱者。陰陽相爭也。大腸不利者。陰陽相拒也。觀千金治瘡三方。治瘡間發。夜發方。梔子湯。恆山湯。及食鴨肉成病方。則其所謂止寒熱利大腸者。可知矣。

蘖米味甘苦無毒主寒中下氣除熱（別錄）麥蘖主溫中下氣開胃止霍亂除煩消痰破癥結催生落胎（宋附）穰麥蘖溫中消食和中（別錄）

盧子繇曰。稻黍稷麥菽曰五穀。皆可區萌達蘖也。蘖者生不以時。人力可爲。是從止而動。由終而始矣。經云五穀爲養。各有所入。則蘖者亦當各從其類。蓋五穀本具水火土金木五行。升出中降入五氣。故宜五穀味。開發上焦。與上焦開發。宜五穀味。事同而理異。木火金水當建土爲本。土者行之長也。升出降入當標中爲樞。中者氣之機也。其所以爲本爲樞。主宰陽出陰入者。人身中黃之生氣也。中黃之生氣出。則穀味宜。宜則開發上焦。薰膚充身。澤毛。若霧露之溉。中黃之生氣入。則穀味成。成則淫氣於五臟。而五臟安。散精於五形。而五形駐斯腑。精神明。留於四臟。氣歸權衡。權衡以平。氣口成寸矣。然中黃生氣。固爲正氣之主。亦須行氣均平。始得承生氣之出。以出生氣之入。以入以互爲關鍵。設正氣稍有廢弛。則亦爲之少息。是必察何臟之有歉。何行之失和。而以專司之穀蘖養之充之。卽以成其所自始。亦卽以成其所自終也。如麥實有莖甲爲肝穀。黍莠善舒散爲心穀。稷長五穀爲脾

穀。稻粒如秋霜爲肺穀。菽實。芋甲堅爲腎穀。五穀爲五臟養。則五臟爲形氣充。充之養之。正承中黃生氣以出以入耳。然則穀藥功力。豈獨快脾健胃消食化積而已乎。

扁豆味甘微溫主和中下氣葉主霍亂吐下不止

扁豆二月下種。蔓生延纏。葉大如杯。團而有尖。八月開花。其花狀如小蛾。或白或紫。有翅尾形。莢生花下。嫩時可爲菜茹。霜後則收子。入藥用白花而實潔白者。（圖經綱目）

豆體橢圓。然首大尾小。輕重有殊。凡布種必重者向下。及既茁萌則首轉向上。觀其出土已後。首連尾分兩瓣橫披下垂。可知矣。惟扁豆則須粒粒插之。使首向上。不然則沓爛土中。不能生發。以其體肥重不能轉身也。肥重之物自應歸脾。而色白法金。則性主向下。結子多則宜歸腎。益脾氣而性向下及腎。謂之和中下氣。猶不恰當耶。然則仲景云扁豆寒熱者不可食也。毋亦因其肥重能壅肌肉間氣。致邪不得洩歟。非也。夫扁豆花白實白。實間藏芽處更有一條。其形如眉。格外潔白。蓋棚引蔓。其上枝葉遇日愈烈。愈矗立不撓。自有一種嚴肅之概。故俗謂久避暑豆棚下能作瘡。有寒熱者不可食。蓋爲此耳。然則枝葉陰森而結實溫又何故。夫不有蘊隆。何由嚴肅。是故陰森之氣。緊承暑後。而豆者枝葉之種也。惟其溫是以引蔓大。惟其引蔓大能蔽日光。故爲陰森。此其入於人身。非特益脾氣且納使歸腎。並可見其能由腎而布陰氣於彌際矣。霍亂者本應吐下。云吐下不止。見其外已現表而裏仍吐下。應止猶不止也。用其葉者蓋使陰邪之在內爲吐下者。盡蔓延敷布於外。并裏證爲表證。且不畏酷烈之日也。

菘豆味甘寒無毒。主丹毒煩熱風癰。藥石發動熱氣奔弛。生研絞汁服。亦煮食消腫。下氣壓熱解毒。用之勿去皮。去皮令人小壅。當是皮寒肉平圓小綠者佳。（宋附）

菘豆四月下種。苗高尺許。葉小而有毛。至秋開小花。莢如赤豆。以緊小兩頭平色鮮綠者爲佳。(綱目)
生則冷痢。熟則和平。食物恆性也。乃菘豆稟氣固寒。生研絞汁服。反不若煮食之下行者何。蓋菘豆皮寒肉平。其寒本自向外。生研絞汁。其氣最全。且停頓於中。彼丹毒煩熱風疹藥石發動熱氣奔馳。固係向上向外之火。得此汁。狙伺於外達之地。隨其熱而化之導之。濟剽疾以柔和。緩勁突之冲逆。似取義在肉之平。不知實賴皮之寒。配外出之火也。若煮熟則其性寒性平者。既以相和而互相入矣。不與熱隨水結而成腫氣爲熱激而上出者正同乎。藉其素不相入之寒與平已得相化而和治者。就其結與激處以解釋之。而腫消氣下熱壓毒解。由是觀之。熟者下行。非下行也。去其相拒而自下耳。生者外出。非外出也。順其颺發以緩之耳。所由然者。菘豆生枝作葉於溼熱磅礴之會。開花結實於涼颺肅降之餘。其平足以耐煩燥。其寒足以靖浮饒。又屬穀食。其味甘。故凡病發下中而上達外出者。可恃以開釋而化導之。假使倚物之實火。無根之虛陽。原非所能治也。

髮 韭味辛微酸溫無毒歸心安五藏除胃中熱利病人可久食子主夢洩精溺白根主養

齊民要術曰。種韭者治畦欲極深。爲其根性上跳也。又曰。治畦畢以升盞合地爲度。布子於圍內。注韭內生不向外長。圍種令科成也。夫惟上跳是以根養髮。而莖葉除胃中熱利爲病於人。惟其內生是以莖葉歸心而安五臟。子止夢洩精溺白。又云一種永生。注韭久也。惟其一種永生是以可久食矣。雖然歸心者未必能安五臟。能歸心安五臟者未必能除胃中熱利病人。以臟自臟腑自腑也。能止夢洩精者未必能止溺白。能止溺白者未必能止夢洩精。以溺道自溺道精道自精道也。陶隱居曰。韭殊辛臭。雖煮食之。便出猶熏灼。以余所知。韭非特穿胃過腸。其氣尙烈也。卽其質亦不化。故千金治誤吞釵方。暴韭令萎。蒸熟勿切。食一束卽出。是其能纏裹釵以出耳。胃中

積物化熱成利病人能更堅韌於斂乎况其實在腑其氣歸心所謂食氣入胃濁氣歸心淫精於脈脈氣流經經氣歸於肺肺朝百脈輸於皮毛毛脈合精行氣於腑腑精神明留於四臟者是不特歸心安五臟本此而無臟腑之分即後世藉以治胃脘瘀血者亦本於此矣巢氏曰小便利多者由膀胱氣寒胞滑故也腎爲臟膀胱腎之腑其爲表裏而俱主水腑氣不能溫臟故小便白而多金匱要略曰夫失精家少腹弦急陰頭寒目眩髮落脈極虛乳遲是知陰陽本宜相稱若陽不足陰遂無所衛而不固亦無精溺之分矣生氣通天論曰陰者藏精而起亟也陽者衛外而爲固也夫起亟起陽也爲固固陰也是陰陽有交相濟之道焉是故陽之固在乎聚而不在乎盛陽之聚在乎不散而不在乎堅牢觀夫韭之布子四圍而科生於中足以見其陽之聚其翦之則不期而復故不翦亦不能格外加長足以見其不助陽之盛根久盤結則不茂足以見其不使陽堅牢任自熬煮可萎縮而不可糜爛足以見其藏精不洩則起亟爲固功用尙不可知其故乎

假蘇味辛溫無毒主寒熱鼠瘻瘰癧生瘡破結聚氣下瘀血除溼痺一名鼠萇一名薑芥生漢中川澤

假蘇卽荆芥也。二月布子生苗。辛香可茹。方莖細葉。似獨帚葉而狹小。淡黃綠色。八月開小花。作穗成房。房如紫蘇。房內有細子如葶藶子狀。黃赤色。連穗收采用之。(綱目)

諸病源候論曰瘰癧病之生或因寒暑不調故氣血壅結或由飲食乖節故毒流經脈皆能使血脈結聚寒熱相交久則成膿而潰漏又曰瘰癧瘻者由風邪毒氣客於肌肉隨虛處停結如梅李棗核等大小兩兩相連在皮間時發寒熱此言其因也靈樞寒熱篇曰瘰癧鼠瘻在於頸腋者皆寒熱之毒氣留於脈而不去此言其處也又曰鼠瘻之本皆在於臟其末出於頸腋之間浮於脈中未著於肌肉而外爲膿血此言其本也夫在前曰喉嚨在後

曰項背。今曰頸腋。則在側矣。喉嚨屬陽明。項背屬太陽。頸腋則屬少陽。少陽者。陰未盡化。陽氣尙稚。已出乎陽。未離乎陰也。未離乎陰。故風入則搏血。已出乎陽。故血結則留溼。陽氣尙稚。故氣易結聚。陰未盡化。故血易壅瘀。荆芥爲物。妙在味辛而轉涼。氣溫而不甚。芳香疏達。可使從陽化陰。而氣中結聚得破。從血驅風。而血中壅瘀得行。溼痺得去。氣不結聚。血不壅瘀。溼不停著。則寒熱除而鼠瘻癰癧之在頸腋者。雖至已潰成瘡。旣無來源。則亦烏能不已。善夫劉潛江之言曰。荆芥以春令布子生苗。歷夏及秋。方開花結子。故全乎辛之味者。以成其溫升之氣也。然嘗之先辛後苦。俱帶涼味。是又升中復兼降矣。本乎氣之溫。成乎味之辛者。合春和之升舉。是爲能達陰氣。俾陽得乘陰以出也。而血藏之風遂不病。出乎餘味之苦。更成於轉味之涼者。合秋爽之肅降。是爲能和陽氣。俾陰得先陽以暢也。而風藏之血亦不病。蓋以氣味全似挹天氣以接引地氣。能升而達在地之鬱陰。卽能降而化在天之亢陽。故雖不專主於溫升。然佐升散得宜。不特外因風寒而陽鬱。卽內之七情致血分有滯以涸陽者。皆得仗此紓陰以達之。雖亦不專主於涼降。然佐清降得宜。不特內因肝熱而陽僭。卽外之六淫致血分有熱以迫陽者。皆得仗此裕陰以和之。蓋風藏不離乎血。原相因以爲病。惟此則能相因以爲功。所以不可與他風劑例視。而欲達陽必思所以紓陰。欲和陽必思所以裕陰。則庶幾善用此而獲成效矣。

香薷味辛微溫主霍亂腹痛吐下散水腫

香薷四月生。方莖尖葉。似白蘇而細。有刻缺。亦似黃荊葉而小。九月開紫花成穗。有細子。十月采。（參圖經綱目）霍亂係水之潰決。水腫係水之停漲。通塞迥殊。狀候絕異。乃一物並可治之。則兩病本有聯合之理。千金方以兩病並隸於三焦。良以三焦者決瀆之官。水道出焉。水道不通。汪洋無制。若蓄土而頽。則爲霍亂。若充廓而停。則爲水腫。原理之常。無甚異也。特香薷一物能兼治二者。則應究其所以焉。經脈別論曰。飲入於胃。游溢精氣。上輸於脾。脾氣散精。上歸於肺。通調水道。下輸膀胱。水精四布。五經並行。合於四時。五臟陰陽揆度以爲常也。則似水道

之行。全由脾肺膀胱。絕無與於三焦者。不知其游溢散精。通調下輸。皆三焦爲之也。何以故。營衛生會篇曰。上焦出於胃上口。並咽貫膈而布胸中。走腋循太陰。還至陽明。是非其輸脾之道乎。又曰。中焦亦並胃口。出上焦之後。此所受氣。泌糟粕。蒸津液。化其精微。上注於肺脈。乃化爲血。是非其歸肺之道乎。又曰。下焦者。別迴腸注於膀胱而滲入焉。是非其下輸膀胱之道乎。合於四時五臟陰陽揆度以爲常者。卽五癰津液別篇所謂天暑衣厚爲汗。天寒衣薄爲溺與氣是也。則三焦者。詎非導水之江河耶。夫三焦屬少陽。少陽爲相火。故其決鬻爲病。停蓄成災。厥由有二。一者陰靈。一者暖漲。陰靈者。火衰不能激水。暖漲者。火盛反致水溢。香薷則治暖漲者也。夫暖漲不似夏月之溝澮皆盈乎。而復土潤溽暑。大雨時行。苟無日以烜之。風以蕩之。其爲決鬻匪難爲停蓄則固然也。獨香薷者。偏以四月感相火而生。歷屆溼土燥金以暢茂條達。至寒水得令乃告成功。一似乎輸脾歸肺。導入膀胱之旨。直截了當。不假炫飾。而其味辛氣微溫。卽具天暑衣厚爲汗。天寒衣薄爲溺與氣於其中。三焦運化既通。停蓄且不能。則又何從決鬻耶。世人於香薷類以爲發汗。或以爲利水。究竟問其於何發汗。於何利水。則亦終是渺茫。孰知別錄於霍亂證。下下腹痛兩字。卽是利水之端。於水腫證。上冠一散字。卽是發汗之旨。試思仲景辨論霍亂最詳。何以獨無腹痛。外臺祕要列水腫之用香薷者。曰水病洪腫氣脹。曰風水暴水氣水。曰卒腫滿。身面皆洪大。則可知其浮於外而不行者。則能爲之汗。阻於下而不行者。則能爲之利。是其治水。爲行火土中化。乃目爲夏月麻黃。夫麻黃雖能治水。然實行金水中化者。無從混稱亂指也。

薄荷味辛苦溫無毒主賊風傷寒發汗惡氣心腹脹滿霍亂宿食不消下氣煮汁服亦
堪生食人家種之飲汁發汗大解勞乏（唐附）

薄荷宿根經冬不死。二月生苗。清明前後分之。方莖赤色。其葉對生。初時形長兩頭圓。及長則尖。凡收薄荷須隔

夜以糞水澆之。雨後乃悉刈收。則味涼。不爾不涼也。（綱目參物類相感志）
墜下則脹滿應減。下氣則宿食應行。卽不減不行。亦宜以寬中理氣消導順降爲治。何取於薄荷。不知薄荷之涼。大有似乎豆蔻輩。原能寬中理氣消導順降者也。特其芳烈外發。不似豆蔻輩內藏。所以重在散發。而治內不專耳。設使惡氣宿食旣已內擾。仍復托根於表。則非薄荷之內解其結。外副其根。何以使表裏盡除。略無遺患耶。傷寒發汗自有專劑。又何取於薄荷。不知寒之來係賊風所引。則與凡傷寒異。曰賊風者。冬之南夏之北春之西秋之東風也。曰賊風傷寒。則定是夏令傷北風之寒。其乘虛也甚。其入人也深。非麻黃桂枝葛根青龍調解營衛者所能治。薄荷之辛溫芳烈。足與假蘇香薷等。原能開散風寒者也。况其轉味之涼。又能和中調氣。假使賊風傷寒雖從外入。內已成窟。則非薄荷之外剿其從。內覆其穴。何以能一舉兩得耶。所以然者。此物產於南。不產於北。莖方赤色。葉相對生。中春而發。秋盡乃萎。原具夏氣之全。足發沍寒之覆。是以於滯氣之外有所連。客感之內有所據者。均能使拔茅連茹。不勞再舉。但驗其根不畏寒。苗不畏暑。則可以得其消息之所在矣。

卷六

下品草十三味木三味獸一味蟲二味菜一味

虎掌味苦溫微寒有大毒主心痛寒熱結氣積聚伏梁傷筋痿拘緩利水道除陰下溼風眩生漢中山谷及窠旬二月八月采陰乾（蜀漆爲之使惡莽草）

虎掌初生根如豆大漸長大似半夏而扁累年者其根圓及寸大者如雞卵周回生圓芽二三枚或五六枚三月四月生苗高尺餘獨莖上有葉如爪五六出分布尖而圓一窠生七八莖時出一莖作穗直上如鼠尾中生一葉如匙裹莖作房旁開一口上下尖中有花微青褐色結實如麻子大熟卽白色自落布地一子生一窠九月苗殘取根用大者爲虎掌又名天南星小者爲由跋乃一種也（圖經參綱目）

病有少腹盛上下左右皆有根名曰伏梁裹大膿血居腸胃之外治之每切按之致死此下則因陰必下膿血上則迫胃脘生鬲俠胃脘內癰也居臍上爲逆居臍下爲從勿動亟奪（腹中論）人有身體脾股節皆腫環臍而痛是曰伏梁此風根也其氣溢於大腸而著於胃胃之原在臍下故環臍而痛不可動之動之爲水溺瀆之病（奇病論）心之積名曰伏梁起臍上大如臂上至心下久不愈令人煩心以秋庚辛日得之腎病傳心心當傳肺肺以當旺不受邪心復欲還腎腎不肯受故留結爲積（五十六難）據此則腸胃癰之類也病始於腎本係水液挾邪爲心所不勝若肺能受之則咳逆吐痰病斯已矣此亦不必心爲之傳肺之職故應爾爾乃肺不任此欲上不得欲下不能逗留腸胃之外薰蒸水穀之氣沖於上則爲心痛寒熱溜於下則爲溺道結澹浸淫於下體則髀股斷胥腫此時正皆天南星所主矣天南星何以能主此則以其色白入肺性燥劫液使癰中水液化以爲

氣而布散焉。正猶肺之肯受邪。俾從咳逆吐痰可愈也。然此當在未與血結之先。苟已與血結。雖亦可藉以分消。氣分之結。則已不能不仗佐使之妥適矣。不然千金抵當湯治婦人月經不利。腹中滿。時自減。男子膀胱滿急。方何。以於傷寒抵當湯。退蟲而進是耶。婦人月經不調。篇然則治風癩之鳩頭丸。及令霍亂永不發方。皆有是。何也。盧芷園曰。天南星名色性氣。合屬燥金。味苦氣溫。又得火化。爲肺之用藥。與易稱。燻萬物者。合其德。固當治風。第可平諸疾生風。不可平風生諸疾。以其體堅實。細膩非真燥故。其治諸暴強。直支痛。裏急。筋縮。輭。皆風從燥已也。劉潛江曰。南星四月生苗。九月采根。是火之氣。歸於金。取火爲金用者也。火爲金用。而金之氣益烈。卽以同氣相求者。直相從而破其所結之戾氣。故其所治。非陰虛而陽不能化之風。乃陽虛而陰不得化之風。是其旨。皆在散陰結於暢陽。霍亂之發。癩之爲風。陰結而陽不得暢。陽虛而陰不得化也。是可知因痰而生風者。去其痰而風自不得生。特陰虛之燥痰。畏此正如砒鴆耳。

草蒿味苦寒無毒主疥癩痂癢惡瘡殺蟲（蟲當作蟲）留熱在骨節間目一名青蒿

一名方漬生華陰川澤

草蒿卽今青蒿。二月生苗。莖粗如指。而肥輒與葉並深青色。葉似茵陳而面背皆青。至夏高四五尺。七八月間開花。細黃。花下便結子。大如麻子。中有細子。九月采。其根白。鞭根莖子葉皆有香氣。俱堪入藥。（綱目參圖經）疥癩本溼熱爲病。至結痂而癢。則溼已化燥矣。惡瘡亦溼熱病也。而至生蟲。則已溼逆流瀉。燥遂在內矣。瘡既劫溼之具。疥復生蟲之藁。則主疥癩痂癢惡瘡者。不遂爲治燥熱之劑乎。然苦寒之物。治溼熱者有之。如芩連是也。茲獨苦寒而治燥熱。則以其芳香。說者謂芳香實能助燥。烏能治燥。是不明陽明燥金所以繼太陰溼土之故耳。溼浮於外。內本已燥。加以清颺蕩滌。餘暑條消。則外浮者亦散。遂純乎爲燥。是誠在轉瞬間。不然。別氣相續必漸

致。此何獨緊相承踵相接耶。卽以芳香論。在春夏時芳香之物應時生長者不一。然其氣皆發揚。而茲獨斂肅。是
其爲由夏屆秋。由溼轉燥。而留有遺熱在內者之的劑矣。卽驗其立秋已後。定節節生蟲。旣已生蟲。仍不妨開花
結子。其蟲又不嚙梗致敗。不蠹節潰出。但自循梗而下。入土化他物。故凡取蟲者過時卽無。亦可見此是夏間陽
氣遺留在內所化合之。於治留熱在骨節間。豈不符哉。

青葙子味苦微寒無毒主邪氣皮膚中熱風癢身癢殺三蟲惡瘡疥蝨痔蝕下部蠶瘡
子名草決明療唇口青一名草蒿一名萇蒿生平谷道傍二月采莖葉陰乾五月六月
采子

青葙二月生苗。長三四尺。葉闊似柳而輒。莖似蒿。青紅色。六月七月開花如雞冠花。上紅下白。但雞冠花穗或有
大而扁或團者。此則梢間出花穗。尖長四五寸。狀如兔尾。子在穗光黑而扁。與雞冠子莧子不殊。根亦似蒿根而
白。獨莖直下生根。八月采子。（參圖經綱目）

青葙形象生長。與青蒿頗同。特其收成較蚤。蓋當溼熱盡浮。內方轉燥之際。故其爲用似同於青蒿。實戾於青蒿。
夫邪之在人。原欲同氣相引。豈肯鬱鬱獨居。第阻隔旣成。追攀莫及。則有遺留之患。若邪正在表。外熱方昌。則在
內者孰不欲就我同岑。共商留去。斯所以俱患身癢。但視其一則疥已成痂。惟餘不盡。一則風方癢擾。肌膚豎裂。
（癩癢同皮起也）已可測其或爲留熱在骨節間。或爲邪氣在皮膚中。留熱在骨節間。因斂肅而及。故就其斂
肅而消之。邪氣在皮膚中。因散發而得。故就其散發而驅之。是青蒿助行秋令。青葙猶逞夏時。一采於秋末。一采
於夏初。而就其長以足其勢。固已示人區別之方利導之旨矣。要而言之。邪氣皮膚中熱。係發汗證。以風癢身癢
惡瘡疥蝨。則不可發汗。所謂瘡家雖身疼痛。不可發汗。汗出則瘡是也。蟲蠶係可攻證。以邪氣皮膚中熱。則不可

攻。所謂病人表未解者不可攻。攻之利遂不止而死是也。活人書云。蠱病之候齒無色。舌上白。甚者唇黑有瘡。其初得或如傷寒。或因傷寒所致。則此之唇口青。當即轉黑之機。而邪氣皮膚中熱。正合傷寒之候。千金有青箱子丸。治傷寒後結熱。活人有雄黃銳散。治蠱。統而觀之。則凡瘡癢而外候如傷寒者。爲不可易之劑矣。

貫衆味苦微寒有毒。主腹中邪熱氣。諸毒殺三蟲。去寸白。破癥瘕。除頭風。止金瘡。花療惡瘡。令人洩。一名貫節。一名貫渠。一名百頭。一名虎卷。一名扁苻。一名伯萍。一名藥藻。此謂草鷓頭。生元山山谷及冤句少室山。二月八月采根。陰乾。一藿菌爲之使。

貫衆春生赤苗。葉大如蕨。青黃色。面深背淺。兩兩對生。如狗脊而無鋸齒。莖三稜。大如筋。其涎滑有黑毛叢生。四月花白。七月實黑。根連卷而生。皮黑肉赤。曲屈而有尖。鬚黑鬚攢簇。大如伏鷓。其苗隨處透出。無論縱橫。一根百十頭。經冬不死。參吳氏本草圖經綱目。

貫衆之根。裹纒層疊。莖鬚錯出四射。恰有合於腹中。其初出莖鬚頑硬。蠱瀆。恰有合於邪氣。其外黑內赤。味苦氣寒。恰有合於爲寒所束之熱氣。然其四射之莖。無不可生青放葉。即皆生理之所敷。則其義爲重疊包裹之邪氣。熱氣。自隨所過。經絡四散而導發於外。諸毒者邪熱久祕不得宣洩之所成也。邪熱既散。毒於何有。蟲者緣溼熱而生。遇隙而居。善伏於生氣不屈之地。貫衆隨處孔隙。隨處生機。岔湧。一任沉於水。委於冰雪。皆不閱其生全。苟使臟腑空隙。鍾氣盡能如是。蟲何由居。况頑梗粗瀆之莖鬚。雖發於外。而根於裹纒層疊之極內。千金外臺以之治蟲。專治腎家之蟲。爲非無所本矣。且其功能豈僅在是。形連卷而不密。則可以疏癥瘕中氣血。葉對生而不隻。則可以去頭風之偏。內之赤不能越外之黑。則可以止金瘡之血。外之黑終能限內之赤。則可已崩漏衄血。皆以其既喜生於山。又必近於水。置燥處而不枯。浸水中而不爛。爲具剛體而行柔化。畜滑潤而出頑梗。而治喉痺。

治物哽。解藥毒。消頑腫。均於此取裁矣。

何首烏味苦澀微溫無毒主瘰癧消癰腫療頭面風瘡五痔止痛益血氣黑髭鬚悅顏色久服長筋骨益精髓延年不老亦治婦人產後及帶下諸疾本出順州南河縣今嶺外江南諸州皆有蔓紫花黃白葉如薯蕷而不光生必相對根如大拳有赤白二種赤者雄白者雌一名野苗一名交藤一名夜合一名地精一名陳知白春夏采臨用之以苦竹刀切米泔浸經宿暴乾木杵臼搗之忌鐵（宋附）

何首烏春生苗葉相對如山芋而不光澤其莖蔓延竹木牆壁間秋開黃白花似葛勒花結子有稜似蕎麥而細小纔如粟大根大者如拳各有五稜瓣似小甜瓜此有二種赤者雄白者雌其藤夜則相交晝則解故有交藤夜合之名（圖經）

劉潛江云何首烏之用或取效於氣血之結而經脈壅者（如主瘰癧消癰腫療頭面風瘡五痔止痛是也）或取效於血氣之劣而形器損者（如益氣血黑髭鬚悅顏色長筋骨益精髓是也）何其病之迥異而同歸於治歟何首烏傳讚曰雌雄相交夜合晝疏盧子繇曰觀其夜合晝疏則通於晝陽之關則關夜陰之闔則闔矣夫氣血皆一陰一陽之所化也陽爲開之陰爲闔之則氣血之結者以開爲功而卽具有闔之用氣血之劣者以闔爲功而卽具有開之用惟開闔盡其神而氣血之生化乃得不竭豈非不易之元理乎蓋他藥得陰陽之分而此獨得陰陽之合他藥得其分者不必出於合此味之得其合者以其能出於分也或曰此味與地黃同其畏忌將無與之並能益陰歟曰陰陽之開闔此味全具謂其補陰與地黃同功亦何不可但不與地黃同其沉滯者其義所當參也蓋陰陽之開闔具於腎若地黃則能爲陰之闔不能爲陽之開也又肝膽根於至陰達於至陽亦本開

闔以行氣血之生化。茲味合於元始。握其樞機。在風實者陰不能致於陽而使闔也。風虛者陽不能達乎陰而使開也。既合於至陰爲闔。至陽爲開。則風之療也。安能不首推茲味乎。

威靈仙味苦溫無毒。主諸風宣通五藏。去腹內冷滯心膈痰水。久積癥瘕。痲痺氣塊。膀胱宿膿。惡水腰膝冷疼。及療折傷。一名能消久服之無瘟疫瘡。出商州上洛山及華山。并平澤不聞水聲者。良生先於衆草莖方數葉相對。花淺紫。根生稠密。歲久益繁。冬月丙丁戊己日采。忌茗（宋附）

威靈仙莖梗如斂股。四稜。葉似柳葉作層。每層六七葉如車輪。有六層至七層者。七月內生花。淺紫或碧白色。作穗如蒲葦子。亦有似菊花頭者。實青根稠密。多鬚似穀。每年旁引。年深轉茂。一根叢鬚數百條。長者二尺許。初時黃黑色。乾則深黑。故俗稱鐵腳威靈仙（圖經參綱目）

味苦氣溫。火也。而生於早春。采於深冬。將毋假火之性氣。能伸木之屈曲。泮水之冰凝。歟。不惟是也。其采後於衆草。效則捷於衆草。非效捷也。百卉未萌。是先挺發。似風之播揚鼓蕩。驅馳獨疾。故曰主諸風也。遇木而莖爭先。歸水而根稠密。乃屈火令反。不花不實。濡滯留連。非濡滯留連也。不浪作葉。必六七葉排比齊生。周圍四出。狀如車輪。是爲一層。層出不已。至於六七。似臟腑間結壅。非止一處。故曰宣通五臟也。是豈徒伸木泮冰而已哉。夫曰諸風。則其發必驟。曰宣通五臟。則其因必久。况五臟之待宣者非他。卽所謂腹內冷滯。心膈痰水。久積癥瘕。痲痺氣塊。膀胱宿膿。惡水。腰膝冷痛者。是五臟者不得率爾宣通。諸風者又難遲遲責效。惟威靈仙既具賁育之勇。復有慶忌之捷。而不爲揚干之亂行。甚嫻不識之部伍。皆緣其根芟色本爲黑。形復似鬚。稠密而長。年深轉茂。無非水象。倚於水而行氣。以行氣爲化水。層層決排。縷縷疏淪。使陰不化而陽淫爲風者息。則陽不和而陰淤爲淀者

通。是主諸風。卽所以宣五臟。宣五臟卽所以主諸風。而不卽不離不疾不徐。頓然脫釋。惟其能息。是以能通。若諸風緣五臟乾澀不通而成者。得此立貽殃阨。

蒿蓄味苦平無毒主浸淫疥癬疽痔殺三蟲療女子陰蝕生東萊山谷五月采陰乾

蒿蓄春中布地生道旁。苗似蘘麥。葉細綠如竹。赤莖如斂股。節間開花甚微細。青黃色。根如蒿根。(圖經)

劉潛江曰。浸淫疥癬疽痔及蟲。皆溼熱病也。蒿蓄類能治之。得弗爲通利之劑乎。然盧子繇謂其引蔓促節。節節開花。若封而開。開而封。復不得目以通利。似有逐節以爲通。能通而必循其節者。不失之駛疾。不致有遺匿。更爲搜微抉隱之善劑哉。抑當爲血分之氣藥。卽其多主殺蟲而言。蟲從風化。卻本於溼不化而從風。如斯所長。不使血分聚溼而風自平。此所以能治自溼化之風熱而殺蟲也。予謂蒿蓄也。天子升車之石。貌之曰扁。(詩白華有扁斯石傳)則自卑斯高之階也。然積少致多之文類。从扁。篇編是也。充狹致廣之文亦从扁。偏徧是也。此其中有浸淫之義焉。從浸淫而疥癬疽痔與蟲生焉。則以聚爲患。自卑而高。自少而多。自狹而廣。匪節莫駐。歷階不愆者。此能治之。故號曰蒿蓄。

馬筥鈴味苦寒無毒主肺熱咳嗽痰結喘促血痔瘻瘡生關中藤繞樹而生子狀如鈴作四五瓣(宋附)

馬筥鈴春生苗如藤蔓。葉如山芋葉。六月開黃紫花。頗類枸杞花。七月結實。棗許大如鈴。作四五瓣。其根名雲南根。似木香。小指大。赤黃色。七月八月采實暴乾。(圖經)

肺熱咳嗽痰結喘促。厥由甚多。堪以馬筥鈴治者。將必有據。如劉潛江所述。因於寒溼。久而痰滯。氣道迫隘。亦痰結喘促者。固無人不知非所可用矣。卽其所引楊氏云。虛勞少血。津液內耗。心火自焚。遂使燥熱乘肺。咯唾膿血。

上氣痰潮。嗽連續不已者。亦豈有必用是之理乎。予以謂其於春夏布蔓發葉。由於木火以達者。必繞樹而升。其於秋冬繫鈴成實。由於金水以成者。必象金而降。則其所治之熱。爲綠木而升之熱。其所治之痰。爲附金而壅之痰。木者金所侮也。由木之熱。至能傷金。則所謂侮反受邪。侮而受邪。寡於畏也。木以無道侵凌所畏。亦必已外強中乾。其氣升。其血亦必動。於是肺受其熱。遂失職於治節。而壅結於痰涎。痰以火而膠黏。血緣痰而乖錯。謂此爲肺熱咳嗽。痰結喘促。然乎否乎。若血不乖錯。何以下爲血痔。痰不壅結。何以以上爲瘰瘡。觀其匪能自立。偏出高巔。如鐸如鈴。率皆下向。下向者。卽他日上出之發蹤。上出者。卽後時下向之根柢。而苗春花夏。結實非晚。偏至霜降已後。葉已盡脫。鈴已四裂。纍纍駢懸。猶傲睨寒風。浸淫霜雪而不墜。此其苦寒爲何如苦寒。亦可見其雖下向而用不在降洩。不在降洩。則痰結何由解。喘促何由平。殊不知痰之所以結者。因乎火。火緣木而升者。因乎鬱。鬱極斯升之火。譬之荏弱者。聲素難高。行素難遠。一旦受侮彌深。情極激發。有不自知其聲之高行之遠者。鬱固由此而伸。結亦由此而解矣。故此象形之物。先理其鬱發之源。次解其浮越之火。而因火壅結之痰。自隨氣而化津液。因痰逼迫之喘促。自隨火而下歸。烏在其藉降洩而痰結得解。喘促得平。肺熱罷咳。嗽遂不作耶。

骨碎補味苦溫無毒主破血止血補傷折生江南根寄樹上石上有毛葉如庵藺江西人呼爲胡孫薑一名石庵藺一名骨碎布（宋附）

骨碎補生木上或石上。多在背陰處。引根成條。扁長略似薑形。上有黃赤毛及短葉附之。又抽大葉成枝。有極缺。頗似貫衆。面青綠色。上有黃點。背青白色。上有赤紫點。春生葉。至冬乾黃無花實。（圖經）

折之不死。插之輒生。翦枝移續。刷根重栽。皆草木恆性。詎足爲異。未可以療傷折也。然則倒插亦生。橫埋亦生。雖切之成塊。暴之至枯。摘其一葉。分其一瓣。無不可生者。遂可以療傷折乎。此不過水與土正相媾。草木偶得之。遂

乘此生發耳。又烏足以療傷折。且傷之爲傷。豈無差別。在皮肉曰傷破。在筋脈曰傷斷。惟在骨乃曰傷折。傷既在骨。而遠望水土之滋凝。草木之聯屬。其傷處敗壞久矣。惟骨碎補者。寸寸折之。寸寸皆生。處處折之。處處有汁。無藉根株之係。不致血液之漏。故曰主破血。止血補傷折。言能不使瘀結者留滯。不使流動者妄行。而補苴傷折如未嘗傷折也。所以然者。苦本堅裏而內含水。自應腎之體。溫本生發而能運水。自應腎之用。此後人所以察其幾微。而謂爲補腎以除耳鳴齒痛。皆可以義推之矣。

白附子主心痛血痺面上百病行藥勢生蜀郡三月采

白附子生沙中。獨莖似鼠尾草。穗細。葉周而。生於穗間。根形似天雄。長寸許。乾者皺文有節如竹。（參唐本蜀本綱目）

白附子所主。其旨在節。節之爲物。以體象論。則爲陰陽之限。以變動論。則爲用陽布陰。而其威之所竟。力之所加。又爲在下者厚。愈上乃愈微也。在下者厚。則主心痛血痺之謂。愈上愈微。則爲面上百病行藥勢存焉。蓋血痺由尊榮人骨弱肌膚盛重。因疲勞汗出。臥不時動搖。加被微風。而爲身體不仁。如風痺狀。則其始病於血脈。以漸內應於主血脈之心。乃爲痛矣。當未痛時。原不妨用黃芪桂枝五物湯可愈。既至心痛。則不得不藉白附子之陽氣布散。血脈中陰邪仍有限制。不相侵越。徧檢千金方用白附子。惟堅癥積聚篇小狼毒圓一方可服。餘則盡係外敷。外敷之中。除一齧齒蟲痛方外。餘則盡爲面藥。夫黠炮鱉鱘。皆溼熱滯氣之所爲。氣既滯而不生光華。澤復澀而反增晦黯。則行氣宣澤之中。斷不能不用陽布陰之物。駕馭其間。以行藥勢。其爲治固甚精微。而其功力亦云微矣。以是二義而擴充之。則在上用之以氣行津。在下用之以氣行血與痰溼。皆可無微不入矣。

夏枯草味苦辛寒無毒主寒熱瘰癧鼠瘻頭瘡破癥散癭結氣脚腫溼痺輕身一名夕

句一名乃東一名燕面生蜀郡山谷四月采（土瓜爲之使）

夏枯草冬至後生苗。至春高一二尺。莖微方。葉對節生。似旋覆葉而長大。有細齒。背白。三四月於莖端作穗。長一
二寸。穗中開淡紫小花。似丹參花。結子亦作穗。一穗四子。交夏至便枯。於未枯前采之。（綱目參唐本）

劉潛江曰。人身之陽。在上則化陰。在下則化於陰。人身之陰。在下則生陽。在上則生於陽。夏枯之種在地陰也。而
遇一陽則生苗焉。由是以漸挺莖發葉。結穗開花成實。皆爲陽效其用矣。而遇一陰則枯瘁。猶不可謂陰在下能
生陽。陽在上能化陰乎。結癥腳腫溼痺。皆陰陷於下不生陽也。瘰癧癭氣鼠瘻頭瘡。皆陽極於上。不化陰也。得此
又烏能不愈乎。况有陰以成陽。則陽之用不窮。用陽以化陰。則陰之源遂裕。陽用窮則無以生血。陰源裕則有以
化氣。故古人稱其治目珠疼。至夜輒甚。及點苦寒藥劇者。苦寒止能折陽。此並能化血也。又稱其治失血後不寐。
仿半夏湯意。代以夏枯草。半夏僅能導陽入陰。此又能使陽從陰化也。後世擴充其旨。如用以補肝明目。治女子
血崩。產後血暈。當識此義。

馬勃味辛平無毒主惡瘡馬疥一名馬庀生園中久腐處

馬勃生溼地及腐木上。於五六月卒然而發紫色。虛軟狀如狗肺。彈之粉出。夏秋采之。有大如斗者。衡之不過錢
許。（參隱居蜀本）

劉潛江曰。五六月時。火土極盛。百昌踴躍。旣傾盡底裏矣。卽已腐已化者。偶有生氣遺留其間。亦乘之以成形。彈
之粉出。可知偶然假聚。不久仍歸消化耳。故藉以對待浮而在上。偶寄而未卽化之證。使歸於無何有也。斯爲妙
於取裁。

海金沙主通利小腸得梔子馬牙硝礪沙共療傷寒狂熱出黔中郡七月收采生作小

株才高一二尺收時全科於日中暴之令小乾紙襯以杖擊之有細沙落紙上旋收之且暴且擊以沙盡爲度用之或丸或散（宋附）

劉潛江曰。海金沙無花實。其氣專鍾於葉。而成沙則不同。於吐其華而凝其元。惟得氣之流散者。以致其自然之化機而已。然如蒲黃而色黃赤。則有可參者。夫腎主水而脾主溼。是腎水之用寄於脾也。此其治必在於色黃者。小腸行水而合於心。心主血。血乃水之化。血和而水化自行。此其治必在於色赤者。方書但知其治血淋膏淋石淋等證。詎知其種種所患。皆本於溼土之氣不能運化。而又有火以合之。乃結聚於水道。有如是乎。要知此物是於土中布其流散之用。而并達火之麗於土。以病於水者。則可以思其功之所在。固不徒在行水之臟腑而已。

棟實味苦寒有小毒主溫疾傷寒大熱煩狂殺三蟲疥瘍利小便水道根微寒療虬蟲
利大腸生荆山山谷

棟實木高丈餘。其長甚速。葉密如槐而長。三四月開花紅紫色。芬香滿庭。實如彈丸。生青熟黃。十二月采。（圖經參綱目）

凡物耐寒者必畏熱。耐熱者必畏寒。惟棟實。夏已生。迄冬在樹。故世俗之訕不甚長進。不易傾覆者。曰棟樹子。整年如此。是則其遇暑而不焮爛。逢寒而不拆裂。凝定守正。遂可謂堅持元氣之補劑歟。殆非也。夫棟實在夏則核嫩。裏津。充滿於殼。在冬則津消。核斂。表裏相懸。裏津待暑。是布陰以使陽和。卽其主溫疾。傷寒大熱。煩狂也。斂核禦寒。是戢陰以讓陽通。卽其利小便水道也。溼不混於熱。熱已化於水。水暹陽通而下行。曾何蟲之不除。疥瘍之不瘳耶。卽後世專以之治疝。疝獨非陰縛其陽。陽困於陰乎。陰旣戢而陽得伸。陽垂和而陰已布。亦無非賴小便之利。水道之通。與前義不相悖。卽其止上下部腹痛義。亦豈能外哉。

郁李仁味酸平無毒主大腹水腫面目四支浮腫利小便水道根主齒斷腫齩齒堅齒去白蟲一名爵李一名車下李一名棣生高山川谷及丘陵上五月六月采根

郁李木高五六尺。枝條花葉皆若李。惟子小如櫻桃。赤色。味甘酸。核隨子熟。六月采根並實。取核中仁用。（圖經）郁李性潔。最喜和風暖日。既宜清水而不欲肥。（廣羣芳譜）其木色正白。皆金化也。而開花粉紅。結實正赤。是爲金從火化。人身金從火化者。非由肺行三焦之水道耶。大腹水腫。面目四支浮腫。由於水道不行。小便不利。則水壅於火。而還病於金矣。猶能不更濬其源。使金復由火而化。水遂自三焦而通哉。曰利小便水道。正以使其水不從汗洩。不向下混行也。然則其氣味之酸平。又作何解。夫酸者。木之發育也。平者。氣之順降也。核中之仁。本以生發夫木。而木之生發。本以條鬯諸氣。惟酸則有曲直之義。曲直者。不徒一於升舉。又不肯一於卑俯。應伸則伸。應屈則屈。正其生理之從容而不強梗。且兼得氣之平。是其盤旋潤澤於上。條達通輸於下。精者自不混濁。以泄。羸者自不附清而留。澄其源。乃欲順其流耳。至根則潔白爽肅之氣。安於土中。自能使在中溼熱不混。經氣上病於斷齒。以立堅固之本者也。

鈎藤微寒主小兒寒熱十二驚癇

鈎藤狀如葡萄藤。中空而通。長八九尺。或一二丈。大如拇指。置酒甕中。以氣吸之。則酒涓涓出。莖間有刺。正如鈎。紫色。葉細長。（參衍義綱目）

大奇論曰。心脈滿大。癇癧筋攣。肝脈小急。癇癧筋攣。肝脈驚暴。有所驚駭。肝腎並小弦欲驚。二陽急爲驚。夫盛滿偏於一處。則他處之不足可知。弦急偏於一處。則他處之縱弛又可知。巢氏曰。小兒血氣不和。熱實在內。心神不定。所以發驚。甚或搖頭弄舌。或睡裏驚掣。或數齧齒。則爲欲癇。若口眼相引。目睛上搖。手足掣縱。背脊強直。頸項

反折。則爲癘。又曰。驚癘者。因驚怖大嘔。乃發也。夫相引掣縱。應弦急。強直反折。應盛滿。謂非氣血至此。忽被牽掣。遂與他處不相流通。若倒鈞逆注者。然可乎。舉痛論曰。驚則心無所倚。神無所歸。慮無所定。故氣爲亂。况發於寒熱後者。非特正方以茲逆注。邪且難免拘留。此所以有取於鈞藤之紫色空中。任是處處倒鈞逆注。而脈絡決不因之以塞。紫色者。水火相參之色。凡陰陽氣血寒熱。皆於此取義焉。可也。色紫而氣寒。則協和氣血。分解寒熱之用。已具於中矣。矧復中空。則交通陰陽。調劑上下之德。抑又可泯乎。不然。則別錄僅以之治一病。後人遂不可因此爲三隅之反矣。

獺肝味甘有毒。主鬼疰。蠱毒。卻魚鯁。止久嗽。燒服之。

獺狀似青狐而小。毛色青黑似狗。膚如伏翼。長尾短足。水居食魚。能知其歲水之大小。可驗穴而得之。他獸肝葉皆有定數。惟此則一月一葉。其間又有退葉也。（綱目參圖經）

巢氏云。注之言住也。言其連滯停住也。人有先無他病。忽被鬼排擊。當時或心腹刺痛。或悶絕倒地。如中惡然。得差之後。餘氣不歇。停住積久。有時發動。連滯停住。乃至於死。死後注易旁人。故謂之鬼注。所以可用獺肝治者。其注必在臟腑。臟腑皆有定所。定數。獺肝獨應月增退無定。靈變之氣爲鬼所駭。遂不敢停也。又云。蠱是合聚蟲蛇之類。以器皿盛之。任其相噉。存其生者。卽名爲蠱。能變化爲毒害。遺毒於飲食間。以爲人害。食人腑臟。其狀心切痛。如被物齧。面目青黃。驗此之法。須病人唾水中。沉者是蠱。浮者卽非。此其毒必藏匿津液中。所以可用獺肝治者。獺入水。剿捕諸魚。凡水居者。見之咸遁。而肝尤其靈異所萃。故益爲之懼也。寇氏云。嘗糜置獺大水甕中。獺於水中旋轉如風。而水爲之成旋。攏起四圍高舉。中心凹下。觀者駭目。咳久不止者。水飲上湊所爲也。得旋轉水而使中心凹下之物。飲亦成旋下趨而咳止矣。至卻魚鯁。則因其所畏以制之。

白頸蚯蚓味鹹寒。大寒。無毒。主蛇瘻。去三蟲。伏尸。鬼疰。蠱毒。殺長蟲。仍自化。作水療傷。

寒伏熱狂謬大腹黃疸一名土龍生平土三月取陰乾

水土合德爲蚓。以其食水土而生也。然其始也。便土而不溺水。其竟也。化水而不化土。則是資氣於土。資形於水。無怪乎其似水之曲折似土之遲滯矣。曳水以輾土。則土濡潤。假土以範水。則水安流。傷寒狂謬。是土不濡潤也。大腹黃疸。是水不安流也。然傷寒狂謬。非熱不成。大腹黃疸。非水不作。以水土相黏之病。而投以水土相黏之物。幾何不增之饑而益其猖耶。夫不究其氣味爲鹹寒乎。鹹能使水不爲土範。寒能使土不爲火困。乃取其竟之化。非取其始之合也。然則奈何不據其始而要其終。蓋他物雖死。猶或得全而難毀。惟蚓則無論炮製生用。迨至成劑可服。定已化水。並無得全之道。又焉能遺其已化取其未化哉。且所謂蛇瘻諸蟲。皆假溼熱之氣而成。截血液以爲資者。其有取乎此。亦用以釋假合之氣。而全血液之流行耳。若取其未化。則直以蟲養蟲已矣。又成何理耶。雖然。衍義謂爲腎風下注病不可闕。圖經謂爲腳風藥中必須。是又增治風一節。何哉。夫陽盛而不與陰交。陰停而不從陽化。皆風也。蚓性下行。從土中致水。以化其熱。熱消則風熄。陰暢則陽和矣。非特此也。蚓之出地必以夜。而其便土也不於地下而於地上。則是在下能化無形之熱。致有形之水。在上能去有形之滯。退無形之熱。故凡其治耳聾鼻癰舌腫牙疼喉痺頭風。可一貫推之矣。

鯪鯉甲微寒主五邪驚嘔悲傷燒之作灰以酒或水和方寸匕療蟻瘻

鯪鯉似鼉而短小。色黑似鯉而有四足。能陸能水。日中出岸開鱗甲如死。令蟻入其中。蟻滿閉甲而入水。蟻遂浮出。因接而食之。(圖經)

五邪。五臟偏駁不調之氣。以非氣之正。故謂之邪耳。五邪何以能致驚嘔悲傷。驚嘔悲傷何以可用鯪鯉甲治。蓋氣固偏駁不調。加以非習見習聞之事。分不應受之愆。驟相委致。遂至驚而嘔。驚而嘔則其氣共并於肺。肺爲邪并而滿。外因泣出而虛。是其傷不能不責之於悲。而其實則究由於氣之并。使來源不甚逼迫。則去路自有程度。

肺屬金。石金之未純者。鯁鯁能穿而過之。此其取裁之所在也。至於癭。則巢氏所謂由飲食之毒。入於腑臟。隨腑臟而行於所主之脈。稽留脈內不去。使人成種種患害。甚至壅潰成瘡。外漏而中仍結阻。亦豈非五邪留於內。五液傷於外者耶。若夫由癰腫不潰。肌內憤盈者。則取其潰隄之旨。決而通焉。特裏大膿血之候。外既潰則內無結。故潰後不得用也。

苦瓠味苦寒有毒主大水面目四支浮腫下水令人吐生晉地川澤

瓠以正二月下種。生苗引蔓延緣。其葉似冬瓜葉而稍團。有柔毛。嫩時可食。五六月開白花結實。子列瓠上。整齊白而長。謂之瓠犀。霜降後采。（參綱目）

瓠結蔓間。幾經兩時。在夏則自小而大。在秋則自溼而乾。自小而大者。凡物皆然。自溼而乾則瓠有異於他物矣。惟當其溼也。固是津氣之溢。以故肉厚瓠滿。充塞無罅。迨交秋令。漸乾漸堅。以至瓠懸於中。肉殼於外。當日之津。遂淨盡無餘。而其殼則堅若衷甲。入水而輕舉不沾。瓠則微如縷絮。列其子而燦然不亂。有濟於用人。顧取其殼。生氣所繫。物實在於瓠。然抽吮津氣以資其長。運量津氣以成其堅。則其蒂其蔓。不無有力焉。蒂原在瓠之上者也。其在於人。湯飲入而汪洋不流。滋膩入而黏著不化。以致津與氣相混。充於皮肉。廓於腑臟。腑臟不能行氣於外。皮肉無以輸津於內。而爲大水。面目四肢浮腫。則取其瓠子製劑服之。以其曾經若此。而能蕩練津氣。從溼至乾。從浮至斂。內猶生氣燦然。外竟皮肉堅固者。其理既若合符節。其效自應如桴鼓矣。內外氣交。自然清升濁降。特恐一時不能順從向下。或如瓠之仍由蒂蔓而消。則能令人吐耳。若他瓜瓠之屬。有能堅而不能乾者。（南瓜之類）有能乾而不能堅者。（栝萋之類）有能乾能堅而脆薄易敗者。（絲瓜之類）其始非不充沛如瓠。其成卻不相等。惟此獨異。則惟此獨擅其功。但當知其所抽吮者。係夏月之津氣。乃陽中之陰。水雖陰類。而病於陽者宜之。若水證而見脈沉肢冷。舌白溏洩者。服此非特不能行水。且適足以戕陽。觀於其味苦。其氣寒。概可識矣。

本經序疏要總目

卷一

療風通用
久風溼痺
大熱

風眩
賊風擊痛
勞復

頭面風
暴風瘙癢
溫瘧

中風腳弱
傷寒

卷二

中惡
大腹水腫
小便利

霍亂
腸澀下痢
溺血

轉筋
大便不通

嘔噦
小便淋

卷三

消渴
痰飲
腸鳴

黃疸
宿食

上氣咳嗽
腹脹滿

嘔吐
心腹冷痛

卷四

心下滿急
驚邪

心煩
癩痢

積聚癥瘕
喉痹痛

鬼疰尸疰
噎痛

卷五

鯁

齒痛

口瘡

吐唾血

鼻衄血

鼻鼈

耳聾

鼻息肉

目赤熱痛

目膚瞤

聲啞啞

面疔皰

髮禿落

滅癥

金創

卷六

蹇折

瘀血

火灼

癰疽

惡瘡

漆瘡

癭瘤

瘰瘡

五痔

脫肛

臛

虻蟲

寸白

卷七

虛勞

陰痿

陰癘

囊溼

洩精

好眠

不得眠

腰痛

婦人崩中

月閉

無子

安胎

墮胎

難產

卷八

產後病

下乳汁

中蠱

出汗

止汗

驚悸心氣

肺痿

下氣

蝕膿

女人血閉腹痛

女人血氣歷腰痛

女人腹堅脹

解百藥及金石等毒

服藥食忌

藥不宜入湯酒者

序曰。班氏藝文志謂醫經者。原人血脈經絡骨髓陰陽表裏。以起百病之本。死生之分。而用度鍼石湯火所施。調百藥齊和之所宜。經方者。本草石之寒溫。量疾病之淺深。假藥味之滋。因氣感之宜。辨五苦六辛。致水火之齊。以通閉解結。反之於平。蓋自是醫經經方遂分。連絡之者。本草經則其樞紐矣。乃志不載其書。然帝紀。平帝元始五年。徵天下通知逸經古記。天文厯算鐘律小學史篇方學本草。及以五經論語孝經爾疋教授者。所在為駕一封。輶傳遣詣京師。至者數千人。樓護傳。護少隨父為醫長安。誦醫經本草方術數十萬言。世不忽其書。故習而傳之者。代不乏人。其得至今存者。惟梁貞白先生陶氏書為最古。今案其書。既歷載本經總序於前。復患諸藥一種雖主數病。而性理有偏著。立方或致疑混。赴急抄撮。恐不皆得研究。故將本經序大病之主。已下一節。循其所列。剖而析之。分為八十三項。件繫主治藥於下。方贅之序末。是陶氏實注本經。而得本經與醫經經方連絡交會處矣。予治仲景書。既由不明藥物主病之所以然。用力本經。有本經疏證續疏之作矣。繼治孫真人主太守書。覺與仲景書猶未相承接。遂立志究竟病名古今相沿之準。病證彼此不倖之故。而證以藥物主治之由。得是編以為鵠。反覆尋繹。參互研訂。然後

知一證也。隸之此病則屬虛。隸之彼病更屬實。一藥也。投之彼病則逐實。投之此病反補虛。於仲景書以此推其緒。於孫真人王太守書以此要其歸。蓋自是而漢人唐人醫學醫經經方旨趣。得連爲一貫焉。篇中附北齊徐氏唐蘇氏蜀韓氏宋唐氏所增。其精詣幾與陶氏掇。而徐氏所續九項。實有裨補證明之功。亦隨例詮釋而不削也。道光二十年九月五日。武進鄒澍序。

貞白先生名宏景。梁時隱居茅山。自號華陽。隱居實始集別錄。附入本草經中。徐氏名之才。北齊尙書令。封西陽王。著藥對。蘇氏名恭。顯慶中與長孫無忌許敬宗等修定本草。李勣表上之。今名唐本草。韓氏名保昇。孟蜀重廣唐本草。并稍增注釋。名蜀本草。掌氏名禹錫。宋嘉祐時奉詔重修本草。名嘉祐補注本草。唐氏宋大觀時蜀人。取諸家本草彙而集之。並采入經史中言醫事。隨類附入。名證類本草。

本經序疏要目錄

卷一

序例	一
療風通用	二
風眩	七
頭面風	九
中風腳弱	一一
久風溼痺	一三
賊風變痛	一六
暴風瘙癢	一七
傷寒	一九
大熱	二三
勞復	二七
溫瘧	二八

卷二

本經序疏要 目錄

卷三

中惡	三三
霍亂	三五
轉筋	三七
嘔噦	三九
大腹水腫	四一
腸澼下利	四五
大便不通	五二
小便淋	五三
小便利	五八
溺血	六〇

消渴	六二
黃疸	六五
上氣咳嗽	六九
嘔吐	七三

痰飲……………七六

宿食……………八〇

腹脹滿……………八一

心腹冷痛……………八三

腸鳴……………八七

卷四

心下滿急……………八九

心煩……………九〇

積聚癥瘕……………九四

鬼疰尸疰……………九八

驚邪……………一〇三

癩痢……………一〇六

喉痺痛……………一一二

噎病……………一一四

卷五

鯁三……………一一七

齒痛……………一一八

口瘡……………一二〇

吐唾血……………一二一

鼻衄血……………一二四

鼻鼈……………一二七

耳聾……………一二八

鼻息肉……………一三〇

目赤熱痛……………一三一

目膚瞤……………一三三

聲啞啞……………一三五

面疝炮……………一三六

髮禿落……………一三八

滅癥……………一四一

金創……………一四一

卷六

踈折……………一四五

瘀血……………一四六

火灼	一四九
癰疽	一五一
惡瘡	一五三
漆瘡	一五八
瘰癧	一五九
瘦瘡	一六一
五痔	一六三
脫肛	一六六
蠱	一六七
虻蟲	一六七
寸白	一六八

卷七

虛勞	一七一
陰痿	一七七
陰癢	一七九
囊溼	一八〇
洩精	一八一

好眠	一八三
不得眠	一八三
腰痛	一八四
婦人崩中	一八六
月閉	一九〇
無子	一九三
安胎	一九四
墮胎	一九六
難產	二〇〇

卷八

產後病	二〇三
下乳汁	二〇四
中蠱	二〇六
出汗	二〇九
止汗	二一〇
驚悸心氣	二一二
肺痿	二一三

下氣	二一五
蝕膿	二一七
女人血閉腹痛	二一八
女人血氣歷腰痛	二一九
女人腹堅脹	二二〇
解百藥及金石等毒	二二一
服藥食忌	二二七
藥不宜入湯酒者	二二八

本經序疏要

武進鄒澍潤安撰

卷一

序例

謹按諸藥一種雖主數病而性理亦有偏著立方之日或致疑混復恐單行經用赴急抄撮不必皆得研究今宜指抄病源所主藥名便可於此處療若欲的尋亦兼易解其甘苦之味可略有毒無毒易知惟冷熱須明今依本經別錄注於本條之下其有不宜入湯酒宜入湯酒者亦條於後（唐本以朱點爲熱墨點爲冷無點爲平多有差悞宋人於逐藥之下依本經別錄而注焉）

凡藥稟賦絕類。則功用廣博。然推其端緒。要有歸著。譬如麻黃。其異在所產之地。冬不積雪。則其歸著。在鼓發陽氣。衝散陰邪。故凡束縛難伸之風。（賊風攣痛）蔽錮盛熱之寒。（傷寒）乍揚更抑之熱。（溫瘧）迫隘不順之氣。（上氣咳氣）皆所能療。誠得謂一種可主數病矣。然不能治筋骨懈弛之風。陽氣漏泄之寒。鼓蕩不羈之熱。隨火沖逆之氣。稽其效曰出汗。亦僅能令靈中見睨。不能令旱處致霖。曰下氣。卻祇能於橫中關道。不能於直下鑿渠。又可謂性理有偏著否耶。太陽病。項背強。凡几汗出惡風者。桂枝加葛根湯。反無汗惡風者。葛根湯。用麻黃不用麻黃。其別在汗咳。而脈浮者。厚朴麻黃湯。沈者。澤漆湯。用麻黃不用麻黃。其別又在脈。立方之日。不洞曉是理。易致疑混。陶氏序肘後百一方云。常居閑佚。乃可披檢方書。或從祿外邑。將命遐征。或宿直禁闈。晨宵隔絕。

或急速戎陣。城柵嚴阻。忽遇疾厄。拱手相向。搢紳君子且然。何況貧家野居。能不向單行經用。赴急抄撮。以求活。此時而欲研究方書。探討經義。證其非是。豈特不能。且不暇矣。爲此編者。筆墨省減。病名既得原委。藥味遂可別擇。循證求病。因病得藥。從藥檢宜。誠可謂探之囊笥。庸豎均可成醫者。嗟夫。世風遞易。遵守殊規。徒知寒可攻熱。熱得療寒。補概益虛。泄能除滿。欲適燕而北其轅。固不爲非是。殊不知自吳直往。定抵海濱。從演徑徂。輒歸西域。遂致輒發坦途。詣終茅塞。惟古人所指示。曲盡攸宜。縱使羊腸鳥道。循是適征。必可屈四通八達。此昔日之僻徑。卽今日之廣衢。而今日所謂廣衢。乃金元已來所別闢也。甘苦之義。其旨淵微。冷熱之宜。其情直遂。注此於下。相得益彰。意簡要而用專精矣。

療風通用

〔防風〕〔溫〕 主大風頭眩痛風行周身骨節疼痺煩滿

〔防己〕〔平〕溫 療風腫及中風手足攣急

〔秦艽〕〔平〕微溫 療風無問久新通身攣急

〔獨活〕〔平〕微溫 治中諸風溼冷奔喘逆氣皮肌苦癢（藥性論）

〔芎藭〕〔溫〕 主中風入腦頭痛寒痺

〔羌活〕〔平〕微溫 主賊風失音不語多癢血癩（藥性論）

〔麻黃〕〔溫〕微溫 治身上毒風癩疥皮肉不仁（藥性論）

蜀 鹿藥溫 主風血去諸冷益老起陽

對藥

天麻平 治諸風溼痺四肢拘攣

海桐皮平 主要脚不遂頑痺腿膝疼痛（海藥）

蚬

威靈仙溫 主諸風宣通五藏去腹內冷滯心隔痰水

楓香平治癰癢毒臣

薏苡仁微寒主風筋攣急屈伸不得君 主風溼痺下氣

萎蕤平治中風暴熱不能轉動者君

巴戟天微溫治風邪氣君 治一切風（日華）

側子大熱治溼風大風拘急使 治冷風溼痺大風筋骨攣急（藥性論）

鼈頭血治口僻臣

山茱萸平治風氣臣 主頭風風氣去來鼻塞目黃耳鳴面皯

淡竹瀝及葉大寒主風癘疾臣

牛膝平主風攣急君

細辛溫主風攣急君 主風溼痺痛死肌

菖蒲溫君并桂心大熱吹鼻中主風瘖君

梁上塵微寒以小豆大吹鼻中治中風使

葛根平治暴中風臣 治金創中風瘞欲死煮汁飲之口噤不開多服生葛根自愈

(肘後)

白鮮皮寒治風不得屈伸風熱臣 主頭風 治一切風痺筋骨弱乏通小腸水氣

(日華)

白薇大寒治暴風熱四肢急滿不知人臣

天薺冬平大寒 主諸暴風溼偏痺強骨髓

附子溫大熱 腰脊風寒

柱若微溫 主風入腦戶頭腫痛多涕淚出

麥薺冬平微寒

羚羊角溫(應作寒)微寒 治一切熱毒風攻注(藥性論)主中風筋攣附骨

疼痛生摩和水塗腫上(孟詵)

犀角寒微寒 散風毒(藥性論)治中風失音熱毒風(日華)

藁本溫微寒 除風頭痛 能治一百六十種惡風鬼炷流入腰痛冷能化小便通

血(藥性論)

類證

天雄溫大溫 主大風寒溼痺歷節痛拘攣緩急

黃芪微溫 主大風癩疾

蒺藜子微寒 治諸風癱瘍破宿血（藥性論）

藁耳實溫葉微寒 主風頭寒痛風溼周痺四肢拘攣痛惡肉死肌

菊花平 主四肢游風利血脈（日華）

狗脊平微溫 治男子女人毒風輭腳邪氣溼痺（藥性論）

莽艸溫 主風頭癢可用沐勿令入眼

柏子仁平 主風溼痺 治風潤皮膚（日華）

蔓荊子微寒微溫 治賊風（藥性論）

當歸溫大溫 主惡血內塞中風痙汗不出

烏喙微溫 主風溼寒熱歷節掣引腰痛不能行步

葶藶平 主冷風痛痺腰腿不遂手足驚掣（藥性論）

躑躅溫 主賊風在皮膚中淫淫痛

欒荊溫 主大風頭面手足諸風

辛夷溫 主風頭腦痛

小天蓼溫 主一切風虛羸冷手足痺疼無論老幼輕重浸酒及煮汁服之

乾蝎溫 療諸風癱瘳及中風半身不遂口眼喎斜語澀手足抽掣

烏蛇溫 主諸風瘙癢瘳皮膚不仁頑痺

天南星溫 主中風除痰麻痺下氣破堅積

烏頭溫大熱 主中風惡風洗出汗除寒溼痺

白花蛇溫 主中風溼痺不仁筋脈拘急

酸棗仁平 主筋骨風研末作湯服之（藥性論）

鼠黏子平 除風傷

牛黃平 療中風失音口噤（日華）

枳殼微寒 主風癢麻痺通利關節

牡荊子微寒平 根主心風頭風肢體諸風解肌發表（唐本引別錄）

風之病人也。大率有三。有感而即發者。有既入人身。盤旋氣血間。久乃成病者。有人身陽氣自應風化爲患者。感而即發。如傷寒溫熱時氣等類是已。既入人身。盤旋氣血間。久乃成病。如風眩頭面風等類是已。此篇大旨。爲諸病提綱挈領。獨於人身陽氣自應風化爲病者加詳。何謂人身陽氣自應風化。蓋陰性凝聚。陽性發散。陰聚之。陽必散之。則陰陽固互相爲用矣。然不有陰氣凝聚。陽在內不得出。奮擊爲雷霆者乎。不又有陰氣凝聚。陽在外不得入。周旋不舍而爲風者乎。是故風者。陽氣之變眚也。其卦爲巽。巽者陰初凝而完聚。陽始退而矯強。強者力不

能散。聚之紐密。聚者偏不受強之提撕。於是相搖相曳。相摩相盪。而周旋不舍焉。而抑揚飄驟焉。必得雨而風乃息。雨固陰陽之既翕而化焉者也。故夫人身之陽在上。則欲其與陰化而下歸。在下。則欲其化陰而上出。設使在上不與陰化。在下不能化陰。斯陽亢無以升降。於是爲出柙之虎。失繫之猿。而窮而無歸。咆哮狡獪。百變不已。窺篇中大意。陽之鬱者伸之。陽之勁者緩之。陰之結者破之。陰之竭者濡之。隨其所在而澤陽。因其所近而招陰。增膏以定火之施。漑水以拯木之枯。總不出用陰和陽一語。就病以徵藥。卽藥以審病。紛紜膠擾之中。未始不可隨處洞徹源委也。

風眩

〔菊花〕〔平〕 主風頭眩腫痛目欲脫淚出

〔飛廉〕〔平〕 主頭眩頂重

〔躑躅〕〔溫〕

〔虎掌〕〔溫〕微寒 主風眩 主風眩目轉（藥性論）

〔杜若〕〔微溫〕 主風入腦戶頭腫痛多涕淚出眩倒目眈眈

茯神平 療風眩風虛

〔茯苓〕〔平〕

〔白芷〕〔溫〕 主頭眩目癢

鷓鴣頭平 主頭風眩顛倒癩疾

蜀本對藥

伏牛花 主風眩頭痛

芎藭溫臣

防風微溫主頭眩顛倒火風溼痹臣 主大風頭痛惡風

人藎微溫主頭眩轉君

兔頭骨平臣 主風眩巔疾

類證 蔓荊實微寒 主風頭痛腦鳴目淚出

薯蕷溫平 主風頭眼眩

朮溫 主風眩頭痛目淚出

麤蕪溫 頭中久風風眩

陽在上不與陰化。在下不能化陰。均之風也。何以在下之風。有腸風胃風。則為殄洩也。又有風祕風燥。則為便艱也。在上之風。有卒仆無知。痰涎湧逆也。又有頭風眩痛。涕洟唾淚也。此不特有淺深之殊。抑亦有開閉之異。蓋陰之錮者。陽必鬱。則陰固錮。陽而陽亦燦陰也。陰之漏者。陽必動。則陰固背。陽而陽復迫陰也。故夫閉者益閉。開者愈開。閉者之致斃。是陰竭陽亡。開者之及危。乃陰離陽決。雖然閉之弊斷有甚於開。試思風頭眩痛。非卒倒無知之輕者乎。痰涎湧逆。非涕洟唾淚之甚者乎。然參釋前篇。與此篇義旨。又有以知閉者宜醒陰。導陰以濟陽。開者宜順陰。和陰以平陽。為同中之異矣。順陰和陰以平陽。奈何。試以燭爇則淚垂。波蕩則舟旋證之。夫燭爇淚垂者。咎在陽而不在陰。波蕩舟旋者。咎在陰而不在陽。但風息則非特燭不爇。卽波亦不蕩矣。是豈不可并合而論。然

不有膏不堅而燭垂淚者乎。不有水激搏而舟旋轉者乎。水激搏而舟旋轉。是地勢之傾欹也。膏不堅而燭垂淚。是氣候之過暖也。療風無藉乎崇土。此篇偏疊隸以淺尤薯蕷。療風何資於滲痢。此篇乃並列以茯神茯苓。而菊花之苦平而降。蔓荊之辛寒而升。尤之苦溫而守。性殊楚越。而收淚之功則同。其可謂順陰氣使就下。和陰氣使歸壑。平陽氣使寧謐者非耶。考仲景治眩。多著意於水與飲。故苓桂尤甘湯。真武湯。五苓散。澤瀉湯。均不得謂爲治風。則風眩之必兼治水。從可識矣。

頭面風

〔芎藭〕〔溫〕 除面上游風去來目淚多涕唾忽忽如醉

〔薯蕷〕〔溫〕平 主頭面游風

〔天雄〕〔溫〕大熱 療頭面風去來疼痛

〔山茱萸〕〔平〕微溫 除面上瘡主能發汗（藥性論）

〔莽艸〕〔溫〕

〔辛夷〕〔溫〕 治面腫引齒痛

牡荊子溫

〔蔓荊子〕〔微寒〕平溫 久服令人光澤脂緻

〔藁本〕〔溫〕微溫微寒 長肌膚悅顏色辟霧露潤澤可作沐藥面脂

〔麝蕪〕〔溫〕

〔葉耳〕〔溫〕

蜀本藥對

何首烏微溫 療頭面風

皂莢溫主風眩使

巴戟天微溫主頭面風君 療頭面游風

白芷溫主頭面風臣 可作面脂

防風溫主頭面來去風氣臣

蜂子微寒微溫 主面目黃久服令人光澤好顏色

杜若

葉耳實溫葉微寒

類證

頭面風亦在上之風也。其主治多用溫升。核以陽在上不與陰化之義相悖否。夫豈知頭面風固在上。其所以然卻在下哉。靈樞邪氣臟腑病形篇。黃帝曰。首面與身形。屬骨連筋。同血合氣。天寒則裂地凌冰。或手足懈惰。然而其面不衣。何也。岐伯對曰。十二經脈。三百六十五絡。其血氣皆上於面而走空竅。其精陽氣上走於目而為睛。其別氣走於耳而為聽。其宗氣上出於鼻而為臭。其濁氣出於胃走唇舌而為味。其氣之津液皆上燻於面。而皮又厚。其肉堅。故天熱甚寒不能勝之也。是豈非其未在上。其本在下歟。巢氏曰。頭面風者。諸陽經脈為風所乘也。諸陽經脈上走於頭面。運動勞役。陽氣發洩。腠理開而受風。謂之首風。是豈非招風取中之故歟。觀篇中一則曰游風。再則曰去來。詎非其病既不常在。亦不竟除。來本無期。去亦無跡。其來也。或目淚。或涕唾多。或忽忽如醉。或頭

痛。或生瘡。或腫。或不光澤。或面目黃色。其去也。倏然若失。則其陽氣暫弛而病生。稍張而病罷。猶可不使陽化在下之陰。令上出而爲光澤脂緻。以長肌膚潤顏色乎。是其於風眩。一則水乘風以上激。一則火委頓而不上炎。烏可同日語也。然機關既在下。何以不病於下而病於上。夫適所謂陽不固。而非陽衰。陽衰則病於下矣。然至用天雄。不可不謂陽衰。是則有說焉。夫遠行勞力。汗出於腎。經有明文。運動勞役而至陽氣發泄。不能不謂傷自腎。始而陽之發泄有多端。其已發而未泄者。則因其上而越之矣。若已發已泄。繼踵而不止。慄悍而難禁者。能不按而收之乎。若發泄過甚。根柢將傾者。能不因其衰而彰之乎。夫固難以一途論也。充陽以運陰滯。散火以靖陽氣。息風以奠陽位。和陰以達陽光。名曰治陽。實以治陰中之陽。名曰治下。實以使自下而上。推其變而會其元。古人之用意密矣哉。

中風腳弱

〔石斛〕〔平〕 主腳膝疼冷痺弱

〔石鍾乳〕〔溫〕 療腳弱疼冷下焦傷竭

〔殷孽〕〔溫〕主腳冷疼弱

〔孔公孽〕〔溫〕主腰冷膝痺毒風（藥性論）

〔石硫黃〕〔溫〕大熱 主腳冷疼弱無力

〔附子〕〔溫〕大熱 腳弱冷疼不能行步

肢寒 主虛勞喘吸兩腳冷疼

〔丹蘆〕微寒 腰脊強脚痺除風邪留熱

〔五加皮〕〔溫〕微寒 療躄小兒不能行女人腰脊痛兩脚疼痺 主賊風傷人輓脚

鬻腰（藥性論）

竹瀝大寒

〔大豆〕〔平〕豆黃主溼痺膝痛（孟詵）

〔天雄〕〔溫〕大溫 主關節重不能行步除骨間痛

側子大熱 風痺歷節腰脚疼冷

對藥 木防己平治攣急臣 治男子肢節中風毒風不語主散結氣擁腫（藥性論）

獨活微溫主脚弱君 主手足攣痛勞損（藥性論）

松節溫治脚膝弱君 主久風風虛脚痺疼痛

牛膝平治痛痺 治腰膝輓怯冷弱（藥性論）

類證 胡麻平

中風脚弱之候。與頭面風適相對照。其治自應推在上之陽。回入陰中以強之已耳。乃復列入性寒通利者過半。是何故歟。夫既曰弱。則非拘急攣縮可比。卻甚有似於痿。既曰脚。則非頭項身體盡然。又不全係於風。何則。風性善行。不能但駐一處。弱者筋弛而不束骨也。生氣通天論曰。溼熱不攘。大筋繆短。小筋弛長。繆短為拘。弛長為痿。

又曰有傷於筋縱。其若不容。痿論曰。心氣熱則下脈厥而上。上則下脈虛。虛則生脈痿。樞折掣筋縱而不任地。果爾。則行溼以去熱。使陰得以上濟。通血以導氣。使陽得以下蟠而自上下。下之化通矣。又烏得但特引火回陰之一端耶。然則直曰痿可矣。何得命之曰中風。夫風固陰性凝聚。陽在外不得入。則與之周旋不舍而爲者耳。特疑聚之中果何氣哉。試思氣交之令天氣迷蒙。地氣抑遏。土木生潤。階礎流漿。非陰之凝聚。溼與熱耶。而旋卽雷雨洊至。必首御以風。是風非溼與熱凝聚而生者耶。乃是時也。膠柔弦弛。任是堅脆之物。必轉溼潤焉。則所謂中風脚弱。非飄揚淒掠之風。亦非掀天刮地之風。直是醞釀於溼與熱中。欲出而未得出。欲息而不得息者。彼痿則雖間亦有挾溼。如所謂肉痿者。餘則均係熱灼陰消。皮毛血脈肌肉筋膜骨髓直乾枯焉耳。此風與痿之所攸分。即本書不載痿之由已。再覈篇中凡性溫者所主。必云冷云痛。間有性平性寒者。所主亦有疼與冷焉。是其轉移陰陽之浮滯。散發陰陽之抑鬱。暢達生氣之留連。撥正經脈之違逆。具握化機。力專效捷。自有常理於中。而非可以常情測者。尤宜具眼觀也。

久風溼痺

〔菖蒲〕〔溫〕平 主風寒溼痺

〔茵芋〕〔溫〕微溫 諸關節風溼痺痛

〔天雄〕〔溫〕大溫 主大風寒溼痺歷節痛拘攣緩急

〔附子〕〔溫〕大熱 主寒溼踈躄拘攣膝痛

〔烏頭〕〔溫〕大熱 除寒溼痺

〔細辛〕〔溫〕 主風溼痺痛死肌

〔蜀椒〕〔溫〕大熱 逐骨節皮膚死肌寒溼痺痛

〔牛膝〕〔平〕 主寒溼痿痺

〔天蓳冬〕〔平〕大寒 主諸暴風溼偏痺

〔朮〕〔溫〕 主風寒溼痺

〔丹蘘〕〔微寒〕 除風邪留熱

〔石龍芮〕〔平〕 主風寒溼痺心煩邪氣

〔茵陳蒿〕〔平〕微寒 主風溼寒熱邪氣

松葉溫 主風溼瘡生毛髮

松節溫 主百節久風

側子大熱 主風痺歷節

藥對 薏苡仁微寒主中風溼痺筋攣君

躑躅溫治風使 主賊風在皮膚中淫淫痛

柏子仁平主風溼痺君 益氣除風溼痺

獨活微溫治風四肢無力拘急君

證類 天蓳冬平大寒

菓耳實溫葉微寒 主風溼周痹四肢拘攣痛

蔓荊子微寒微溫 主溼痺拘攣

痺之訓爲冷疾。(荀子解蔽篇注)爲溼病。(說文)則風者其冷溼之所化歟。是蓋不然。若本無風而風爲冷溼所化。則痺論不得云有風氣勝者矣。然則此篇但云風溼而不云寒。則寒者得無風溼之所化歟。是又不然。痺論云。風寒溼三氣雜至。合而成痺。則爲病之由。固三者兼受矣。曰雜至。謂錯雜而至。不拘孰先孰後也。曰勝。謂其氣較之他氣爲盛也。曰行曰痛曰著。則病之情狀已該其中矣。然則篇中以緩急淫淫周痺爲風勝。以拘攣歷節偏痺爲溼勝。以痛爲寒勝。而治風以散。治寒以熱。治溼以滲可矣。何爲乎寒熱雜陳。通補互用。豈痺亦有屬虛屬熱者哉。夫風爲陽。寒爲陰。溼爲陽中之陰。則邪既有陰陽矣。何況人身亦有體質之不齊。陰陽之偏旺。氣候之勝復。而感觸動盪於其間。豈能執一以爲則。而無臟腑之違從。氣血之消長耶。故曰痛者寒氣多也。病久入深。營衛之行澀。經絡不疏。則不通。皮膚不營。則爲不仁。陽氣少。陰氣多。與病相益。故爲痺寒。陽氣多。陰氣少。病氣勝。陽遭陰。故爲痺熱。其逢溼甚者。陽氣少。陰氣盛。兩氣相感。故汗出而濡也。又曰。痺在於骨則重。在於脈則血凝不流。在於筋則屈不伸。在於肉則不仁。在於皮則寒。具此五者。則不痛。凡痺之類。逢寒則急。逢熱則縱。據此。則又豈得按其始以定治乎。然則何以不及五臟諸疔之治。夫篇中除煩平喘通利血脈。養營定驚。伸引筋骨。下氣止嘔之物。亦何嘗闕。顧謂不治五臟痺耶。或謂仲景云。風之爲病。當半身不遂。或但臂不遂者。此爲痺。其辨嚴矣。何以篇中治痺之物。盡治風之物。夫此則邪之力。有大有小耳。譬諸寇盜。力大者。徑情直行。無敢與忤。力小者。誘引相得。萃於一隅。然正其治化之端。通其出入之道。招徠其脅從。殲戮其巨魁。剿大剿小一也。焉用別乎。特風多猝然而至。痺每積漸乃成。故以久風溼痺標名。非謂更有驟風溼痺相對照也。

賊風攣痛

〔茵芋〕〔溫〕微溫 療諸關節風溼痺痛

〔附子〕〔溫〕大熱 主寒溼痿躄拘攣膝痛

側子大熱 治冷風溼痺大風筋骨攣急

〔麻黃〕〔溫〕微溫 主五藏邪氣緩急風脅痛

〔芎藭〕〔溫〕 主寒痺筋攣緩急

〔杜仲〕〔平〕溫 治腎勞腰脊攣僵（日華）

〔葶藶〕〔平〕 主腰痛強骨節風寒溼周痺

〔狗脊〕〔平〕微溫 主腰背強機關緩急周痺

〔白鮮皮〕〔寒〕 主溼痺死肌不可屈伸

〔白芨〕〔平〕微寒 主賊風鬼擊痺緩不收

〔葶耳〕〔溫〕 主風溼周痺四肢拘攣痛

豬椒溫 主風寒溼歷節疼

證類 石斛平 逐皮肌風痺（藥性論）

漢防己平溫 主中風手足攣急

靈樞賊風篇。黃帝曰。夫子嘗言賊風邪氣令人病。今有不離屏蔽。不出室穴。卒然病者。何也。岐伯對曰。此皆嘗有所傷於溼氣。若有所墮墜。惡血留於內而不去。卒然喜怒不節。飲食不適。寒溫不時。腠理閉而不通。其開而遇風寒。則血氣凝結。與故邪相襲而爲寒痺。其有熱則汗出。汗出則受風。雖不遇賊風。邪氣必有因加而發焉。帝曰。夫子之所言。皆病人所自知也。其母所遇邪氣。又毋怵惕之所志。卒然而病者。何也。惟因有鬼神之事乎。岐伯對曰。此亦有故邪留而未發。因而志有所惡。及有所慕。血氣內亂。兩氣相搏。其所從來者微。視而不見。聽而不聞。故似鬼神。據此則賊風者。卒然而發。正與風溼痺之積久乃成者相反矣。顧賊風未必盡爲擊急。擊急未必盡由賊風。則賊風擊急者。其如飛尸如鬼擊。不假有因。卒然而發之擊急歟。然前此種種諸風篇。未必竟無擊急。此篇種種諸證。又未嘗皆擊急。謂前此諸擊急非卒然而得則可。謂今此卒然得者。雖不擊急。亦得命爲賊風擊急。可乎。然覈此篇。僅痺緩不收。皮肌風痺。兩者無擊急。餘則不可屈伸。機關緩急。緩急風脅痛。關節風溼痺痛。皆擊急也。矧痺緩不收。上明著賊風鬼擊耶。惟卒然得者。與不卒然得者。所主藥物大同小異。是則宜參究耳。雖然。論病則當嚴別所由。論治卻宜實據現在。使風以陰陽不合化而病者。必推前此五載十年曾患感冒以爲據。是猶曆家之推曆元。縱有合而無相干涉也。但是見氣之壅滯。則調其氣。見血之泣澀。則和其血。見痰之通逆。則利其痰。見溼之阻礙。則行其溼。風之由外入者。鼓舞元氣以驅而散之。風之由內成者。提曳陰陽以和而息之。縱是驟然而得。積久而成。能外是哉。且前此諸篇。有和血者矣。有行溼者矣。而未宣明其所以然。得此賊風篇一證。而後所以和血所以行溼。乃能瞭如指掌。則所謂喜怒不節。飲食不適。寒溫不時。及志有所惡。或有所慕。檢前此諸篇。亦未嘗不有互相脗合者。總在臨時進退推移以求其合。而無失之拘執。無失之附會。斯可矣。

暴風瘙癢

〔蛇牀子〕〔平〕 主大風身癢煎湯浴之（藥性論）

葫蘆溫 主風癢癰身癢溼痺

烏喙微溫 主丈夫腎溼陰囊癢

〔蒺藜子〕〔溫〕微寒 主身體風癢

〔景天〕〔平〕 主風癰惡癢

〔芫蔚子〕〔微溫〕微寒 莖主癰癢可作浴湯

〔青箱子〕〔溫〕寒 主邪氣皮膚中熱風瘙身癢

楓香脂平 主癰癢風癢

藜蘆寒微寒 主頭瘍疥瘙惡瘡

蜀烏蛇平 主諸風瘙癢疥皮膚不仁頑痺諸風

對藥 葶藶子寒主暴風使 主暴中風熱痺癢

枳實微寒主大風在皮膚中癢君 主大風在皮膚中如麻豆苦癢

殼莖主身癰癢煮水洗臣

類證 枳殼微寒 主風癢麻痺

仲景云。太陽病得之八九日。如瘧狀。發熱惡寒。熱多寒少。脈微。面反有熱色者。未欲解也。以其不得小汗出。身必癢。又云寸口脈遲而緩。遲則為寒。緩則為虛。營緩則為亡血。衛緩則為中風。邪氣中經則身癢而癰癢。又云脈浮

而洪。浮則爲風。洪則爲氣。風氣相搏。風強則爲癰。身體爲癢。癢則爲泄。風久爲癩。氣強則爲水。難以俯仰。巢氏云。游風在於皮膚。逢寒則身體疼痛。遇熱則癢。又云。人身皮膚虛爲風邪所折。則起癰。據是則風癢癢證。均係營衛有邪。或寒爲熱折。熱爲寒折。欲內不得。欲出不能。故耳。夫心主營。肺主衛。熱折者病關於心營。故血脈不咸而爲癩。寒折者病關於肺衛。故氣機沸逆而爲水。此篇中所列。除諸治下體溼癢外。餘皆行心肺之物矣。然行氣者倍多。利血者絕少。則以諸痛癢瘡。雖屬心火。但癢究在皮膚。皮膚間氣既行。病氣已難駐趾。任是血脈間尙有邪氣涌出。亦可隨氣而行。竟使不能更聚。惟其癢癢本涉於陰。借陽分爲藏納者。則宜從陽分透達。其陰滯以爲掃地無餘之計。且病原係暴起。則若是者本無多耳。要之暴風癢癢。與賊風擊急。均是暴病。而一病於陽。一病於陰。病於陰。故用搜逐之物多。病於陽。故用疏利之物多。已屬兩相對待。又相并而對待。夫久風溼痺。爲卒然而得。積久乃成之規模。治風者七篇。其脈絡條理如此。統會而觀之。則非特久暫之分可明。卽上下內外之別。均瞭如指掌矣。

傷寒

〔麻黃〕〔溫〕微溫 中風傷寒發表出汗去邪熱氣

〔葛根〕〔平〕傷寒中風頭痛解肌發表出汗開腠理

〔杏仁〕〔溫〕時行頭痛解肌心下惡

前胡微寒 傷寒寒熱推陳致新

〔芫胡〕〔平〕微寒 傷寒心下煩熱諸痰熱結實胸中邪逆

大青大寒 時氣頭痛大熱口瘡

〔龍膽〕〔寒〕大寒 時氣溫熱熱洩下利

〔芍藥〕〔平〕微寒 時行寒熱

薰草平 主傷寒頭痛上氣腰痛

升麻平微寒 時氣毒癘頭痛寒熱

〔牡丹〕〔寒〕微寒 時行頭痛客熱

〔虎掌〕〔溫〕微寒

〔朮〕〔溫〕

〔防己〕〔平〕溫 傷寒寒熱邪氣利大小便

〔石膏〕〔微寒〕大寒 時氣頭痛身熱

〔牡蠣〕〔平〕微寒 傷寒寒熱驚恚怒氣

〔貝母〕〔平〕微寒 傷寒煩熱淋瀝邪氣

〔鼈甲〕〔平〕

〔犀角〕〔寒〕微寒 傷寒溫疫頭痛寒熱諸毒氣

〔羚羊角〕〔寒〕微寒 傷寒時氣寒熱熱在皮膚溫風注毒毒在骨間

葱白平 傷寒頭痛

鼓寒 傷寒頭痛寒熱煩躁滿悶

人溺寒 寒熱頭疼溫氣

芒消大寒 主時疾壅熱（藥性論）

生薑微溫 傷寒頭痛鼻塞

對藥 栝萸寒主煩熱渴發黃臣 莖葉療中熱傷暑

葱根寒主頭痛發表臣

大黃大寒使 溫瘴熱疾利大小便（日華）

雄黃平君

白鮮皮寒主時氣出汗臣 主時行腹中大熱飲水大呼欲走

射干微溫治時氣病鼻塞喉痹陰毒使

茵陳蒿平微寒主發黃臣 通關節去熱滯傷寒用之（拾遺）

梔子大寒臣 主時疾除熱及消渴口乾目赤腫痛（藥性論）

青竹筍微寒主頭痛臣 溫氣寒熱吐血崩中筋溢

寒水石大寒主五內大熱臣 主時氣熱盛五臟伏熱胃中熱煩滿止渴

水牛角平主溫病使 療時氣寒熱頭痛

紫草寒主骨肉中痛臣

藁耳微寒臣 主中風傷寒頭痛（孟詵）

虎骨平主傷寒 療傷寒溼氣

知母寒 療傷寒久瘧煩熱脅下邪氣

半夏微寒 主傷寒熱心下堅

類證

仲景纂傷寒論。用藥幾至百品。今且未得其半。果足盡傷寒之治耶。殆有說焉。傷寒論是曲鬯其流。而此則疏淪其源也。詳傷寒論兼證。有風溼痺。有風眩。有水氣。有下痢。有大便難。有小便不利。有黃疸。有咳逆。有痰飲。有宿食。有腹脹滿。有腹中鳴。有心下急結。有心煩。有喉痛。有吐血。有衄血。有耳聾。有目赤。有瘀血。有好眠。有不得眠。一一推明其傳變之由。處以確當之治。茲則已各分門類。可別尋而得矣。惟溯其得之之病。曰傷寒。曰時行。曰中風。曰瘧疫。曰寒熱。曰溫瘴。曰溫病。曰傷暑。以別其受病之故。而推其始得病時所隸之證。曰頭痛。曰心下惡。曰胸中邪逆。曰大熱口瘡。曰熱洩下痢。曰驚悲怒氣。曰淋瀝邪氣。曰諸毒氣。曰筋溢。曰骨中痛。以審定其緣何而連引及是。以訂其治則。而利導其陰陽。馴擾其偏駁。使不至傳變無方。與傷寒論實互相爲用。而適相成者也。夫以寒遏陽。而陽暴張。以熱劫陰。而陰驟耗。當其正氣未動。固不難發越其寒。以安陽。解散其熱。以存陰也。無如其來也非一途。其宅也非一處。何況勾引之者。藏匿之者。皆人身平昔失職之氣血。乃相與合從連衡。根株蔓引。苟不分崑岡玉石。直謂將而必誅。則既患病之人。其無愆之陰陽有幾。能不決裂潰敗哉。故據其源令轉相化誘。而使滯者開。鬱者解。外者徹。內者通。就其素相入而入。因其故相和而和。於是不相決者決。不相容者容。以致乎陽能納陰。陰能附陽。而復其太和焉。試覈篇中陳藥凡四十一味。其未經傷寒論用者得二十一味。參二十一味之性情功用。

皆在溫暑瘴疫痰溼毒火中。與傷寒之源迥別。其傷寒論常用而篇中闕如者。除諸兼證可別尋主治外。皆係溫補填攝之物。則亦可悟源異者。不可混施以求合。流同者。不必引繩以致歧。六淫之外加。二氣之內戾。總在直據當時。無泥陳迹。則揚扞疏淪。各盡其長耳。謂此篇補傷寒論之闕也。可謂此篇闡傷寒論之義也。亦無不可。

大熱

〔凝水石〕〔寒〕大寒 腹中積聚邪氣皮中如火燒

〔石膏〕〔微寒〕大寒 口乾舌焦不能息

〔滑石〕〔寒〕大寒 身熱洩澀

〔黃芩〕〔平〕大寒 諸熱

〔知母〕〔寒〕 消渴熱中

〔白鮮皮〕〔寒〕 時行腹中大熱飲水

〔元薺〕〔微寒〕 狂邪忽忽不知人

〔大黃〕〔寒〕大寒 腸間結熱心腹脹滿

〔沙藋〕〔微寒〕 皮間邪熱

〔苦藋〕〔寒〕 除伏熱

〔茵陳〕〔平〕微寒 除頭熱

鼠李根皮微寒

竹瀝大寒

〔梔子〕〔寒〕大寒 胸心大小腸大熱心中煩悶胃中熱氣

蛇莓大寒

人糞汁寒

〔白頸蚯蚓〕〔寒〕大寒 傷寒伏熱狂謬大腹黃疸

芒消大寒 五藏積聚久熱胃閉

對藥 梓白皮寒除熱使 煎湯洗小兒壯熱一切瘡疥皮膚瘙癢

地膚子寒主五內熱利小腹君 主皮膚中熱氣

小麥微寒主胃中熱使 除熱止躁渴咽乾

木蘭皮寒主身大熱暴熱面皯臣 主身大熱在皮膚中去面熱赤皯

水中萍寒主暴熱身癢臣 主暴熱身癢下水氣

理石寒君 除營衛中大熱結熱解煩毒

石膽寒主肝臟中熱臣

牛黃平主小兒熱癩口不開君 主驚癇寒熱熱盛狂瘞

羚羊角微寒主熱在肌膚臣

垣衣大寒主發瘡主暴熱在腸胃

白薇大寒臣主暴中風身熱肢滿忽忽不知人

景天平主身熱小兒發熱驚氣君主大熱火瘡身熱煩邪惡氣

升麻微寒主熱毒君除心肺風毒熱壅（藥性論）

龍齒角平主小兒身熱臣角主驚癇瘵癡身熱如火

葶藶寒主身暴熱利小便使主身暴中風熱痺癢利少腹

藍葉實寒主五心煩悶君主天行熱狂（日華）

蜚螬寒主狂語頭發熱使主小兒驚癇瘵癡腹脹寒熱大人癩疾狂易手足端寒

棟實寒作湯浴通身熱主溫病使主溫疾傷寒大熱煩狂

荆瀝大寒主胸中痰熱臣去心中煩熱小兒心熱驚癇（拾遺）

大熱卽傷寒論所謂身熱不惡寒反惡熱者也。果爾則應隸之傷寒。不得別爲條目。且陽明病雖身熱不惡寒反惡熱。其始得之一二日必惡寒也。然則諸病皆有熱。惟此病之熱獨盛。他病不足與侔者。方可謂大熱歟。果爾則仍應諸病爲綱。而熱乃其中一證。今觀篇中所主。均係熱盛而他病生。非他病居先而熱續增也。故夫大熱者雖有所在之不同。所本之或異。然終不惡寒無休息。縱兼他病。然推其故。總由此而累及。乃得獨標一目。自成一證耳。觀夫內有所因而熱。獨著於外。外有所因而熱。獨逼於內。上有所因而熱。獨伏於下。下有所因而熱。獨浮於上。

雖同爲熱而已各殊其分矣。何況內者有在腸在臟在胃在肝在心肺在胸中之異。外者有在肌膚有在皮間有身癢有發瘡有肢滿之異。上者有頭熱有口乾舌焦之異。下者有伏熱有洩瀉有大腹黃疸有小便不利之異。若不因其輕而揚。因其重而減。有形者導之於內。有邪者瀆形爲汗。而但執寒因熱用爲治可乎。雖然。大熱者火盛也。火盛必濟之以水。乃篇中病因有緣溼而熱盛者。治法有利水而熱除者。豈溼與水非但不足以息火之怒。而反足以資火之燃耶。夫水火之相濟也。必其相和而後能相受。不和則兩相拒而不相下。不受則兩相賊而適相殘。故病本不盛。以相拒而增。以相賊而劇。惟導去其相拒相賊者。而病於以減焉。非反也。所謂適事爲故耳。然則均之溼熱也。水自行而火自盛。如身熱洩瀉者。此又何說哉。夫身熱洩瀉者。垢汗因熱而積於中也。垢汗因熱而積於中。則避者非特可滌垢。亦且可洩熱。乃垢不去。熱又不減。則其故不在流行之水。而在留著之形質。陽無所入而轉盛。陰無所交而自行。故其治必使形質能隨氣化。而後氣化得行焉。又不可與尋常溼熱並論也。寒者熱之。熱者寒之。固經訓也。第以謂如火之燠水。水之沃火則非矣。何以言之。夫人身之陰陽。相須以爲生。相違而致病。設病乎水者。以火燠之。水未竭則離火而水仍病。水已竭則死矣。病乎火者。以水沃之。火未熄則水乾而火仍燃。火已熄則亦死矣。故治病之道。貴乎能使陰陽相入而相濟以成和相入之道。無他。在乎能巽順耳。故易大傳曰。巽入也。試覈此篇之旨。或全陰以配陽。或化陰以從陽。或過水以滋火。或迎火以致水。陰格陽而陽怒者。扶其陰而陽自暢。陽蝕陰而陰消者。裕其陰而陽自飫。甚且引其至故所經行之道而陽通。導其至故所舒散之化而陽泰。而無一味逆折之意於其間。對待而觀之。則以熱治寒之道可知矣。推而廣之。則宜補而用填塞之方。宜泄而行罄盡之計。救涸轍之鮒而挾西江之水。療七年之病而求三年之艾。均可謂不識時宜。鹵莽滅裂者矣。奈何從事於此者。不思絲絲入竅耶。或謂陰陽必相入而後得成和。是固然矣。第相入不徒恃巽順也。如易大傳雖以巽爲入。春秋傳之入猶可以順釋之歟。是何不可之與有。夫外之師而克入。必其內有釁。內之人旣出而復得

入。必其內有應。今試以篇中實證附之外師之入。虛證附之出者之入。焉有無覺而可攻。無應而得還者歟。覺者民心之不順其上而固結焉者也。應者民心之不忘於我而繫戀焉者也。因其不順而損之。因其不忘而益之。非異順以入之之謂歟。說者謂堯舜是順民之心。湯武是逆取順守。然易大傳不又曰湯武革命順天而應人乎。是知成和必以相入。相入必以順也。

勞復

鼠糞微寒 時行勞復

豉寒

竹瀝大寒 胸中大熱煩悶

人糞汁寒 時行大熱狂走解諸毒

蜀本 大黃大寒

葱白平

犀角寒

防己平

虎掌溫

牡蠣微寒 除營衛虛熱去來不定

生薑微溫

芒消大寒 主時疾擁熱

類證 鼈甲平

芘胡平微寒

麥藁冬平微寒

差後勞復。元氣正傷。病體增。病自宜益劇。則堵禦之方。補救之術。應加廣矣。奈何仲景弁髦視之。寥寥數則。且并陰陽易差後。勞復食復之治。胥在焉。可不謂太簡乎。殊不知傷寒正病。外別六淫。內析六經。推極其變。固已毫無罅漏。但既係病愈復病。則必有復病著象。故更隨象設法。以示人就地剷除之義。蓋六經正文。已要其終。此則更原其始耳。倘不應時獲驗。而更變幻披猖。不仍有六經正文在乎。是篇繼述仲景之志。剖析仲景之義。尤妙在不即不離間。直謂全在藕斷絲連。草蛇灰線處。遺下陰陽偏勝。隨所激動而觸發焉。故此數味之中。汗下清和。無非當時對證之治。而跬步不離病後復病之旨。觀其於由痰由溼。由熱由蔽。在氣在血。總若因陳幹而發新枝者。可不謂脫胎仲景。別樹新義者耶。要之復病之流。詎止於是。儻別現他證。仍隨證索治可矣。

溫瘧

〔常山〕〔寒〕微寒 溫瘧胸中痰結吐逆

〔蜀漆〕〔平〕微溫 瘧腹中堅癥痞結

〔牡蠣〕〔平〕微寒 溫瘧洒洒驚恚怒氣

〔鼈甲〕〔平〕 溫瘧血瘕腰痛

〔麝香〕〔溫〕 溫瘧辟惡氣

〔麻黃〕〔溫〕微溫 溫瘧去邪熱氣

大青大寒

〔防葵〕〔寒〕 溫瘧驚邪狂走

〔豬苓〕〔平〕 瘵瘧利水道

〔防己〕〔平〕溫 溫瘧熱氣利大小便

〔茵芋〕〔溫〕微溫 溫瘧發作有時（藥性論）

〔巴豆〕〔溫〕生溫熱寒 溫瘧癥瘕結聚堅積留飲痰癖

〔白頭翁〕〔溫〕 溫瘧狂揚寒熱

〔女青〕〔平〕 溫瘧辟不祥

〔芫花〕〔溫〕微溫 鬼瘵

〔白薇〕〔平〕大溫 溫瘧洒洒發作有時

〔松蘿〕〔平〕 痰熱溫瘧可爲吐湯

蜀本 天靈蓋平

萸花寒 主傷寒溫瘧

茵陳蒿平 主瘡瘧（日華）

對藥 龜甲平臣 療瘵瘧

小麥微寒

躑躅溫使 主溫瘧

白斂微寒 主溫瘧寒熱使 主小兒驚癇溫瘧

蒴藿根溫使

當歸溫 主瘧寒熱君 主溫瘧寒熱洒洒在皮膚中

竹葉平合常山煮 主孩子久瘧極良 雞子黃和常山為丸用竹葉湯下 主久瘧

類證 桃仁平

烏梅平 治瘧方多用之

雄黃平大溫

菖蒲溫 小兒溫瘧身積熱不可解可作浴湯

莽草溫

目標溫瘧。舉瘵瘧瘵瘵鬼瘵瘵寒熱而胥附焉何也。夫瘵瘵瘵瘵鬼瘵瘵寒熱之混於溫瘧。猶時行瘧疫瘵熱之混於傷寒矣。古人別病極嚴。凡相似而析者不徒析也。必其同中有異。不相似而合者不徒合也。必其異中有同。

是故傷寒時行瘟疫瘴熱之合。以其皆屬陰陽相拒。溫瘧瘵瘧瘧鬼瘧瘧寒熱之合。以其皆屬陰陽相爭耳。夫陰陽相爭。則分理其陰陽可矣。乃劫痰行水利溼之物。且居其半何哉。殊不知此正分理陰陽微意所在也。素問瘧論大旨。邪藏骨髓之中。不與陽俱出。而隨陰偕行。出則并於陽。以與陰爭爲熱。復入則并於陰。以與陽爭爲寒。者爲溫瘧。陽加於陰。陽逐陰行者。謂之汗。則溫瘧之邪。固依水爲行止者也。淒愴寒水。藏於腠理。復感於風。兩氣相搏。伏衛氣經行之所。屈衛氣來。先受者先動。則風并於水而寒。後感者後動。則水并於風而熱。者爲瘧寒熱。必得汗而熱始解。則瘧寒熱之邪。亦依水爲行止者也。特溫瘧之汗。當其始。瘧寒熱之汗。當其終耳。靈樞五癰津液別篇。謂天暑衣厚爲汗。天寒衣薄爲溺與氣。則汗與小水。本係一氣所化。而翕張於外。則有去有來。通輸於下。則往而不反。是治瘧者。多半以劫痰行水利溼。又何疑焉。觀篇中。卽非劫痰行水利溼者。其旋轉陰陽。每於闔關翕張之處。緩其陽之怒。以撓陰。而於結聚痞滿之中。洩其陰之阻。以激陽。其使外達者。又每跬步設防。俾能出不能復入。以就其徹底畢達之功。其與他外感爲寒熱者。界劃分明。無少混淆。是其綱舉目張。有條不紊。爲何如哉。若夫瘵瘧鬼瘧。卽瘧寒熱之偶兼他瘧者。瘵瘧卽瘧寒熱之久而不已者。皆陰陽相爭者之支流餘派。如瘵瘧雖亦起落有時。卽不入焉。則以其單熱無寒。非陰陽相爭耳。故斥之。

然則明人所創治瘧方。謂使邪離於陰陽者。非極善之法歟。夫其所謂用風藥之甘辛氣清者。以升陽氣。使離於陰而寒已。用苦甘寒引陰氣下降。使離於陽而熱已者。是使陰陽相離。非使邪與陰陽相離也。使邪與陰陽相離。猶可言人身陰陽可使之相離乎。且瘧論明言瘧由暑熱氣藏於營氣之舍。寒水氣舍於皮膚之內。而其所用甘辛氣清風藥。此胡升麻葛根羌活防風。果可使藏於營氣之舍者離乎。其所用苦甘寒石膏知母甘草粳米。果可使舍於皮膚之內者離乎。吾正恐其在外之陰邪愈加蔽痼。在內之陽邪益難升發。兩氣互阻。馴至寒不成寒。熱不成熱。決裂潰敗耳。烏得云極善之法哉。嗟嗟。土直古法。芻狗經方。非一日矣。太陽病得之八九日。如瘵狀。發熱

惡寒。熱多寒少。一日二三度發。身癢者與桂枝麻黃各半湯。服桂枝湯後。形如瘧。日再發者。汗出必解。宜桂枝二麻黃一湯之文。何嘗不在傷寒論。何嘗不使邪氣與陰陽相離。此胡去半夏加栝蒌根湯。治瘧病發渴。亦治勞瘧。此胡桂枝乾薑湯。治瘧多寒微有熱。或但寒不熱之文。何嘗不在金匱要略。亦何嘗不使邪與陰陽相離。擴而充之。則皮膚之內。邪氣盛者。大小芫胡。芫胡桂枝。小芫胡加芒消加龍骨牡蠣。亦何者不可用。予每於瘧來時先嘔者。用半夏瀉心。吐瀉交作者。用生薑瀉心。胸痞下痢者。用甘草瀉心。汗多腹脹滿者。用厚朴生薑甘草半夏人參。腹滿痛者。用桂枝加芍藥。皆應如桴鼓。若更參此篇以逗引其陰陽。抉摘其巢窟。當益便利如指。而必杜撰成方。以示古法經方之可唾棄耶。且夫邪之陰陽。與人身之陰陽。不能不相從。猶水之必流溼。火之必就燥。不能強之使違也。况邪能與陰陽相并而爲旋轉之樞耶。相并者能相入也。能相入原係人身陰陽生化之機。故瘧雖久。多不致死。特能相入而不能相和。故每連月浹旬不能驟解。以其開者自爲開。闔者自爲闔。而不能相顧耳。倘使闔中有開。能拒邪而不拒正。開中有闔。能入正而不入邪。斯開闔之間。陰陽日相聯絡。邪氣日益零落。愈病之機。遂可把握。故本篇之用介類。實皆取意於翕關之中。以挫其邪。較之取意於使邪與陰陽相離者。明眼觀之。自有以知其不侔矣。

卷二

中惡

〔麝香〕〔溫〕 中惡心腹暴痛脹急痞滿

〔雄黃〕〔平寒〕大溫 中惡腹痛鬼疰

〔丹沙〕〔微寒〕 中惡腹痛毒氣

升麻平微寒 中惡腹痛

〔乾薑〕〔溫〕大溫 中惡霍亂脹滿

〔巴豆〕〔溫〕生溫熟寒

〔當歸〕〔溫〕大溫 中惡客氣虛冷

〔芍藥〕〔平〕微溫 中惡腹痛腰痛

〔吳茱萸〕〔溫〕大熱 中惡心腹痛逆氣

〔鬼箭〕〔寒〕 中惡腹痛

〔桃梟〕〔微溫〕 中惡腹痛殺精魅

桃皮平 中惡腹痛胃中熱

桃膠微溫 中惡注忤（唐本）

〔烏頭〕〔溫〕大熱

烏雌雞血平 中惡腹痛

海桐皮平 主霍亂中惡

肉豆蔻溫 主中惡冷注嘔沫冷氣

蓬莪茂溫 主心腹痛中惡注忤鬼氣

牛黃平君 主卒中惡

芎藭溫臣 主中惡卒急腫痛

苦蘘寒君 主中惡腹痛（藥性論）

梔子大寒臣 主中惡通小便（藥性論）

臬耳葉微寒臣

桔梗微溫臣 主中惡

桃花平使 治惡氣（日華）

巢氏云。中惡者。卒然心腹刺痛。悶亂欲死也。按此與賊風均為卒發之病。第風係陰陽之偶愆。故鍾於音聲。發為飄驟。由腠理入筋脈。而阻人營衛。此是陰陽之偏駁。故鍾於臭味。發為激射。由口鼻入胸腹。而隔人氣血耳。其已

中人也。又或爲嘔吐。或爲腸澼下痢。或爲腹脹。或爲霍亂。自當各按見證而求治。惟或著於陰而錮陽。或著於陽而逼陰。或著於血而閉氣。或著於氣而動血。種種不同。是以投其間。抵其隙。或崇陽以化陰。或由陰以起陽。或通氣以調血。或和血以行氣。大率用苦辛溫烈爲主治。間之推蕩以開其蔽。佐之升發以揚其遏。率之辟惡以奪其魄。雜之調和以緩其急。因其欲上而上之。因其欲下而下之。因其欲外而外之。因其欲行而行之。盡矣。第此與心腹冷痛大同。不過彼係積漸而成。此由卒暴而得。以冷原天地之正氣。惡是天地之沴氣。正氣與正氣自能彼此相容。不久可化。乃痛而已焉。則其人正氣之不足尤盛。故治之者多以補而溫。沴氣與正氣本不能相入。故隨卽激而發病。而治之者必相度其勢而疏淪利導之也。奈何世之診視二者。不目爲急痧。卽謂爲肝氣。急痧則用金石開洩之劑。猶可開通閉塞。扶去穢氣。肝氣則用散戩利氣之物。不能去病。適以導病游行他所。治病貴乎先正病名。厥有旨哉。

霍亂

〔人藪〕〔微寒〕微溫 霍亂吐逆調中

〔朮〕〔溫〕 霍亂吐下不止

〔附子〕〔溫〕大熱 心腹冷痛霍亂轉筋

桂心大熱 霍亂轉筋

〔乾薑〕〔溫〕大熱 霍亂脹滿

〔橘皮〕溫 氣衝胸中吐逆霍亂止洩

〔厚朴〕〔溫〕大溫 霍亂腹痛脹滿

香薷微溫 霍亂腹痛吐下

麝舌微溫 主霍亂腹痛吐逆心煩

高良薑大溫 胃中冷逆霍亂腹痛

木瓜溫 霍亂大吐下轉筋不止

蜀 小蒜溫 歸脾腎主霍亂腹中不安

雞屎白微寒

菹豆葉 主霍亂吐下不止

雞舌香微溫 療霍亂心痛

豆蔻溫 山薑去惡氣溫中惡霍亂心腹冷痛功用如薑

楠材微溫 主霍亂吐下不止

蓬莪茂溫 主霍亂冷氣吐酸水

肉豆蔻溫 主霍亂中惡冷疰嘔沫冷氣

海桐皮平 主霍亂中惡

對 吳茱萸大熱臣 主霍亂瀉痢（日華）

證類

丁香 溫脾胃止霍亂擁脹

既云嘔吐而痢。名霍亂矣。復云病發熱頭痛。身疼惡寒吐痢者。名霍亂。是霍亂之證。不特吐痢。必且兼有表證矣。又云痢止復更發熱。又云卻四五日至陰經上轉入陰。必痢。又云似欲大便而反失氣。仍不痢者。屬陽明。見霍亂之證。吐痢止後有表證。不止者。且有實。則入陽明。虛。則入三陰者矣。傷寒論霍亂篇寥寥數策。而外自三陽。內至三陰。貫通周浹。傳變分明。治法詳盡如此。何容復贅一辭。乃茲篇更以藥二十餘味。命爲通治霍亂。而仲景所不用者十居其八。是果於仲景之書有關會否耶。蓋嘔吐暨下痢。有因傷寒而致者。有不因傷寒而致者。則霍亂亦必如是矣。霍亂之有因傷寒而致。有不因傷寒而致。於何別哉。巢氏曰。霍亂者。揮霍之間。便致繚亂也。由人溫涼不調。陰陽清濁相干。亂於腸胃。變發則心腹絞痛。心痛者。先吐。腹痛者。先痢。心腹並痛。則吐痢俱發。實者。身發熱。頭痛體痛。虛者。但吐痢而已。其別有飲酒食肉腥膻生冷過度者。有居處不節者。有露臥溼地者。有當風取涼。風冷襲之者。皆歸於三焦。傳於腸胃而作也。惟此則不特霍亂之或因傷寒。或不因傷寒。既可曉然。卽此篇藥品所主。亦將思過半矣。蓋補虛有調中和之物。去實有利氣疏氣之物。驅溼有散發滲利之物。達外有開拓經絡之物。以及解酒辟腥卻寒除水。概欲腸胃間陰陽相順而不相干。使廩於三焦。輸於膀胱。是不特竟霍亂之委。抑且徹霍亂之源矣。於仲景書又何悖焉。

轉筋

小蒜溫

木瓜溫

〔橘皮〕〔溫〕

雞舌香溫

楠材微溫

轉筋（日華）

豆蔻溫

香薷微溫

轉筋可煮汁頓服半升（孟詵）

杉木微溫

菹豆微溫

〔薑〕〔微溫〕

掌氏曰本經朱字乾薑溫墨字生薑微溫若從朱字則是乾薑即不當言微溫若從微溫則是生薑即當作墨字然二薑俱不主轉筋難以改正

霍亂有因傷寒而致。有不因傷寒而致。固然矣。轉筋有因霍亂而致。有不因霍亂而致。亦不易之理也。奈何此篇所陳藥品。檢覈本經別錄。多無主轉筋明文。率有主霍亂名目。則一似轉筋並由霍亂來者可乎。蓋巢氏之言可徵矣。云大吐下後。陰陽俱虛。血氣皆極。則手足逆冷。而營衛不理。冷搏於筋。筋遂爲之轉。云足太陽下血氣皆少。則喜轉筋。喜踵下痛。以血氣少則易虛。虛而風冷乘之故也。是以時俗之發轉筋。止有兩端。一者由霍亂。一者老人夜臥。足間不煖。而二者之來。一係吐下後。一係無病。又一則足筋轉。手筋亦轉。一則及足不及手。皎然可辨也。惟篇中所列。祇及霍亂轉筋。而不及老人轉筋。此則應有說焉。夫曰冷搏之。冷乘之。是冷氣能及筋。筋畏冷氣爲之絞轉。非冷能入之也。而皆云因血氣之少。營衛之虛。則護衛失於外。蔥餒存乎中。其情益著矣。然其虛也有方。病方不病之殊。方病者。摘去其病源。病已而轉筋不能不已。方不病者。亦必求其所以虛之由。自當覈諸虛勞腰痛等篇。若以虛勞腰痛等篇。煖下補益之物。混於此中。則似霍亂轉筋。亦有溫補之治。以霍亂者必轉筋。老人者

不皆轉筋。故其治自宜界畫分明耳。霍亂篇尙兼用補益。惟此篇則消暑祛溼。溫中利氣。獨不及補益。可見霍亂固有因虛而作者。第因虛而作者多不必轉筋。則此篇雖寥寥數味。又豈不足取證。於別錄本經。豈竟遂無間隙可尋。義旨可按耶。

嘔噦

〔厚朴〕〔溫〕大溫 胃中冷逆胸中嘔不止

香薷微溫

麝舌微溫

雞舌香微溫

〔附子〕〔溫〕大熱

小蒜溫

楠材微溫

高良薑大溫 暴冷胃中冷逆

木瓜溫

桂大熱 欬逆結氣擁痹

〔橘皮〕〔溫〕胸中痞熱逆氣沖胸中吐逆

本蜀 枇杷葉平 卒嘔不止下氣

麝香溫

肉豆蔻溫 中惡冷痙嘔沫冷氣

對藥 青竹筴微寒主嘔嘔臣

蘆根寒生主嘔 開胃除噎嘔不止（藥性論）

通艸平主嘔臣 心煩嘔出音聲

生蓼萸根汁寒

類證 人藎微寒微溫 胸脅逆滿

丁香溫

尤溫

說文玉篇廣韻皆無嘔字。嘔字始於難經第十六難。曰其病煩心。心痛常中熱而嘔。有是者心也。滑氏注云嘔乾嘔也。夫嘔之義為乾嘔。而此篇之目曰嘔嘔。若合為一貫。則嘔嘔連稱。於義不可通。若分作兩層。剖嘔與乾嘔為二項。則嘔又與下文嘔吐條犯複矣。諸病源候論嘔之目有六。曰乾嘔。曰嘔嘔。曰嘔。曰嘔吐。曰噫。曰惡心。是乾嘔不能與嘔同稱之證。其諸為嘔嘔之譌歟。廣韻嘔字讀呼會切者。其義為鳥聲。於此無涉。讀於月切者。其義為逆氣。而凡宛傍之斲斲字。讀於月紆物於歇等切。則嘔嘔以聲相近而為省體稔矣。况本篇通草下藥對云主嘔。而別錄則謂心煩嘔出音聲。非確不可移之證耶。嘔嘔云何。巢氏曰。胃受邪氣則嘔。脾受邪氣則脹而氣逆。遇冷

折之氣不通則嘔。靈樞口問篇曰：穀入於胃，胃氣上注於肺。今有故寒氣與新穀氣俱還入胃，新故相亂，真邪相攻，氣並相逆，復出於胃，故爲嘔。是嘔者，氣上逆而有物。嘔者，氣上逆而有聲。或先有聲而繼之以物，或既有物而復續之以聲者，命曰嘔。嘔，何爲不可乎？以是知嘔，嘔有因氣者，有因寒者，有因火者，有因水者，有因虛者。導氣更橫，開直降散，洩通順之不同。逐寒又溫中，煖下開結，通陽之各異。至於益津調中以退火，開解滲利以驅水，益氣洩溼以補虛，篇中莫不隨事而制宜。因利而乘便，要之皆直揭其原而濬其流。斯無盛盛虛虛之弊耳。傷寒論云：傷寒大吐大下之極，虛復極，汗出者，以其人外氣怫鬱，復與之水，以發其汗，因得嘔，所以然者，胃中寒冷故也。云傷寒嘔而腹滿，視其前後，知何部不痢，痢之則愈。金匱要略云：病人胸中似喘不喘，似嘔不嘔，似嘔不嘔，微心中憤憤然無奈者，生薑半夏湯主之。云乾嘔嘔，若手足厥者，橘皮湯主之。嘔逆者，橘皮竹筩湯主之。夫以水火相軋而病，以陰開陽入而愈，其常也，而不知縷析條分，源同派異，有如本篇者，又焉得不揣切本篇義旨而爲仲景擴充微蘊耶。

大腹水腫

〔大戟〕〔寒〕大寒 十二水腹滿急痛

〔甘遂〕〔寒〕大寒 大腹疝瘕腹滿面目浮腫

〔澤漆〕〔微寒〕 皮膚熱大腹水氣四支面目浮腫

〔葶藶〕〔寒〕大寒 邪水上出面目浮腫下膀胱水

〔芫花〕〔溫〕微溫 消胸中痰水喜唾

〔巴豆〕〔溫〕生溫熟寒 留飲痰癖大腹水脹

〔豬苓〕〔平〕

〔防己〕〔平〕溫 水腫風腫

〔澤蘭〕〔微溫〕 大腹水腫身面四肢浮腫骨節中水

〔桑根白皮〕〔寒〕 水腫腹滿臚脹利水道

〔商陸〕〔平〕 水腫痿痹腹滿洪直疏五臟散水氣

〔澤蔞〕〔寒〕 逐膀胱三焦停水

〔郁李仁〕〔平〕 大腹水腫面目四肢浮腫利小便水道

〔海藻〕〔寒〕 腹中上下鳴十二水腫

昆布寒 十二水腫

〔苦瓠〕〔寒〕 大水面目四肢浮腫下水令人吐

〔小豆〕〔平〕 下水利小便

〔瓜蒂〕〔寒〕 大水身面四肢浮腫下水

〔蠶魚〕〔寒〕 溼痺面目浮腫下大水

〔鯉魚寒〕 水腫腳滿下氣

〔大豆〕〔平〕 逐水脹除胃中熱痹

〔萼花〕〔寒〕微寒 下十二水利水道

黃牛溺寒 水腫腹脹腳滿利小便

蜀本海松子小溫 散水氣

對藥香薰微溫主水腫臣 散水腫

穀米微寒主逐水腫利小便臣

通草平主利水腫及小便臣

麥門冬微寒臣 身重目黃心下支滿

椒目寒主除風水滿使

柳花寒主腹腫使 風水黃疸面熱黑

雄黃平君

白朮溫逐風水結腫君

秦艽微溫主下大水臣

水腫一證。支派甚多。在素問有腎風風水湧水之別。有靈樞有膚脹鼓脹腸覃石瘕石水之別。在金匱要略有風水皮水正水石水氣水血分氣分之別。在諸病源候論有水分毛水疽水燥水溼水水癥水瘕水蠱水澼之別。今以藥三十三物概之。謂可挈其要領而盡其變歟。是固不可。然其命意所在。亦實有甚廣大而極精微者。不可不

察也。蓋水者。節制於肺。輸引於脾。敷布於腎。通調於三焦膀胱。此其分焉者也。一處有病。則諸處以漸窒礙。乃遂成水。此其合焉者也。自其分者而言。則或始於喘呼。或始於脛腫。或廓於皮膚。或充於腸胃。或綑急於外而中空。或堅結於裏而中實。自其合者而言。則均之一身支體。面目紅腫已矣。就其合迥其分。而別其勢之靜與動。虛與實。驗其機之上與下。出與入焉。以迎而奪之。適事爲故。非已得其要領。遂貫其條目也耶。或謂湯液酒醴論所謂開鬼門。潔淨府者。是治水之大綱。詳篇中所列藥品。大都皆屬潔淨府。而於開鬼門。僅略及焉。不可謂偏而不全乎。夫論治論藥。自是二端。無容相混。就如金匱要略水氣篇。何嘗不麻黃桂枝細辛生薑間用。其黃芪附子甘草石膏芍藥杏仁枳實。用之亦不一而足。又如千金方外臺祕要等。以兼喉中鳴而加白前半夏。兼欬上氣而加五味乾薑。兼小便癰閉而加石韋。兼癥瘕及澀而加麝香牽牛藜蘆苦澁狼毒烏頭野葛雄黃。兼滿而加厚朴。兼結而加射干。兼熱而加黃芩大黃。用適其當。未嘗不奏捷也。而目之謂主水腫可乎。蓋治必以方。方必該一病之全。藥須求主。主必抵一病之隙。歷釋自唐以前方書。固有治水而不用此篇之藥者矣。未有他證不兼有水而用此篇之藥者也。則彼此交互之處。豈無意義。寓於其間乎。水證必小便不利。茯苓爲利小便統領。本經載之。仲景遵用之。別錄且一謂其主大腹淋瀝。二謂其主水腫淋結。此獨屏不載入。豈無故哉。夫松當生長之際。其氣上行。則質疏而葉散。色青而不彫。及斬伐之餘。其氣下淪。則疏變爲堅。散變爲整。故若松脂之主疽瘡。松實之主風痺。松葉之主風溼。松節之主久風。皆病淫於軀體而不能散者。至茯苓之利水。則病結於中而不能下者。觀其上行之氣。於色爲青。下行之氣。於色則白。青主升而白主降。其能利水審矣。第茯苓之利水。固降水之結於中而不下者。若水而過額在山。汪洋盈溢。則非其所能降也。篇中諸味。所主之證。不曰面目四肢浮腫。則曰腹滿臚脹急痛。盡向上向橫之水。是豈茯苓所能利。故別錄所列不合之曰大腹水腫。而分之曰大腹淋瀝。水腫淋結。夫淋者小便澀也。結則閉而難通。瀝則通而不爽。大腹則氣盛於水。水腫則水盛於氣。曰大腹淋瀝。見氣不能化水。曰水腫淋

結。見水不從氣化。茯苓者專行直道。令水道氣通。使水隨氣化而下。是固的對相符之劑矣。而本篇不載。非漏也。亦非佚也。見其所主者淋而非主大腹水腫也。若載之。豈不嫌於能主上出橫出之水乎。是故大腹水腫而淋瀝結。用之可也。不淋瀝淋結。用之無益也。此其不載之故歟。

然則澤瀉豬苓。非茯苓儔歟。且其經文絕不及大腹水腫。乃得並列篇中何也。夫水不畏其難於決泄。而畏其旁溢上出。不患其不從陽宣。而患其不從陰化。故凡水病。仲景收列之方。後人獲效之法。用溫用補者何限。此篇概不及焉。非匿也。蓋以日暴水以火煨水。原夫人知之。無煩更諄諄耳。良以水體陽而用陰。性動而好靜。試觀天下巨川。凡歸壑處。必先匯爲大浸。復束而狹之。則其奔流就下。自無阻滯。不畏其更淤濁而淀矣。豬苓所治之水。平流漉漫。不攪亦濁。澄亦不清者也。而欲其從陰化。是猶使匯爲澤。乃加束縛焉。以助其湍疾耳。是本經利水道之謂也。凡水中有熱。則趨下必梗。以熱欲上而水欲下也。其在人而應之以濁。並可見其非特熱不得伸。水亦不得升矣。惟澤瀉善使水中之氣出於水上。氣伸而水亦升。水中之精微升。則其體質降矣。故本經稱之曰消水。別錄稱之曰主消渴。而更謂爲逐膀胱三焦停水也。夫膀胱屬太陽。三焦屬少陽。少陽爲樞。太陽爲開。惟陽盛而不開。緣樞折而不轉。則其所蓄非熱其誰。水以熱停。而欲逐之。自宜先轉其樞。樞轉而升降自遂矣。要而論之。澤瀉所主。是水中之氣不化。故於大腹水腫爲要劑。豬苓茯苓所主。是水不從氣化。故應次之。而茯苓是水蓄於陰。不從陽化。豬苓是水漫於陽。不從陰化。以兩者相較。則不從陽化者其常。不從陰化者其變。以是常者可略。變者不應略耳。

腸澼下利

赤石脂 腹痛洩澼下利赤白

〔龍骨〕〔平〕微寒 泄利膿血

〔牡蠣〕〔平〕微寒 澀大小腸止大小便

〔乾薑〕〔溫〕大熱 腸澼下利

〔黃連〕〔寒〕微寒 腸澼腹痛下利

〔黃芩〕〔平〕大寒 腸澼洩利逐水

〔當歸〕〔溫〕大溫 止利腹疼（藥性論）

〔附子〕〔溫〕大熱 下利赤白

〔禹餘糧〕〔寒〕 煩滿下赤白小腹痛結煩疼

〔藜蘆〕〔寒〕微寒 洩利腸澼

〔檉木〕〔寒〕 止洩利

〔雲實〕〔溫〕 洩利腸澼

〔礬石〕〔寒〕 寒熱洩利白沃

〔阿膠〕〔平〕微溫 療風止洩

熟艾微溫 止赤白利

陟釐大溫 溫中消穀強胃氣止洩利

〔石硫黃〕〔溫〕 大熱

〔蠟〕〔微溫〕 下利膿血

白蠟 久洩澀後重見白膿

烏梅平 除冷熱利

石榴皮平 療下利

〔枳實〕〔寒〕微寒 止利

蜀 使君子溫 療溼利

金櫻子平溫 療脾洩下利

藥 白石脂平主水利臣 止腹痛下水小腸澀熱溱便膿血

對 牛角鯁溫治利臣 止冷利瀉血（藥性論）

滑石寒主澀下君 身熱洩澀

地榆微寒止血利

桂心大熱主下利君

吳茱萸大熱主冷下洩臣

鯽魚頭溫主下利 作鱠主久赤白利

厚朴溫主下洩腹痛臣 洩利

白朮溫主胃虛冷利君

蜜平主赤白利君 止腸澼

龜甲平主下洩臣 漏下赤白

久蜺穀寒在下利使

薤白主下赤白利臣

白頭翁溫主毒利止痛使

猬皮平主赤白利臣 腸風瀉血

蚺蛇膽寒主下蠹蟲使

柏葉微溫主血利君

蒲黃平主下血臣

小豆花平主下利使

麴溫主腹脹冷積下利臣 消穀止利

豬懸蹄微寒主下漏洩使

雞子平主下利 卵白主小兒下洩

貝子平主下血

白蘘荷微溫主赤白利臣

葛穀平主十年赤白利臣

赤羊脂溫主下血臣 合腎爲羹療勞利（唐本）

菴蓉微溫主赤白下利臣 除膀胱邪氣腰痛止利

赤白花鼠尾草微寒主赤白下利使 下利膿血不止白花者主白赤花者主赤

赤地利平 赤白冷熱諸利

桃花石溫 大腸中冷膿血利

類證

腸澀下利。顯不同科。釋名云洩利。言其出漏洩而利也。下重而赤白曰膿。言厲勝而難也。是一病於通。一病夫塞。烏得以一物兩縮之耶。殊不知塞與通皆由於結。陰結而陽不足以破之。是以病乎通。陽結而陰不足以入之。是以病乎塞。故治利治澀。不容苟同。解結關途。仍歸一轍。此篇中用溫劑煥寒滯。泄劑逐水停。所以既堪挽其過通。即得開其蔽塞也。而其批卻導窳。卻又別有經緯。蓋讀傷寒論金匱要略而知其部署分析。各有區域焉。曰久利。曰暴利而已矣。治久利者。烏梅丸是也。暴利者。復宜分上中下三停。所謂傷寒服湯藥。下利不止。心下痞硬。服瀉心湯已。復以他藥下之。利不止。醫以理中與之。利益甚。理中者。理中焦。此利在下焦。赤石脂禹餘糧湯主之。復利不止者。當利其小便是也。合四方一法。而本篇原所載藥已十得八九矣。再覈之以熱利氣利清穀利厥逆利既吐且利實結利。此中豈復更有餘蘊哉。惟一篤之中。別有所因。一證之內。更有罅隙。故不得不窮其流而指以歸

東。如病在血者。及開闔之不遂者。食物之不化者。徑道之枯澇者。自當各有的對之治焉。其他兼外邪者。解其表而利自寧。因勞乏者。補其虛而漏自止。則又不待言而可識矣。

水利久水利赤利久赤利血利久血利赤白利久赤白利疝利久疝利。此外臺祕要方條目也。熱利冷利疝溼利。此千金方條目也。太陽病。桂枝證。醫反下之。痢遂不止。太陽中風。下痢嘔逆。太陽與陽明合病。必自下利。太陽與少陽合病下利。傷寒發熱汗出不解。心中痞硬。嘔吐下利。陽明少陽合病必下利。太陰爲病。腹滿而吐。食不下。自利甚益。時腹自痛。自利不渴者屬太陰。少陰病。脈微下利。少陰病。下利清穀。裏寒外熱。厥陰病下之。利不止。傷寒先厥後發熱而利者必自止。見厥復利。傷寒始發熱六日。厥反九日而利。後三日脈之。其熱續在者。期之旦日夜半愈。此傷寒論條目也。統而繹之一言新久。一言冷熱。一言表裏。其何以合之是篇而使有所適從乎。夫是篇者所以盡其常。三書者所以極其變。無是篇諸藥。不足定下利之指歸。無三書推原。不足知下利之委曲。此三書與是篇互相發明。還相成就處也。至三書旨趣。似若猶有歧者。然千金不云乎。利方萬千。撮效七八。宏之在人。陟釐丸烏梅丸。松皮散。暴利服之。何有不瘥。溫脾湯。建脾丸。久利得之。焉能不愈。而陟釐等法。載在熱利。溫脾等方。隸諸冷利。是已可就新久而分冷熱矣。况在傷寒金匱。玄機妙諦。如走盤珠。毫無窒礙。如植芎藭。逐節生根。而其歸著。仍有大綱。挺然對峙。則曰自利因下而利也。自痢者。不乘裏不虛。因下而利者。不連表難治。何以故。曰下利脈沉弦者。下重也。脈大者爲未止。脈微弱數者爲欲自止。雖發熱不死。曰下痢有微熱而渴。脈弱者令自愈。曰下利脈數。有微熱。汗出令自愈。設復緊爲未解。此自利乘裏可治之候也。曰下利手足厥冷。無脈。灸之不還。反微喘者死。曰少陰病。惡寒身踈而利。手足逆冷者不治。此自利乘裏不可治之候也。曰太陽病。下之後。其氣上沖者。可與桂枝湯。如前法。曰太陽病下之。仍頭項強痛。翁翁發熱。無汗。心下滿微痛。小便不利。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朮湯主之。此雖下而連表之候也。曰動氣在下不可下。下之則腹脹滿。卒起頭眩。食則下。清穀心下痞。曰咽中閉塞不可

下。下之則上輕。下重。水漿不下。臥則欲蹠。身急痛。下痢日數十行。此因下而不連表之候也。雖然。利之支流。庸詎止是。如膿血利。水飲利。寒熱錯雜利。熱利協熱利。甚者有應下之利。且不一端焉。何也。蓋病之情不一。病之變不一。病之遷延不一。病之駐足不一。若因乎熱。因乎實而止者不行。行者不止。以至水不資火。火不運水。則捨下何。以使熱去而水得過。土水既過。土而火遂暢朗耶。夫然。故下證多矣。多不云急下。而惟下利之當下者。每稱急下。此可憬然悟也。若夫以寒已熱。以錯雜對待錯雜。其理皆甚易明。以驅飲除水。俾水去而利自止者。更不煩言矣。更有一言可明全局者。曰千金方之以利屬脾臟也。夫脾不爲土乎。利者水土之不膠黏也。素問經脈別論。食氣入胃。散精於肝。淫氣於筋。食氣入胃。濁氣歸心。淫精於脈。脈氣流經。經氣歸於肺。肺朝百脈。輸精於皮毛。毛脈合精。淫氣於腑。腑精神明。留於四臟。氣歸於權衡。權衡以平氣口。成寸以決死生。流轉臟氣。徧沾所合。而不及脾腎。是可證食入於陰。氣長於陽矣。飲入於胃。游溢精氣。上輸於脾。脾氣散精。上歸於肺。通調水道。下輸膀胱。水精四布。五經並行。合於四時。五臟陰陽揆度。以爲常則。獨重脾腎夾輔。以肺於三焦（三焦肺通膀胱之道也）而徧行陽道。以澤陰。是可明飲入於陽。氣長於陰矣。故小戴禮郊特牲曰。凡食養陰氣也。飲養陽氣也。不可互相發明耶。土之於水也。能過而後布。水之於土也。就範而後流。猶江河必行於地。設使地不足以隄水爲害者。固水也。受害者其誰耶。土卑靡則水爲窪積。而至盈必潰。捨培土何以使之相和。土剛礪則水不沾洩。而無留必燥。捨撥土何以使之相入。大寒凝沍。凌結於上。土燥於下。捨溫煦無從就和。大暑溽潤。土既壓飢。水遂漫溢。捨涼肅決難消落。此篇中用寒用溫。厚土疏土。所以並行不悖。至若土之高下驟殊。水之奔駛莫挽。宜於置閘以蓄之。水之衝激所向。土之抵禦難周。宜於加堤以護之。此篇中用濇用固之旨。更若土平水漫。待涸無期。何能不鑿渠以導水。低土燥盼澤維艱。何能不仰辱爲資。此篇中用疏洩用滋柔之方也。他如緣蟲聚而水礙流。因食滯而水被阻。血結亦能致氣濇。氣濇遂足離水土之交。氣漓亦能致血漓。血漓儘足解鍵鑄而潰。烏能不一一涉及脾腎哉。

大便不通

〔大黃〕〔寒〕大寒 蕩滌腸胃推陳致新通利水穀

〔巴豆〕〔溫〕生溫熟寒 蕩練五藏六府開通閉塞利水穀道

〔石密〕〔平〕微溫

〔麻子〕〔平〕 初食利大小腸久食則否（陳士良）

〔牛膽〕〔大寒〕 利大小腸（藥性論）

豬膽微寒

類證 朴消寒大寒 逐六府積聚結固留癖

芒消大寒 五臟積聚久熱胃閉

大戟寒大寒 利大小腸

檳榔溫 逐水除痰癖

牽牛子寒 治痲癖氣塊利大小便（藥性論）

郁李仁平 治腸中結氣關格不通（藥性論）

以大便不通而用篇中諸味。皆可無藉思索。立得成驗者。豈遂徑情直行竟投之乎。抑猶當瞻顧詳審乃用之也。予則謂下藥終不可浪投。觀仲景諄諄於不可下。至反覆煩碎。而所謂當下之急下之者。脫口而出。又若斷不容

遲。則其故必有在矣。夫當下之證。莫多於陽明篇。以陽明之病爲胃家實。正大便不通之謂也。然猶汗出多者不可下。小便多者不可下。不能食者不可下。脈緩弱者不可下。何況咽中閉塞者不可下。諸外實者不可下。脈浮大者不可下。病欲吐者不可下。諸四逆厥者不可下。面合赤色者不可下。心下硬滿者不可下。又疊載於不可下篇耶。雖然。既已識其不可用。卽不失其所當用。故夫大便不通。而無以上諸證。旁見側出者。遂徑情直行而用之何患焉。以是觀之。則篇中所載。已覺其謹嚴不苟甚矣。夫推寒蕩熱。兩物之雄爽峻健。既已並峙於前。餘非潤以滑之。則血肉之品。苦以洩之而已。下藥何限。豈獨此區區哉。卽唐氏所續。軟堅逐水。導氣開結。又豈無功相似性相近者。可以羅列備採耶。太陽病寸緩關浮尺弱。其人發熱汗出。不惡寒而渴者。此轉屬陽明也。小便數者。大便必硬不更衣。十日無所苦也。渴欲得水。少少與之。但以法救之。渴者宜五苓散。傷寒五六日。頭汗出。微惡寒。手足冷。心下滿口不欲食。大便秘硬脈細者。此爲陽微結。必有表復有裏也。可與小茈胡湯。陽明病本自汗出。醫更重發汗。病已瘥。尙微煩。不了了者。此大便必硬故也。以亡津液胃中乾燥。故令大便秘。當問其小便日幾行。若本小便日三四行。今日再行。故知大便不久出。今爲小便數少。以津液當還入胃中。故知不久必大便也。仲景於大便不通不下之下不治之治如此。後人尋思於此而擴充之。卽此篇治法亦自有在矣。

小便淋

〔滑石〕〔寒〕大寒 通九竅六府津液去留結止渴

〔冬葵子〕及根〔寒〕 主五癰利小便

〔白茅根〕〔寒〕 利小便下五淋

〔瞿麥〕〔寒〕 關格諸癰結小便不通

〔榆皮〕〔平〕 大小便不通利水道

〔石葦〕〔平〕 五癰閉不通利小便水道

〔葶藶〕〔寒〕大寒 下膀胱水伏留熱氣

〔蒲黃〕〔平〕 心腹膀胱熱利小便

〔麻子〕〔平〕 逐水利小便

琥珀平通五淋

〔石蠶〕〔寒〕 主五癰破石 解結氣利水道除熱

〔蜥蜴〕〔寒〕 主五癰邪結 破石淋下血利小便水道

〔胡燕〕〔屎〕〔平〕 破五癰利小便

〔衣魚〕〔溫〕 婦人疝瘕小便不利又療淋

亂髮微溫 五癰關格不通利小便水道

蜀本 林石暖 主石淋水磨服之當得碎石隨溺出

對藥 車前子寒主淋 主氣癰止痛利水道小便

茯苓平主淋利小便君

黃芩大寒主利小便臣 逐水利小腸

澤蔦寒主淋利三焦停水君 消渴淋瀝逐膀胱三焦停水

敗鼓皮平主利小便臣

冬瓜微寒主淋小便不通君 利小便止渴

桑螵蛸平主五淋利小便臣 通五淋利小便水道

類證 豬苓平 利水道

石鷲寒 以水煮汁飲之治淋有效

海蛤平 治水氣浮腫下小便（藥性論）

木通平 通利九竅

貝齒平 主五癰利水道

說者謂靈蘭秘典論言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氣化則能出矣。故利小便者。在用溫通以化膀胱之氣。而巢氏則謂腎虛膀胱熱乃爲淋。兩說正相歧也。夫巢氏固云水入小腸。下於胞。行於陰爲溲便。腎氣通於陰。陰爲津液下流之道。若腑臟不和。則腎虛而膀胱熱。熱則津液溲便遂數且澀。淋瀝不宜。故謂之爲淋矣。而秦西家則言腎之情熱與溼。膀胱之情冷與燥。且言腰體之內有一穴。以膜皮圍用爲吸取血絡脈絡。綁縛絡使溺液流通。乃以腰之驅德進於溺液之吸德。下至膀胱而瀉焉。則出雖由於膀胱。而化氣則繫於腎。腎之熱溼。正所以和膀胱之冷燥。且腎曰驅。膀胱曰吸。則是一臟一腑。緊相接遞相和者也。若驅德不濟。吸德遂優。於是熱與溼者移於膀胱。而道路不順。津液內溢。故小便如粟狀。小腹弦急。痛引臍中。以是篇中溫劑竟少。而性寒者類以清膀胱之熱。

平者類以助腎之驅。斯亦知彼說雖異。而無不可通矣。然謂淋家不可發汗。發汗必便血何也。請卽篇中所列衣魚亂髮論之。夫血水同源。並藉心火蒸化。其精者行於陰分爲血。粗者行於陽分爲溺。汗亦心之所布而徵之腎者也。故曰腎主五液。入心爲汗。今心以強迫之劑。必欲作汗而徵諸腎。腎方困於膀胱之吸而不能驅。其何能更輸將不爽。於是心暴斂於下。膀胱不勝誅求。致所聚之熱。所蓄之溺。並蒸迫化血下行矣。亂髮之用。能使水火合德而化氣。故血源濬而水自通。水道利而血自止。衣魚之用。能化水溼於木。氣閉塞中。使從竅穴而達。故去疝瘕卽以通水道。利水道卽以消疝瘕。淋家緣發汗而溺血。惟以是耳。

自其疲罷而言謂之癰。自其艱阻而言謂之淋。癰罷病也。（說文）淋懍也。小便難懍懍然也。（釋名）癰之虛者溺多汗多泣多睡多。氣出而不反。其實者溺祕汗祕。目乾舌乾。氣結而不解。此其所以然。既見於疏證石葦下矣。而病源復列五淋之目。曰熱曰冷曰氣曰沙曰勞。病則似不相兼。治則多容相濟者。蓋癰之虛近於淋之勞與熱。淋之沙與冷又近於癰之實。且兩端皆有因氣成病者。則本篇之並列五癰五淋。非疊出亦非混淆矣。况言治癰之下不言治淋。言治淋之下不言治癰耶。惟曰利小便。曰利水道。曰利小便水道。曰逐曰下。則不得不縷析而鬯其義焉。夫小便者水道之委。水道者小便之源。宜利小便者。必源清而委不順。宜利水道者。必委道而源不繼。利小便水道。則通徹源委之謂也。又何難竟其義哉。下降（平聲）也。（史記陳涉世家斬下索隱）謂降之也。（史記酈食其傳令下足下正義）逐從也。（楚詞河伯委白龜兮逐文魚注）馳逐也。（文選南都賦羣上放逐注）流蕩也。（荀子儒效篇故風之所以不逐者注）以是論之。下者因其不順脅之使順也。逐者因其無力助之推送也。然則曰通曰利。又何以別之。夫通者對不通而言。利者能通而不能便利如指也。是以篇中凡言下言通者。其物多有力而迅。言利言逐者。其物多宛轉而和。以此權衡藥之緩急。卽以此科度病之虛實。則爲癰爲淋之差別自明。而三焦膀胱之通塞順逆自見矣。

素問六節藏象論。靈樞終始篇。禁服篇。咸謂人迎脈大四倍曰格。寸口脈大四倍曰關。關爲溢陰。格爲溢陽。人迎氣口脈並大四倍曰關格。關格之脈。羸不能極於天地之精。則死。皆言脈而不言證。難經三難曰。關以前者。陽之動。遂上魚爲溢。爲外關。內格。此陰乘之脈也。關以後者。陰之動。遂入尺爲覆。爲內關。外格。此陽乘之脈也。三十七難曰。邪在六腑。則陽脈不和。陽脈不和。則氣留之。氣留之。則陽脈盛矣。邪在五臟。則陰脈不和。陰脈不和。則血留之。血留之。則陰脈盛矣。陰氣太盛。則陽氣不得相營。故曰格。陽氣太盛。則陰氣不得相營。故曰關。關格者。不能盡其命而死。此則明其理而猶未言其證。仲景曰。寸口脈浮而大。浮爲虛。大爲實。在尺爲關。在寸爲格。關則不得小便。格則吐逆。跌陽脈伏而澹。伏則吐逆。水穀不化。澹則食不得入。名曰關格。則言其證矣。而與本篇所治尙未盡符。巢元方曰。關格者。大小便不通也。大便不通謂之內關。小便不通謂之外關。二便俱不通爲關格。由於陰陽氣不和。營衛不通。故關格則陰陽氣痞結。腹內脹滿。氣不行於大小腸。則大小便不通。又風邪在三焦。三焦約則小腸痛。內閉。大小便不通。日不得前後。外臺祕要曰。集驗云。關格之病。腸中轉痛。不得大小便。葛氏云。卒關格。大小便不通。支滿欲死。二三日則殺人。姚氏云。風寒冷氣入腸。忽痛。堅急如吹狀。大小便不通。或小腸有氣結。如升大脹起。名爲關格。則詳於證。且與本篇之治合矣。卻又不及乎脈。紛紛諸說。遂可聯脈證爲一貫耶。自其淺而言。則脈較大四倍爲何如狀。不能極天地之精爲何如候。豈得以大小便不通一節概之。殊不知由大小便不通而脹滿。由脹滿而大小便益不通。上不得入。下不得出。又安能呼吸。天地精氣以爲生。卽葛氏亦謂二三日則殺人。又何能更盡其期以死。若是猶以爲輕渺。必立斃之證。乃得爲甚耶。雖然。此非篇中瞿麥亂髮所治之關格也。欲求瞿麥亂髮所治之關格。則仲景所論其庶乎。蓋寸口之脈浮爲氣虛。大爲陽實。在上則陽越而氣無以攝。在下則氣餒而陽無以洩。所謂陽實而不能化氣者也。故曰在尺爲關。在寸爲格。關則不得小便。格則吐逆。觀乾薑黃連黃芩人參之治格。卽可以悟治關之法矣。而不曰不大便。自固與脈偏大四倍以上者異也。跗陽之脈伏爲陽鬱。

瀉爲絡虛。陽鬱而欲達不得達則吐。絡虛而陽不爲之行則腕中乾而食不得入。曰此爲關格。則並不重在小便之不利。而重在吐逆矣。絡虛而氣不行。陽實而氣不化。其病皆涉於火。瞿麥開火之腑氣者也。亂髮化火之臟氣者也。臟氣化則血源濬而水自通。火府開則水氣清而火自散。故凡兩物之用。固在脈之偏大偏小。而實不得以四倍以上爲準。其效固在通小便。又實不得以大小便並不通爲準。且二物於關格之下。並繼以不通字樣。則凡篇中別物下言其病曰不通。言其效曰通者。皆可以關格類推矣。

小便利

〔牡蠣〕〔平〕微寒 澀大小腸止大小便

〔龍骨〕〔平〕微寒 縮小便

〔鹿茸〕〔溫〕微溫 主小便利

〔桑螵蛸〕〔平〕 夢寐失精遺溺

〔漏蘆〕〔寒〕大寒 止遺溺

〔土瓜根〕寒 止小便數不禁

〔雞胫〕微寒 主小便利遺溺除熱止煩

雞腸草微寒 止小便利

藥對 菖蒲溫止小便君 止小便利

菟醬溫主尿不節臣

類證

山茱萸平 通九竅止小便利

小便利實該小便多。小便不禁。小便數。遺尿。四證。而四證者。惟小便數。爲有熱。餘則皆屬陽衰。陽衰之中。又宜分作兩端。如孩提之善遺尿。是陽氣之未充也。老人之苦溺多。至夜尤甚。是陽之已竭也。大抵小便者。根於腎。行於膀胱。膀胱者。以氣爲用。氣盛則中熱。而有紀律。經行者。不敢不受其節制。氣溺則中寒。而不能自振。經行者。遂不受約束。直達而過焉。是故小便數者。約束太過也。小便利者。逕情直行也。小便不禁者。醒而不能約束也。遺尿者。昏而不能約束也。昏而不能約束。猶可俟醒。醒而不能約束。則直陽之德矣。然此皆常病。可於方書覈證。檢方以求愈者也。此篇所載。則更有啓發元悟。醒惕靈機者在焉。篇中大旨。小便之行。固恃夫陰陽之相化。尤喫緊在土之滲滲。蓋惟其滲。是以精華必留。惟其滲。是以形質必去。惟其當滲。是以有藉夫陽。惟其當滲。是以有藉夫陰。陰者。所以召陽使歸。而行所當行。止所當止。陽者。所以布陰。使漑而內沾五臟。外透皮毛。且客熱特陰。以消孤陰。特陽。以化相裒。相裒以底平成。此不更於病源。千金外臺前。加一曳綱。振領乎。况以水中多節之物。制水之無節。便而不溺之物。轉溺而不便之爲病。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醫中關鍵。不益明瞭哉。雖然。小便利之候。不得兼渴也。若兼渴。則是消渴病。而非小便利矣。

漏廬夫人。知其能利水。此則曰。止遺溺。小便利者。其患必在竅之通。此則曰。山茱萸能通九竅。止小便利。又通五淋。利小水道者。必與遺溺相違。惟桑螵蛸兩者兼治是焉。知其能不適相反耶。是三者皆當詳其兼證。按其氣化而明之。夫漏廬。春夏色白。屆秋變黑。能化金爲水。固治溼熱之物也。乃主皮膚熱。而有惡瘡。疽痔。溼痺。是外之熱。不能入內。以逐其溼。內之溼。不能及外。以和其熱矣。膀胱者。腎之表。而肌膚又膀胱之表。倘其病表裏不相符。而水道不利者。是腎虛膀胱熱。用此正。以除表熱。而逐裏溼。遺溺者。是膀胱虛冷。不能約水。用此正。以挽外熱歸裏。而約水。山茱萸。花於仲春。實於初夏。必屆冬乃成。味酸性平。是能挽金水。以涵木。回下降。以爲升之物也。乃主

心下邪氣寒熱。逐寒溼痺。是取其收中有發。發中有收矣。而更治頭風。風氣去來。鼻塞目黃耳聾而飽而遺溺。是其一竅過通而諸竅皆閉。通其諸竅。即所以治一竅之過通。桑螵蛸深秋生子。仲夏成形。是隨陰之斂謐而藏。隨陽之昌熾而出矣。本經以通五淋利小便水道列於傷中疝瘕陰痿血閉之下。是欲其化陰之斂謐而從陽以出。別錄以止失精遺溺列於男子虛損五臟氣微之下。是欲其化陽之昌熾而從陰以藏。三者雖同工而異調。而中實有理焉如此。

溺血

〔戎鹽〕〔寒〕 心腹痛溺血。

〔蒲黃〕〔平〕 利小便止血消瘀血。

〔龍骨〕〔平〕 微寒 主溺血。

〔鹿茸〕〔溫〕 微溫 主溺血。

〔乾地黄〕〔寒〕 主溺血利大小腸。

蜀本 葱涕平 主溺血。

證類 牛膝平 逐惡血留結（藥性論）

車前子寒 葉主血瘕下血小便赤止煩下氣。

柏子并葉平溫。

世之引經義言溺血者。莫不以氣厥論。胞移熱於膀胱為據。特既曰癰溺血。則屬血淋。非但溺血也。血淋必溺瀉。

溺血必溺自如。巢氏曰。心主血。血之行身通徧經絡。循環腑臟。勞甚則散失其常經。溢滲入胞而成血淋。是熱淋之甚者。推其源雖溺血之所由。原不外是。別其類實通塞之殊致矣。然則痿論所謂悲哀太過。則胞絡絕。胞絡絕則陽氣內動。發則心下崩。數洩血者。可爲經義之準歟。是固脈痿之源。卻亦溺血之鵠矣。然因勞悴而生火。與因七情而動陽。其所從來。縱有久暫之殊。而以陽搏陰。實無彼此。况胞脈者屬心而絡於胞中。證旣不能離胞。情又不能離熱。遂謂其竟相懸絕可乎。夫解結釋縛。必摘其綱。別嫌明微。須窮其目。事固有本協黍銖末殊尋丈者。此血淋溺血證。必不可不別而治。原無不可相同。况溺血已久。續以急瀉。急瀉先愈。旋復溺血者甚多耶。在此歸之理。固不必以此而費辭。但欲明病之所由。然則終不得不詳乎此耳。蓋血與水本同源。而有凝釋之殊。其不篇經絡而自甘與水爲伍。隨其流行坎止者。不特化源有愆常度。必擁衛之土氣。受盛之木氣。均有不循其職焉。何但陰陽薄蝕水火迫蕩已哉。是故從水以凝之。從土以溫之。從陰以除其熱迫。從陽以填其漏卮。而土溫之中。復分從火中使之收攝。從水中使之和諧兩塗。其所以如此者。緣靈素於此旣言之未詳。後世復無有推明之者。千金外臺雖列多方。然亦不述其源。惟孫氏於第一方提明房勞傷中尿血。夫房勞而致傷中。必亦祇係胞脈之不咸。彼之悲哀動中者。能使胞脈閉而月事不來。則此之胞脈開而血常自下者。自必因恣樂之過。極不參覈。至是恐不特不能了此篇之旨。卽千金外臺諸方。亦未能取之左右逢源矣。溺血云乎哉。

卷三

消渴

〔白石英〕〔微溫〕 主消渴陰痿不足

〔石膏〕〔微寒〕大寒 止消渴煩逆口乾舌焦不能息

茯神平 風眩風虛五勞口乾

〔麥藷冬〕〔平〕大寒 虛勞客熱口乾燥渴

〔黃連〕〔寒〕微寒 止消渴

〔知母〕〔寒〕 主消渴熱中除邪氣

〔栝蒌根〕寒 主消渴身熱脣乾口燥短氣

〔茅根〕〔寒〕 止渴

〔枸杞根〕〔大寒〕 熱中消渴

小麥微寒 止燥渴咽乾利小便

箘竹葉大寒 根作湯益氣止渴補虛下氣

土瓜根寒 主消渴內癰

〔葛根〕〔平〕 主消渴身大熱起陰氣

李根大寒 主消渴止心煩逆奔氣

蘆根寒 主消渴客熱止小便利

菰根大寒 主腸胃痼熱消渴止小便利

冬瓜微寒 止渴

馬乳冷 止渴

牛乳微寒 補虛羸止渴

羊乳溫 潤心肺止消渴（藥性論）

〔桑根白皮〕〔寒〕 熱渴水腫

藥對 茯苓平主口乾君

理石寒主口乾消熱毒君 解煩毒止消渴

兔絲子平主口乾消渴 口苦燥渴

牛膽大寒主渴利中焦熱君 口焦燥

苧汁寒止渴使 漬苧汁療渴

古屋瓦苔寒主消渴

兔骨平治熱中消渴臣

豬苓平主渴利使

或謂石藥肥甘酒鹽四者皆致消渴。隋唐以來。巢氏孫氏王氏言之極詳。然咸謂其性熱助火已耳。其能治致水所難制之火。則未及也。况釋名云。消渴係腎氣不周於胸中。腎氣不周於胸中。豈特火之所爲耶。予謂四十九難曰。腎主五液。以布五臟。在肝爲泣。在心爲汗。在脾爲涎。在肺爲涕。自在爲唾。則胸中津潤。所以溉喉舌而滋呼吸者。獨非腎之所布乎。寶命全形論曰。鹽之味鹹者。以其氣令器津洩。夫鹽得水可化。得火復成。此其令消渴。在乎合水則行而不留。遇火則結而不散矣。營衛生會篇曰。酒者熱穀之液。其氣悍以清。故能後穀而入。先穀而液出。此其令消渴。在乎氣係於上而不去。質傾於下而不停矣。何况石藥者入水不濡。入火則赤。肥甘者遇水便浮。著火能燃。此其蟠踞於人身。但應火而不應水。且使臟腑不溼不沾。又何論夫周。是其涸竭之患。豈但胸中。蓋將徧有焚如之害。固非特火之所爲也。諸家之論雖詳。大率巢氏之消渴渴利內消三者最爲明爽。曰消渴者。渴而小便不多也。渴利者。隨飲卽洩也。內消者。不渴而小便多也。今以是篇覈之。渴飲而小便不多。非有所洩。卽有所停。寒而燥者。以治洩於下。寒而達者。以治洩於外。散而清者。以治停於上。寬而利者。以治停於下者也。隨飲卽洩者。非四旁不沾。卽直道無節。故凡通內痺。行脈絡。皆以使其沾厚土氣。助薰蒸。皆以使其節。至不渴而小便過利。自有小便利篇可按。然篇中往往列止小便利之物。不在小便利篇者。豈不可彼此參伍。求所以分所以合耶。若夫不渴不利。善食易消。古人謂之食亦與消渴無涉也。

素問氣厥論。心移熱於肺。肺消。心移熱於肺。膈消。熱能爲消。是固然矣。寒亦可爲消乎。此可證之。金匱要略者也。假使寒不能消。何得治之以八味腎氣丸耶。曰寸口脈浮而遲。浮卽爲虛。遲卽爲勞。虛則衛氣不足。勞則營氣竭。

由是觀之。非寒則脈何以遲。夫心本不任受寒。心所謂寒。蓋在所主之血脈中。其移肺亦由榮泛及衛耳。且非外中之寒。亦非卒受之寒。乃陽氣之不營於外。而直升直降於內者也。營衛既失其樞。資稟遂不合度。故內而陽氣熾盛。常藉水以自救。外而營衛無所汲引。則其水直溜而下。且曳一身津液。並而泄焉。故曰肺消者。飲一溲二。死不治。此即前所謂不沾者。其於病源。實兼渴利內消者也。曰跌陽脈浮而數。浮即爲氣。數則消穀而大堅。氣盛則溲數。溲數則堅。由是觀之。數熱徵也。夫膈以隔蔽清濁。而非匿寒藏熱之所。心肺以熱相移。清道陽氣熾盛。遂不變化。取汁爲赤。以分布灑陳。而一歸於三焦膀胱焉。故曰堅數相搏。即爲消渴。此即前所謂不留。其於病源。則所謂渴利者也。統而計之。陽宗於心。陰根於腎。心所以移寒移熱。皆由腎陰不上交於陽。而肺遂失其節宜。裒益以底於平。是則責之所攸歸耳。八味腎氣丸。攝土中水氣以濬陰之源。地黃拔土氣最力。薯蕷入土中最深。而喜攀磚附石。山茱萸於季春結實。至初冬乃成。亦吸土氣以濟水者。動。水中火氣以振陽之本。附子桂枝。而使天一之水。由下以及上。澤瀉。由上以歸下。茯苓。浮游之火。鬱結之血。藉此遂周流而不滯焉。牡丹。得非能降火升水。使兩相濟而稱物平施者耶。有是以通本篇之不逮。即由本篇以通仲景之所及。如治消渴之用五苓散。豬苓湯。白虎加人參湯。白頭翁湯。其中石膏知母黃連豬苓茯苓。固皆列於是矣。肺消膈消。獨不可由彼而更求於此篇哉。

然則食亦可以是篇之義通之乎。此則不可。郊特牲曰。食養陰。飲養陽。臟陰也。腑陽也。氣厥篇論消渴之源在五臟。食亦之源在六腑。五臟之不咸。則無以制通而病反在陽。故本篇之藥多主氣而輕清。六腑之不調。則無以制臟而病反在陰。故聖濟總錄食亦諸方多主味而沉著。惟其流異。是以不可通。非特此也。凡因消渴而致之水氣。治法遂絕不同。惟其源同。是以可通。凡不與消渴類之強中治法。乃殊不異。即此可明其指矣。

黃疸

〔茵陳蒿〕〔平〕微寒 風溼寒熱邪氣熱結黃疸通身發黃小便不利

〔梔子〕〔寒〕大寒 通小便解五種黃病（藥性論）

〔紫草〕〔寒〕 主心腹邪氣五疸

〔白鮮皮〕〔寒〕 主黃疸

生鼠微溫

〔大黃〕〔寒〕大寒

豬屎寒 主寒熱黃疸溼痹

〔瓜蒂〕〔寒〕 療黃疸

〔栝蒌〕〔寒〕 除腸胃中痼熱八疸身面黃

〔秦艽〕〔平〕 差五種黃病

唐本黃芩大寒 主諸熱黃疸

類證 牡鼠微寒

小茈胡湯。小半夏湯。小建中湯。瓜蒂散。五苓散。桂枝加黃芪湯。豬膏髮煎。皆治他證為本。黃疸為標。他證愈黃自不能不愈也。大黃消石湯。梔子大黃湯。消石礬石散。梔子梔皮湯。麻黃連軹赤小豆湯。則黃疸為本矣。而標病猶盛。不能竟捨標從本。故宜有輔佐以擊動其標。其本乃能釋也。惟茵陳蒿湯乃為黃疸正劑。知茵陳蒿湯為黃疸

正劑。則身黃如橘子色。小便不利。腹微滿。爲黃疸主候。發熱不惡寒。但頭汗出。餘無汗。齊頸而還。渴飲水漿。小便不利。爲黃疸正因矣。發熱不惡寒。反惡熱。是爲陽明病。而承氣證爲陽明病之正出。茵蘆蒿證則陽明病之對出。以一有汗。一無汗。一小便過利。一小便不利。汗出多。小便利。所以成乎燥。汗不出。小便不利。則本燥未溼。所以祇對化耳。不然。凡脈遲。食難用飽。飽則微煩。頭眩。小便難。縱下之。腹滿如故。必其中先硬後溇。非特不能全成燥證。且駸駸乎將全成溼證者。何以亦用茵蘆蒿湯耶。此全從傷寒外邪立論者。若更參以金匱雜證。則不必有外邪。但係本燥未溼者。均得成黃。故夫酒者氣燥而質溼。受其傷。則心中懊懣而熱。不能食。時欲吐。遂爲酒疸房勞。甚者陰已泄。陽不得越。遂與已化未成之陰精糾結。怫鬱於中。欲出不得。雖微汗出。小便自利。而不免薄暮手足中熱。膀胱急。而爲女勞疸。更益之黃汗。所謂五疸具矣。篇中義旨。亦明明推茵蘆蒿湯爲督率。覈以傷寒金匱所隸治黃諸方。無非由此。而因候加味。合成成方。如因懊懣。則合入梔子豉。小承氣。而爲梔子大黃湯。因小便不利。則合入五苓。而爲茵蘆五苓散。因表裏裏實。則合入調胃承氣。而爲大黃消石湯。是也。獨調胃承氣湯用水消。此用火消。更覈消石礬石散。亦用火消。似其中必有故者。蓋火消是曳陰向陽。乃攜溼以就燥。而散。水消是化陰濟陽。乃剖燥以凝溼而行。於此卽可以悟陽明病之正出對出矣。

至於篇中白蘚秦芎栝蘆根黃芩。仲景雖未嘗用治黃。而葛氏肘後孫氏千金王氏外臺諸方多用之。揣其意旨。亦非貿貿然徒用之而已也。蓋於此有以窺黃證之微焉。夫黃根於溼熱。客於脾胃。固不待言矣。然非必上罩下承。而面周市密圍也。定有一端滲泄處焉。惟滲泄不敵。其搏聚。是以蒸鬱而成耳。不然。則所謂陽明中風。脈弦浮大。而短氣。腹都滿。脅下及心痛。久按之氣不通。鼻乾不得汗。嗜臥。一身及面目悉黃。小便難。有潮熱。時時噦。耳前後腫。刺之小差。外不解之候。何以見不尿。腹滿加噦者。遂爲不治耶。一端滲泄者。何如栝蘆根之主。小便利。是其黃必仍小便通矣。黃芩主諸熱黃疸。腸澼泄利。是其黃必大便泄矣。白蘚主頭風黃疸。是其黃必頭面多汗惡風。

矣。秦芄主寒溼風痺。是其黃必骨節煩疼矣。倘不依證尋治。馴致病氣連橫。不至水氣脹滿不已。故曰疽而渴者。其疽難治。疽而不渴者。其疽可治。蓋疽病至渴。則溼已盡。從熱化。薰熨元氣。元氣不支。求助於水。駐見水日增而水日熾。如潑膏以救燎。愈益其不能息耳。况其病不愈。則劇。自有定期。不容遷延耽緩。所謂當以十八日爲期。治之。十日以上。瘥。反劇者。爲難治耶。十八日者。四季土旺。用事日數也。土之所任。僅能及此。過是以往。力遂不勝。則將轉移他處。而木金水火皆非。藏受溼熱之所。無力推傳。則土困頓而崩頽矣。曷若及早驗其所向。因勢以利導之耶。是故頭面汗多。是風舉溼於上。則令其沉於下。俾其氣徹底而隨之化焉。白蘚根藏羶氣。羶氣者木氣也。骨節煩疼。是風拒溼於外。則令其連於內。俾其氣疏通而爲之化焉。秦芄羅紋密織。盡從左旋。是化風歸水。自上下下之治也。小便自利者。其病不在溼而在熱。則滋化土中之熱。使與溼離而自已。栝萋根澄之。則散而成粉。味苦氣寒。能使土中溼熱離散。大便泄利者。其熱有所歸。緣溼滯之而不爽。則清化腸中之溼。使隨熱泄而病除。黃芩形如腐腸。治因熱生溼。故能清利腸中溼熱。經方用藥。總在定六氣。以見病源。隨形色性味以爲治。則非後世漫云以寒治熱。以利泄溼。籠統不切於病機。病情毫無關照者比也。

黃汗一證。自巢氏隸之黃病門。後世遂視爲黃病支流。據金匱則證鄰於歷節。目列於水氣。蓋黃病與黃汗本異而未亦不同。黃汗與歷節。乃異派而同源也。何以言之。夫黃病之甚。動云有麴塵。然未聞有能染衣至黃者。黃汗則汗本不黃。至沾衣乃如漿汁。以黃病屬脾家。脾爲土。土之生物。不倚他助。黃汁屬心家。心爲火。火之燔燎。必著他物。是其一病於肌肉。一病於血脈。爲殊絕也。至其所由然。則與歷節並因汗出入水中。如水傷心。故黃汗脈自沉。歷節脈沉弱。黃汗汗黃。歷節亦汗黃。黃汗發熱。歷節亦發熱。第歷節支節疼。或疼痛如掣。黃汁則僅重而痿。歷節身體羸瘦。獨足腫大。黃汗則身體洪腫。四肢面目皆腫。而胸中窒不能食。反聚痛。口多涎。暮躁不得眠。乃歷節所絕無。是同爲水傷心。而有甚有不甚甚。卽所謂小便通利。上焦有寒者也。統三者計之。皆爲溼不得泄。然惟黃

病爲尤甚。黃病分歧於肌肉。歷節分歧於骨節。固不待言矣。乃黃汗既有汗。而小便又利。獨爲最有去路。反至化溼成水何也。夫水氣亦何嘗不從溼化。然惟火能爲之宣導。則無此弊。黃汗者因雖從外及內。病實從內外出。是火之不宜已明著矣。况祇有身黃之水氣。並無黃汗而身黃。水氣而身黃者。內本能宣。由外鬱遏不得開。故越婢湯中用麻黃。黃汗本自有汗。且小便利。則外本無所阻。而內之宣導不力。故桂枝加黃芪湯。芪芍桂酒湯。並賴有桂枝矣。由是言之。隸於黃病。嫌於末似相同也。而殊不同。隸於歷節。嫌於本相同也。而末卻大異。何如就證論證。隸之水氣之爲愈哉。

上氣欬嗽

〔麻黃〕〔溫〕微溫 止欬逆上氣

〔杏仁〕〔溫〕 欬逆上氣雷鳴喉痹

白前微溫 胃脅逆氣欬嗽上氣

〔橘皮〕〔溫〕 主胃中瘕熱逆氣下氣止嘔欬

〔紫菀〕〔溫〕 主欬逆上氣胸中寒熱結氣

桂心大熱 主欬嗽

〔款冬花〕〔溫〕 主欬逆上氣善喘喉痹

〔五味子〕〔溫〕 主益氣欬逆上氣

〔細辛〕〔溫〕 主欬逆溫中下氣破痰利水道開胸中

原书缺页

烏頭大熱主嗽逆上氣使 主欬逆上氣消胸中痰冷

藜蘆微寒主嗽逆使 欬逆洩利

鯉魚平燒末主欬嗽臣 肉主欬嗽上氣黃疸止渴

淡竹葉大寒主嗽逆氣上臣

海蛤平主上氣臣 主欬嗽上氣喘息煩滿

硫黃大熱主氣嗽臣 欬嗽上氣腳弱冷疼無力

上氣者不必欬嗽。欬嗽者不盡上氣。論欬嗽者何不但標欬嗽。則所謂暴嗽久嗽冷嗽熱嗽呷嗽五臟欬嗽者咸可隸於其中耶。夫諸嗽者欬嗽之支分。上氣欬嗽者肺痿肺癰肺脹支飲風水與欬嗽之並界也。既云欬嗽。則諸嗽原隸於中。不因兼標上氣而有礙。已標上氣則肺痿肺癰肺脹支飲風水之稍涉疑似。學者遂不得不細心體究以分析之耳。不然金匱要略部分諸病最爲嚴密。既有肺痿肺癰欬嗽上氣篇矣。乃疊出痰飲欬嗽篇耶。然則奈何細心體究分析之。夫風舍於肺。其人卽欬。是欬嗽主腦也。欬唾膿血脈數虛者爲肺痿。數實者爲肺癰。上氣喘而躁者爲肺脹。欬逆倚息不得臥者爲支飲。頸脈動時時欬目窵下微腫按其手足上陷而不起者爲風水。是欬嗽之條目也。要篇中列藥三十味。試舉治肺痿之甘草乾薑湯炙甘草湯。千金枝桂去芍藥加皂莢湯。治肺癰之桔梗白散葶藶湯。治肺脹之越婢加半夏湯。小青龍加石膏湯。治支飲之木防己湯。小半夏湯。十棗湯。小青龍湯。桂苓五味甘草湯。及諸加味治風水之越婢湯。咸藉本篇之味以成方者。卻逾篇中三分之一。卽專主欬嗽上氣。縱如皂莢丸射干麻黃湯。厚朴麻黃湯。澤漆湯。幾全賴此成方者。亦不過得篇中之半。則諸證之與欬嗽。原經

界相連。犬牙相錯。曾謂可舍此綱領而徒別其支派耶。試再覈之千金。如百部根湯之治嗽不得臥。兩眼突出。蜀椒圓之治上氣欬嗽。杏仁飲子之治暴熱嗽。橘皮蘇子煎之治上氣欬嗽。款冬圓又方之治三十年上氣欬嗽。唾膿喘息不得臥。鍾乳烏頭則欬嗽之支流竟矣。更參之外臺。如深師麻黃湯之治卒嗽。延年貝母煎之主暴熱欬。深師乾薑湯之療冷逆欬。深師立愈丸款冬花丸古今錄驗麻黃湯之治久欬。則欬嗽之派別明矣。更參之聖濟。如紫菀丸之治肺欬。丹沙半夏丸之治心欬。木乳散之治肝欬。半夏陳皮湯之治脾欬。四味散之治腎欬。鹿角膠湯之治大腸欬。人薺散之治膀胱欬。檳榔丸皂莢丸之治三焦欬。亦莫不有篇中之物錯雜其間。則欬嗽之所從駐又瞭然矣。不應合而合之。足以見病源之不異。應合而不別。足以見病變之非歧。明乎此篇。則欬嗽之主治已彰。參乎經方。斯欬嗽之分殊有在。而後欬嗽之爲欬嗽遂無遁情也。

然則欬論之義。遂可置之勿講歟。是又烏可。夫肺痿肺癰支飲。卽欬論所謂多涕唾也。肺脹風水。卽欬論所謂面浮腫氣逆也。斯二者皆聚於胃關於肺。而本於五臟之邪。以傳六腑。其該甚博。其變甚煩。不僅肺痿肺癰肺脹支飲風水已也。就其初傷在氣。久乃涉血。筋骸之牽引。身體之疼痛。甚者爲嘔逆吐衄。爲遺矢遺溺。是其再變而爲膈噎胃反。爲下利洞泄。爲霍亂轉筋不難矣。特他病則自陽入陰。而此獨以臟傳腑。所宜體究焉。蓋論中所謂臟病皆經病。腑病則入內矣。所以然者。論中固言之曰皮毛者肺之合。皮毛先受邪氣。邪氣隨從其合。此病從外受者也。其寒飲食入胃從肺脈上至於肺。則肺寒。肺寒則外內合邪。此病從內受者也。兩皆歸並於肺。故爲肺欬。非特此耳。其心值夏。脾值長夏。腎值冬。肝值春。受邪而肺家適有內受之寒。如向所云者。當其邪乘脈絡以朝肺。因之外內合邪。亦能爲欬。則心欬脾欬腎欬肝欬作矣。故病必關肺。病因必由寒。病不盡寒。不然欬之淺者惟肺與心。宜乎病入未深。變化未定。寒氣應仍在者。而胡爲乎反見唾血及咽腫喉痺。諸不盡屬寒之證耶。至臟欬不已。反移於腑者。以臟主臟而不瀉。其守堅。腑主瀉而不臟。其罅疏。病在經絡久而不愈。勢必內入。

入之始。未有不從疏而從堅者。故久欬不已。至移於三焦。則腹滿不欲食飲。遂將移於臟矣。不然欬久而成癆瘵者。亦豈在經在腑之病哉。此篇雖無治臟腑諸欬明文。然有可以意會而得其旨者。如降氣者。皆治上之劑也。守中者。皆治中之劑也。攝氣者。皆治下之劑也。散結者。皆治心肺之物也。聚斂者。皆治肝腎之物也。通利者。皆治小腸膀胱之物也。醒豁者。皆治胃與大腸之物也。卽是以推。能謂其與經旨絕不相涉耶。

嘔吐

〔厚朴〕〔溫〕大溫 胸中嘔不止

〔橘皮〕〔溫〕 下氣止嘔欬

〔人蔘〕〔微寒〕微溫

〔半夏〕〔平〕生微寒熟溫 時氣嘔逆

〔麥冬〕〔平〕微寒 止嘔吐

〔白芷〕〔溫〕 療風邪久渴吐嘔兩脅滿

生薑微溫 止嘔吐

〔鉛丹〕〔微寒〕 主吐逆反胃

〔雞子〕微寒 鍊之主嘔逆（藥性論）

〔薤白〕〔溫〕

甘竹葉大寒 除嘔吐

蜀 旋覆花溫 開胃止嘔逆不下食（藥性論）

白豆蔻大溫 主積冷氣止吐逆反胃

對藥 附子大熱主嘔逆使

竹筴微寒主乾嘔臣

同爲水穀逆出也。吐可植躬。嘔須曲脊。（釋名嘔偃也將有所吐脊曲偃也）吐猶器滿而溢。毋庸勉強。嘔已沸騰於中。出反不易。故吐如棄物。可隨手拋擲。（一切經音義引倉頡篇吐棄也）嘔遭迫脅。必聲揚物先。（山海經東山經膏水其中多薄魚其音如嘔注如嘔如人嘔吐聲也）則吐爲陰。嘔爲陽。吐有寒。嘔有熱。吐屬虛。嘔屬實矣。然吐非無實熱證。但係有因。決非自作。（如服桂枝湯而吐其後必吐膿血等證）嘔亦有虛寒證。則能自致。不關誤治矣。（如嘔而脈弱嘔而胸滿等證）故曰。病人脈數。不消穀引食而反吐者。胃中虛冷故也。脈數且然。何況不數。曰傷寒發熱。嘔不能食。而反汗出。澀澀然者。是轉屬陽明也。有汗如此。何況無汗。蓋陽之出多奮迅。其所以奮迅。則以陰格之也。陰之出多慘慄。其所以慘慄。則以陽先潰也。故凡嘔而利者。無一虛證。（十棗湯證大芤胡湯證）既吐且下者。無一實證。（四逆湯證吳茱萸湯證）餘如傷寒三陽證。則多嘔而少吐。胃反證。則言吐而不言嘔。循是以尋其緒。餘本篇所載之物。不湛然可明哉。特篇中藥物寥寥。且大段治嘔。似於兩證偏有側重。殊不知嘔吐原有並見者。如黃連湯證小半夏加茯苓湯證小半夏湯證豬苓散證大半夏湯證是也。今篇中兩證並提者。本有四味。提吐不及嘔者。亦有兩味。全篇僅臚藥一十五味。則其多寡之間。雖似有所偏重。然於本書中。數以霍亂篇治吐下之物。於本書外。參以治胃反之物。則較於嘔翻有若稍贏者。惟篇中偏以大溫之附

子主嘔逆。則其理所當究耳。夫此乃在下陰。靈陵逼中陽。而中陽晚。魄震蕩之候也。是其證在仲景書曰。嘔而脈弱。小便復利。身有微熱。見厥者難治。四逆湯主之。曰腹中寒。氣雷鳴切痛。胸脅逆滿。嘔吐者。附子粳米湯主之。此與既吐且利之候正同。第彼既有漏泄。則中陽敗散。祇能滂沱四瀆。是證下無漏泄。則中陽但上不下。猶能沖激作聲。用附子者。正以散其上逼之陰靈。回其離窟之生陽也。然四逆湯證與附子粳米湯證。又復不同。一則在下亦有聲。是陽猶能與陰爲梗。故須佐以調和。爲一成不敗之計。一則小便復利。是陰陽不相堵禦。故更助以溫守。而陽之回不回。陰之定不定。尙在不可知之天。曰難治者以此。而其用附子之意則一耳。由是言之。應用附子之嘔。是嘔之敗局。用附子治嘔。是治之急著。遇非常之證。自不得以常法禦之。固難與凡嘔凡治並論者也。嘔吐噦自金匱要略以下。皆連綴一處。惟茲則剖隸兩篇。曰嘔。曰噦。曰嘔吐。不知者必以爲妄分畛域。孰知均胃病也。而有脾不濟胃。胃不從脾之別焉。巢氏曰。新穀未及傳化。故穀之氣與相干。犯胃氣則逆。胃逆則脾脹氣逆。遇冷折之則噦。風邪在胃則嘔。膈間有停飲。胃內有久寒。則嘔而吐。是噦由氣。嘔吐由質。氣者應恃脾之磨而消。質者應恃胃之輸而化。氣不消。是脾不濟胃也。質不化。是胃不從脾也。不然而何以噦僅有聲。而嘔吐兼有物耶。試以兩篇所列之藥較之。相同者五。一厚朴。橘皮。人參。附子。竹筍。嘔噦餘十五味。而九物之用。在氣。一香薷。雞舌香。小蒜。高良薑。桂。麝。肉豆蔻。丁香。尤皆用其氣。嘔吐餘十味。而七物之用。在味。一半夏。麥冬。生薑。鉛丹。雞子。甘竹。葉旋覆花等。皆用其味。若然。則合之者。以其相類。分之者。以其相差。循軌以導其行。溯流以求其本。務欲後人識顛末。知嚮方。則一也。

乾嘔與停飲而吐。恰相反對。蓋乾嘔有火。卻係虛火。停飲有水。全非實水。故服白通湯後。厥逆無脈。乾嘔煩者。白通加豬膽汁。人尿湯。通脈四逆湯。證乾嘔者。加生薑。乾嘔吐涎沫。頭痛者。吳茱萸湯。乾嘔吐逆。涎沫。半夏乾薑散。乾嘔噦手足厥者。橘皮湯。中風發六七日不解而煩。有表裏證。渴欲飲水。水入則吐者。五苓散。欬而嘔。渴心煩。

不得眠者。豬苓湯。胃反吐而渴欲飲水者。茯苓澤瀉湯。吐後渴欲得水者。文蛤湯。卒嘔吐。心下痞。膈間有水氣。悸眩者。小半夏加茯苓湯。嘔吐穀不得下者。小半夏湯。嘔吐病在膈上。後思水者。豬苓散。胃反嘔吐者。大半夏湯。夫火不能卻陰。而反被陰迫逐。氣不能化水。而反任水停滯。是陰陽之悖亂。水火之相射矣。則不得以治嘔常法治之。故破其陰。卽以助其陽。降其火。卽以和其陰。化其水。卽以調其氣。降其氣。卽以逐其水。迴與篇中之義不相符矣。雖然。篇中亦何嘗不計及此。凡橘皮生薑附子者。果何爲而列哉。卽水氣一面。篇中亦未嘗不行水下氣。第吐本因水。自不應濫列多品。占水飲地步。故將旋覆花半夏二味微逗端倪。使人觸類引伸。推尋有法。庶無越畔之嫌。仍得兼濟之益耳。識得虛者爲眞。實者是僞。則嘔吐之爲嘔吐。全局大抵屬虛。間有大黃甘草湯十棗湯大此胡湯數證。自是絕無僅有。故曰傷寒嘔多。雖有陽明證。不可攻。吁可畏哉。

痰飲

〔大黃〕〔寒〕大寒 除痰實腸間結熱心腹脹滿

〔甘遂〕〔寒〕大寒 主留飲宿食

芒消大寒 腹中痰實結搏

〔茯苓〕〔平〕 膈中痰水

〔芫花〕〔平〕微寒 除諸痰熱結實

〔芫花〕〔溫〕微溫 消胃中痰水喜唾

前胡微寒 療痰滿胃脅中痞

〔朮〕〔溫〕 消痰水

〔細辛〕〔溫〕 溫中下氣破痰

〔旋覆花〕〔溫〕 消胃上痰結吐如膠漆心脅痰水

〔厚朴〕〔溫〕大溫 消痰下氣

〔人蔘〕〔微寒〕微溫

〔枳實〕〔寒〕微寒 主胃脅痰癖

〔橘皮〕〔溫〕

〔半夏〕〔平〕生微寒熟溫 消心腹脅膈痰熱滿結

生薑微溫

甘竹葉大寒

〔薤花〕〔寒〕微寒 療痰飲欬嗽

蜀本威靈仙溫 主心膈痰水

藥對射干微溫主胃中結氣使

烏頭大熱主心下寒冷不下食使

吳茱萸大熱主痰熱腹內諸冷臣

朴消大寒主痰滿停結君

巴豆溫主痰飲留結利水穀破腸中冷 破留飲痰癖

高良薑大溫

類證

尤潛溪曰。穀入而胃不能散其精。則凝爲痰水。入而脾不能輸其氣。則蓄爲飲。蓋惟其以穀化故質稠。惟其以水化故質稀。質稠故能藏寒匿熱。而至當用烏頭吳茱萸高良薑薤花甘竹葉。能蘊實釀虛。而至當用大黃芒消朴消。巴豆厚朴枳實人薺。尤茯苓。質稀故能內沉外溢。而爲裏堅表腫。能徹上徹下。而爲眩冒滄洩。又惟其穀入於陰。而以質用。故痰每流於隱僻。而注於窪下。水入於陽。而以氣用。故飲能歸於四肢。徧於身體。此四飲分支。惟痰飲可獨當一面。而三飲者。祇可並之。而相對待矣。雖然。痰與飲相殊。稱謂自應有別。測其所當別。則似飲可稱水。痰不得稱水者。而曰水走腸間。漑漑有聲。謂之痰飲可乎。夫穀非由水調。不堪食。水非由穀出。不成痰。是其根本。原未始非水。以水呼之。又何不可。特旣化入穀中。還從穀中化出。則其搏引稠黏。合爲同類。自與未曾經化者殊。且旣有素盛。今瘦。旬冠於其端。益可知爲久病。而非暴病。夫暴病何嘗不有痰飲。第觀篇中所列。芫胡前胡細辛。生薑威靈仙射干等物。又豈久病而成者。所可用耶。蓋惟其暴病。則水爲火逼而成。久病則陰隨陽溜而成。仲景所謂當以溫藥和之者。久病之治也。篇中所羅性峻刻而注有痰字者。則暴病之治矣。然則篇目雙標。痰飲篇中所列。備悉搜采。本經別錄主治。但稱飲者。止一味。痰水痰飲。並稱者。僅七味。但稱痰者。至十味。不云水飲及痰者。七味。則偏重於痰極矣。此又何爲者耶。夫飲變見之證極多。比連之證亦極多。凡嘔吐欬嗽。上氣大腹水腫。皆是也。痰則僅在是篇。若使與諸證諸治相乘除。恐反不及飲之多矣。寧反謂爲少耶。

仲景於飲與水分之極嚴。呼之甚亂。如痰飲篇大半稱飲爲水是也。飲固可呼之爲水耶。夫飲本水也。特有受約

束不受約束之分耳。受約束者。縱能變化。不離畛域。不受約束者。橫流直衝。遇隙卽就。故痰飲篇曰。水在某。水氣篇曰。某水。明明一指爲注於何臟之水。一指爲何臟所發之水矣。雖然。兩篇之旨。猶當更有推明者焉。曰。水在心。心下堅築。短氣。惡水不欲飲。水在肺。吐涎沫。欲飲水。水在脾。少氣身重。水在肝。脅下支滿。噎而痛。水在腎。心下悸。曰。心水者。其身重而少氣。不得臥。煩而躁。其人陰腫。肝水者。其腹大不能自轉側。脅下腹痛。時時津液微生。小便續通。肺水者。其身腫。小便難。時時鴨溏。脾水者。其腹大。四支苦重。津液不生。但苦少氣。小便難。腎水者。其腹大。臍腫。腰痛不得溺。陰下溼如牛鼻上汗。其足冷。面反瘦。合而觀之。欲飲不欲飲。噎悸少氣。病皆係於上。陰溼陰腫。小便難。病皆係於下。其諸阻於上者。謂之飲。阻於下者。謂之水歟。夫上是水之來源。下是水之去路。來源雖阻。去路猶通。於何能不受約束。濫及他處。若來源通而去路塞。則時有所增。水從何往。而欲其不衝溢。他處依規就範得乎。是以治水之物。通多而化少。治飲之物。通少而化多。檢覈篇中。惟芫花。甘遂。薤花。巴豆。朮。與大腹水腫篇同用。其餘則各有所當矣。水聚於上。而論其欲飲不欲飲。水聚於下。而論其津液生不生。似甚難解。然不知阻於上者。欲其化。阻於下者。欲其通。旣化旣通。則清光來而滓穢去。夫固曰。津液微生。小便續通矣。是故篇中所具行經絡解客感。皆引清光之物也。下留結澹壅淤。皆去滓穢之物也。

內經未嘗言及痰飲。金匱要略則詳論之矣。然及飲多而及痰少。千金外臺則已痰飲參半。沿至後世。乃飲日少而痰日多。何哉。此又世道升降之會也。蓋維元古。飲與食庖治無不精詳。飲湯飲水。各按其時。則入陽而資氣化。茶麥稻黍。各佐其肉。則入陰而養元精。傳曰。肉雖多。不使勝食氣。肉中旣有食氣勝之矣。於何能入陰而成痰。經曰。漿人掌其六飲。水漿醴涼醫馳。水中旣有冷熱節之矣。於何能入陽而成飲。中古制御多失其方。是以痰飲並興。然緣烹茶之度甚精。則旣能導飲不留。復能運食不滯。及夫近世。茶惟點啜。則未得其氣之全。肉務煎燂。則反增其味之厚。於是水入成飲。肉入生痰。駸駸乎無病不以是棘其治矣。况更蒸澹巴菴之葉。常吸其煙。豈知此實

劫飲化痰之妙劑哉。歷考經方。並無引飲令吐之法。有之自金元四家始。子和在前。專工劫掠。景岳繼述。稍務平和。然實爲今日吸煙作俑。倘無神聖闡別痰飲界域於前。勢必將遇痰卽逐。試觀今人之痰。果堪逐否耶。篇中雖未嘗不用逐。而妙在解痰之爲窟。容邪去痰之連衡。痰滯。痰隨氣結。開氣卽以行痰。痰與熱壅。化痰卽以清熱。釋寒之縛痰。脫火之膠痰。補其虛而痰自退。舍聽命。攻其實而痰自隨跡消除。化痰之法盡矣。學者更能擴充於此。而權衡其輕重焉。益可不治痰而痰自無不順矣。

宿食

〔大黃〕〔寒〕大寒 破留飲宿食蕩滌腸胃推陳致新

〔巴豆〕〔溫〕生溫熱寒 開通閉塞利水穀道

〔朴消〕〔寒〕大寒 胃中食飲熱結

〔芫胡〕〔平〕微寒 去腸胃中結氣飲食積聚

〔朮溫〕 消食

〔桔梗〕〔微溫〕 溫中消穀

〔厚朴〕〔溫〕大溫 宿食不消（藥性論）

〔皂莢〕〔溫〕 療腹脹滿消穀

麴溫 消穀止利

藥溫

檳榔溫 主消穀逐水除痰

宿食不徒停也。蓋必有所挾焉。外臺祕要方目所載。有傷寒宿食不消方。有留飲宿食方。有因食飲水上氣方。有食不消成癥積方。有積聚宿食寒熱方。有食癥及魚肉成癥方。有冷利食不消方。有下利清穀方。有下利食完出方。大率體氣實者。食因病而留。病據食爲囊。體氣虛者。食遺病以洩。病因食遂殆。所以仲景書舍攻下溫補無別法。獨於差後勞復出一枳實梔子鼓湯。而曰有宿食者加大黃。遂可見其因病治病。卽於中挾入利導之治。不別立問架畛域。竟指爲一病也。而今者特建標題爲病綱領何哉。推其微義。蓋亦以經方值此大抵用攻。第因病而致食留不去。病而食可行乎。故首列三品。原係經方正治。無從遺漏。此外則因邪而結者疏其邪。因氣而滯者調其氣。因肥膩而膠黏者。卽爲消其脂膏。因痰水而勾留者。卽爲行其滯蓄。甚至折其生氣。而使難消者消。發其生氣。而使難化者化。如麴與蘖者。蓋亦神乎治矣。於此見本書特立是篇。正爲別樹一義。羽翼仲景。救後人遇食卽攻之失耳。

腹脹滿

〔麝香〕〔溫〕 中惡心腹暴痛脹急痞滿

〔甘草〕〔平〕 煩滿短氣

〔人蘘〕〔微寒〕微溫 胃脅逆滿

〔朮〕〔溫〕 除心下急滿

〔乾薑〕〔溫〕大熱 霍亂脹滿

〔百合〕〔平〕 邪氣腹脹心痛浮腫臚脹痞滿寒熱

〔厚朴〕〔溫〕〔大溫〕 腹痛脹滿

〔庵闍子〕〔微寒〕微溫 腹中水氣臚脹留熱

〔枳實〕〔寒〕微寒 消脹滿心下結痞痛逆氣

〔桑根白皮〕〔寒〕 水腫腹滿臚脹利小便

〔皂莢〕〔溫〕 療腹脹滿消穀

〔大豆黃卷〕〔平〕 五藏胃氣結積

唐本 卷柏溫

蜀本 葶澄茄溫 主心腹間氣脹令人能食

對藥 忍冬溫主腹滿君 主寒熱身腫

射干微溫主脅下滿急使 散結氣腹中邪氣

香薷微溫主腹滿水腫臣

旋覆花溫主脅下寒熱下水臣 主結氣脅下滿

願證 訶梨勒 主冷氣心腹脹滿下食

草豆蔻

直溢曰滿。橫充曰脹。皆氣有所向而不遂也。脹與弛對。左成十年脹陷而卒作張。則知其欲寬緩而不能矣。滿與減對。則知其欲降泄而不能矣。夫氣之濁者不降。則清者不升。行者不舒。則駐者自急。故滿多實而脹多虛。在仲景書則脹滿而按之痛者爲實。不痛者爲虛。脹滿而時能減者爲寒。不能減者爲熱。厚朴生薑甘草半夏人參湯。大建中湯。附子粳米湯。虛而寒者之治也。大承氣湯。大芫胡湯。厚朴七物湯。厚朴三物湯。實而熱者之治也。本篇意義。大旨似異。根柢究同。觀其言痛者寥寥。而別著心腹冷痛篇。是其注意不全在實。氣寒氣平者與氣溫者參半。是其設法不全在寒。如其用百合庵闔桑皮黃卷忍冬香葉旋覆治邪。而非偏寒偏熱之邪。用麝香皂莢葶澄茄射干訶梨勒草豆蔻行氣。而非偏實偏虛之氣。獨理中湯全方端然首列。則知其病本屬虛。而夾輔以枳實之泄滿。厚朴之除脹。於是唐人之枳實理中。厚朴理中。都可識經方與是篇恰合之故。且行水除痰煥寒清熱。備。又可見脹滿之因不一而足矣。

心腹冷痛

〔當歸〕〔溫〕大溫 溫中止痛

〔人蔘〕〔微寒〕微溫 療腸胃中冷心腹鼓痛

〔芍藥〕〔平〕微寒 疝瘕止痛中惡腹痛

〔桔梗〕〔微溫〕 胃脅痛如刀刺

〔乾薑〕〔溫〕大熱 寒冷腹痛

桂心大熱 腹內冷氣痛不可忍

〔蜀椒〕〔溫〕大熱 除六府寒冷

〔附子〕〔溫〕大熱 心腹冷痛

〔吳茱萸〕〔溫〕大熱 去痰冷腹內絞痛

〔烏頭〕〔溫〕大熱 心腹冷疾臍間痛

〔朮〕〔溫〕 止嘔逆腹內冷痛（藥性論）

〔甘草〕〔平〕 腹中冷痛（藥性論）

〔礬石〕〔大熱〕生溫熱熱 破積聚痼冷腹痛

蜀本 膈臍大熱 心腹痛

肉豆蔻溫 積冷心腹脹痛

零陵香平 心腹痛滿下氣

紅豆蔻溫 心腹攪痛

胡椒大溫 除藏府中風冷

對藥 芎藭溫臣 諸寒冷氣心腹堅痛

黃芩大寒臣 胃中熱小腹絞痛

戎鹽寒臣 心腹痛

厚朴溫臣 腹痛脹滿

葶藶平臣

類證
蒜溫 主霍亂腹中不安

高良薑大溫 霍亂腹痛

蜂子平微寒 心腹痛

蓬莪茂 心腹痛

心腹冷痛。次於宿食腹脹滿之下。以金匱要略原屬一篇也。第其目增一心字。則似連胸痺之痛者。亦在其中。中間一冷字。則似無與於熱。然胸痺之治。如栝蒌薤白白酒湯。栝蒌薤白半夏湯。桂枝生薑枳實湯。凡言痛者。皆不於此中取材。而不言痛之人。淺湯。反全數在焉。若云無與於熱。則黃芩固已列篇中。又何以爲解矣。殊不知治法固有用熱無犯寒。用寒無犯熱者。亦有用熱不遠寒。用寒不遠熱者。別錄載黃芩之治。曰胃中熱。小腹絞痛。則焉知非胃中之熱不下濟。反隔礙腸中之寒。致無以泄而痛者。卽如脅下偏痛。發熱脈緊弦。明明已指爲寒。謂宜溫藥下之。附子細辛已隸方中矣。其復用大黃何耶。惟其有寒。故以熱藥爲君。惟其寒爲熱激而痛。則以寒藥爲臣。藥對於黃芩大寒之下。原未嘗不注臣字。又何不可用之與。有以此觀之。凡心腹間以冷而痛者。其用藥大旨不出此篇之中。胸痺不盡屬寒。其屬寒者固宜以此篇之藥爲治。寒疝則盡屬寒矣。故凡大烏頭煎。當歸生薑羊肉湯。抵當烏頭桂枝湯。大半皆藉此成方。不特是也。傷寒於理中湯。四逆湯。吳茱萸湯。當歸四逆湯。雖不皆言腹痛。

惟其所用。盡取給於此。則亦不能決其必無痛矣。豈特規規於腹滿寒疝篇之附子粳米湯。大建中湯。而後謂此方是腹滿痛證哉。腹脹滿與心腹冷痛。分隸兩篇。原不在屬虛屬實上起見。前篇已言之。第既曰冷。則其以屬寒屬熱而分不可泯矣。第兩篇同列之藥。偏在理中湯及厚朴。豈理中厚朴。寒熱均可用者耶。夫理中厚朴固不可治熱。然所謂胸痺心中痞氣。氣結在胸。胸滿脅下逆搶心者。不知果屬寒否。如果屬寒。則不得云枳實薤白桂枝湯主之。人淺湯亦主之矣。惟其如是。是以此篇載之。彼篇亦載之耳。蓋有不痛爲虛。痛者爲實之言。故但脹滿而不痛者。焉能無虛證。然雖不痛而有水有痰。有寒熱。有逆氣。其中又何能無實證。則剋削之物自多用矣。虛者比於寒。實者比於熱。故既脹滿而復痛者。焉能無實證。然雖痛而僅係寒冷所爲。則不能不直以溫藥逐之。而剋削之物自少用矣。此其交互之間。正兩證之邊際。而大牙相錯者。明乎此而後其分其合。方有執持也。

篇中積藥二十七味。註冷者十有三。是標目雖曰冷。實與不冷者相參半。則其章旨重在痛矣。痛之分派八論形象者。二曰脹滿痛。曰絞痛。論所在者四。曰心腹痛。曰腹痛。曰胸脅痛。曰臍間痛。更有言痛不言處。言處不言痛二項。其大略可相校也。治脹滿痛者三味。言冷者一。治絞痛者亦三味。言冷者亦一。心腹痛七味。言冷者三。腹痛七味。言冷者五。胸脅痛一味。不言冷。臍間痛一味。言冷。言痛不言處四味。言冷者二。言處不言痛一味。不言冷。足見臍間痛無不因寒。腹痛因寒者多。不因寒者少。但言痛及心腹痛。則因寒不寒參半。脹滿痛絞痛。猶閒有因寒者。惟胸脅痛則絕不因寒矣。所以然者。寒託氣於水。故就下則不傍撓。歸壑則不上激。况篇中凡治寒者。勢皆向下。惟芎藭一味兼寓升提。則血分之寒。固應出就氣分而解。無從與泛治寒者並論。且凡入血之物。偏能兼主疝瘕堅積。在篇中可稽也。惟本太陽病下之因爾。腹滿時痛者。桂枝加芍藥湯主之。則芍藥應止滿痛。今乃言痛不言滿。霍亂寒多不用水者。理中丸主之。吐多者去朮。今乃以嘔吐而用朮。似與仲景相悖。不知吐多云者。原未嘗不利。特較之吐爲少也。凡兩面奔馳之證。欲其止則俱止。作則相稱。如一面止一面加。則證益危矣。朮本止利。今

既利少於吐。而更止之。是使爲全吐之敗證矣。是以去之。非爲有礙於吐也。故下文曰下多者。還用朮。下多云者。見吐雖多而下亦多。勢不偏重也。勢不偏重。則無須去朮矣。况嘔吐而用朮者甚多。奚啻如右。然證之以五苓散。茯苓澤瀉湯。豬苓散。則皆爲有水。則今之治痛而嘔吐。亦爲水非爲痛也。本太陽病。因下轉入太陰。部位雖易。卻未易邪。自還當以太陽之治治之矣。無如桂枝證所受之邪。陽邪也。桂枝證所據之地。軀幹也。以軀幹之邪而移入腹中。爲陽邪陷於陰位。陽邪據於陽。自宜治以寒熱停勻之法。既已入陰。陰將蔽之而不使出。此腹所以滿。陽又不甘爲蔽。而與相支持。此所以時痛。故必以比於陰而不附陰。不助陰者使之入陰。以操同室之戈。拔陷入之。陽邪仍使從表出耳。倘陰不欲蔽陽。僅爲陽入陰中而與陰角。則但痛而不滿矣。勿拘拘於滿而不痛。不滿而痛。此猶脹滿冷痛分爲兩篇之旨也。

腸鳴

〔丹蘘〕〔微寒〕 主心腹邪氣腸鳴幽幽如走水

〔桔梗〕〔微寒〕 腹滿腸鳴幽幽

〔海藻〕〔寒〕 腹中上下鳴

昆布寒

證類 半夏生微寒熟溫 胃脹欬逆腸鳴

傷寒汗出解之後。胃中不和。乾噫食臭。脅下有水氣。腹中雷鳴下利者。生薑瀉心湯主之。傷寒中風。醫反下之。其人下利日數十行。穀不化。腹中雷鳴。心下痞硬而滿。乾嘔心煩不得安。此非結熱。但以胃中虛客氣上逆故也。甘

草瀉心湯主之。嘔而腸鳴。心下痞者。半夏瀉心湯主之。腹中寒氣雷鳴切痛。胸脅逆滿。嘔吐。附子粳米湯主之。可見水火不相激。不爲腸鳴。陰陽能相交。腸鳴自己。然此皆因他病中有腸鳴。不得以腸鳴爲病本也。惟此數味者。所主之腸鳴。乃爲病之本。然亦同爲陰陽不交。水火激射。所異者並無他病。乃水爲氣束而難行。氣爲痰格而難達。淹塞抑鬱。莫名其狀。而惟腸自鳴耳。雖然。還宜察其聲以求其故也。幽幽者微而和。上下者迴而轉。欬逆者不欬。逆則不鳴。此其差等。卽有陰不奉陽。陽不化陰。水不濟火。火不布水之咎。而在氣在血。在上在下在中之分。誠析其理而投之效矣。

卷四

心下滿急

〔茯苓〕〔平〕 心下結痛

〔枳實〕〔寒〕微寒 心下急痞痛逆氣

〔半夏〕〔平〕生微寒熟溫 心下急痛堅痞

〔朮〕〔溫〕 除心下急滿

生薑微溫 和半夏主心下急痛（藥性論）

〔百合〕〔平〕 除心下急滿痛（藥性論）

〔橘皮〕〔溫〕 和杏仁蜜丸主心下結鞭（孟詵）

藥對 庵闍子微寒主心下堅 療心下堅膈中寒熱

杏仁溫主心下急滿臣 消心下急

石膏大寒主心下急臣 心下熱氣驚喘

心下滿急。卽胸痹之類歟。不然。何以篇中有橘枳生薑湯茯苓杏仁甘草湯也。心下滿急。卽水飲之所爲歟。不然。何以篇中有枳朮湯小半夏湯小半夏加茯苓湯也。夫心下滿急之氣結不行。固有類於胸痹。其爲病之根。固不

出於水飲。第言其處則曰心下。言其狀則曰滿急。能不推求其故。混同胸痹水飲治之乎。夫曰心下。則其處狹於胸中。曰滿急。則其狀甚於脹痛。蓋貯物充盛。毫無空隙。謂之滿急。如弦張謂之急。《通評虛實論》王註。非特不波及於腹。且不徧於胸。以爲胸痹。則胸痹有緩有急。此則但急不緩。以爲支飲。則支飲在傍。此則在中。所據之地甚微。所憑之勢甚猛。自是胸中之氣。爲水飲所格。急切不能升降。金匱要略曰。病人胸中似喘不喘。似嘔不嘔。似噦不噦。徹心中憤憤然。無奈者。生薑半夏湯主之。彼則言其所欲不能之跡。此則言其爲病之根。若生薑半夏湯。則正煌煌列於篇中者也。更詳篇中之義。此證係以陰困陽。特其陽有盛有衰。其最衰者。宜化陰以伸之。其次則導陰以舒之。《百合庵閭子》。其最盛者。雖困於中。仍能劫陰以助陽。卻宜通陽以救陰者。《石膏》。其等限不可紊也。篇中僅蘆藥十味。與腹脹滿篇同者四。與痰飲篇同者六。與上氣咳嗽篇同者四。祇石膏一味無同焉。以其病固與腹脹滿同狀。而部位異。與痰飲同體。而動靜異。與上氣咳嗽同源。而趨向異耳。

心煩

〔石膏〕〔微寒〕大寒 止消渴煩逆

〔滑石〕〔寒〕大寒 除煩熱心躁

〔杏仁〕〔溫〕 心下煩熱

〔梔子〕〔寒〕大寒 心中煩悶

〔茯苓〕〔平〕 心下結痛寒熱煩滿

〔貝母〕〔平〕微寒 傷寒煩熱咳嗽上氣止煩熱渴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之所停頓不一而足。井有不必由熱者。觀之天可知。夫天之所以使人煩者。非溼熱鬱蒸。卽蘊隆亢旱。然不有山川崇卑彼此之相殊乎。不有夏秋春冬節序之早晚乎。就其推移。溯其遷化。已指不勝屈。况卽鬱蒸亢旱而論民之所以徒避望救者。且必審高下向背以求卽於安。此治煩之所以熾盛者折。(石膏棟實寒水石藍汁)衝逆者抑。(杏仁梔子竹瀝尿烏梅蒺藜)相持者解。(貝母李根皮豉)壅遏者通。(通草滑石茯苓王不留行)疲罷者和。(甘草廩采)焦涸者滋。(知母雞子酸棗仁玉屑)頑劣者化。(牛黃敗醬)散漫者收。(龍齒)究致病之源。隨所在卽所據而利而導之。慰而安之。治煩之法。於是乎擴充。然謂已盡則未也。

煩非重病也。故太陽病欲自解者。必當先煩。乃有汗而解。陽明不吐不下心煩者。可與調胃承氣湯。病已差尙微煩。不了了者。不過大便秘硬。太陰中風。四支煩疼爲欲愈。少陰病雖煩下利必自愈。惡寒而蹇時自煩。欲去衣被者可治。厥陰病厥而嘔胸脅煩滿者。其後僅便血。寸口脈陰陽俱緊證。至其人大煩目重。臉內際黃爲欲解。皆以煩乃從陰出陽之候也。惟其兼躁。則爲自陽入陰。乃是重病。故太陽病躁煩者爲欲傳。傷寒六七日躁煩者。爲陽去入陰。而少陰病吐利躁煩四逆者死。自利煩躁不得臥者死。亦良以煩屬於心。躁屬於腎耳。考躁之訓爲動。(淮南主術注)爲疾。(廣正釋詁)爲狡。(淮南原道注)爲不安靜。(論語季氏集解引鄭注)爲暴急。(荀子富國注)爲好變動。(周書諡法)是煩爲心動。躁爲體動。心動猶是陽不容陰。體動則是陰不容陽。故且煩且躁者。雖係死徵。猶有可救。若僅躁不煩。則陽亦無以自容。故陽微發汗則躁不得眠。少陰病不煩而躁者死。傷寒發熱下利厥逆躁不得臥者死。脈微而厥膚冷躁無暫安時者爲藏厥。則皆必死之證矣。雖然。煩亦不盡由心。然必病應於心。乃煩。躁固不由於體。然必病應於體。乃躁。故溼家有身體煩疼關節煩疼。脾病有腹中煩重穀疸飽則發煩頭眩。黃疸有四支苦煩。婦人雜病有腹滿手掌煩熱。而躁之義更有如物既燥。乃動而飛揚者。(釋名)則係陽不決陰。陰不入陽。陽燥而欲飛動。陰非特不能使之攝納。且將逆而逐之矣。雖然。欲知煩之所以然。斷須

擴充斯義。若註此篇之煩。則毋庸論計及此。何者。篇目固曰心煩也。形容心煩之狀。莫妙如反覆顛倒。心中懊懣者。此篇梔子豉湯咸具焉。故曰煩非重病也。然亦非實病。如心中悸而煩。心中煩不得臥。下利咽痛胸滿。心煩下利。欬而嘔。渴心煩不得眠。可知矣。而其主治頗取裁於是篇。則此篇之不可列極寒極溫極補極洩。正爲此矣。似與仲景書各途。而實一貫之大指也。

積聚癥瘕

〔空青〕〔寒〕大寒 破堅積

〔朴消〕〔寒〕大寒 逐六府積聚固結留癖破留血閉絕停痰痞滿芒消大寒 主五

藏積聚久熱胃閉破留血腹中痰實結搏

〔石硫黃〕〔溫〕大熱 療心腹積聚冷癖在脅

〔粉錫〕〔寒〕 去蠶瘕

〔大黃〕〔寒〕大寒 破癥瘕積聚留飲宿食

〔狼毒〕〔平〕 破積聚飲食寒熱水氣脅下積癖

〔巴豆〕〔溫〕生溫熱寒 破癥瘕結聚堅積留飲痰癖

〔附子〕〔溫〕大熱 破癥堅積聚血瘕

〔烏頭〕〔溫〕大熱 破寒熱積聚

〔苦蕒〕〔寒〕 主心腹結氣癥瘕

〔芫胡〕〔平〕微寒 去腸胃中結氣飲食積聚諸痰熱結實

〔鼈甲〕〔平〕 主心腹癥瘕堅積寒熱溫瘧血瘕

〔蜈蚣〕〔溫〕 療心腹寒熱結聚

赭魁平 主心腹積聚

白馬溺微寒 破癥堅積聚男子伏梁積疝婦人瘕疾

鮫甲微溫 主心復癥瘕伏堅積聚寒熱

〔礬石〕〔大熱〕生溫熟熱一本作礬石掌氏曰礬石條竝無主療積聚癥瘕之文一本作礬石者為非

〔芫花〕〔溫〕微溫掌氏曰唐蜀本作蕘花今據本經蕘花破積聚癥瘕而芫花非的主當作蕘花

〔鰓魚〕〔微溫〕掌氏曰唐本蜀本云鮫魚甲微溫無此鰓魚一味遍尋本艸竝無鰓魚上已有鮫甲此鰓魚為文誤不當重出

蜀本續隨子溫 主婦人血結月閉癥瘕疝瘕瘵血除痰飲積聚下惡滯物

京三稜平 主老癖癥瘕結塊

太陰玄精溫 心腹積聚冷氣

威靈仙溫 久積癥瘕疝瘵氣塊

對藥 牡蒙平 主心腹積聚寒熱邪氣

蜀漆平主癥結癖氣使 腹中癥堅痞結積聚

貫衆微寒主腸中邪氣積聚使 破癥堅

甘遂寒主破癥結積聚使 破癥堅積聚利水穀道

天雄大熱主破癥結積聚使 破積聚邪氣心腹結積

理石寒主除熱結破積聚 破結聚

消石寒主破積聚堅結君 去蓄結飲食推陳致新

類證 猪肚微溫

五十五難曰積者陰氣聚者陽氣故陰沉而伏陽浮而動氣之所積名曰積氣之所聚名曰聚積者五臟所生聚者六府所成積者其始發有常處其痛不離其部上下有所終始左右有所窮處聚者其始發無根本上下無所留止其痛無常處巢元方曰癥者由寒溫失節致府藏之氣虛弱而食飲不消聚結在內漸染生長塊段盤牢不移動者是也瘕者由寒溫不適飲食不消與藏氣相搏積在腹內結塊瘕痛隨氣移動虛假不牢者是也觀此則積聚由氣瘕瘕由物積定而聚移瘕牢而瘕散截然四項不可混矣乃今不特篇題合而爲一所列之藥竟有一物而四項竝主之者（大黃巴豆附子白馬溺蛇甲續隨子甘遂）有竝主三項者（蜀漆貫衆天雄主積聚瘕瘕甲威靈仙主積聚瘕）有竝主二項者（朴消芒消石硫黃狼毒烏頭芫胡楮魁元精石牡蒙理石消石主積聚苦薺京三棱主瘕瘕）其僅主一項者（空青主積蜈蚣主聚粉錫主瘕）又不四證皆有（瘕無主者）不

竟與難經病源不相應歟。雖然。氣能阻物。物亦能阻氣。則因積聚可以生癥瘕。因癥瘕可以致積聚矣。聚者氣有聚散。瘕者物可動移。故積可兼癥。瘕聚不可兼癥。癥積聚可兼瘕。不可兼瘕。是其篇目正合以類相從。其論治正合緣異生別。謂之爲混。適當因混而得析。謂爲不相應。正賴此乃得互相印證。其果混耶。其果不相應耶。是已可無措意。所宜措意者。部分也。物類也。細覈篇中部分之目有三。曰心腹。蜈蚣石硫黃楮魁苦蕒鱉甲蛇甲。曰脅下。狼毒。曰腸胃。芫胡。物類之目有五。曰痰。朴消巴豆續隨子。曰水。狼毒甘遂。曰飲。狼毒消石大黃續隨子。曰食。狼毒消石大黃甘遂。曰血。朴消芒消鱉甲附子續隨子。皆以詔後人因病何在。而求藥之所抵。因物何屬。而取藥之所當。爲反三之舉一焉。故就是中而言。則任六淫皆可致積聚。而芫胡烏頭可以治風。附子天雄石硫黃可以治寒。苦蕒貫衆理石可以治暑治火。諸消空青大黃可以治燥。威靈仙甘遂狼毒可以治溼。出乎外而言。則任隨物皆能成癥瘕。而狗屎可治魚肉癥。敗篋敗梳可治蝨癥。鷄屎白可治米癥。油可治髮癥。莫不圓陀陀活潑潑。更出其外而究之。且無不可矣。

積聚癥瘕以互相援引而成。則互相牽制爲治。其用也有體焉。益當知之。則其所以然。自可識也。夫曰氣爲積聚。物爲癥瘕。然不有氣而竟成癥瘕。物而僅成積聚者乎。物而僅成積聚。則金匱要略所謂宿食者。明係食物結而不行。惟憑吐下。不謂癥瘕是也。氣而竟成癥瘕。則諸病源候論所謂積聚痼結者。明係氣聚。復因邪氣重沓。牢痼久卽成癥是也。若是則積聚癥瘕益似混而難定。而孰知如此乃益可定耶。請以四言決之。曰形而上者爲積聚。形而下者爲癥瘕。積聚者以物之死氣。阻人生氣。癥瘕者已自鍾生氣。而用人生氣爲使。盡之矣。何謂形而上者爲積聚。仲景曰。脈緊如轉索無常者。宿食也。又曰。脈緊頭痛風寒腹中有宿食不化也。見風寒之脈。風寒之證。而竝無風寒。止係宿食爲患。故雖實有物而僅得爲積聚。不謂爲癥瘕。以其見證形於上。形於外。所以知其因氣爲害也。何謂形而下者爲癥瘕。仲景曰。妊娠六月動者。前三月經水利時。胎也。下血者。後斷三月。衄也。所以血不止

者。其癥不去故也。又曰。陽明病。中寒。不能食。小便不利。手足濇然汗出。欲作固瘕。必大便初鞭後溏。以胃中冷。水穀不別故也。證屬傷寒。寧汗出而不得小便。已結胎元。寧漏下而不以養胎。故雖實無物。而竟目爲癥瘕。不謂爲積聚。以其見證形於下形於內。所以知其因物爲害也。何謂以物之死氣。阻人生氣。則如以上宿食諸證是也。何謂其物自鍾生氣。用人生氣爲使。則如千金外臺諸書所論髮癥嗜油。食癥嗜食。魚肉癥嗜魚肉。米癥嗜米。此非人所欲食。乃物使然也。

然則癥也。疝也。獨非有形。堪與積聚癥瘕匹者乎。篇中所列藥物。明載治是兩病者。且四之一。特同類得以相該。而於目不繁贅耳。欲釋此者。猶可不別其同中之異耶。巢氏曰。三焦否膈。則腸胃不宜。因飲水漿過多。便令停滯不散。更遇寒氣。積聚成癥。癥謂僻側在兩脅之間。有時而痛。若經久不差。結聚成形段而起。按之水鳴。則爲久癥。若兩脅之側。轉動便痛。不耐風寒。不欲食而短氣。又爲水癥。由是觀之。積聚癥瘕。有在偏旁者。然不終在偏旁。癥則無在中者。積聚癥瘕。有因水漿者。然不皆因水漿。癥則無不因水漿者。以此爲別。庶可知其異矣。至於疝。諸書皆不言其狀。惟外臺祕要凡治疝方。悉云兩肋相引。弦急脹滿。則是癥之屬。而兼脹滿弦急者。蓋癥惟由飲。疝則兼氣。故本篇藥物主治於癥。則曰冷曰飲曰痰曰留。惟兼疝則曰瘀血。(續隨子)曰氣塊。(威靈仙)是其所以分。猶不可意會得耶。且外臺主治方目。有酒癥。有痰癥。有飲癥。有癥飲。有療癥。有癥結。有寒癥。有久癥。有癥羸。瘠。有疝癥。有疝氣。有疝瘕不能食。有癥瘕。有瘕硬如石。腹滿。有癥瘕。疝氣灸法。癥不稱氣。而疝則稱氣。亦可證前言之不謬也。條而鬯之。按而則之。治癥治疝。思過半矣。

鬼疰尸疰

〔雄黃〕〔平寒〕大溫 主鬼疰殺精物惡鬼

〔丹沙〕〔微寒〕 殺精魅邪惡鬼

金牙平 主鬼疰毒蠱諸疰

〔野葛〕〔溫〕 殺鬼疰

〔馬目毒公〕〔溫〕微溫 主鬼疰精物辟惡不祥

〔女青〕〔平〕 逐邪惡氣殺鬼溫瘧辟不祥

〔徐長卿〕〔溫〕 主鬼物百精

虎骨平 除邪惡氣殺鬼疰毒

狸骨溫 主風疰尸疰鬼疰毒氣在皮膚中淫躍如針刺心腹痛走無常處

鶴骨 主鬼蠱諸毒五尸心腹疾

獼肝平 主鬼疰蠱毒

芫青微溫 主風疰鬼疰

〔白殭蠶〕〔平〕

〔鬼白〕〔溫〕微溫

掌氏曰神農本草鬼白一名馬目毒公今此療鬼疰尸疰藥雙出二名據本艸說爲重當刪去一條然詳陶隱居注鬼白條下以鬼白與馬目毒公爲一物及古方多有兩用處今

且竝存之

白鹽寒

掌氏曰本經言鹽有食鹽光明鹽綠鹽鹵鹽大鹽戎鹽六條竝無白鹽之名遍檢諸鹽皆不主鬼疰尸疰惟食鹽主殺鬼蠱邪疰又陶隱居注戎鹽條下述虜中鹽有九種云白鹽食鹽常食者則白鹽乃食鹽之類而食鹽主殺鬼蠱邪疰疑此白鹽乃食鹽耳即當為溫又不當為寒也

本蜀 天靈蓋平

膈肭臍大熱

主鬼氣尸疰夢與鬼交（鬼狐）魅心腹

對藥 麝香溫君

殺鬼精物療凶邪鬼氣

卷柏溫臣

治尸疰鬼疰腹痛去百邪鬼魅（藥性論）

天公平君

主鬼疰精魅

類證

蚱蟬寒

白鮮皮寒

牛黃平 除邪逐鬼

龍齒平微寒 殺精物骨主心腹鬼疰精物老魅

雷丸寒大寒

安息香平 主心腹惡氣鬼疰

代赭寒 主鬼疰殺精物惡鬼腹中毒邪氣

世無識鬼疰尸疰者。以余揣之。其病頗有。皆緣醫不加察。漫認爲勞。投以寒涼滋補。無不斃者。遂更傳其親串。病復如是。甚至闔門竝逝。殊可悲憫也。巢氏曰。疰之言住也。謂邪氣居住人身。由陰陽失守。經絡空虛。風寒暑溼。勞倦所致。言其連滯停住也。夫尸者人之體魄。鬼者人之精靈。人之與人本係同類而相親。是以中尸氣者。令人寒熱淋瀝。沉沉默默。不的知所苦。而無處不惡。或腹痛脹滿。喘急不得氣息。上冲心胸。旁攻兩脅。或螺塊踊起。或攣引腰脊。或舉身沉重。精神錯雜昏謬。是病於人。軀體爲多。中鬼氣者。令人心腹刺痛。或悶絕倒地。得差之後。餘氣不歇。積久停住。發動有時。是病於人。府藏者爲多。其不傳染他人而專貽親串。則以晝夜陪伺。調護憂傷之餘。患氣薰灼之久故耳。觀篇中用意。皆假變幻靈通之質。威厲猛烈之性。芳香走竄之氣。沉雄惡毒之味。按其爲中軀體。爲中藏府。循隙析理而投之。以震驚其居住之堅牢。鈐制其止發之自由。靜則誘引而搜剔之。動則乘勢以驅逐之。不涉於補。不流於瀉。其境與虛勞迥異。知其異而按其則以爲治焉。非特愈一人疾厄已也。雖然。此爲疰病。不傳變者言耳。逮其傳變。則不得以此律之矣。詳哉蘇游之論也。其言曰。疰病初得。半臥半起。號爲殮碟。氣急欬者。名曰肺痿。骨髓中熱。稱爲骨蒸。內傳五藏。名之伏連。假如男子因虛損得之。名爲勞極。吳楚云淋瀝。巴蜀云極勞。死訖復易家親一人。故曰傳尸。亦名轉疰。是殮碟肺痿骨蒸伏連淋瀝。各有其治。而無與於篇中諸藥物矣。特既可名勞極。則是去勞極爲近。究何以析之。夫勞之爲病。金匱要略虛勞篇論之詳矣。疰病仍當以蘇游之論爲別。曰傳尸之候。心胸滿悶。背體煩疼。兩目精明。四肢無力。雖知欲臥。睡常不著。脊脅急痛。膝脛痠寒。多臥少起。狀如佯病。每至旦起。卽精神尙好。欲似無病。從日午以後。卽四體微熱。面好顏色。喜見人過。常懷忿怒。纔不稱意。卽欲噴嚏。行立腳弱。夜臥盜汗。夢與鬼交通。或見先亡。或多驚悸。有時氣急。有時欬嗽。雖思想飲食。而不能多。食死在須臾。而精神尙好。或兩脅虛脹。或時微利。鼻乾口燥。常多粘唾。有時唇赤。有時欲睡。漸就沉羸。猶如水涸。不覺其死。此其與虛勞大異者也。至其分析傳變五藏之形。曰其源先從腎起。初受之氣。兩脛痠疼。腰

脊拘急。行立腳弱。食飲減少。兩耳聽聽似風聲。夜臥夢洩。陰汗痿弱。腎既受已。次傳於心。心初受氣。夜臥心驚。或多忪悸。心懸乏氣。吸吸欲盡。夢見先亡。有時盜汗。食無滋味。口內生瘡。心常煩熱。惟欲眠臥。朝輕夕重。兩頰唇口悉紅赤。如傅烟脂。又時手足五心皆熱。心既受已。次傳於肺。肺初受氣。時時咳嗽。氣力微弱。有時喘氣。臥即更甚。鼻口乾燥。不聞香臭。假令得聞。惟覺朽腐物氣。有時惡心憤憤欲吐。肌膚枯燥。或時刺痛。或似蟲行。乾皮細起。狀若玃片。肺既受已。次傳於肝。肝初受氣。兩目膜膜面無血色。常欲顰眉。視不及遠。目常乾澀。又時赤痛。或復睛黃。朝暮膏壘。常欲合眼。及至於臥。睡還不著。肝既受已。次傳於脾。脾初受氣。兩肋虛脹。食不消化。又時渴利。熟食生出。有時肚痛。腹脹雷鳴。脣口焦乾。或生瘡腫。毛髮乾聳。無有光潤。或復上氣。擡肩喘息。利赤黑汁。至此候者。將死之證也。能悉乎此。斯不與虛勞混。彼此悞治矣。

千金之隸是於肺病項下也。將無以其氣從鼻吸入耶。抑以其能變肺痿骨蒸耶。然皆小焉者也。其大處則以是病乃壞人之精魄。致魂無所依。氣無所主。血無所朝而死。魄非肺之所藏耶。魄者金水之精。譬之於鏡。能映物而不能燭物。遇寒則清。逢熱則昏。故千金之論曰。凡諸心腹痛。服衆方熱藥入腹。寂然不動。但益氣息急者。此尸疰病也。試觀前蘇游所列病狀。有一堪用熱藥者乎。篇中所列諸藥物。有一大溫大熱者乎。曰尸疰初覺。先與甘草汁一升。消息少時。服瞿麥湯盡一劑。得下便覺稍寬。亦可知其從鼻吸入。即布於胃而化熱。遂盤旋於血分水道。水道者。肺氣所由通調。血分者。肺家爲所朝會。入其所主之竅。窒其敷布之節。而剷削其所客之神。消耗其所治之氣。始終與肺爲患。謂爲肺病。不亦宜哉。然篇中所列藥物。謂爲治肺。不可也。其理何在。夫病在何藏。即從何藏治。是金元已來所長。苟其當理。則不必更勤求古訓矣。是固宜別其所感何氣。觀其所化何似。揣其所嚮何方。決其所成何患。則篇中藥物。味味靈通。絲絲順理。不治肺而肺家所入之邪卻。肺藏治節之職復。既不使邪惡之氣化熱而附水道。侵精魄。詎非的當之至歟。倘但知邪氣何屬。而不知邪氣之化。邪氣所在。而不知邪氣之傳。均可

謂執中無權舉一廢百。此有明後葉之弊貽害於今者也。

驚邪

〔雄黃〕〔平寒〕大溫

〔丹沙〕〔微寒〕

〔紫石英〕〔溫〕 補心氣不足定驚悸安魂魄填下焦

茯神平 止驚悸多悲怒善忘

〔龍齒〕〔平〕 驚癩癩疾狂走心下結氣不能喘息

〔龍膽〕〔寒〕大寒 主驚癩邪氣

〔防葵〕〔寒〕癩癩驚邪狂走

〔馬目毒公〕〔溫〕微溫

升麻平微寒 小兒風驚癩（藥性論）

〔麝香〕〔溫〕 小兒驚癩客忤鎮心安神合丹沙水灌下

〔人蔘〕〔微寒〕微溫 安精神定魂魄止驚悸

〔沙藎〕〔微寒〕寒 除血積驚氣

〔桔梗〕〔微溫〕 驚恐悸氣

〔白薇〕〔平〕大寒療驚邪風狂疰病（隱居）

〔遠志〕〔溫〕 定心氣止驚悸

〔柏實〕〔平〕 主驚悸安五藏益氣

〔鬼箭〕〔寒〕

鬼督郵平

〔小草〕〔溫〕

〔卷柏〕〔溫〕平微寒 鎮心治邪啼泣

〔紫菀〕〔溫〕 小兒驚癇

〔羚羊角〕〔寒〕微寒 除邪氣驚夢狂越僻謬

〔鮫甲〕〔微溫〕 五邪涕泣時驚

〔丹雄雞〕〔微溫〕微寒

〔犀角〕〔寒〕微寒 止驚安五藏（日華）

〔羚羊角〕〔溫〕微寒 止驚悸

〔茯苓〕〔平〕 憂恚驚邪恐悸心下結痛

〔蚱蟬〕〔寒〕 小兒驚癇夜啼

〔白欬〕〔平〕微寒 小兒驚癇溫瘧

〔牡丹〕〔寒〕微寒 驚癇邪氣

〔葭蓉子〕〔寒〕 療癲狂風癇顛倒拘攣

〔雷丸〕〔寒〕微寒 主癲癇狂走

鈎藤微寒 主小兒寒熱十二驚癇

〔白殭蠶〕〔平〕 小兒驚癇夜啼

〔蛇牀子〕〔平〕 癲癇惡瘡溫中下氣

〔蛇脫〕〔平〕 主小兒百二十種驚癇癰瘰癧疾寒熱

〔蜚娘〕〔寒〕 主小兒驚癇癰瘰癧腹脹寒熱大人癲疾狂易

〔白馬目〕〔平〕 主驚癇腹滿瘧疾

〔鉛丹〕〔微寒〕 驚癇癧疾除熱下氣

〔蚱蟬〕〔寒〕 小兒驚癇夜啼癧病寒熱

白狗血溫 主癲疾發作

〔豚卵〕〔溫〕 主驚癇癧疾

猪牛犬等齒平

熊膽寒

本蜀 盧會寒 主熱風煩悶胸膈間熱氣小兒癩癩驚

瑋瑋寒 止驚癩（日華）

對藥 白馬懸蹄平臣 主驚邪癩瘖

淡竹瀝大寒臣

蛇銜微寒主寒熱臣 主驚癩寒熱邪氣除熱

秦白皮微寒大寒 小兒癩身熱

頭髮溫 小兒驚癩

雞子平主發熱 主熱火瘡驚癩

狗糞中骨平臣 主寒熱小兒驚癩

露蜂房平使 驚癩瘕瘥寒熱邪氣癩疾

白鮮皮寒臣 小兒驚癩

雀糞平使 主小兒驚癩寒熱結氣

甘遂寒使

升麻微寒君 小兒風驚癩（藥性論）

〔白欬〕〔平〕微寒 小兒驚癇溫瘧

〔牡丹〕〔寒〕微寒 驚癇邪氣

〔葇荇子〕〔寒〕 療癲狂風癇顛倒拘攣

〔雷丸〕〔寒〕微寒 主癲癇狂走

鈎藤微寒 主小兒寒熱十二驚癇

〔白殭蠶〕〔平〕 小兒驚癇夜啼

〔蛇牀子〕〔平〕 癲癇惡瘡溫中下氣

〔蛇脫〕〔平〕 主小兒百二十種驚癇癰瘰癧疾寒熱

〔蛭娘〕〔寒〕 主小兒驚癇癰瘰癧腹脹寒熱大人癲疾狂易

〔白馬目〕〔平〕 主驚癇腹滿瘧疾

〔鉛丹〕〔微寒〕 驚癇癰瘰癧除熱下氣

〔蚱蟬〕〔寒〕 小兒驚癇夜啼癲病寒熱

白狗血溫 主癲疾發作

〔豚卵〕〔溫〕 主驚癇癰瘰癧疾

猪牛犬等齒平

熊膽寒

本蜀 盧會寒 主熱風煩悶胸膈間熱氣小兒癩癩驚

瑋瑋寒 止驚癩（日華）

對藥 白馬懸蹄平臣 主驚邪癩瘖

淡竹瀝大寒臣

蛇銜微寒主寒熱臣 主驚癩寒熱邪氣除熱

秦白皮微寒大寒 小兒癩身熱

頭髮溫 小兒驚癩

雞子平主發熱 主熱火瘡驚癩

狗糞中骨平臣 主寒熱小兒驚癩

露蜂房平使 驚癩瘕瘖寒熱邪氣癩疾

白鮮皮寒臣 小兒驚癩

雀甕平使 主小兒驚癩寒熱結氣

甘遂寒使

升麻微寒君 小兒風驚癩（藥性論）

大黃大寒使

類證
銀屑 與銀薄同主定志去驚癩小兒癩疾狂走

巢氏曰。癩者小兒病也。十歲已上爲癩。十歲已下爲癩。予以爲不盡然。奇病論曰。人有生而病癩者。得之在母腹時。母有所大驚。氣上而不下。精氣并居。故令子發爲癩疾也。小兒有癩。則大人不可有癩乎。案備列癩病形象。莫詳於甲乙經。其目但標癩者。不兼癩癘。癩狂竝舉。則每兼之。而癩則口眼相引。目睛上搖。手足掣縱之謂是癩。不必掣縱。癩必掣縱。癩而狂亦掣縱。癩或不掣縱。非癩癩之確別歟。奈世人見此二證而均不識也。凡卒仆無知。痰涎湧出者。無論掣縱與否。皆謂之癩。而以神識不慧。語言錯亂者爲癩。不知甲乙經所載。除因外邪寒熱。此外如僵仆。嘔沫目妄。見口喎。喎悸耳鳴。頰腫吐舌。吐血。羊鳴。戾頸。短氣。胸痛。痿厥。洞泄。煩滿。悲泣。轉筋。目眦眦。鼻衄。皆癩之兼證。病源所載癩證。如搖頭弄舌。睡中驚掣。數齧齒。屈指如數。背脊強直。頸項反折等。與癩絕不相同。癩之與癩。豈果難分耶。雖然。玩篇中所摘本經別錄主治。則混稱固不可。過析亦不可。要須深明其故也。觀治癩者。每比於驚。可知其氣之亂。而伏行經隧矣。治癩者。每比於狂。可知其氣之并。而鬱勃難達矣。而難經曰。二難。重陽者狂。重陰者癩。是當析者也。靈樞曰。邪氣藏府病形篇。心脈緩甚爲狂笑。微瀆爲癩疾。其不析何也。素問脈解篇。太陽所謂甚則狂癩疾者。陽盡在上。而陰氣從下。下虛上實。故狂癩。蓋均是相并。陰盛於下。則癩。陽盛於上。則狂。陰陽互并。而相搏。則癩狂。此甲乙經多癩狂竝提之證。本篇多狂癩竝治之藥也。而驚與癩之析者。有二。陰急爲癩。厥二陽急爲驚之文。其混者。有心脈滿大。癩癘筋攣。肝脈小急。癩癘筋攣。腎肝并小弦欲驚之文。竝素問大奇論。病源曰。氣血不和。熱實在內。心神不定。所以發驚。甚者掣縮攣癩。蓋心主血。脈熱氣輳於本。則驚。輳於標。則癩。此驚癩本相連屬。古書所以多連稱。而本篇亦多驚癩竝治之藥也。試不析癩癩。而但舉

其所兼之疾。則有身熱。(龍角鉛丹秦皮牛黃)有溫瘧。(防葵白斂)有寒熱。(鉤藤蛇脫蛻娘白馬目蚱蟬蛇銜露蜂房雀甕狗糞中骨)有風邪。(牡丹蘆會升麻)有惡瘡。(蛇牀子雞子)有脹滿。(蛻娘白馬目蘆會)有拘攣。(萸菥子)凡得全篇十之五。若析癩癩。無論所兼所因者。(龍角牡丹白斂鉤藤白殭蠶白馬目鉛丹瑋瑁白馬懸蹄蛇銜秦皮頭髮狗糞中骨雞子白鮮皮雀甕治驚癩僅白狗血治癩)亦得全篇十之五。餘則均可治癩狂。復可治驚癩者。準是而論。析之亦何益矣。卽以兩味竝提。大人小兒者。爲十歲以上爲癩。十歲以下爲癩之證。則篇中特提小兒而癩癩皆治者。且三之一。此又何說焉。總之比其兼證。別其寒溫。而揣其上下以定取舍。是用此篇治癩癩之大綱。亦分癩癩之微旨矣。

驚癩癩狂。旣每相連爲患。本篇固爲癩癩正治。驚則前有驚狂篇。亦旣詳論治矣。至於狂則舍與癩相連者外。遂可無治法乎。夫狂有四端。有陽鬱。有七情。有火邪。有瘀血。陽鬱者病能論曰。陽氣者因暴折而難決。故爲怒狂。則所謂多與癩連者也。七情者。癩狂篇曰。狂始生。先自悲也。喜忘苦怒善恐者。得之憂飢。狂言驚善笑好歌樂。妄行不休者。得之大恐。狂者多食。善見鬼神善笑而不發於外者。得之大喜。狂目妄見耳妄聞善呼者。少氣所生。此皆宜循其端以導之。或鍼治。或如陰陽應象大論所謂悲勝怒。怒勝喜。喜勝憂。憂勝恐。消息其意而調之可也。火邪者。傷寒論曰。傷寒脈浮。醫以火迫劫之。亡陽。必驚狂起臥不安者。桂枝去芍藥加蜀漆龍骨牡蠣救逆湯主之。是也。瘀血者。傷寒論曰。太陽病不解。熱結膀胱。其人如狂。血自下。下者愈。其外不解者。尙未可攻。當先解外。外解已。但少腹急結者。乃可攻之。宜桃核承氣湯。太陽病六七日。表證仍在。脈微而沉。反不結胸。其人發狂者。以熱在下焦。少腹當硬滿。小便自利者。下血乃愈。所以然者。以太陽隨經瘀熱在裏故也。抵當湯主之。是也。曾謂不與癩連者。遂無治法乎。然則神識不慧。語言錯亂。世俗所謂癩者。又何從治。是在金匱可按也。曰防己地黃湯。治病如狂狀。妄行獨語不休。無寒熱。其脈浮。旣無外感。復無掣縱。如狂非狂。似癩非癩。其治如此。則與之類者。可推

測而知其槩矣。

孫真人千金方。王太守外臺祕要。於驚癩癩狂。皆加以風字。千金方又於風癩論中。附載素問厥論全篇。其義趣皆當深考者也。夫陰陽在人。互相維繫。乃生。兩相背馳。則死。可卽而不可離。然有乍相激而遂相離者。有久相拒而仍相維者。無他。一則積漸使然。一則卒然乘之耳。夫癩癩與傷寒。其陰陽之偏頗無異。然而傷寒勝負。不過十餘日而決裂。癩癩相持。有至數年數十年不愈亦不死者。此其故自有在矣。譬之漢楚慶鬪。五載而亡。七國熹爭。二百餘年未已。且其間齊成田氏。晉室三分。他國終不能遂吞并之謀。由其素與民浹。不肯相離也。是故癩由厥成。風從厥化。癩以驚作。驚爲風生。風煽火熾。火熾狂發。驚癩癩狂。烏得不加風字。而其所謂風。在厥論固足寒則火上逆而生。風爲狂。足熱則風痰上湧而爲癩。而厥成爲癩疾。（脈要精微論）精氣并居於上爲癩（奇病論）陽盡在上。陰氣從下。下虛上實爲狂癩（脈解篇）陽盛則四支實。能登高棄衣而走。且妄言罵詈。不避親疏。（陽明脈解篇）無不可一以貫之。是其以漸相并之勢。積微成著之機。或以陰轉陽而陽愈盛。如燈燭之燃脂。或引陽就陰而陽愈牢。如薪樵之蓄火。豈猶冰炭之相迫。水火之相沃。能不眨眼而澌盡哉。故曰癩疾厥狂。久逆之所生。（通評虛實論）是其酷似七雄之爭。非如鴻溝之鬪也。使盡檢千金外臺凡風狂風驚恐風邪五邪風驚悸風驚恐風癩五癩風癩風眩風旋諸方。合之本篇所列。所未及用者。止十四味。而在附錄者。止八味。蓋已得十之七八矣。苟以意消息之。猶有不能用之物哉。

癩者陽搏陰而難通。狂者陽絕陰而無制。皆陽窮化風。與驚癩之陽爲風煽者異。奈何藥物能竝主之也。夫合而言之。則驚狂掣縱卒倒無知之際。但見風陽之擾亂。遑定本末於由來。竝治之物。急所當需。特苦僅得四味耳。就四味而言。如龍齒角攝水火於土。而不使相逐。牛黃除蓄熱於土。而兼清內外。蜚蠊納穢濁於土。而撲火之燄。防葵出土最早。而得水能沉。均無論內傷外感。皆可施用者。又何陽化風風煽陽之別。而有所隔礙耶。分而言之。則

驚邪既有專條。狂走又多別故。(如瘀血大熱等病中皆可尋狂之治則)是篇所重。獨在癩癧。故所列多直探病本。不假旁推側擊。而發表去邪者。絕跡難求。於此可悟靈樞癩狂篇有骨癩筋癩脈癩而無肉癩皮癩。如有肉癩皮癩。則外發之物在所必用矣。通評虛實論曰。癩疾脈搏大滑久自已。陽中有陰也。脈小堅急。死不治。陰之拒陽也。虛則可治。陰可合陽。陽可合陰也。實則死。陰陽不可相入也。(篇中生而病癩厥成爲癩癩字內經皆作癩。故王注咸謂爲首疾。今從甲乙經千金方引用以皇甫士安孫真人皆在太撲前也)

喉痹痛

升麻平微寒 風腫諸毒喉痛口瘡

〔射干〕〔平〕微溫 喉痹咽痛不得消息

〔杏仁〕〔溫〕 雷鳴喉痹下氣

〔蒺藜子〕〔溫〕微寒 主喉痹

棘針寒 掌氏曰本經白棘一名棘針不主喉痹痛棘刺花條末云又有棗針療喉痹不通此棘針字當作棗針

〔絡石〕〔溫〕微寒 喉舌腫不通水漿不下

〔百合〕〔平〕除喉痹

蘆竹葉大寒 除喉痹

〔莽草〕〔溫〕 療喉痹不通

〔苦竹葉〕大寒

唐本細辛溫 開胸中除喉痹

對藥 鼓寒治喉開不通使 主喉痹卒不語煎一升服覆取汗

當歸溫切醋熬傅腫上亦主喉閉不通君

曹青岩曰。喉嚨主天氣。咽隘主地氣。蓋咽主納穀。喉主出氣。天氣者肺氣。地氣者胃氣也。天氣爲邪所阻。則心主三焦之施化不行。故濁結於上而爲痹。病源曰。喉痹喉裏腫塞。痺痛。水漿不得入。令人壯熱惡寒。七八日不治則死。邪客於喉。則人陰陽之氣不能出於肺。循喉而上下是也。地氣爲邪所阻。則脾胃之轉輸不利。故濁蒸於上而爲腫。靈樞癰疽論。猛疽發於隘中不治。化爲膿。塞隘中半日死。膿得瀉者。飲以豕膏三日已是也。然痺則無膿。有朝發夕死者。腫則有膿。有數日不死者。蓋喉爲氣道。氣道阻則津液留而不化。結爲痰涎。阻塞竅隧。隘爲食道。食道阻則胃氣餒而化熱。蒸爲膿血。阻遏氣機。故瀉膿易而撤痰難也。痺腫皆邪氣所爲。有上受而結者。下傳而結者。故凡內腫及外。外腫涉內。內腫外不腫。或曰喉閉。或曰喉風。是皆痺之類。更有上熱下寒。腫白而赤。汗出喘逆。爲陽之內竭。喘渴吐血。閉不能飲。煩擾壯熱。爲陰之內竭。是皆不治。又如隘上下左右或奇或偶。結腫爲膿。曰癰。不爲膿。曰蛾。爲腐曰疳。是皆隘腫之類。實則熱痛俱盛而神清。虛則熱痛俱微而神倦。竭則如痺而死矣。更婦人女子有所結於內。亦發於喉。或腫或腐。遇勞怒即發。不甚爲楚。男子間亦有之。室孀發者特甚。是即少陰咽痛也。少陰主唾。熱則唾不上。供利少陰之氣。即致少陰之唾。非勞極之唾爲熱涸而音啞。喉蝕比也。據此則喉痺重在閉。隘腫重在痛矣。然厥論曰。手陽明少陽厥逆。喉痺隘腫。欬論曰。心欬則喉中介介如梗。甚則咽腫喉痹。則腫之甚者亦痺。痺之甚者亦腫。腫而至痺。痺而至腫。皆絕證也。故推原治法。定特痛與閉孰甚。所以

篇中標痛者二。其散發皆於陽分。標不通者四。其斡旋皆在陰中。而均係開解。其餘則盡下氣之物矣。是治咽喉大旨。不外降散兩端。更別以寒熱之殊宜。較以輕重之得所。猶有遁而之不可為哉。

噎病

〔羚羊角〕〔寒〕微寒 除食噎不通

〔通草〕〔平〕

青竹筴微寒

頭垢微寒 治噎酸漿水煎膏用之（藥性論）

蘆根寒 能解大熱開胃治噎（藥性論）

牛齡平

按拾遺云牛口中齟草絞取汁服止噦不云治噎日華云牛涎止反胃嘔吐治噎要取則以水洗口後鹽塗之涎自出

春杵頭細糠平 主卒噎

對藥 鷓鴣頭微寒主噎不通 頭主噎及鯁燒末服

說文曰。噎。飯窒也。詩正義曰。噎者咽喉蔽塞之名。此言噎之狀。病源曰。噎由憂恚所致。憂恚則氣結。氣結則不宜。流使噎。噎者。噎塞不通也。又曰。陰陽不和則三焦隔絕。三焦隔絕。則津液不利。故令氣塞不調理也。此言噎之由。其憂為肺志。腎家之水。賴肺以輸。脾家之精。賴肺以布。因憂氣結不能循環。則津液結滯。氣道不澤。食入遂窒塞焉。篇中之治。或因其津液內窒而通之於外。〔竹茹蘆根〕。或因其氣機外窒而通之於內。〔羚羊角外革拘曲而內之木直遂〕。或因其不降而通之於下。〔通草〕。或因其不升而通之於巔。〔頭垢〕。或直達其阻塞。〔杵

糠)或曲肖其食物。(牛涎顛鵝頭)不泥執其由來。但欲動其生氣。古人治病往往如此。擴而充之。則貝母之解鬱。萱艸之忘憂。均可爲三隅之反也。若因其氣與食窒而用香燥開通。苦寒剋降。則不勝其夯。而病遂由此增劇矣。雖然。千金方述古今錄驗云。五噎氣噎憂噎勞噎食噎思噎也。氣噎者心悸上下不通。噎噦不徹。胸脅苦痛。憂噎者天陰苦厥逆。心下悸動。手足逆冷。勞噎者苦氣膈脅下支滿。胸中填塞。令手足逆冷。不能自溫。食噎者食無多少。惟胸中苦塞常痛不得喘息。思噎者心悸動喜忘。目視眈眈。凡若是者。猶可但以篇中諸藥治之。歟。夫特據其始。自理歸一致。暨推其變。則分途殊異。津液結而不流。能使陽氣痹而不宣。亦能使陰氣凝而不釋。陽痹不宣則蒸而生熱。陰凝不釋則滯而爲寒。寒熱相搏則激而成實。寒熱相凌則削而成虛。故仲景曰。寸口脈浮大。醫反下爲大逆。浮則無血。大則爲寒。寒氣相搏則爲腸鳴。醫乃不知。令飲冷水。汗遂大出。水得寒氣。冷必相搏。其人卽噎。曰。跗陽脈浮。浮則爲虛。浮虛相搏。故令氣噎。言胃氣虛竭也。曰。小青龍湯證。若噎者。小青龍湯去麻黃加附子主之。斯足以窺其際矣。更覈之以千金五噎丸。乾薑湯之溫。竹皮湯。羚羊角湯之寒。猶不可識其流耶。特走竄攻下。千金外臺終不及用。此則常極加意耳。

有膈證者。每緣噎所致。靈樞僅列其名。素問推言其由。外臺雖列其治。卻甚不可明。本篇及千金并不載其目。膈者病之末傳。大證也。死證也。可不條理其緒。俾人識其端。或者十中可全二三乎。夫膈淺言之。則靈樞一語盡其概。曰。氣爲上膈是也。分言之。則有上傳下傳焉。素問陰陽別論曰。一陽發病。少氣善欬善泄。其傳爲心。掣其傳爲膈。此上傳也。一陽爲膽與三焦。宜直達。而不宜抑遏。抑遏則氣機窒塞而難通。難通則運用於中者寡。上下間出者多。於是心不舒爲掣。食難入爲膈。此卽由噎致者也。曰。三陽結謂之膈。此下傳也。三陽爲小腸膀胱。有經過而無滯留。留則逆。逆則滿於中而反上出。此由反胃致者也。自金元已降。噎膈反胃。雖皆混稱。然亦頗有見到語。曰噎在上脘。膈在中脘。反胃在下脘是也。但未檢病源。所謂胸中氣結煩悶。津液不通。飲食不下。羸瘦不爲氣力爲

憂膈。心下苦實滿。噫輒酢心。食不消。心下積結。牢在胃中。大小便利。爲悲膈。胸脅逆滿。噎塞。胸膈不通。噫聞食臭。爲氣膈。心腹脹滿。欬逆。腹上苦冷雷鳴。繞臍痛。食不消。不能食。肥爲寒膈。藏有熱氣。五心中熱。口爛生瘡。骨煩。四支重。唇口乾燥。身體頭面手足或熱。腰背疼痛。胸痹引背。食不消。不能多食。羸瘦短氣及癆。爲熱膈。且寒熱外。因必連脹滿。憂恚內。因亦須便秘。其膈乃成。可見結在上而下仍通。結在下而上不闔。皆不能爲隔。惟上下交鎖。鬱滯連衡。始得就耳。故噎不便祕。僅可謂噎。反胃自嘔。不過反胃。倘反胃。不嘔。又不能食。噎且便秘。胸腹不通。斯則膈矣。跌陽脈浮而濡。浮則爲虛。濡則傷脾。脾傷則不磨。朝食暮吐。暮食朝吐。宿穀不化。名曰胃反。虛且傷脾。是中焦病。不得云下腕也。然胃反吐而渴欲飲水者。茯苓澤瀉湯主之。其方較五苓散多生薑甘草而少豬苓。不可見病雖在中實。由在下水道不宣歟。不與三陽結爲膈相連屬歟。是反胃與嘔。同形異治。反胃與噎膈。異病同情也。然則外臺治膈八方。蜀椒遠志乾薑桂心細辛。無方不用何義。夫膈旣方成。胸腹閉塞。自非溫開不能通達。通達之後。自有條理可尋。乃更換證檢方。剷除病本。試思八方何無一方作湯服者。丸如彈子。僅服一九。如梧子者。服四五丸。至多以十九爲率。亦可見其意之所在矣。

卷五

鯁

狸頭骨溫

按藥性論狸頭骨燒末治噎病不通食飲不云治鯁蓋治野獸骨鯁可以意會者也

獺骨平 卻魚鯁

鷓鴣骨微寒

千金論曰。凡療病者。皆以其類。至如治鯁之法。豈宜以鷓鴣主魚鯁。狸虎治骨鯁耶。至於竹篾薤白嚼筋。酥蜜等事。乃可通爲諸鯁治耳。明一物一制者。其用隘。非其所制。則不能爲力。由其天賦止於如此。兼制諸物者。其用廣。雖非所制。亦能爲力。由械智旣周。物莫能遁。此爲人巧可奪天工。觀外臺祕要列諸鯁方三十五首。誤吞物方一十七首。其大意可剖析而論焉。大率有用其滑者。如多食羊脂肥肉能引釘箭。鍼鐵之類。有用其黏者。如餡糖能出鏝釵之類。有用其縛者。如薤葉麥葉能裹鏝釵之類。有用其引者。如磁石能吸鐵針之類。有用其類者。如以所餘燒灰末水服。及以髮灰還治吞髮。繞喉之類。有用其拔者。如吞鹿筋竹篾等。令至哽處。動其所哽之類。皆人巧也。其用其劫者。如魚笱鬚魚網治魚骨鯁之類。有用其服者。如汞能輓銀之類。有用其制者。如鷓鴣治角狸虎治骨之類。有用其壓者。如刀鋸漬酒治竹木哽之類。皆天工也。夫物情踴曲。病變多方。乍視之則參差不齊。一若終難相接者。而不知或迎其首。或隨其尾。或憑其腰領。或截其行蹤。總須使之相值。尤要在馴其暴。遂其欲。而不激其怒。故一病也。而在甲則微。在乙則甚。一物也。施之於始。不效。施之於終。乃效。苟能得其機。尋其緒。遂無不可批之。卻不可導之。歟矣。雖然。物情能勿察乎。體氣能勿顧乎。譬

如深師用薔薇灰療哽及刺不出。以薔薇之刺不連根於哽也。千金以瞿麥療哽及刺。以瞿麥子熟則奔迸自出也。肘後以布刀故鋸燒漬酒中。調婦人指甲灰。治誤吞木竹釵。以釵慣熟。婦人手拔也。此之謂察物情。備急以豬羊及肥肉治吞鍼箭鏃金鐵。假使不耐肥人。豈能服之。又以生艾蒿水酒煮服。治諸肉骨哽。假使津液竭者。豈能服之。此之謂顧體氣。非特治哽宜然也。一切病能外是哉。

齒痛

〔當歸〕〔溫〕大溫 治牙疼痛不可忍。患人虛冷加而用之。〔藥性論〕

〔獨活〕〔平〕 主風毒齒痛

〔細辛〕〔溫〕 除齒痛

〔蜀椒〕〔溫〕大熱 堅齒髮

〔芎藭〕〔溫〕 單用噙咀治口齒疾。〔藥性論〕

〔附子〕〔溫〕大熱

〔莽草〕〔溫〕濃煎湯淋風艸牙痛。〔日華〕

〔礬石〕〔寒〕 堅骨齒除固熱在骨髓。久服傷人骨

〔蛇牀子〕〔平〕 療齒痛。〔藥性論〕

生地黃大寒 主齒痛。〔食療〕

〔葇苳子〕〔寒〕 主齒痛出蟲

雞舌香微溫 風毒諸瘡齒疔蟹

車下李根寒 掌氏曰都李根也 主齒斷腫齲齒堅齒

〔馬懸蹄〕〔平〕 主齲齒

雄雀糞溫 療齒齲痛有蟲 懸裏塞齒孔（外臺祕要）

楓香脂平 主浮腫齒痛

金釵火燒針齒痛即止

烏頭大熱使 治齒痛（藥性論）

白頭翁溫使 治齒痛（藥性論）

酒漬枳根微寒

有齒痛。有斷痛。凡唇頰腫。斷爛赤。能齧能嚼者。斷痛也。不得齧且嚼。斷頰唇如常者。齒痛也。故治齒痛可溫可補。斷痛宜清宜洩。蓋以齒之體連於骨而主於腎。斷則手足陽明所繫絡也。腎病有內因有外因。外因者溼熱生蟲。從外而蝕。篇中凡用雄烈殺蟲者是。莽草雞舌香車下李根馬懸蹄雄雀糞葇苳子。內因者寒閉血液不能榮骨。篇中凡用升降水火者是。當歸芎藭附子蜀椒烏頭白頭翁。陽明病有風有火。風則肌肉臃腫。開闔不利。篇中凡用開發行氣者是。獨活細辛蛇牀子楓脂香枳根。火則糜爛氣穢。致成膿血。則篇中所列寥寥。蓋於血證癰疽惡瘡。皆可彷彿其治。故不多載。而說者謂上齒屬少陰。下齒屬陽明。非也。少陰之脈。僅循喉嚨。

挾舌本不能至齒。惟手陽明之脈入下齒。足陽明之脈入上齒。亦無當齒痛大義。然惟如是。益可見痛關陽明。在經脈肌肉。而無涉於骨。若靈樞雜病篇所謂齒痛不惡清飲。取足陽明。惡清飲。取手陽明。則劇。所當思矣。夫陽明爲燥金之經。其發齒痛非津液壅滯。卽津液焦枯。焦枯者欲飲未必欲清。壅滯則欲清飲矣。所以然者。焦枯是虛。壅滯是實。實者猶火之附薪。虛者猶物之失養。卽是觀之。則凡篇中之物燥烈者。止可治實。滋澤者。方堪治虛。而病涉少陰。則非特不欲清。并不欲飲。皆可見矣。

口瘡

〔黃連〕〔寒〕微寒 療口瘡

〔檉木〕〔寒〕主口瘡

〔龍膽〕〔寒〕大寒

升麻平微寒 喉痛口瘡

大青大寒 療時氣頭痛大熱口瘡

苦竹葉大寒 療口瘡

〔石蜜〕〔平〕微溫 主口瘡

酪寒

酥寒 利大腸主口瘡

政寒

對藥 乾地黃平

題作口瘡。於千金七竅門實該口舌唇三者。若外臺祕要之緊唇瀋唇瘡爛口瘡口吻瘡舌本縮舌上瘡。皆應隸此。乃檢其所主之方。所用之藥。較是何啻倍蓰。而以此寥寥數味者。昭列於篇。毋乃不徧不該歟。而不知彼倍蓰之方之藥。有不能不於此取裁者。蓋心主舌。脾主口。心者外陽內陰。脾者體靜用動。故口之與舌。其開闔轉掉。咸在津唾之常承。則其爲病。非患於津唾之不足承。必患於津唾中挾有熱。是以兩書中方法雖多。然每方中必有是篇一二味者。十居七八。篇中所載僅十一味。分而言之。入水以清火者六。入陽以澤陰者五。觀其命意所在。猶當以火因溼而生。黃連。火因溼而附。黃蘗。火不羈於水中。龍膽。水抑遏於火上。升麻。火附水以外發。則充其水而使之畢發。大青。水迫火以上升。則解其火而使之開散。竹葉。而或澤其上。酪。或澤其中。蜜。或澤其下。酥。或解其糾結而津自行。鼓。或濡其礦頑而陰自復。地黃。莫不秩然有序。界劃攸分。不特可爲一病之規模。并可覘凡病之取裁矣。然其治水中之火。多注意於藏。治陰不承陽。反注意於府。一若府當補藏。當泄者。不幾與凡病之藏病多虛。府病多實者。適相反歟。夫藏者藏精氣而不瀉。府者轉化物而不藏。惟其藏故。火得與津偕藏。其治非泄也。乃剔去津中火耳。惟其瀉故。津背火而自瀉。其治非補也。乃益津以配火耳。是故以津而言。則藏實而府虛。以火而言。則府實而藏虛。正與傷寒之少陰證陽明證同一例也。獨其火或搏於津。津或違於火。所以不爲他重病而僅僅口瘡。是當深研其義。得其所以然。則變換在手。萬化生心矣。

吐唾血

〔羚羊角〕〔寒〕微寒

白膠平溫 療吐血下血

〔戎鹽〕〔寒〕 吐血齒舌血出

柏葉微溫 主吐血衄血

艾葉微溫 止吐血

〔水蘇〕〔微溫〕 主吐血

生地黃大寒 吐血擣飲之

大小薊溫 止吐血

〔鱗鱗〕〔微溫〕微寒 療吐血在胸腹不去

飴糖微溫 止渴去血

伏龍肝微溫 主吐血

黃土本

蜀 鎊墨 主吐血研末以酒或水溫服之

藥 馬通微溫使 止渴及吐下血

對 小麥微寒使 止漏血唾血

麥句薑寒君天名精也 止血（藥性論）

類證
牛膝

桑根白皮 主吐血熱渴

吐唾血者。吐而唾間有血也。若但云吐血。則牙宣者。口舌裂者。欬嗽者。嘔者。皆有血可吐。不必難在唾間矣。惟云吐唾血。則牙宣者。當質之齒痛門。口舌裂者。當質之口瘡門。欬嗽者。當質之欬嗽上氣門。嘔者。當質之嘔吐門。而無所混。然則吐唾血之由柰何。千金載麋邱之說云。吐血有三種。有內衄。有肺疽。有傷胃。內衄者。出血如鼻衄。但不從鼻孔出。是近從心。肺間津液出。還流入胃中。或如豆羹汁。或如切嗽血。凝停胃中。因滿悶。即便吐。或數斗至一石。得之於勞倦。飲食過常也。肺疽者。或飲酒之後。毒滿悶。吐之時。血從吐後出。或一合半升。一升是也。傷胃者。因飲食大飽之後。胃中冷不能消化。不能消化。便煩悶。強嘔吐。使所食之物。與氣共上。衝蹙。因傷裂胃口。吐血色鮮正赤。腹絞痛。汗出。其脈緊而數者。爲難治也。諸病源候論曰。吐血者。皆由大虛損及飲酒。勞損所致也。肺爲五藏上蓋。心肝又主於血。上焦有邪。則傷諸藏。藏傷血。則下於胃。胃得血。則滿悶。氣逆。氣逆故吐血。以是知唾間之血。非緣火迫。不由沖激。乃上焦自有所傷。血久已流於胃。胃滿遂溢於上。故雜唾而出。其出也甚易。不假嘔逆。無須欬嗽。則治之者。竟不在平氣止逆。行痰洩火。可直推其何以聚於中。而從其中。以化之。導之。滲之。泄之矣。夫陽明多氣多血者。非滿盛氣血於胃中也。以其受納較他藏府爲能容。其決洩較他藏府爲難竭耳。卽能容難竭。亦非所素有也。以其盛則必有所掣。衰則必有所曳耳。今者血滯於中。至隨唾而吐。是其掣與曳定有所窒而不靈。從篤中所列。以窺其微。則不靈之故。蓋有在矣。血以榮肌肉。肌肉者土也。土之納潤。必以陽煦。陽不煦。則水不入土矣。故須煦而納之。艾葉伏龍肝。黃土水。蘇若土。頑礦。則亦不受潤矣。故須濡而納之。地黃飴糖。血以行經脈。瀉則不入經脈矣。故須凝而入之。戎鹽白膠。經脈通始能受血。窒則血不能入矣。故

須通而入之。(牛膝鱗鱗大小薊)其餘若血阻而生熱。則清以通之。(羚羊角)血停而化水。則滲使下之。(桑根白皮)超超元箸。全從順化。令流而不滯起見。洵與欬嘔有血者異。

吐唾血由血聚胃中。致血聚胃中。由飲食醉飽。固已如右矣。欲驗其果否。血聚胃中。當徵之於經脈。要精微論曰。肺脈搏堅而長。當病吐血。邪氣藏府病形篇曰。肺脈微急。為肺寒熱。怠惰欬唾血。謂之堅謂之急。而定其部分於肺。則是實非虛。在上不在下可見。然吐唾血者。詎能絕無虛證。即篇中地黃飴糖小麥牛膝。謂其必因飲食醉飽而用可乎。則邪氣藏府病形篇曰。心脈微澀為血溢。經脈篇曰。足少陰是動則病。飢不欲食。欬唾有血。喝喝而喘。夫以主血之鄉而見澀。沈靜之處而見動。其為因虛無疑。則地黃等物皆為是用。歟。要其為血聚於中則一也。驗之道。凡欬血者必兼膿濁。嘔血者必挾胃汁。此則稠而不散。醇而不厚。滿而無形。熱而不燥。皆可證矣。獨其與瘀血頗似相涉。但瘀血凝而此不凝。此動而瘀血不動。要其歸則篇中之物。亦可治瘀血。瘀血篇所載。亦可治吐唾血。以意消息之可耳。

鼻衄血

〔礬石〕〔寒〕 療鼻衄 (藥性論)

〔蒲黃〕〔平〕 止鼻衄 (藥性論)

〔蝦蟇藍〕〔寒〕 掌氏曰天名精 一名蝦蟆藍 鼻衄不止

〔雞蘇〕〔微溫〕 掌氏曰水蘇 一名雞蘇 主衄血

大薊溫 止衄鼻

艾葉微溫 治心痛鼻洪（日華）

桑耳平 擣熬塞鼻治少小鼻衄遇勞輒出（肘後）

竹筴微寒 按別錄第云皮筴治溫氣寒熱吐血不云治鼻衄

蝟平皮 燒末吹主鼻衄（藥性論）

溺涎平 療鼻衄

藍寒 主鼻洪吐血（日華）

狗膽平

燒亂髮微溫 止血鼻衄燒之吹內立已

藥對熱馬通微溫傅頂止衄使 主鼻衄

證類 生地黃大寒 衄鼻擣飲之

詳覈是篇治血中之水（蝦蟆藍溺涎礬石蒲黃）及自裏達表如絲如縷者（竹筴蝟皮亂髮）十居七八。因悟金匱要略所謂尺脈浮。目睛暈黃。衄未止。暈黃去。目睛慧了。知衄今止者。為有合也。夫尺部為水所居。水之精微上出為目瞳子。水中沈濁釀火。隨經而上焉。斯尺脈浮。瞳子不慧。而黑轉暈黃。知衄當未止矣。是治血中之水者。洩其本根之濁。自裏達表。如絲如縷者。除治其所由之道。不使隨地有所脅從耳。蓋衄從清道。清道者必自陰及陽。如六陽之脈皆上於頭。然其起咸在四末是矣。故不特陰中之火上冒。清空能為衄也。即如寒薄於下。激陽不靖。亦能致之。則曰病人面無色。無寒熱。脈沈弦者。衄非金匱之文歟。不過尺浮在當衄之際。沈弦在既衄已後。

然張後必翕焉。知尺浮不轉爲沈弦。翕後更張。可見沈弦能再爲尺浮。但就事論事。見景生情。則沈弦之治端有異於尺浮。而篇中所載性溫及開發者。《雞蘇大薊艾葉馬通》斷注意在是矣。不然脈浮者何以計較其旨不止。設使不衄。不必論其止。沈弦何以言其面無色無寒熱。假令纔衄。面豈遽無色耶。此衄皆自內發。其自外因成者。曰太陽病脈浮緊發熱身無汗。自衄者愈。傷寒脈浮緊不發汗。因致衄者。麻黃湯主之。太陽病脈浮緊無汗發熱身疼痛八九日不解。表證仍在。此當發其汗。麻黃湯主之。服藥已微除。其人發煩目瞑。劇者必衄。衄乃解。陽明病口燥。但欲漱水不欲嚥者。此必衄。衄浮發熱口乾鼻燥。能食者則衄。則凡衄不特內因有異。卽外因且隨經殊狀焉。夫陰中非乏水不生火。陽中非氣盛不成熱。乏水故火能升而不能降。氣盛故熱欲外而不欲內。假使火而能降。原如環斯旋。決不別趨歧徑。熱而得外。已遂所嚮往。豈更妄作阻撓。是故內因之衄。由乎陰經乾涸。火升而水不相濟。外因之衄。由乎陽經盛滿。血降而氣不相隨。此內外因之殊也。太陽之熱充盈動盪。陽明之熱蓄聚蒸騰。蓄聚則能礙降。充盈則能助升。故曰從春至夏衄者太陽。正以其助升。從秋至冬衄者陽明。正以其礙降。此獨外因之殊也。由此以推。則衄證可分六經論。何則三陰在內。三陽在外。皆有開闔及樞。觀乎陽應開而因不開爲患。乃助之開。則陰應升而因礙升爲患者。則當引之升矣。《助開者麻黃湯引升者自裏達表諸味》。陰因闔而不化者。既導之使下。則陽之因闔不化者。亦導之使下。可見《在陰治血中之水。則在陽當治血中之火》。其在兩樞。既有性溫開發之治陽。則虛勞篇目瞑悸衄之治爲治陰。又不可泯矣。予嘗謂仲景之書。非疏。爲有經方補苴。不疏。而此篇者非不全。以補苴仲景書而遂全。此之謂也。

古有吐行濁道衄行清道之說。而不言其理。今玩此兩篇。其理遂可明。第吐唾血爲血聚胃中。有唐人之說爲據。衄血之所由來與據實亦所當申明者。不然。空演六經無謂也。夫靈樞經脈篇曰。足太陽之脈起目內眦。上額交巔。一支從巔入絡腦。還出別下項。一支從巔至耳上角。足陽明之脈起鼻。交額中。旁納太陽之脈。下循鼻外。上入

齒。足少陽之脈起目銳眦。上抵頭角。下耳後。從耳後入耳中。出走耳前。至目銳眦。足太陰之脈連舌本。散舌下。足少陰之脈循喉嚨。挾舌本。足厥陰之脈。上入頰額。連目系。上出額。與督脈會於巔。其支從目系下頰。而仲景云。衄家不可發汗。汗出必額上陷。脈急。緊直視不能眴。不得眠。則衄所從出。皆額上鼻旁。與系於目之脈從清空之道而出。謂之清道。不亦可乎。然二道之治。有相同焉者。何也。蓋天名精主瘀。與小便不利。大薊主腫與熱。水蘇主下氣殺穀。馬通主止血及疼痛。生地黃主血上薄。夫停卽爲瘀。而所以停。則或以穀氣之薰蒸。或以水熱之上迫。陽不下通。則小便不利。陰不相決。則爲腫爲痛。此病於清道者可有。病於濁道者亦可有也。故不害其爲同。況吐與衄。皆血上薄之所致乎。此其同中仍有界限。而非漫同。異中具有條理。而非絕異處也。

鼻鼈

〔通草〕〔平〕 除鼈鼻

〔細辛〕〔溫〕 除鼈鼻

桂心大熱 主鼻鼈

〔蕤核〕〔溫〕微寒 主鼈鼻

薰草平

〔瓜蒂〕〔寒〕 主腦寒熱鼈

鼻之病多矣。曰鼈（鼻塞塞也）曰齧（今所謂鼻流清涕）曰淵（鼻液常流而有穢氣也）曰乾（鼻燥也）鼈特其一端耳。何以諸病咸不載而獨載是耶。夫鼈者齧者乾者皆乘六淫之激而成。故隨外感爲消長。外感愈

則其病自瘳。無從別標。治則淵則據險附巖。能爲勞傷外感樹幟矣。然終乍作乍輟。遇勞而發。勞復輒平。因感病來。感解亦去。茲固可治其勞與感。不必別分門類也。鼈乃有壅之義焉。較之於鼈則通而非塞。蟻則濁而不清。乾則潤而不燥。淵則常而不輟。雖通而氣常不暢。有涕而長壅不流。甚則聲如從室中出。而鼻且日腫大。色赤。此其根柢有風有溼有火有寒。可以歷年不瘳。可以畢生不愈。斯其獨標一目。竝立治法也。固宜。然則何以不用香藥宣通而用是。夫香藥宣通。仍是治塞。不是治鼈。蓋在竅而言塞。是從外室內。壅是從內障外。故篇中諸味。但玩蕤核之主心腹邪結氣。及破心下結痰痞氣。薰草之去臭惡氣。細辛之溫中下氣。破痰利水道。開胸中。即可見鼻氣之鼈。必係胸中臭惡邪氣結痰宿水翳障氣機之所爲。而通草之逐水。桂之利肝肺氣。瓜蒂之抽吮溼熱。無不一以貫之。爲治鼈之本。非治鼈之標矣。

耳聾

〔磁石〕〔寒〕 除大熱煩滿及耳聾

〔菖蒲〕〔溫〕平 主耳聾

葱涕平

雀腦平 主耳聾

白鵝膏 主耳卒聾以灌之

鯉魚膽溫 滴耳中主耳聾（拾遺）髓煮粥服治暴聾（日華）

〔絡石〕〔溫〕微寒

〔白頸蚯蚓〕〔寒〕大寒 鹽霑爲汁療耳聾

對藥 生麻油微寒君

烏賊魚骨微溫臣 治耳聾（藥性論）

土瓜寒 益氣愈聾

烏雞膏寒 肪主耳聾

類證 龍腦微寒 膏主耳聾

耳目之似天地。大戴記曾子天圓篇曰。天道圓。地道方。方曰幽。圓曰明。明者吐氣。故外影。幽者含氣。故內影。外影火與日也。內影金與水也。此似耳目之體。吐氣者施。含氣者化。故陽施而陰化。陽之精氣曰神。陰之精氣曰靈。神靈者品物之本。此似耳目之用。目之說見後。以耳而言。則幽者其分。含氣者其才。內影者其德。然體非用不見。用非體不立。則非化無以見。含氣之無滓。非靈無以見。內影之有朕。惟其有朕而靈。故能爲含氣之歸。致含氣使化。納含氣於幽。而聾之內因。外因。皆可於此驗矣。夫靈之爲言空也。（廣雅靈空也）昭也。（左傳鄭昭宋聾莊子天地大愚者終身不靈。釋文引司馬注靈昭也）不空能令不昭。不昭亦能令不空。不空之聾爲外因。以含氣中有燕雜也。不昭之聾爲內因。以朕兆中不光澤也。夫固曰金與水爲內影也。請假金水兩行喻耳聾之內外因。按考工記攻金分職。鑑燧所需。偏資下劑。鄭注謂金多錫則刃白且明。亦以多金則堅剛。多錫則白耐久而明耳。而金入鍊不渝。錫乃久鍊可燬。則錫似精而金似氣。金錫參半。精氣適勻。精藉氣以爲空。氣藉精以爲昭。設使精不給。斯爲內因。氣蕪雜。斯爲外因。理不可誣也。水爲坎。坎之二陰外附。正取其空。一陽內藏。確似其朕。而水者濁則無影。雖清而深且窄。則亦無影。求水之能照。正猶求金之能照。質欲其清。體欲其薄。不清則不昭。不薄則不空矣。

篇中內因治則滋膏以膏之。飛走之腴。偏選其蔬食。或不害生類者。不求昭中有求空乎。外因治則芟蘇以薙之。辛苦之烈。偏選其味薄。或體含滋汁者。不求空中有求昭乎。而磁石之引金合水。尤為至元至妙。以是悟用藥治病。參病掄藥。昭昭然道也。進乎技矣。

鼻息肉

〔藜蘆〕〔寒〕微寒 療鼻中息肉

〔礬石〕〔寒〕 去鼻中息肉

〔地膽〕〔寒〕 蝕鼻中息肉散結氣

〔通草〕〔平〕 療息肉

白狗膽平 主鼻鼈鼻中息肉（藥性論）

對藥 細辛溫君

桂心大熱 治鼻息肉（藥性論）

瓜蒂寒臣 去鼻中息肉

類證 雄黃平大溫 療鼻中息肉

王太僕謂息為死肉。（病能篇夫癰氣之息者注）蓋惡肉贅疣之類也。而息之詰可為生。（史記孔子世家自大賢之息索隱息者生也）又可為滅。（禮記中庸則其政息注息猶滅也）則其物能不假擁腫而生。無藉潰膿而滅。潛滋暗長。如所謂息壤者。（山海經海內經鯀竊帝之息壤以湮從水注息壤者言土自長息無限）卻

又不礙起居。無妨飲食。隨其所因以生。屈其分遂已。有寧靜休止之義焉。（左昭八年臣必致死禮以息楚注息寧靜也。禮記樂記著不息者天也。注息猶休止也。）所因奈何。巢氏云。肺氣通於鼻。肺藏爲風冷所乘。則鼻氣不和。津液壅塞。而爲鼻鼈。冷搏於血。氣停結鼻內。故變生息肉是也。其分奈何。篇中羅列藥物。所該主治是也。蓋惟其與鼻鼈同源。故篇中所列九味。僅異其五。惟其鼻鼈言風。故病及津液。此不言風而言血。故病及肌肉。夫均冷也。從風煽則散。被血攝則凝。散者宜隨而逐之。凝者宜搜而剔之。以故劫痰（藜蘆）劫火（雄黃）卻溼（礬石）散結（地膽）去瘀（白狗膽）無一善類。較之與鼻鼈同用之物。良劣殊不相侔。蓋取其鍼孔相符於去惡肉死肌。又取其帖切於橫梗氣道之惡肉死肌。此古人治病專著意處。若今人則通肺化痰。利溼清火。開結去瘀。泛濫混使。以爲隔膜之治。無怪獲效之難也。雖然鼻息肉非要病也。非急病也。其全備此篇藥治之乎。抑逐一徧試之乎。是又非矣。蓋必盡其兼病應用之物。而引以此篇一二味與病證偏重處逼真的對者。其庶乎如桴鼓云。

目熱赤痛

〔黃連〕〔寒〕微寒 主熱氣目痛皆傷泣出明目

〔蕤核〕〔溫〕微寒 主明目目赤痛傷淚出

〔石膽〕〔寒〕 主明目目痛

〔空青〕〔寒〕大寒 主青盲明目療目赤痛去膚翳

〔曾青〕〔小寒〕 主目痛止淚出

〔決明子〕〔平〕微寒 主青盲目淫膚赤白膜眼赤痛淚出

〔槩水〕〔寒〕 療目熱赤痛

〔梔子〕〔寒〕大寒 療目熱赤痛

薺子溫 主明目目痛

苦竹葉大寒 主目痛明目利九竅

雞子白微寒 療目熱赤痛

〔鯉魚膽〕〔寒〕 主目熱赤痛青盲明目

田中螺大寒 主目熱赤痛止渴

〔車前子〕〔寒〕 明目療赤痛

〔莽葺子〕〔微寒〕 主明目目痛淚出

藥對 細辛溫明目君 止眼風淚下

銅青寒主風爛淚出 明目去膚赤

秦皮微寒主目赤熱淚出 去肝中久熱兩目赤腫疼痛風淚不止

石榴皮溫主目赤痛淚下使 取汁止目淚下

白薇大寒主目赤熱

據大戴記曾子天圓篇之義以言目。則明者其分。吐氣者其才。外影者其德。而目熱赤痛爲其外因。目膚瞖爲其

內因矣。惟內因故不痛。惟外因故無不痛。然就痛之中。仍有發於內。襲於外者。當析焉。發於內者。六淫已著於藏府。藏府氣血不咸。蘊釀而及目。襲於外者。六淫先著於眥。眥被灼潰腐。而及目。就巢氏病源稽之。則凡傷爛腫脹。皆外襲者也。焮赤淚出。皆內發者也。然目固火也。六淫何以竝能病火。六淫之中。何以火復病火者居多。蓋目以明爲本。明以燭物爲功。其不明固當屬內因矣。若火自明。緣隔蔽不能及物。遂無明之用。則六淫何者不可爲。且惟同氣相投之火。尤足譁張。何則。燭物之火。猶燈。燈惟藉膏。膏者木於土中。遇水精所爲也。尤貴其量輕重。遠近與火悉稱。燈光乃清。光清矣。苟燔燎之火。薰炙之火。置於其旁。煙焰騰湧。最能隔蔽。至淫氣之瀰漫。風氣之簸揚。均無異也。而惟寒氣憑陵。能縮其威。不能蒙其照。理固如是。能不謂六淫所爲哉。請析篇中腫脹爲溼傷。爛爲溼火。淚出爲風。痛爲火。言痛赤者。爲兼涉血分。言明目者。爲兼及內因。而覈其物潤燥之性。散泄之宜。升降之能。補瀉之用。更彙而論之。遂昭昭然。可知其目之病狀。而無漫投徧試之弊矣。夫瀉火本以救火。已甚難乎爲繼。况治寒須熱。治溼須燥。治風須散。又欲其不助火之燄。致火之燄。故必令柔巽而入。先與之帖切近已。周旋排解。然後從而誘掖之。化導之。俾各自順從。解釋明者復明。而無一味剋制逆折之物於其間。觀乎其用清者避滋。用滋者避膩。用開者以消散。用逐者以通順。又妙在卽中空之清汁。益中空之陰氣。而解浮蘊。就中貯之寒氣。發中貯之陰氣。而除煩懊。要在使其吐氣而已。世皆憎治目疾者善投寒涼。若用寒涼而措思及此。又何可憎哉。

目膚醫

〔秦皮〕〔微寒〕大寒 除熱目中青翳白膜

〔細辛〕〔溫〕 久服明目

〔眞珠〕〔寒〕 粉點目主膚醫障膜

〔貝子〕〔平〕 主目瞖

石決明平 主目障瞖痛青盲

〔麝香〕〔溫〕 去目中膚瞖

〔馬目毒公〕〔溫〕微溫 去目中膚瞖

〔伏翼〕〔平〕 主目瞖癢痛明目夜視有精光

青羊膽平 主赤障白膜風淚點睛中

〔蟾蜍〕〔微溫〕微寒 目中淫膚青瞖白膜

〔兔絲子〕〔平〕 久服明目

蜀本 石蟹寒 主青盲目淫膚瞖及丁瞖

對藥 丹沙微寒 益氣明目

目膚瞖視。目熱赤痛。爲病在內矣。然猶多由外邪。其純屬內因者。又非此篇藥物所能治。凡金匱虛勞篇所爲目瞖。千金外臺肝腎虛寒所謂目眇眇無所見及失明眼闇青盲者是也。而目膚瞖之支流。又有暈有淫。膚有膜。有障有丁。其大較在病源曰陰陽。皆上注於目。若風邪痰氣乘於腑臟。腑臟之氣虛實不調。遂冲於目而不散。睛上有物如蠅翼。名曰膚瞖。若肝藏不足。爲風熱所干。睛亦生瞖。瞖久不散。漸漸侵覆瞳子。若肝藏血氣蘊積冲發於眼。津液結聚。遂成珠管。若藏府虛風隨目系入腦。則令腦轉。目系急。目眇而眩。若肝虛受風。搏於精氣。致精氣聚於白睛。繞於黑睛。精采昏濁。黑白不分。謂之暈。若肝經虛爲風熱所乘。致血脈生於白睛。謂之飛血。皆其類也。

篇中亦既分析昭列每味下矣。然其旨趣確誠注意在肝。肝卽前篇所謂木。木土中水精以爲膏者。而此類病則皆膏中蕪雜致燈不明之候也。膏中蕪雜不澄泌其內而磨鑢其外。不潔雪其外而清肅其中。則亦良以病雖根內。內猶散而外已著。若刈草然。根魁碩者。剝葉豐茂者。薙固宜如是耳。觀其磨鑢之物。外雖鑢而內則明。眞珠貝子丹沙石決明石蟹。清肅之物。性雖寒而氣則散。秦皮委曲內藏者。飛觸蠕動以使其內出。伏翼青羊膽鱗蝟汁。堅牢難拔者。割剝薰燎以使其外揭。麝香馬目毒公。仍不忘招徠安奠之意。微逗其間。兔絲子。使人知舉一反三。而精衰光散者。猶得有所遵循也。

聲啞啞

〔菖蒲〕〔溫〕平 出音聲

〔石鍾乳〕〔溫〕 能通聲（藥性論）

〔孔公孽〕〔溫〕 能使喉聲圓亮（藥性論）

〔阜莢〕〔溫〕 治中風口噤（藥性論）

苦竹葉大寒 瀝中風失音不語（藥性論）

麻油微寒

對藥 通草平利九竅出聲臣 出音聲

聲以詔聰。聰以納聲。是故啞啞與聾源同而派別。第聲主發。聰主受。故聲者資乎水而發乎金。聰者因乎金而受乎水。以鑑喻聰。卽可以鐘喻聲。乃其質則鐘出上劑。鑑出下劑。此爲異矣。金多於錫爲上劑。六分其金而錫居

一謂之鐘鼎之劑。金錫半謂之鑿。鑿之劑。鑄金之狀。黑濁之氣竭。黃白次之。黃白之氣竭。青白次之。青白之氣竭。青氣次之。然後可鑄。夫錫易燬。金難銷。功候既屆。純青恐無。論上劑下劑。其錫皆已竭矣。而善化氣者水。善範氣者金。則音聲者。必使水盡化入金。然後從金而出。故曰資乎水而發乎金。正與聰之藉道於金而并化於水者。適相對也。然病於聲者不一。何以皆不列治。惟啞特著哉。蓋彼焦殺亢厲者。湮鬱不暢者。湫隘曲細者。急遽迫促者。此所謂薄厚之所震動。清濁之所由出。侈弇之所由興。已厚則石。已薄則播。侈則柞。弇則鬱。長甬則震。大而短則疾。而短聞。小而長則舒。而遠聞。此猶鐘然。由稟賦之不齊。非病也。非藥之所能治也。若醫經之聲嘶聲喞。聲亂咽嘶舌痿。聲不得前聲。腹經方之因病失音。不語皆緣他患。連累及聲。非聲獨自爲病。他患愈。聲亦隨之愈。故皆不得列治。而惟啞之不由他累者。得特著焉。然啞之與啞。又應分別。啞者無聲。啞者有聲。觀篇中有竝提聲音者。有獨標聲。獨標音者。大率聲者音之概。音者聲之成。聲發於水。音成於金。是聲爲本。音爲標。故治水者其力全。治金者其功偏也。至如誤服毒藥而失音。叫囂竭力而聲啞。是又在似病非病間。治之自別有道。卽不治亦能自復。又不可與是竝論矣。

面疢炮

〔兔絲子〕〔平〕 汁去面疢

〔麝香〕〔溫〕 去面黧

〔熊脂〕〔微寒〕微溫 去面疢炮 治面上黧及治瘡（藥性論）

〔女萎〕〔平〕 久服去面黑黧好顏色潤澤 去黧炮（藥性論） 去皮膚疵疢酒皴

粉刺（日華）

〔藁本〕〔溫〕微寒 長肌膚悅顏色辟霧露潤澤

〔木蘭〕〔寒〕 去面熱赤炮酒皴

〔梔子〕〔寒〕大寒 胃中熱氣面赤酒炮皴鼻

〔紫草〕〔寒〕 以合膏療面皴

〔白瓜子〕〔平〕寒 令人悅澤好顏色 去皮膚風剝黑黧潤肌膚（日華）

對藥 蜂子微寒君 酒漬傅面令面白悅

白朮溫君 主面光悅駐顏去黧（藥性論）

山茱萸平臣 去面皴 除面上瘡（藥性論）治酒皴（日華）

冬瓜子平寒 即白瓜子不知何故重出

類證 白殭蠶平 滅黑黧令人顏色好

蜀葵花平

白附子平

面上百病行藥勢

巢氏云。面皴者。謂面上有風熱氣生皴。頭如米大。亦如穀大。白色者是面皴。颯者由風邪客於皮膚。痰飲漬於府藏。故生於面皮。或如烏麻。或如雀卵上之色者。是面皴者。由飲酒熱勢衝面而遇風冷相搏。令面鼻生皴赤皴而

而然者。是曰風熱氣。曰風邪客於皮膚。曰飲酒後熱氣在面。遇風冷相搏。則均外感也。外感何以不發於徧身。而獨生於面部哉。夫固有故矣。蓋任禦邪者惟陽氣。頭面固諸陽所共至。亦陽氣停頓處也。何則。手三陽皆終於面。足三陽皆始於面。經脈所終始。分支必多。多則力分而行不迅。其遲留伏匿固宜。何況一身皆裹。面獨不衣。是其受感。自當較易。且其邪不流於榮衛。爲發熱惡寒。不行於經脈。爲汗出惕暈。不入於肌肉。爲身體煩重。不攢於筋骨。爲疼強牽掣。而獨滯於皮膚。面皮本最厚。靈樞邪氣藏府病形篇諸氣之津液皆上薰於面。而皮又厚。故尤能藏邪匿滯。是以不布於周身耳。然觀篇中用藥。不重搜風。不重去滯。而惟取其色白及潤者。居十八九何也。考玉簫。肝面黑氣也。黧面黑也。黧。黧也。黧。黧也。今作黧。黧。鼻上。炮。炮。面皮生氣也。因是知病源所謂如米如穀者。皆言其大小。非言其高突。故又云。或如烏麻。或如雀卵。皆言其色。非言其形。就舉篇中所列藥味主治而言。則黑星黑點。爲斑爲暈。或疏或密。固已十得八九矣。色黑則治以白。氣滯則治以潤滑。謂非的對可乎。況但云。炮。皴者。寥寥。然亦爲面皮生氣。是亦不能逃滑潤之治矣。卽其本雖爲風爲熱爲痰爲滯。然旣成是病。獨著是形。卻又不能捨去現在而專討論已往。且散風清熱除痰疏滯之物。固自有在耶。

髮禿落

〔桑上寄生〕〔平〕 堅髮齒長鬚眉

〔秦椒〕〔溫〕生溫熟寒 堅髮齒

〔桑根白皮〕〔寒〕 樗變白髮爲黑又拔去白者以樗汁點孔中卽生黑者

〔麻子〕〔平〕 長髮 益毛髮（日華）

〔桐葉〕〔寒〕 沐髮去頭風生髮滋潤（藥性論）

豬膏微寒 和生鐵煮沸塗髮（千金翼）

〔雁肪〕〔平〕 長毛髮鬚眉

馬鬃膏平 主生髮

松葉溫 生毛髮

棗根

〔雞肪〕掌氏曰藥對云寒

〔荊子〕〔微寒〕溫掌氏曰本經有蔓荊牡荊此只言荊子據朱字合是蔓荊子及據唐本云味苦辛故定知非牡荊子矣

論

蔓荊實能長鬚髮（藥性

禿有兩端。一者虛人髮不向長。或病後髮落不更生。一者因瘡髮墮。說文云禿無髮也。鬢髮禿也。釋名云禿無髮。沐禿也。鬢頭生創也。頭有瘡曰瘍。鬢亦然也。是漢魏之間。猶有分別。巢氏云。人血盛則榮於頭。故鬚髮美。若血氣衰弱。經脈虛竭。不能榮潤。故鬚髮禿落。又云螻蟲發動。最能生瘡。乃成疽癬癩疥。白禿者由此蟲在頭生瘡。結白痂甚癢。其上髮竝禿落不生。謂之白禿。若無白痂而有汁。皮赤而癢。則謂之赤禿。是隋唐間雖有分別。然謂之禿則均矣。因蟲之治。當求之惡瘡篇。此篇則因虛因病之禿。而禿與落又當兩途視之。蓋禿者不長茂也。落者不更生也。然玩篇中所載諸物主治。又不止兩途。曰堅則能使其不落。曰長則因其所有而長之。曰生則因其所無而生之。若地於草木然。欲其不彫須培。欲其長茂須灌。苟欲其生。則不直培之灌之而已。將必布之種焉。故篇中於生之一類。不特令人憬悟。且將解頤也。

〔石膽〕〔寒〕 治金瘡

〔牆薇〕〔溫〕微寒 金瘡傷撻生肉復肌

〔地榆〕〔微寒〕 療金瘡止膿血

艾葉微溫 乾者煎治金瘡（食療）

〔王不留行〕〔平〕 主金瘡止血逐痛

〔白頭翁〕〔溫〕 逐血止痛療金瘡

釣樟根溫 皮主金瘡止血

〔石灰〕〔溫〕 止金瘡血和雞子白敗船筋甚良（藥性論）

狗頭骨平 主金瘡止血

蜀 薤白溫主金瘡止痛瘡中風水腫臣

本 車前子寒止血 葉及根主金瘡止血

當歸溫君 主金瘡

蘆籜寒主金瘡生肉使

桑灰湯平臣

按桑灰孟詵云煉五金家用不云治金瘡
惟桑白皮主縫金瘡桑葉治撲損瘀血耳

蛇銜微寒臣 主金瘡

長也固宜。

滅癩

鷹屎白平 主傷撻滅癩

白殭蠶平 滅諸瘡癩痕

〔衣魚〕〔溫〕 塗瘡滅癩

白附子平 主一切冷氣面疢癩疵

類證 蜜陀僧平 治金創面上癩疢面膏藥用之

聖濟總錄謂風熱諸毒留於府藏發於肌肉而為瘡癩病已瘡愈餘毒未殄故瘡癩落而癩痕不滅治法既有塗澤膏潤之劑亦須賴榮衛平均肌溫氣應外宜慎風冷也據此以覈本篇則所列之外調榮衛溫肌肉尤為要著矣若但據本篇而言鷹屎白主撻傷癩蜜陀僧主金瘡癩白附子主冷瘡癩則白殭蠶主風瘡癩衣魚主溼瘡癩矣數瘡之外遂無瘡乎他瘡之愈能無癩乎說者謂白殭蠶縱死不洩爛變色衣魚隨行皆有迹而拭之輒滅鷹所食物其色皆濃厚而屎且白均可為泯迹之用而白附子之助藥勢蜜陀僧之剗壘突任諸瘡奇幻均可已之是矣然諸物皆色白倘本白而染他色用之固宜設黃赭蒼黛者緣患瘡而餘白癩猶得以是滅之乎且諸物者其力皆行於面今但曰滅癩則不特面癩而已一身之癩皆可以是滅之乎以是知猶係舉一反三之旨欲人循此自多讀書而悟會焉耳不然獼髓滅癩白玉平痕昭然在冊乃皆不可信耶

金瘡

〔石膽〕〔寒〕 治金瘡

〔牆薇〕〔溫〕微寒 金瘡傷撻生肉復肌

〔地榆〕〔微寒〕 療金瘡止膿血

艾葉微溫 乾者煎治金瘡（食療）

〔王不留行〕〔平〕 主金瘡止血逐痛

〔白頭翁〕〔溫〕 逐血止痛療金瘡

釣樟根溫 皮主金瘡止血

〔石灰〕〔溫〕 止金瘡血和雞子白敗船箔甚良（藥性論）

狗頭骨平 主金瘡止血

蜀 薤白溫主金瘡止痛瘡中風水腫臣

本 車前子寒止血 葉及根主金瘡止血

當歸溫君 主金瘡

蘆籜寒主金瘡生肉使

桑灰湯平臣

按桑灰孟詵云煉五金家用不云治金瘡
惟桑白皮主縫金瘡桑葉治撲損瘀血耳

蛇銜微寒臣 主金瘡

類證

葛根平臣 療金瘡止痛
水楊花寒 柳花主金瘡

突厥白寒 主金瘡生肉止血補腰續筋

聖濟總錄云。金刃所傷瘡。有微甚生死所係。要在原經絡所在。觀變動之形。察微妙之脈。葛稚川曰。天窗眉角腦戶臂裏跳脈。脾內陰股兩乳上下心鳩尾小腹及五藏六府俞皆不可傷。此所謂原經絡所在也。腦破出血。戴眼直視。不能語言。咽中傷。聲嘶急。舌出。兩手妄舉。肌肉不生。按之乾急。或青黃汁出。或瘡邊寒青肉消。或先出赤血。後出黑血。或血出不止。白汁隨出。皆不可療。此所謂觀變動之形也。診其脈虛細小者生。微細遲者生。反此爲難治。此所謂察微妙之脈也。而病源載其分析。有血出不止。有內衄。有筋急相引痛不得屈伸。有傷筋斷骨。有中風發瘧。有驚瘧。有驚悸。有煩。有欬。有渴。有蟲出。有著風。有著風腫。有癰腫。有風水甚者。有斷腸。有腸出。有金刃不得出。有下血虛竭。有久不差。不可以一二端窺也。獨奈何以不足二十物者。印定人眼目。爲治金瘡通用哉。且照證科分指明某物治某證。猶之可矣。乃偏列藥十有八味。而止血者居其八。生肉者居其三。止痛者居其四。混云。治金瘡者居其五。而於前所臚兼證。僅及中風水腫及補腰續筋數端。謂爲備則疏漏已甚。謂爲不備。偏又有一支一節存於其間。是果何說也哉。殊不知驚悸者煩者渴者蟲出者癰者水者。既有專門。皆曾列治。惟其血出不止。不可與吐衄竝論。疼痛筋攣。不可仿溼痺爲治。而斷折而刀留。皆他病不能兼有者。至中風則與中於膝理者異。水入則與水停者不同。故微逗其義。略引其端。使人知循病本之絕殊。參病情之究異。俾求治法於他門。不至刻舟求劍。與泛常闕於此。備於彼者爲迥不侔矣。雖然。其中具寒溫與平之性。行氣行血之殊。散逐補苴之宜。去敗生新之效。詎可任拈一物。浪治一證哉。亦自有鍼孔相符處。但觀其一物兼列數效者。可差識其緒矣。再試

思金匱要略王不留行散爲治金瘡第一經方。僅得是篇二味。其餘寒如黃芩芍藥。熱如蜀椒乾薑。竝與金瘡無涉。卻故用之何也。又思肘後外臺每單拈一味使治金瘡。竝非是篇所有。卻又何故。譬如甘草。本經明明載主金瘡。而未列。此篇欲使人舉一反三。從中會悟耳。

卷六

痿折

生鼠微溫 牡鼠療痿折續筋骨搗敷之

生龜平 身腫痿折（食療）

生地黃大寒 主墮墜踠折瘀血留血

烏雄雞血平 主痿折骨痛

烏骨雞平

李核仁平 主僵仆躋瘀血骨痛

蜀本自然銅平 療折傷散血止痛

木鼈子溫 主折傷散結腫

骨碎補溫 補傷折

無名異平 主金瘡折傷內損止痛生肌肉

藥對續斷微溫臣 主金瘡癰傷折跌續筋骨金瘡血內漏止痛

痿說文玉篇皆云足跌也。痿折。後人或謂之被打（千金）或謂之腕傷（病源）或謂之傷折（聖濟）或謂

之跌仆損傷。(今人)其意皆無痿折二字之周。蓋爲人所侮。不過力不相及。在傷者本無病也。而有氣憤之兼。暴折之歎。若但蹉跌。則或以眩暈。或以驚觸。或以下弱。或以失足。或從車覆。或從騎蹶。或因道滑。或因巉巖。當時之情景不同。則受傷之淺深自別。而氣血之違從遂殊。曰足跌而致折。則人之相加。己之失誤。并宿疾之發動。無不由之矣。故謂之周。然其閒派別。猶有頭破腦出。折骨傷筋。壓挫墮墜。內損中風。發瘧發腫。諸異。除此之外。則無不有瘀。而瘀又有新者久者。皆按篇中可循條理而得其緒。夫在血曰瘀。曰內漏。曰止。曰散。可想見其傷折後血之情形。在跌曰墮墜。曰僵仆躄。可想見致傷折之景狀。在痛曰骨曰腕曰腫曰折。可想見受傷折之部位。而所列之物。徧選其跌而不傷者。(鼠)開而能闔者。(龜)折而可聯者。(雞)外雖斷而中仍連者。(地黃續斷)擊之可碎。鎔之可合者。(自然銅)紫爛於外。青白其中者。(李)皆使元氣不隨傷而傷。不因折而折耳。至因是而幻成他候。則仍有本類可稽。取治則於彼焉。

瘀血

〔蒲黃〕〔平〕 消瘀血

琥珀平 消瘀血通五淋

〔羚羊角〕〔寒〕微寒 去惡血注下

〔牛膝〕〔平〕 逐血氣傷熱婦人月水不通血結 逐惡血留結(藥性論)

〔大黃〕〔寒〕大寒 主下瘀血血閉寒熱

〔乾地黃〕〔寒〕 逐血痹破惡血通血脈

〔朴消〕〔寒〕大寒 破留血閉絕

〔紫參〕〔寒〕微寒 療腸中聚血 散瘀血主心腹堅脹（藥性論）

〔桃仁〕〔平〕 主瘀血血閉癥邪氣

虎杖微溫 破留血癥結

〔茅根〕〔寒〕 除瘀血血閉寒熱

〔蟻蟲〕〔寒〕 破瘀下血閉

〔蟲蟲〕〔微寒〕 木蟲主瘀血血閉蜚蟲主賊血在胸腹

〔水蛭〕〔平〕微寒 逐惡血瘀血月閉破血癥積聚

〔蜚蠊〕〔寒〕 主瘀血通利血脈

蜀本 天南星 利胸膈散血

藥對 鮑魚溫主踈跌 除瘀血痹在四肢不散

飴糖微溫去血病臣 止渴去血

神屋平主血 敗龜治血麻痺

庵闍子微寒主藏血身中有毒臣 主五藏瘀血心下堅

芍藥微寒主逐賊血 除血痹通順血脈緩中散惡血逐賊血

鹿茸溫主血流在腹臣

車前子寒主瘀血痛 葉及根主瘀血血瘕下血

牡丹微寒主除留血使 主癥堅瘀血留舍腸胃

射干微溫主除留血老血使 療老血在心脾間欬唾言語氣臭

藕汁寒主消血 破產後血悶

天名精地菘是也寒 主瘀血血瘕欲死

玩篇中端緒甚繁。第一先剖其瘀之形狀。則濡遲有待曰留。篇中凡朴消牡丹射干皆治留血。壅塞不通曰閉。大黃茅根蠶蟲蠹蟲桃仁皆治血閉。積久而朽曰老。射干主老血。攄困垢穢曰惡。羚羊角牛膝乾地黃水蛭皆治惡血。敗類害良曰賊。蠹蟲芍藥皆主賊血。其次當究其瘀之部分。則在內曰腸中。紫參療腸中聚血。曰腹中。鹿茸主血流在腹。曰胸腹。蜚蠊除賊血在胸腹。曰心脾。射干主老血在心脾間。曰心腹。紫參散瘀血主心腹堅脹。曰胸膈。天南星利胸膈散血。在外曰血脈。乾地黃主通血脈。蜚蠊主利血脈芍藥主通順血脈。曰四肢。鮑魚主血痺在四肢。其次當審其瘀之爲病。則曰寒熱。大黃茅根皆主血閉寒熱。曰淋。琥珀主消瘀通五淋。曰注下。羚羊角主惡血注下。曰渴。飴糖主止渴去血。曰麻痺。敗龜主血麻痺。曰癥瘕。桃仁主血閉瘕邪氣虎杖主留血癥結水蛭主血瘕積聚車前根葉主血瘕下血牡丹主癥堅瘀血留舍腸胃。天名精主血瘕欲死。日月水不通。牛膝主月水不通血結水蛭主瘀血月閉。曰蹶跌。鮑魚主蹶跌。條分件析。皆有循緒以通。特已後經方治是。均附載他門。不別標統領。遂使內有瘀血。無以悉其外見情形。是蓋當細覈焉。夫仲景書雖云不無疏漏。要其微源徹委處。未嘗不綱舉目張。

何爲源。病因是也。何爲委。病處是也。病形則有內外之殊。內因者所謂食傷。憂傷。飲傷。房室傷。飢傷。勞傷。經絡榮衛傷。外因者瘵。或比於風。(桃仁承氣湯證)或比於熱。(抵當湯丸證)或比於水。(大黃甘遂湯證)皆所經見於書者也。病處則有上下之別。在上者爲肌膚甲錯。兩目黯黑。(大黃蠶蟲丸證)爲其人咳。口乾喘滿。咽燥不渴。多唾濁沫。時時振寒。熱之所過。血爲凝滯。畜結癰膿。唾如米粥。(肺癰證)在下者爲著臍下腹痛。(下瘵血湯證)在少腹不去。(溫經湯證)少腹滿如敦狀。小便微難而不渴。(大黃甘遂湯證)經水閉不利。藏堅癖不止。下白物。(礬石丸證)亦所經見於書者也。但其所陳不若此篇之備。然據所謂如狂喜忘。少腹滿而小便自利。脈微而沉。脈沉結屎雖硬。大便反易。其色黑。無表裏證。而發熱脈浮數。雖下之脈數不解。消穀善飢。其景情。在內在外。固已略備其概矣。而其最有致者。曰病人胸滿唇痿。舌青口燥。但欲嗽水不欲嚥。無寒熱。脈微大來遲。腹不滿。其人言我滿。爲有瘵血。曰病者如有熱狀。煩滿口燥而渴。其脈反無熱。此爲陰伏。是瘵血也。曰婦人年五十所病下利數十日不止。暮即發熱。少腹裏急。腹滿手掌煩熱。唇口乾燥。此曾經半產。瘵血少腹不去。統而言之。已見熱標而無熱證。脈無熱象者瘵也。有所阻則應有所不通。有所阻而氣化仍通者瘵也。並無所阻而自謂若有所阻者瘵也。有燥象而不渴。不應渴而反渴者瘵也。蓋氣以化而行。血以行而化。氣已行而結者猶結。則非氣病。況血應濡而不濡。實未枯而似枯。是非有瘵何由得此哉。故曰仲景書雖似疏。然得爲是編之綱。是編雖密。僅能爲仲景書之目者此也。

火灼

柏白皮微寒 主火灼爛瘡

〔生胡麻〕〔平〕 潤五藏主火灼(食療)

〔鹽〕〔寒〕

豆醬寒 湯火燒灼未成瘡用汁點之

井底泥寒 治湯火燒瘡用之

醋溫

〔黃芩〕〔平〕大寒 下血閉惡瘡疽熱火瘍

〔牛膝〕〔平〕 主傷熱火爛

〔梔子〕〔寒〕大寒

集驗云。凡被火燒者。初慎勿用冷水冷物。并井下泥。火創得冷。即熱氣更深。轉入至骨。爛壞人筋。攣縮者。良由此也。病源千金亦云然。聖濟總錄亦深禁冷物淋搨。又云水火之氣。當因其勢而利導之。湯火誤傷。毒方熾。通導而洩其氣可也。本非氣血所生病。故治不及於湯液。特在乎塗敷膏浴。治其外而已。乃本篇直列井底泥於中何哉。夫別錄固謂爲湯火燒創用之矣。覈之以豆醬下之。未成瘡用汁點之之語。則固用於後而非用於初者也。大抵齊梁及唐皆尊信是編。而是編者又祇列其物而不下其物注腳。則恐後人宗之者。漫拈以取快一時。不計後日深害耳。其實有何不可用哉。然據此已足見已成瘡未成瘡宜分兩途治矣。再考千金外臺。凡治此者多以膏油調敷。幾乎無方不然。而本篇所載僅止九物。醞釀蒸暴而成者。鹽醬及醋已得其三。即井底泥之柔冷難燥。柏皮胡麻之多脂。又得其三。其餘則牛膝以遏其上游。梔子以醒其變色。黃芩以界其腐潰耳。而居其前者果何爲者耶。夫蒸盪不至臭敗。暴炙不爲消泯。反能成淨潔之質。芳香之氣。以助人元氣者。何不可救人被蒸盪暴炙之害。

且能耐蒸盪暴炙者。惟滋膏潤澤耶。是二端者。一以其受成艱苦化患害於方殷。一以其秉賦豐腴。拒侵軼之盛熾。曾謂無故也哉。而千金外臺意即可於是徵之矣。

癰疽

〔絡石〕〔溫〕 主風熱死肌癰傷口乾舌焦癰腫不消

〔黃芪〕〔微溫〕 主癰疽久敗瘡排膿止痛

〔白斂〕〔平〕微寒 主癰腫疽瘡散結氣止痛除熱

烏喙微溫 主癰腫膿結

〔通草〕〔平〕 散癰腫諸結不消

〔敗醬〕〔平〕微寒 主癰腫浮腫結熱

〔白芨〕〔平〕微寒 主癰腫惡瘡敗傷陰死肌

〔大黃〕〔寒〕大寒 傳一切瘡癰癰毒（日華）

〔半夏〕〔平〕生微寒熟溫 消癰腫

〔元菱〕〔微寒〕 散頸下核癰腫

薺藜微寒 主癰腫惡瘡敗瘡熱氣陰蝕不瘳

〔鹿角〕〔溫〕微溫 主惡瘡癰腫逐邪惡氣留血在陰中

〔蝦蟆〕〔寒〕 主癰腫陰瘡

〔土蜂子〕〔平〕 主癰腫噬痛

伏龍肝微溫 與醋調塗癰腫

甘焦根大寒 主癰腫結熱

藥對 礪石火燒於苦酒中淬破醋和帖之即消

北史方技馬嗣明傳 練石法以麤黃色石如鵝鴨卵大猛火燒令赤內醇醋中自有石屑落醋裏頻燒

至石盡取石屑曝乾搗下 篋和醋以塗腫上無不愈

烏賊魚骨微溫臣 主陰蝕腫痛

鹿茸溫臣 散癰腫骨中熱疽痒

升麻微寒帖諸毒君 療癰腫水煎綿洗拭瘡上

赤小豆平主帖腫易消臣 排癰腫膿血

側子大熱主癰腫

曹青巖曰。癰疽雖寒熱邪氣所為。實因氣血壅瘀而致。故內無壅則邪氣侵襲。僅生疾病。內有瘀則邪氣依附。遂發癰疽。病源曰。六府主表。氣行經絡而浮不和。則邪氣乘而為疽。是癰邪淺而輕。疽邪深而重。然靈樞癰疽篇有名癰而深重。名疽而淺輕者。是癰疽之名。不必泥淺深之致。亟當辨也。蓋邪結輕淺。雖血肉腐壞。寫膿可瘳。邪結深重。則經脈敗漏。傷藏以死。治外實者開之。治內虛者托之。血瘀則通。氣壅則宣。所謂因其輕而揚之。因其重而

減之。責虛取實。適事爲故也。

予不善治瘍。然嘗聞之。治瘍猶治傷寒也。傷寒首論外解未解。瘍則先分已潰未潰。傷寒次審裏實不實。再察有無虛象。瘍則亦然。是故瘍之始治。自有條理。與傷寒迥殊。若其初作已挾虛。方膿而挾實。與夫內搏而傳陰。外開而不闔。種種與傷寒同。卽以傷寒法治之可也。今觀篇中皆始條理事。而其委曲周折。當異於傷寒處。剖析甚詳。如分別部位。則曰頸曰噎曰陰。是其所至之上下可見矣。研核久暫。則曰散曰消。無非開首之治。曰排曰止痛。無非成膿之治。皆在未潰之前。是所在之淺深可見矣。至諦審名目。則曰腫曰結。腫則有浮有堅。結則有氣有熱。有膿。此亦未潰前事。是其所受之來源可見矣。推究極盡。則曰敗曰傷。皆已潰後事。是其所留之禍患可知矣。而又不遺傳估之術。膏摩之方。蓋亦明明示人以除是已外。儘可同他疾一例治也。雖然。題曰癰疽篇。中列藥二十二味。乃疽字祇兩見。餘則盡屬治癰。未免偏重不均。夫是亦傷寒例耳。回檢傷寒篇。起首之治。卽無桂枝。外解而後。凡爲補爲溫。纖悉不載。以傷寒實證正治原已具於篇中。調和溫補。乃借虛證之治。以治傷寒。非傷寒正法也。則於此篇遂可識疽證純宜用補。無他別法。卽其僅一見於黃芪。再見於鹿茸。可以會悟矣。若其入後之治。本與癰同。癰且不載補劑。疽更何勞獨出。不又有例可循耶。

惡瘡

〔雄黃〕〔平寒〕大溫 主惡瘡疽痔死肌

〔雌黃〕〔平〕大寒 主惡瘡頭禿痂疥下部醫瘡

〔粉錫〕〔寒〕 療惡瘡

〔石硫黃〕〔溫〕大熱 主婦人陰蝕疽痔惡血及惡瘡下部醫瘡止血殺疥

〔礬石〕〔寒〕 陰蝕惡瘡

〔松脂〕〔溫〕 主疽惡瘡頭瘍白禿疥癩風氣

〔蛇牀子〕〔平〕 主惡瘡

〔地榆〕〔微寒〕 主惡瘡熱瘡

〔水銀〕〔寒〕 主疥癩痂瘍白禿

〔蛇銜〕〔微寒〕 主惡瘡頭瘍

〔白斂〕〔平〕微寒 主癰腫疽瘡散結氣止痛

〔漏蘆〕〔寒〕大寒 主皮膚熱惡瘡疽痔作浴湯主熱氣瘡癢如麻豆

〔槲木〕〔寒〕 主陰傷蝕瘡口瘡

占斯溫 主寒熱疽瘡惡瘡癰腫

〔菴菌〕〔平〕微溫 去長患白癩癩疽

〔莽草〕〔溫〕 主風頭癰腫乳癰除結氣疥瘡

〔青葙子〕〔微寒〕 主邪氣皮膚中熱風瘙身癢惡瘡疥蝨下部蠶瘡

〔白芨〕〔平〕微溫 主癰腫惡瘡敗傷陰死肌

〔棟實〕〔寒〕 主疥瘍

及己平 主諸惡瘡疥痂及牛馬諸瘡

狼跋平 主惡瘡癩疥

〔桐葉〕〔寒〕 主惡賊瘡著陰

虎骨平 主惡瘡

豬肚微溫

〔菌茹〕〔寒〕微寒 主蝕惡肉敗瘡死肌排膿惡血

〔藜蘆〕〔寒〕微寒 主頭瘍疥瘙惡瘡

〔石灰〕〔溫〕 主疽瘍疥瘙熱氣惡瘡癩疾死肌墮眉療髓骨疽

狸骨溫 主惡瘡

鐵漿平 治時氣病骨中熱生疱瘡豌豆瘡飲之差（梅師方）

蜀本野駝脂 主頑痹風瘙惡瘡毒腫死肌筋皮攣縮

藥對苦蕩寒主諸惡瘡軟癬君、療惡瘡下部蠶

白石脂平主疽痔惡瘡臣

蘇萇平主積年惡瘡臣

藁本溫臣 治皮膚疵野酒麩粉刺

菖蒲溫主風瘙君 主癰瘡 治惡瘡疥瘙

艾葉微溫苦酒煎主除癬及下部瘡臣 療下部蠹瘡

槲皮平臣 治惡瘡煎湯洗之（藥性論）

葵根寒君 主惡瘡

柳華寒主馬疥惡瘡煮洗立差使 痂疥惡瘡

五加皮微寒主疔瘡使 主疽瘡陰蝕

梓葉微寒使 主爛瘡

苧根寒主小兒赤丹使

穀葉平洗之令生肉臣

篇竹平主浸淫疥惡瘡使 主浸淫疥瘙疽痔女子陰蝕

大麻平臣 嚼塗治小兒疔瘡（子母祕錄）

孔公孽溫主男女陰蝕瘡臣 主邪結氣惡瘡疽癭痔

紫草寒主小兒面上瘡使

馬鞭草平主下部瘡臣 主下部蠹瘡

曹青巖曰。癰疽癬疥。皆惡瘡也。病源曰。肺主皮毛。脾主肌肉。氣虛腠疏。則溼邪乘入。化爲熱毒。侵食肌膚。浸漬血

淫霖瀰漫。積日累旬者。傷害禾稼實甚也。篇中諸病。大率由溼火痰蟲風醞釀以成。受之者多在血脈。而溼乃浸淫之溼。可由逐而去。風非外中之風。可由散而息。從溼生火。火與溼搏而成痰。從溼熱生風。風與溼熱媾而生蟲。故篇中藥物。除溼者幾居其半。即治風治火治痰。亦必關照驅溼通血脈。此其大綱矣。

漆瘡

〔蟹〕〔寒〕 敗漆愈漆瘡

〔茱萸〕皮〔溫〕大熱 吳茱萸皮能療漆瘡

苦艾微寒 主面目通身漆瘡

雞子白微寒 治漆瘡塗之

鼠查見杉材注 洗漆瘡

井中蒼萍大寒 主漆瘡熱瘡

秫米微寒 療漆瘡

杉材微溫 療漆瘡 削作柿煎湯（隱居）

蜀 石蟹寒 主漆瘡

漆姑葉微寒 療漆瘡 見杉材注隱居云

對藥 芒消大寒 傅漆瘡君 湯漬芒消令濃洗漆瘡

類證 黃櫨木 洗湯火漆瘡及赤眼

曹青巖曰。漆之爲物。濡溼則乾。風燥反潤。投以鹹鹵。則消化爲水。人著其氣。則腫而爲瘡。病源曰。漆瘡者。瘙癢腫起。先發赤瘡。後生細粟。厲者腫膿焮痛。極而爲痂癩。然有不畏者。終日播弄。了無他苦。畏者遠襲其氣。輒發。輕者至七八日不治自差。重者治以相制之物。亦必七八日始已。或曰其人本有溼熱。感漆氣之竄烈。則爲瘡。每見易生瘡疥者。染氣卽發。遇漆則固無恙也。是稟賦之畏惡。非溼熱之感召也明矣。

按治漆瘡者。惟化患害爲護衛。其義最精。且盡美盡善。(杉材柿)其次去結聚。(茫消)清熱毒。(井中苔萍)其次充土氣。(秫米)澤肌膚。(雞子白)美矣。若夫任敗漆之物。(蟹石蟹)漆氣固爲之解散。其質將奈之何。是又可證仍有去滓消毒之物爲之佐使。以善其後也。惟漆之爲物。本經列諸上品。謂爲無毒。別錄則增有毒於下。其理所當究焉。夫人乖常理曰姦。物戾常情曰妖。在人視之爲妖。在物所具則爲毒。漆之毒以其得燥反漓。得溼反凝耳。然則本經何以著其主絕傷筋。骨填髓腦之功。夫正以其止能於血液盛滿之軀。續筋骨填髓腦也。故本經不曰主絕竭絕涸。而曰絕傷。正爲其人血液盛滿時。忽遭傷損。致斷絕不續耳。既知其如是不遂。可知其於血液燥涸人則能劫血液使漓。揚血液使沸耶。故患漆創者。多嬌怯白嫩之人。蟹鹹寒散血。漆能劫之。則蟹能散之。漆能揚之。則蟹能止之。所以爲第一的對之劑。篇中諸物。欲盡識其用意所在。卽以是推之可也。

瘦瘤

小麥微寒

〔海藻〕〔寒〕 主瘦瘤氣頸下核破散結氣

昆布寒 主瘦瘤聚結氣

〔文蛤〕〔平〕

〔半夏〕〔平〕生微寒熟溫 除癭瘤氣虛而有痰氣加用之（藥性論）

〔貝母〕〔平〕微寒 與連翹同治頸下癭瘤（藥性論）

〔通草〕〔平〕 根治項下癭瘤（藥性論）

〔松蘿〕〔平〕 主項上癭瘤

〔連翹〕〔平〕 主癭瘤結熱

〔白頭翁〕〔溫〕 主積聚癭氣

〔海蛤〕〔平〕 治項下癭瘤（藥性論）

生薑微溫

對藥 元薺微寒主散頸下腫核臣

杜蘅溫臣 主項間癭瘤（藥性論）

曹青巖曰。癭瘤皆氣結疾也。靈樞刺節真邪論曰。有所結氣。歸之津液。邪氣凝結日甚。連以聚居爲昔瘤。是癭瘤。悉緣積累而成。癭專主氣。瘤兼主血。癭不治則能妨咽。瘤不治惟日壘大而無痛癢。故病源有癭可破。瘤不可破之戒。恐氣血外竭而致斃也。二候初覺。但宜解結氣。通津液。使不連聚。壘大化熱爲膿。則善矣。

按古人謂險阻氣多癭。淮南墜形訓。輕水所多禿與癭人。呂覽盡數。何哉。蓋生其地者襲其氣。食其畜者踐其形。氣應上達。血應潛趨。當達不達。以其地勢有以攔之也。當趨不趨。以其力微不能前進也。是二說者。一

似言瘰。〔淮南〕一似言瘤。〔呂覽〕以瘰與瘤本係同類。特隨處結聚曰瘤。但居頸項曰瘰。以義言之。嬰繞抱也。〔淮南要略訓〕以與天和相嬰薄注。留滯守也。〔莊子〕山木無留居注。滯守者不能擇地。繞抱者必倚險要。故曰瘰頸瘤也。〔說文〕瘰嬰也。在頸。嬰喉也。〔釋名〕瘤肉起疾也。〔廣韻〕瘤流也。氣血流聚而生腫也。〔釋名〕猶不可見。泛稱則爲瘤。在頸則爲瘰耶。卽瘰專主氣。瘤兼主血。亦於此可識矣。血有定屈。氣無定行。則宜瘤有常處。瘰無常處。乃適相反。又氣能鼓激。聚則迫急。血主流行。聚止盈科。則應瘰急。瘤寬。瘰垂。瘰突。乃復相反。何哉。夫成瘰者非有餘之氣。爲瘰者乃氣阻之血。氣緣不足。故不能通達而陷於險。血緣氣阻。故反能鳩合而結爲壘。則瘰如纓絡之垂。瘤似榴球之湛。非無由也。雖然。氣本因疲乏不盡欲行之量。血亦因氣滯乃故違流動之趨。是其責皆應在氣。故本篇少獨治瘰瘤之物。有之惟一味耳。〔白頭翁〕且見頸項字樣者。十四味中復居其七。是可曉行氣則血自流。解鬱則血自順。開結則血自通。化痰則血自利。除火則血自寧耳。曾謂竟不治血哉。

瘰瘡

〔雄黃〕〔平〕〔寒〕大溫 主寒熱鼠瘻

〔礬石〕〔大熱〕生溫熱 主寒熱鼠瘻

〔常山〕〔寒〕微寒 主鼠瘻

〔狼毒〕〔平〕 主惡瘡鼠瘻疽蝕

側子大熱 寒熱鼠瘻

〔連翹〕〔平〕 主寒熱鼠瘻癰癧

昆布寒 主結氣癭瘡

狸骨溫 主鼠癭惡瘡

〔王不留行〕〔平〕 主癭乳

〔斑猫〕〔寒〕 主鼠癭疥癬

〔地膽〕〔寒〕 主鬼疰寒熱鼠癭惡瘡

〔鼈甲〕〔平〕

藥對 蟾蜍寒臣 治鼠漏惡瘡（藥性論）

附子大熱使

漏蘆寒主諸癭 療諸癭疥久服甚益人（隱居）

白礬寒 主癭惡瘡癩癧使 治鼠漏癩癧（藥性論）

雌黃平主諸癭惡瘡臣

車前子寒

蛇銜微寒主鼠癭臣

證類 蝦蟆寒 蝦蟆即蟾蜍也重出

曹青巖曰。癭瘡之源凡三。素問生氣通天論曰。陷脈為癭。留連肉腠。是緣瘍久不斂而成者。靈樞寒熱篇曰。鼠癭

之本在藏。是因情志拂鬱而發者。又曰浮於脈中。未著肌肉。外爲膿血。是受蟲鳥之毒而生者。夫蟲鳥之毒。或自飲食染其精液。或自居處襲其毒氣。內則決而逐之。外則蝕而去之。所謂從本引末以去之也。瘍久不斂。或瘍生筋骨空陷之處。外闔而內不聯。或以氣血虛乏。腐去而肉不長。所謂補虛易而塞漏難也。情志拂鬱。則精血內阻。他藏之損。不若肝藏之專。男子每發於莖。婦人歷生於乳。經方所謂瘻瘦乳瘦是也。亦有發於頸掖者。所謂狼瘦是也。其成每至數年數十年。其潰每至於死而後已。近世名之曰失榮乳巖陰巖。治者善於補救。尙爾無裨。攻蝕則適促其生也。

按陷脈爲瘻。卽所謂漏也。本在於藏。上出頸腋閒者。卽所謂瘰癧。是其未潰者也。浮於脈中。未著肌肉。外爲膿血者。卽所謂鼠瘦。是瘰癧之已潰者也。漏者當求諸癰疽。治虛之法。瘰癧者當順氣開結。鼠瘦者當殺蟲解毒。癰疽治虛。順氣開結。自宜依指他求。若解毒殺蟲。則此篇備矣。凡曰瘰癧及言瘻不言鼠者。皆解毒者也。言鼠瘦惡創者。皆殺蟲者也。而順氣開結亦多寓焉。蓋惟專順是氣。專開是結者。皆不假取諸他篇也。雖然。鼠蠅蜂蟻蛇蛙蟲。蝨蚘蟬蟪蝻蠅。蛆蠅蠶蠹。鴟烏鶴。擷旣遺精於食。旣中毒於人。何以不爲內患。而反流於經脈。發諸皮膚。且能不著肌肉耶。夫惟如此。方可用篇中諸物。而不嫌其毒也。蓋人藏府充實。毒本難干。設藏府不虛。第經脈懈弛。則毒不內犯而外流。故藥物亦得以毒化毒耳。假使毒內蘊而發。病寧得尙攻伐耶。就是而循其所列之物。察其氣性之異。合夫剋化之理。推其生制之宜。而更佐以抵隙補罅之資。期歸於成平帖服而後已。詎不可哉。且靈樞寒熱篇岐伯答帝治鼠瘦。千金外臺皆作請從其末引其本。今本乃作請從其本引其末。唐人所引。詎無所本。况非止一處也。不與本篇之旨脗合耶。

五痔

〔白桐葉〕〔寒〕 皮主五痔

〔篇蓄〕〔平〕 療疽痔

〔猬皮〕〔平〕 主五痔陰蝕下血赤白

〔豬懸蹄〕〔平〕 主五痔伏熱在腸

〔黃芪〕〔微溫〕 主五痔鼠瘻

蜀
本 五靈脂溫

五倍子平 療五痔下血不止

對藥
龜甲平主五痔臣

赤石脂大溫君 療癰疽瘡痔

檉木寒主腸痔

榧子平臣 主五痔去三蟲

槐子寒君 補絕傷五痔火瘡

蛇脫平 寒熱腸痔

臘月鵠鴿平作屑主五痔 主五痔止血

鼈甲平主五痔臣 主蝕痔惡肉

腐木糯寒臣

竹筴微寒臣 治五痔（藥性論）

萹耳微寒臣 爲末水服治五痔（千金翼）

槲脈平燒作散主痔 槲若主痔止血

類證
槐鵝微溫 治五痔 槐花鵝見簡
要濟衆方

柏葉平

艾葉微溫 治五藏痔瀉血（藥性論）

曹青巖曰。痔候凡五。皆下血有瘡。生氣通天論曰。因而飽食。經脈橫解。腸澀爲痔。病源曰。醉飽合陰陽。致血氣勞擾。經脈流溢。滲漏腸間。衝發爲痔。據此則痔因氣勞擾而下注。血卽隨注而滲泄。泄而不暢。則瘀滯變熱而結腫。滲而不已。則經脈滑溜而爲澀。腫久爲膿。則成瘻。澀久乏氣。則脫肛。腫而熱者化其熱。虛而滑者固其脈。必補益其氣。使樞軸旋不阻。斯治法之善也。

按崔氏曰。五痔肛邊生肉如鼠乳出孔外。時時濃血出者。牡痔。肛邊腫痛生創者。酒痔。肛邊有核痛寒熱者。腸痔。大便輒清血者。血痔。大便難肛良久乃肯入者。氣痔。集驗曰。氣痔溫寒溼勞卽發。蛇脫皮主之。牡痔生肉如鼠乳。在孔中。頗見外妨於更衣。鼈甲主之。牡痔從孔中起外腫五六日自潰出膿血。蝟皮主之。腸痔更衣挺出久乃縮。豬左懸蹄甲主之。脈痔更衣出清血。蜂房主之。兩說者參差不齊。大同小異。更覈之病源千金。又或小有不同。蓋突於外者爲牡。苞於內者爲牝。著於腸者爲腸。血者血之不攝。氣者氣之不舉。則牡者爲腫。牝者爲痛。便艱者爲腸。重墜者爲氣。流血者爲血。而腫者有溼。有火。痛者有熱。有瘀。便堅者有燥。有火。重墜者有溼。有熱。流血者有瘀。

有虛。篇中解熱清火燥溼滲溼舉氣調氣通瘀止血滋燥清燥。非特一面周到也。皆可就其病之偏重。爲之調劑。俾歸於平焉。欲使知此病之解熱清火等義。絕與治他病者不同。一若預燭後人將必有以陰陽表裏虛實籠統大概之說爲治病標準者。詔之俾息其喙。是書之微義也。

脫肛

鼈頭平 頭血塗脫肛（藥性論）

〔卷柏〕〔溫〕平微寒 治脫肛

〔鐵精〕〔微溫〕 療脫肛

東壁土平 主下部瘡脫肛

蝸牛寒 大腸下脫肛筋急

生鐵微寒 主治下部及脫肛

刪繁云。肛者主大便道。肺與大腸之合也。號爲通事令史。若臟傷熱卽脫。閉塞大便不通。或腫縮入生創。若府傷寒則肛寒。大便洞瀉。肛門凸出。良久乃入。病源云。脫肛者。肛門脫出也。多因久利後大腸虛冷所爲。肛門爲大腸之候。大腸虛而傷於寒。利用氣嘔而氣下衝。則肛門脫出。旣已如是。豈有用寒涼之理。乃篇中列藥六味。寒涼者三重墜者二。此曷故哉。夫固當體藏府情性。而審其耐寒耐溫之所以然矣。試檢千金大腸虛冷篇。其證則謂胸中喘腸鳴虛渴。唇乾目急善驚。其治則用灸爲多。其用藥則黃連補湯。其物則黃連茯苓芎藭榴皮伏龍肝地榆。何嘗有一味溫補。而曰治大腸虛冷。利下清白。腸中雷鳴相逐。是誠何故。乃治大腸實熱之生薑泄腸湯反生薑。

白朮桂心連用。是知千金方五藏六府虛冷實熱諸篇。非泛泛設。乃藏府耐藥性情精理所繫矣。故刪繁療肛門寒則洞瀉凸用。豬肝散。方豬肝黃連阿膠芎藭艾葉烏梅。亦不濫用溫劑。兩相印證。無異義也。本篇大旨寒涼三味。具伸而能縮之機。重墜二味。取墜可轉升之理。鼈蝸之伸縮不待言。卽卷柏亦得水則舒。暴乾仍卷。猶是此意。鐵則本重。而溫取精氣於水。不已化爲輕乎。至東壁土則緣水過下趨爲禍。始還以防水之物。爲隄堰之幹耳。超超元理。益人神智如是。

蠶

〔青箱子〕〔微寒〕 主下部蠶瘡

〔苦蕒〕〔寒〕 療下部蠶

蚰蛇膽寒 主蠶瘡

蝮蛇膽微寒 心腹隱痛下部蠶瘡

大蒜溫 散癰腫隱瘡

〔戎鹽〕〔寒〕

艾葉煎微溫臣 療下部隱瘡

馬鞭草平 主下部隱瘡

虻蟲

〔薏苡根〕〔微寒〕 下三蟲 煮汁作糜食香去虻蟲效〔隱居〕

〔藿菌〕〔平〕微溫 去虻蟲寸白

〔乾漆〕〔溫〕 利小腸去虻蟲

楝根微寒 療虻蟲利大腸

〔茱萸根〕〔溫〕大熱 根白皮殺蟻蟲

艾葉微溫 汁殺虻蟲〔隱居〕

藥對 石榴根平使 療虻蟲

檳榔溫君 殺三蟲

證類 鶴蝨平 主虻蟻蟲用爲散肥肉臙汁方寸匕

龍膽寒大寒 去腸中小蟲

寸白

檳榔溫 療寸白

〔蕪荑〕〔平〕 逐寸白散腸中噎噎喘息

〔貫衆〕〔微寒〕 去寸白

〔狼牙〕〔寒〕 去白蟲

〔雷丸〕〔寒〕微寒 白蟲寸白自出不止

〔青葙子〕〔微寒〕 殺三蟲

〔橘皮〕〔溫〕 止泄去寸白

〔茱萸根〕〔溫〕大熱 治寸白蟲（藥性論）

石榴根平 療寸白

榧子平 去三蟲

藥對 桑根白皮寒臣 利水道去寸白

曹青巖曰。溼熱之氣。變化生瘡。蝕爛孔竅。卽金匱之狐惑。病源之疳。傷寒熱病。邪不盡達。薰蒸腹中。浸淫孔竅。令人下部或咽喉生瘡。喜睡惡食。微熱利血。甚則胃虛氣逆嘔噦。每有致死者。嗜甘之人。脾胃氣緩。蟲動侵食。亦能爲之。但宜化導鬱勃之氣。蓋欲復窻聚之流。先淪湮遏之源是也。

又曰。九蟲之害。虻與寸白爲多。皆溺熱化生者也。虻處胃中。每有上逆吐出者。寸白處腸中。但從大便出者。虻依於血。寒則內動而致腹痛。寸白附於液。熱則滋生而致疳蝕。其生也藉藏府之溼熱。其出也憑糟粕之黏裹。虻則必待血滯通而後行。寸白必待凝液化而始出。虻性畏苦。寸白性畏辛。得其性而制之。流毒可冀免矣。

按。蠶寸白。所由不同。趨嚮殊異。而均爲蟲者。以脾胃失職。溼熱蘊隆則同也。狐或屬心。心者火。火逢空斯發。故主面目乍赤乍黑。乍白。著物卽燃。故主蝕。虻屬肝。肝者木。木上聳下料。故主上下皆出。喜潤惡燥。故主煩。寸白屬脾。脾者土。土藏垢納汙。故主津液凝濁。生物繁庶。故主羣。又狐惑連表而裏不靖。故狀如傷寒。默默欲眠。目不得

閉臥起不安。不欲飲食。惡聞食臭。虻病在陰而陽不振。故主脈微而厥。膚冷靜。復時煩。須臾復止。得食而嘔。又煩。寸白諸書皆少言其外候。惟千金謂脾勞熱則有白蟲在脾中爲病。令人好嘔。本篇謂腸中嗝嗝喘息。蟲自出不止。則陽不運陰。而反激陰之候也。又肝藏血。故虻每倚血爲起伏。篇中薏苡根乾漆棟實艾葉皆屬血藥。而能殺蟲者。脾生津。故寸白必凝津爲窠白。篇中貫衆橘皮梔子桑皮皆於津液中殺蟲者。虻服苦。篇中誠有沉苦之列寸白服辛。篇中不乏辛烈之劑。質之於蠶則辛苦並陳。津血並利。而與寸白同用青荊。已可見其清溼熱可瘳。與虻同。用艾葉。又可見其行血液乃伏。然執此而不知權變。猶執一也。權變惟何。傷寒論之烏梅丸。金匱要略之甘草粉蜜湯。甘草瀉心湯。苦澆洗雄黃薰是也。說者謂蟲生於風。故風字從虫。此言良是。第此風若係外中内生。其咎應不止此。是必別有故。試思溼盛則爲痺爲攣。水停則爲痰爲飲。又安得生蟲。惟其中有熱則陽氣不得入而與之交化。於是陽氣與溼熱錯而相摩蕩焉。正蒙所謂陰氣凝聚。陽在外不得入。則周旋不舍而爲風者是也。是知生蟲之溼與水。非盛滿停滯。乃飲食精微之餘。不隨陽化者。仍係生氣之萌。故成有生之物。確似風而實非風也。或者又謂蠶與寸白。人不常有。虻則夫人有之。故多別無大病。稍稍拂逆。卽見於吐者是已。蓋天之與地。無所不包。陰陽交化而孕育者。無物不有。則人腹之有蟲。又何疑焉。古人亦以泛辭置之曰。人不必盡有。有亦不必盡多。或偏有。或偏無。皆依腸胃之間。若府藏實則不爲害。虛則侵蝕焉。隨其蟲之動而能變成諸患也。病源云。

卷七

虛勞

〔丹沙〕〔微寒〕

〔空青〕〔寒〕大寒 益肝氣

〔石鍾乳〕〔溫〕 安五藏益氣補虛療下焦傷竭強陰

〔紫石英〕〔溫〕 補心氣不足

〔白石英〕〔微溫〕 益氣補五藏

〔磁石〕〔寒〕 養腎藏強骨氣 藥性論云能補男子腎虛風虛身強腰中不利蓋攝治節於作強中也

〔龍骨〕〔平〕微寒 養精神定魂魄安五藏

〔茯苓〕〔平〕 調氣伐腎邪長陰益氣力保神守中

〔黃芪〕〔微溫〕 補丈夫虛損五勞羸瘦

〔乾地黄〕〔寒〕 主男子五勞七傷女子傷中胞漏

〔茯神平〕 療風眩風虛五勞

〔天薺冬〕〔平〕大寒 保定肺氣

〔薯蕷〕〔溫〕平 主傷中補虛羸勞瘦充五藏除煩熱強陰

〔石斛〕〔平〕 主傷中補五藏虛勞羸瘦強陰

〔沙藳〕〔微寒〕 補中益肺氣

〔人藳〕〔微寒〕微溫 補五藏

〔元藳〕〔微寒〕 補腎氣

〔五味子〕〔溫〕 主益氣勞傷羸瘦補不足強陰益男子精

〔肉苳蓉〕〔微溫〕 主五勞七傷補中養五藏強陰益精

〔續斷〕〔微溫〕 助氣調血脈補五勞七傷（日華）

〔澤蔞〕〔寒〕 補虛損五勞

〔牡丹〕〔寒〕微寒 安五藏

〔芍藥〕〔平〕微寒

〔牡桂〕〔溫〕 補中益氣

〔遠志〕〔溫〕 主傷中補不足

〔當歸〕〔溫〕大溫 補五藏生肌

〔牡蠣〕〔平〕微寒

〔五加皮〕〔溫〕微寒 五緩虛羸補中益精

白棘寒 療丈夫虛損陰痿精自出補腎氣益精髓

覆盆子平 主益氣

〔巴戟天〕〔微溫〕 安五藏補中增志益氣

〔牛膝〕〔平〕 療傷中少氣

〔杜仲〕〔平〕溫 補中益精氣

〔柏實〕〔平〕 安五藏益氣療恍惚虛損吸吸

〔桑螵蛸〕〔平〕 療男子虛損五藏氣微

〔石龍芮〕〔平〕 平腎胃氣補陰氣不足

〔石南〕〔平〕 主養腎氣內傷陰衰

〔桑根白皮〕〔寒〕 主傷中五勞六極羸瘦補虛益氣

〔地膚子〕〔寒〕 補中益精氣

〔車前子〕〔寒〕 養肺強陰益精

〔麥蘗冬〕〔平〕微寒 療虛勞客熱口乾燥渴

〔乾膝〕〔溫〕 主絕傷補中安五藏

〔兔絲子〕〔平〕 主續絕傷補不足益氣力肥健

〔蛇牀子〕〔平〕 令婦人藏熱男子陰強

〔枸杞子〕微寒 補內傷大勞噓吸

〔大棗〕〔平〕 補中益氣

〔枸杞〕根大寒

〔麻子〕〔平〕 主補中益氣

〔胡麻〕〔平〕 主傷中虛羸補五內益氣力長肌肉填骨髓

葛根平 起陰氣

補骨脂大溫 主五勞七傷風虛冷

甘草平補益五藏下氣長肌肉制諸藥君

黃雌雞平主續絕臣 補益五藏療勞益氣

萎蕤平補不足除虛勞客熱頭痛君

甘菊平補中益五藏君

紫菀溫主勞氣臣 五勞體虛補不足

狗脊平補益丈夫臣

唐本 蜀本 對藥本

藕實寒補中養氣君 主補中養神益氣力除百疾

蜂子微寒補虛冷君 補虛羸傷中

蕪青蘆菔溫益五藏輕身君 主利五藏輕身益氣

赤石脂大溫主養心氣君

薔薇微寒主五藏寒熱君

雲母平主氣益精君 安五藏補中療五勞七傷虛損少氣

枳實微寒主虛羸少氣君 利五藏益氣

防葵寒君 療五藏虛氣

虛由於自然。勞因於有作。譬諸器物。虛者製造之薄劣。勞者使用之過當。仲景論虛勞。凡言勞者。必主脈大。云脈浮。脈浮弱而瀉。脈虛弱細微。脈沉小遲。皆不謂勞。則可見勞者脈必大。虛者脈必小。遂可知勞者精傷而氣鼓。虛者氣餒而精遠。而其間節目。虛有陰陽之不同。勞有傷損之殊異。是其治則遂覺煩多。以篇中校之。大率曰補曰安。皆治勞之技。曰益曰養。咸治虛之法。以其所至之處。察其所乘之機。剖而析之。曲而帖之。可以得其當也。夫大熱消渴鬼疰尸疰吐唾血上氣咳嗽下利聲暗瘵。陰痿洩精不得眠腰痛婦人崩中月閉。皆可為虛勞兼有。雖不能不合於諸證之治。要須與是相符而不相乖。更核是篇須與彼相即而不相舛。乃能曲當。苟泥諸證常治。恐犯虛虛之戒。徒執本篇所見。又防盛盛之嫌。故篇中不憚縷析條陳。合而言之。則曰安五藏。石鍾乳龍骨牡丹巴戟天柏實乾漆雲母。補五藏。白石英石斛人參當歸。補益五藏。甘草黃雌雞。充五藏。薯蕷。養

五藏。(肉蓯蓉)五藏氣微。(桑螵蛸)補五內。(胡麻)益五藏。(甘菊花蕪青)五藏寒熱。(薔薇)五藏虛氣。(防葵)調藏氣。(茯苓)利五藏。(蕪青枳實)五勞。(黃芪茯神澤瀉桑白皮紫苑但主五勞)七傷。(乾地黄續斷補骨脂雲母兼主五勞七傷)補中。(沙淺牡蠣五加皮牡桂巴戟天杜仲地膚子乾漆大棗麻子甘菊花藕實雲母)莫不具列章程。分而言之。則曰肝(空青益肝氣)心(紫石英補心氣不足赤石脂養心氣)肺(天蓯冬保定肺氣沙淺益肺氣車前子養肺)腎(磁石養腎氣元淺白棘補腎氣石南養腎氣)益氣(石鍾乳白石英覆盆子巴戟天柏實桑白皮黃雌雞蕪青枳實續斷)益氣力(茯苓兔絲子胡麻藕實)羸瘦(黃芪薯蕷石斛五味子五加皮桑白皮蜂子枳實兔絲子令肥健)胡麻甘草長肌肉當歸生肌肉)傷中(地黄薯蕷石斛遠志牛膝桑白皮胡麻蜂子)強陰(石鍾乳薯蕷石斛五味子肉蓯蓉車前子蛇牀子磁石強骨氣石南主陰衰)益精(五味子肉蓯蓉五加皮白棘杜仲地膚子車前子胡麻)莫不各分條理。校他病之用補益者。毫不相同。其灼然尤可明者。無如除熱一法。不加散發。不投清泄。其命意更屬天淵。(薯蕷除煩熱。麥藷冬主客熱口乾燥渴萎蕤平客熱頭痛薔薇主五藏寒熱)是其因地制宜爲何如哉。奈何輒近論治虛勞。輒曰滋陰清火。養血除熱。既不按病治病。復不遵循仲景。凡桂枝龍骨牡蠣小建中黃芪建中。天雄散等物治之。方概視爲畏途。漫不加省。馴至胃減便溏。益復寒涼滋膩。致不可揉而止。無怪乎是篇更弁髦置之矣。而不知是篇宗旨。確有裨補仲景者。請試言其一二。如益精而去精中之蕪累。(地膚子車前子五加皮)強陰而召不羈之浮陽。(石鍾乳薯蕷石斛五味子)因傷中而反求諸上下。(桑白皮牛膝)因羸瘦而轉事消耗。(桑白皮枳實)補中者益脾。益氣亦益脾。而寓治體治用於其間。(補中諸物是益脾體。益氣諸物是益脾用)不然則四藏皆有專補。而脾獨闕如也。安五藏。補五藏。補益五藏。充五藏。養五藏。益五藏。皆以聯絡五藏而寓動靜升降於其間。不然。諸物之功。未見若是其溥也。要而言之。篇中列藥六十五味。無非補精補氣兩端。推而極之。則其間

性溫者二十。性平者二十有六。微寒者七。寒者十有二。又不過丹沙空青磁石天礬冬澤瀉白棘桑白皮地膚子車前子枸杞根藕實防葵等物。治虛勞大旨。猶不可窺見一斑乎。

陰痿

〔白石英〕〔微溫〕 主消渴陰痿不足

〔陽起石〕〔微溫〕 陰痿不起補不足男子莖頭寒陰下溼癢

〔巴戟天〕〔微溫〕 主陰痿不起

〔肉蓯蓉〕〔微溫〕 主莖中寒熱痛強陰益精氣

〔五味子〕〔溫〕 強陰益男子精

〔蛇牀子〕〔平〕 男子陰痿溼癢能令陰強

〔地膚子〕〔寒〕 強陰 與陽起石同服主丈夫陰痿不起補氣益力（藥性論）

〔鐵精〕〔微溫〕 治產後陰下脫

〔白馬莖〕〔平〕 主傷中脈絕陰不起

〔兔絲子〕〔平〕 強陰主莖中寒精自出溺有餘瀝

原蠶蛾熱 主益精氣強陰道交接不倦

〔狗陰莖〕〔平〕 主傷中陰痿不起令強熱大

雀卵溫 主男子陰痿不起強之令熱多精

對藥 樗雞平使 主心腹邪氣陰痿益精健志生子好色

五加皮微寒主陰痿下溼使 男子陰痿囊下溼癢小便餘瀝

覆盆子平能長陰臣 主陰痿能令堅長

牛膝平主陰消君 男子陰消婦人失溺

石南平使 主養腎氣內傷陰衰 雖能養腎令人陰痿（藥性論）

白芨微寒主陰痿使

小豆花主陰痿不起使

類證 山茱萸平微溫 強陰益精

天雄溫大溫 長陰氣令人強志 助陽道暖水藏（日華）

虛勞已下。自陰痿至腰痛七證。連屬在虛勞。足見下虛者多在七證。七證皆虛勞支別。而陰痿尤切近。故首及焉。陰痿與虛勞切近。其義在金匱虛勞篇。一則曰陰寒精自出。再則曰精氣清冷。曰陰頭寒。蓋非精無以蓄陽。非陽無以化物。生氣生血之本。遂絀。動靜云爲之節。皆乖。虛勞之成。多由於此。是以本經藥物。復虛勞者。恰半。而皆強陰益精。和暖資育之品。以存少火。而成脾胃轉運之功。非爲媾精設。祈似續計也。雖然。二莖蠶蛾雀卵。實亦因是而用。夫恢復之役。積儲易而發機難。雖溫煦培植。而機括未靈。仍同堆垛。不足以轉發生氣象。譬諸釜底益薪。縱多不燃。何由得煖。必且以炬引之。是其驗矣。其他則一若突中除溼（五加皮）竈下噓薪（陽起石）障煖氣

之旁洩。(天雄)伸氣機之窒礙。(山茱萸)並可引類而推。此所以雖似虛勞附庸。實是虛勞隣境。各關都鄙。別建城郭。而不相統攝者也。惟治痿獨取陽明。陽明虛宗筋縱者。則與是迥殊。不得混同而論。

陰癩

〔海藻〕〔寒〕 暴癩留氣熱結利小便

〔鐵精〕〔微溫〕 (見陰瘰)

狸陰莖溫 主男子陰癩燒之以東流水服之

狐陰莖微寒 小兒陰癩卵腫

蜘蛛微寒 主大人小兒瘰

〔蒺藜〕〔溫〕微寒 陰癩可作摩粉

鼠陰平

藥對 蝦蟇衣寒主陰腫 車前子也然
不云治陰腫

地膚子寒 治陰卵癩疾去熱風可作湯沐浴(藥性論)

槐皮煮汁主陰腫 淋陰囊墜氣痛(藥性論)

痿者疲垂不起。瘻者木腫不靈。疲垂不起。為虛勞支別。宜矣。木腫不靈。亦為虛勞支別乎。不知素問陰陽別論曰。三陽為病。發寒熱。下為癰腫。及為痿厥。臑癰。其傳為索澤。其傳為瘻疝。夫太陽陽之至盛也。偏稟氣於寒水。而其

氣下行。賴足少陰腎之經遞接而復上出。假使腎氣不給。不克傳宣。斯寒水盛。陽鬱勃於上。而沸騰湧逆。交戰肌表。抑溜於下。而浸淫漸漬。潰敗血脈。由是而在外之潤澤日以蕭索。由是而在下之靈機日以虺隤。病若是者。可爲虛勞支別否耶。是故瘡本疝類。而與疝源不同。（說見本經疏證蜘蛛下）陰瘡與陰痿不同。而其源卻不甚異。此古人編書相次之微旨也。陰癢隱祕醜惡之疾。以不甚害起居食息。較之凡瘡反爲可耐。故多忍之。不肯宣播。然觀篇中所用藥物。則其間兼證亦殊不一。如用蜘蛛則有時腫時減者矣。用海藻則有堅頑難馴者矣。用鐵精則有重墜迫切者矣。用蝦蟇衣則有小洩不利者矣。用地膚子則有肌熱者矣。用蒺藜則有癢者矣。用槐皮則有痛者矣。用三種陰莖則有瘡而并痿者矣。要之痿則有虛無邪。瘡則虛邪錯雜。凡瘡則邪多於虛。陰瘡則虛甚於邪。然皆緣少陰腎不能泌別清濁。化陰使從陽。舉陽使載陰。盤旋以上濟所致。故分正義引陰陽自應支貫條析。而佐以強陰益腎。皆可因彼而識此也。

囊溼

〔五加皮〕〔溫〕微寒 男子囊下溼 女人陰癢

槐枝一作槐皮 洗瘡及陰囊下溼癢

〔槲木〕〔寒〕

〔虎掌〕〔溫〕微溫 除陰下溼

〔庵闍子〕〔微寒〕微溫

〔蛇牀子〕〔平〕 主男子陰痿溼癢 浴男女陰去風冷（藥性論）陰汗溼癢（日華）

〔牡蠣〕〔平〕微寒 和蛇牀子麻黃根乾薑爲粉主陰汗（拾遺）

宜溼清溼劫溼燥溼化溼矣。而又緊切於陰囊以治囊溼。尙何容論哉。第此微末之病。似若不足爲虛勞支別者。殊不知亦虛勞支別也。所知錢君叔和因下血致虛勞。多服補益巨劑始瘥。瘥後遂成囊溼。苟纔燥輒復下血。而虛證叢集。間亦陰爲癢腫。必仍服溫補大劑。但囊得溼病卽愈矣。巢元方曰。大虛勞損。腎氣不足。故陰汗陰冷。液自泄。風邪乘之。則搔癢。豈不信任。

洩精

韭子溫 主夢洩精溺白

〔白龍骨〕〔平〕微寒 療夢寐洩精小便洩精

〔鹿茸〕〔溫〕微溫 小便利洩精溺血

〔牡蠣〕〔平〕微寒 療洩精

〔桑螵蛸〕〔平〕 主男子虛損五藏氣微夢寐失精

〔車前子〕〔葉〕〔寒〕 治洩精（藥性論）

〔澤蔞〕〔寒〕 止洩精消渴淋瀝

石榴皮平 實止漏精

響骨微寒 主虛損洩精

對藥

五味子溫主洩精臣

棘刺寒使

兔絲子平主精自出君 主莖中寒精自出溺有餘瀝

薰草平臣

石斛平君 益精補內絕不足

鍾乳溫臣 主洩精寒嗽扶元氣健益陽事（藥性論）

麥藁冬微寒臣 主洩精（藥性論）

陰陽應象大論曰陽爲氣。陰爲味。味歸形。形歸氣。氣歸精。精歸化。精食氣。形食味。化生精。氣生形。味傷形。氣傷精。精化爲氣。氣傷於味。據此則陰陽互根。彼此遞化。而精爲陰之至醇。陽之歸宿矣。蓋惟其有陽歸宿。故能守而不離。惟爲陰之至醇。故亦感陽而動。金匱要略虛勞篇論洩精蓋分兩種。一者陰寒精自出也。一者夢失精也。病源則分四種。曰失精。曰溢精。曰尿精。曰夢洩精。外臺祕要僅存其三。而無溢精。夫固謂溢精爲見聞精出。則仍與夢洩精無異。原可不必別分條件。統而會之。尿精自別有故。夢洩精是感陽而動一例。陰寒精自出是陽不歸宿一例。桂枝龍骨牡蠣湯小建中湯者。失精之治。天雄散者。陰寒精出之治。故外臺遂仿是布置焉。原夫人之生本水火相守局也。卽水所以湛然盈澄。然潔者。豈徒恃隄岸鞏固哉。蓋必水無他歧之衝齧。風無別道之激蕩。然尤畏寒氣凌侵。潦消漲落。不期縮而縮。不期竭而竭。故治洩精者。首當使其水勢搏而弗散。內而弗外。外而弗散。然尤畏其次則使土攝水。龍骨使陽歸陰。牡蠣於是開渠以去旁歧之引而相從。車前子澤蔞聚氣以防

衝激之率而相離。(桑螵蛸石榴皮)而煦陽以伸其機。(鹿茸鍾乳)黏陰以助其固。(兔絲子石斛麥冬)則歷處可參入焉。要須覈之金匱兩途。外臺三派。更合以千金補腎而融會貫通之。洩精治則寧尙有遺憾耶。

好眠

〔通草〕〔平〕 療脾疸常欲眠

〔孔公孽〕〔溫〕 治常欲眠睡

馬頭骨微寒 主喜眠令人不睡

牡鼠目平 燒作屑魚膠相注目皆則不眠(千金方)

茶茗微寒 令人少睡

類證 沙藿微寒 治常欲眠(藥性論)

不得眠

〔酸棗仁〕〔平〕 主煩心不得眠

榆葉平 治不眠(藥性論)

〔細辛〕〔溫〕

藥對 沙藿微寒臣

類證 乳香溫

靈樞大惑論曰。衛氣常以晝行陽。以夜行陰。行陽則寤。行陰則寐。若其人腸胃大。則衛氣行留久。皮膚溼。分肉不解。則行遲。留於陰也。久。其氣不精。則欲瞑。故多臥矣。其人腸胃小。皮膚滑以緩。分肉解利。則衛之留於陽也。久。故少瞑焉。據衛氣行篇言。其行自平旦出於目。行足太陽。手太陽。少陽。足陽明。手陽明。竟而復始。凡行二十五周。遂盡陽分。乃由足少陰注於腎。而心而肺而肝而脾。亦如陽之二十五周。以復出於目。則當其在陽。具建瓴之勢。行乎所不得行。固無干於好眠不得眠也。惟入陰。則穿貫府藏。經由分肉。寬則遠。窄則近。滑則疾。濇則徐。殆止乎所不得不止。好眠不得眠。因此生焉。雖然。此其常也。不得爲病。無從求治。然病之好眠不得眠。倘不明此。則又無從求治。是故據兩病所列首味而言。則好眠是陰滯於陽。不得眠是陰不決陽矣。治好眠當求其陽出陰中。今反陰滯於陽。治不得眠當求陽交於陰。今反陰不決陽。是由出入之違常。徑道泥濘。則行止濡遲。徑道清肅。則行止速疾。故治好眠以澆濯。(茶茗)治不得眠以黏滑。(榆葉)是由汗潔之背度。陰分有阻。陽不得入。則宜去陰中之阻。(細辛)陽分自曠。陰不得出。則宜促留陰之駕。(孔公孽)是由通塞之愆。期準此而會意焉。其他亦可不事縷述矣。獨沙漫一味。藥對謂其主不得眠。證類又言其主好眠。何也。夫沙漫之治好眠。以能緩滑皮膚。解利分肉也。其治不得眠。則以能溼潤皮膚。脂膏分肉也。試參之老人類少眠。以皮膚槁也。凡人茶飲多者。亦少眠。以分肉利也。故沙漫之治不得眠。是取其體氣之春容。豐腴者類多臥。以分肉濇也。勞力者亦多臥。以汗易洩也。故沙漫之治好眠。是取其性味之滑澤。至腸胃之寬窄。似無涉於沙漫之治矣。然寬者行遲。不可使之滑澤而迅乎。窄者行疾。不可使之充滿而遲乎。是皆得以類擴充者也。

腰痛

〔杜仲〕〔平〕溫

主腰痛補中益精氣堅筋骨強志

〔葶藶〕〔平〕 主腰痛強骨節

〔狗脊〕〔平〕微溫 主腰背強機關緩急周痹男子腳弱腰痛

〔梅實〕〔平〕 療肢體痛

〔鱉甲〕〔平〕 療血瘀腰痛

〔五加皮〕〔溫〕微寒 主腰脊痛兩腳疼痹

菝葜平溫 主腰背寒痛

〔爵牀〕〔寒〕 主腰脊痛不得著牀俯仰艱難除熱可作浴湯

蜀木鼈子溫 止腰痛

藥對 牡丹微寒使 勞氣頭腰痛

石斛平君 主男子腰腳軟弱（藥性論）

附子大熱使 主腰脊風寒

證類 鹿角膠 主傷中勞絕腰痛羸瘦補中益氣

牛膝平 除腰脊痛

鹿茸溫微溫 主羸瘦四肢痠疼腰脊痛小便利

烏喙微溫 主寒熱歷節掣引腰不能行步

續斷微溫 主腰痛關節緩急

病源云。腰痛有五。一曰少陰。少陰腎也。由十月萬物陽氣皆衰而痛。二曰風痺。由風寒著腰。三曰腎虛。由役用傷腎。四曰腎腎。由墜墮傷腎。五曰寢臥溼地。又云腎主腰腳。腎經虛損。風冷乘之。故腰痛諸證。皆有因而無狀。惟云邪客於足少陰之絡。令人腰痛。引少腹。不可以仰息。此可爲第一項注解。然素問刺腰痛篇。所謂足少陰令人腰痛。痛引脊內廉者。又與之稍有異同。此外在病源則腰痛不得俯仰。風溼腰痛。卒腰痛。久腰痛。腎著腰痛。各標名目。在素問則六經腰痛。解脈腰痛。同陰腰痛。陽維腰痛。會陰腰痛。飛陽腰痛。昌陽腰痛。散脈腰痛。肉里腰痛。別白樹幟。皆與下四項參差不合。惟病源云。腎腰痛者。謂卒然傷損於腰。血搏背脊所爲。久不已。令人氣息乏少。面無顏色。素問云。衡絡之脈令人腰痛。不可以俯仰。仰則恐仆。得之舉重傷腰。衡絡惡血歸之。此卻可爲第四項注解。且於篇中鼈甲之治確有合也。大率欲求五項之狀。亦匪甚難。一項三項。自屬內傷。然一項由天。三項由人。縱同爲虛軟痿疲。由天者必別無他涉。由人者自更覺困頓。二項四項五項。同爲外傷。然由風寒則必牽掣。由溼則必沉重。至傷損則更自有異。此其畫然可分者也。至於素問所列尤廣。其狀益確。然解脈陽維衡絡會陰飛陽皆足太陽之別。同陰肉里皆足少陽之別。散脈爲足太陰之別。昌陽爲足少陰之別。均得仍隸六經。約其旨趣。亦可分以陰陽兩端。並可概以在陰者虛。在陽者實。徵之陽之痛爲引項脊尻骨加重。爲如以鍼刺皮中。循循然亦可俯仰。爲不可顧。顧如有見者。善悲。陰之痛爲痛引脊內廉。爲腰中如張弓弩弦。蓋內外虛實的。然有辨。不容杜撰矣。尋篇中所列。補瀉自是殊途。寒溫已別所屬。或驅風。或滲溼。或燠寒。或清熱。均得因材器使。或疏氣。或行血。或耐急。或茹剛。咸令隨事設施。而大旨則覈定補虛損。化溼痺。利機械。強筋骨。以腰痛始終爲虛勞支別。虛者多。實者少也。

婦人崩中

〔石膽〕〔寒〕 主崩中下血

〔禹餘糧〕〔寒〕平 主煩滿下赤白 治崩中（藥性論）

赤石脂大溫 主崩中漏下

〔代赭〕〔寒〕 女子赤沃漏下帶下百病

〔牡蠣〕〔平〕微寒 療女子帶下赤白

〔龍骨〕〔平〕微寒 主女子漏下

〔蒲黃〕〔平〕 主女子崩中不住（藥性論）

〔白殭蠶〕〔平〕 主女子崩中赤白

〔牛角鯁〕〔溫〕 主女人帶下血

〔烏賊魚骨〕〔微溫〕 主女子漏下赤白經汁

〔紫葳〕〔微溫〕 主婦人產乳餘疾崩中

〔桑耳〕〔平〕 主女子漏下赤白汁

生地黃大寒 主婦人崩中血不止

〔槲木〕〔寒〕 主女子漏下赤白

〔白茅根〕寒 止婦人崩中

艾葉微溫 止婦人漏血

〔鮑甲〕〔微溫〕 主女子崩中下血五色小腹陰中相引痛

〔鼈甲〕〔平〕 治婦人漏下五色羸瘦者燒令黃末之清酒服（藥性論）

馬蹄平 白馬蹄療婦人白崩赤馬蹄療婦人赤崩

〔白膠〕〔平〕 療崩中不止四肢痠疼多汗

〔丹雄雞〕〔微溫〕微寒 主女子崩中漏下赤白沃補虛溫中止血

〔阿膠〕〔平〕微溫 主女子下血安胎

〔鬼箭〕〔寒〕 主女子崩中下血腹滿汗出

〔鹿茸〕〔溫〕微溫 主漏下惡血

大小薊根溫 主女子赤白沃

馬通微溫 主婦人崩中止渴

伏龍肝 主婦人崩中吐血

〔乾地黄〕〔寒〕 主女子傷中胞漏下血

藥對 柏葉微溫酒漬主吐血及崩中赤白君

續斷溫臣 主婦人崩中漏血

淡竹筴微寒、主崩中溢筋

白芷溫主漏下赤白臣

蝟皮平臣 下血赤白五色汁不止

飴糖微溫臣

地榆微寒主漏下赤血 主婦人七傷帶下病 治月經不止血崩（日華）

綱目崩中而目有崩有漏有沃有帶。是其緩急輕重之勢。可從此參矣。崩如山冢峯崩（毛詩）言其來甚驟。其勢重急也。漏猶漏師（公羊）言自上下洩也。沃如沃泉懸出（爾疋）言不假旁流。直漏而下也。帶之著衣如物繫帶（釋名）言其柔韌連續也。體狀一殊。情由立異。斯固宜循因索治。如治崩是治崩（石膽禹餘糧蒲黃白殭蠶紫葳生地黃茅根蛇甲馬蹄白膠鬼箭馬通伏龍肝竹茹柏葉）治漏是治漏（龍骨烏賊魚骨桑耳槩木艾葉鱉甲鹿茸乾地黃白芷）治沃是治沃（大小薊根）治帶是治帶（牡蠣牛角鯁地榆）奈何或並治崩漏（赤石脂續斷）或並治崩漏沃（丹雄雞）或並治沃漏帶耶（代赭石）何況根本固迥異。如下赤白下五色而有兼治赤白者（禹餘糧牡蠣殭蠶烏賊魚骨桑耳槩木馬蹄丹雄雞大小薊柏葉白芷）兼治五色者（蛇甲鱉甲蝟皮）此又何說。且赤白二端相兼者既衆矣。而但治下血者頗不爲少（石膽生地黃艾葉阿膠鬼箭鹿茸乾地黃續斷地榆）但治下白者乃僅止一味。且仍在兼治赤白中（白馬蹄）是又何耶。仲景曰婦人之病。因虛積冷結氣。爲諸經水斷絕。至有歷年血積寒結。胞門寒傷。經絡凝堅。在上嘔吐涎唾。久成肺癰。形體損分在中盤結。繞臍寒疝。或兩脅疼痛。與藏相連。或結熱中。痛在關元。脈數無瘡。肌若魚鱗。時著男子。非止女身。在下來多。經候不勻。令陰掣痛。少腹惡寒。或引腰脊下根。氣衝氣急痛。膝脛疼煩。奄忽眩冒。狀如厥巔。或憂慘

悲傷多嘔。此皆帶下。非有鬼神。久則羸瘦。脈虛多寒。三十六病。千變萬端。審脈陰陽。虛實緊弦。行其鍼藥。治危得安。病雖同而脈源各異。據此則千變萬端。皆緣於積冷結氣兩者。而其爲病遂分三歧。在上則爲肺癰。在中則或爲寒疝。或爲熱中。在下則惟帶下而已。素問骨空論曰。任脈爲病。男子內結七疝。女子帶下瘦聚。蓋積冷結氣在下。久而幻化阻隔。衝脈寒則凝。其通降而經閉不行。熱則激其機械而漏下不止。不通降則溜於任而爲帶。爲沃。被激迫則沸於衝而爲崩。爲漏。寒熱相薄則崩漏帶沃並行。並行既有並行之由。斯並治自有並治之故矣。第因證易則不可不究。但觀其治崩漏外有兼治他證。自宜著意。如煩滿（禹餘糧）產乳餘疾（紫葳）少腹陰中相引痛（蛇甲）羸瘦（鼈甲）四肢痠疼多汗（白膠）安胎（阿膠）腹滿汗出（鬼箭）渴（馬通）吐血（伏龍肝柏葉）溢筋（竹茹）與所謂陰掣痛。少腹惡寒。氣衝急痛。膝脛疼煩。奄忽時冒。悲傷多嘔者。大都有合。故曰其病雖同。脈源各異。言病證同則治法同。縱淵源有異。可勿論也。千金白朮丸治三十六病十二癥。倍禹餘糧牡蠣烏賊骨白石脂龍骨。九痛倍黃連白斂甘草當歸。七害倍細辛藁本甘皮。五傷倍大黃石葦瞿麥。三癥倍人參。十二癥之藥。本篇悉備。其餘則闕如。所謂痛害傷癥。皆非下赤白。惟十二癥則曰如骨。如黑血。如紫汁。如赤肉。如膿痂。如荳汁。如葵羹。如凝。如清血。血似水。如米泔。如月浣。乍前乍卻。及經度不應期。皆名曰癥。而實係帶。卽此又可識五色者不必逐色審定。凡屬漏下。均可隨證檢治矣。陰陽應象大論曰。陽化氣。陰成形。是故在陽之病。聚則成形。散則成氣。在陰之病。靜則爲痕。動則爲帶。男女之分在此。上下之異亦不離此也。不然。何以病名曰癥。而病則爲崩漏沃帶哉。

月閉

〔鼠婦〕〔微溫〕微寒 主婦人月閉

〔麝蟲〕〔寒〕 治月水不通破留血積聚

〔蝨蟲〕〔微寒〕 蜚蟲主女子月水不通積聚

〔水蛭〕〔平〕微寒 主逐惡血瘀血月閉

〔鱗鱒〕〔微溫〕微寒 主月閉

〔桃仁〕〔平〕 通月水止痛

狸陰莖溫 主月水不通

〔土瓜根〕〔寒〕 主瘀血月閉

〔牡丹〕〔寒〕〔微寒〕 治女子經脈不通血瀝腰痛

〔牛膝〕〔平〕 主婦人月水不通血結

占斯溫 主血癥月閉無子

虎杖微溫 主通利月水

〔陽起石〕〔微溫〕 破子藏中血

〔桃毛〕〔平〕 下血癥破堅閉

〔白堊〕〔溫〕 主女子寒熱癥瘕月閉積聚陰腫痛漏下無子

〔銅鏡鼻〕〔平〕 主女子血閉癥瘕伏腸絕孕

對藥

白茅根寒主血閉臣 治瘀血血閉

大黃大寒治月候不通使 主女子寒血閉脹小腹痛老血留結

射干微溫使 通女人月閉治氣消瘀血（藥性論）

卷柏溫臣 主女子陰中寒熱痛癥瘀血閉絕子

生地黃大寒君 解諸熱破血通利月水閉絕不利（藥性論）

乾漆溫治血閉臣 主女人經脈不通

鬼箭寒破陳血使 通月經破癥結（日華）

庵闍子微寒臣 療婦人月水不通

朴消大寒君 破留血閉絕

此篇乃金匱要略婦人雜病篇。婦人因虛積冷結氣爲諸經水斷絕證中焦屬熱者治法也。夫感受之初。寒與氣固不相侔。其傳變亦自有異。及傳變既定。則證雖有寒熱之異。而其因遂不顯寒熱之殊。然究其歸。猶大率寒少熱多。故中病有寒有熱。而上下病則不甚見。屬寒者蓋因寒爲病。仍見寒徵。是爲輕淺。可以應治速愈。不得爲沉痾。至有歷年矣。下病之治見前崩中篇。上病之治見前上氣咳逆篇。中病屬寒之治見前腹脹心腹冷痛等篇。此何以的知其爲中病屬熱者。爲篇中所列皆氣平氣寒故耳。中病屬熱證。不可以或結熱中。痛在關元。脈數無創。肌若魚鱗數言。印證所列如許藥味也。則仍當求諸金匱要略。以本篇與金匱要略相較。則有下瘀血湯。抵當湯。全方於大黃蟄蟲丸。僅少黃芩甘草芍藥杏仁。於土瓜根散少桂枝芍藥。於鱉甲煎丸亦幾得其半。大黃蟄蟲丸

證肌膚甲錯。與肌若魚鱗。又正合。除諸方所用外。僅餘少半。且有各物專治。及情性可憑。則其通月閉。又何難曉焉。第月閉何以不爲上下病而屬中。則素問陰陽別論曰。二陽之病發心脾。有不得隱曲。女子不月。評熱病論曰。月事不來者。胞脈閉。胞脈者。屬心而絡胞中。氣上迫肺。心氣不得下通。故月事不來。是其病爲在中。而不可屬諸上下矣。雖然。理難常執。事變無端。月閉非特因上因下無不有。卽因於寒者亦甚多。要在就證論治可矣。

無子

〔紫石英〕〔溫〕 女子風寒在子宮絕孕十年無子

〔石鍾乳〕〔溫〕 令人有子

〔陽起石〕〔微溫〕 寒熱腹痛無子

〔紫葳〕〔微寒〕

〔桑螵蛸〕〔平〕 益精生子

艾葉微溫 使人有子

秦皮微寒大寒 有子

〔卷柏〕〔溫〕平微寒 主血閉絕子

蜀本列當溫 主男子五勞七傷補腰腎令人有子

藥對覆盆子平臣 女子食之有子

附子湯失傳外。惟膠艾湯是湯劑。除皆丸散。豈懷妊者補劑祇宜暫服。搜剔反當常用歟。夫胎元始結。質稚而吸引不多。月事既停。則氣有餘爲火。血有餘爲水。盤旋環繞。惟與胎氣爲難。及其質巨引多。則彼既化水火者。不能仍復氣血以餵胎。亦惟不羈於內以爲患。故仲景方中。尤茯苓澤瀉黃芩牡蠣蜀椒等少。與漸與以消摩之。倘有闕漏。則宜卽速補苴。防其水行舟動。豈得更自遲緩。此補劑宜急搜剔宜緩之謂。非暫與常之謂也。况虛甚則氣血本不能凝。既能凝則虛必不甚。以故胎前無滲漏。原無補法。惟有餘氣。血化爲水火以譁張爲幻。則僅有免者。此篇三物用補之外。亦惟推極其理以備急需。所以多用血肉之品歟。

墮胎

〔雄黃〕〔平寒〕大溫

〔雌黃〕〔平〕大寒

〔水銀〕〔寒〕

〔粉錫〕〔寒〕

〔朴消〕〔寒〕大寒

飛生蟲平

〔洩疏〕〔寒〕微寒

〔大戟〕〔寒〕大寒

〔巴豆〕〔溫〕生溫熟寒

鯉魚寒 懷妊人胎不安

〔烏雌雞〕〔溫〕 安胎

葱白平 安胎

〔阿膠〕〔平〕微溫 安胎

唐本 生地黃大寒 傷身胎動下血胎不落

蜀本 猪苓平 按藥性論云主腫脹滿腹急痛 當是水無陰不化而侵胎元者

對藥 艾葉微溫 安胎止腹痛

仲景於妊娠篇列桂枝茯苓丸膠艾湯當歸芍藥散乾薑半夏人參丸當歸貝母苦參丸葵子茯苓散當歸散白朮散刺瀉勞宮關元法於產前可謂詳悉周至矣乃於本篇藥物僅用三味（阿膠生地黃艾葉）餘則闕如此有遺漏歟抑仲景所見尚有未及歟何相左也不知兩書立意自是殊途仲景篇目是治婦人妊娠病本書篇目是安胎妊娠之病亦係六淫外加（附子湯治寒當歸芍藥散葵子茯苓散治水當歸貝母苦參丸治溼白朮散當歸散治火）七情內蘊捨此而外則實者有舊病不除以妬害新結之生氣有新去過多以陷溺纒凝之元氣則桂枝茯苓丸膠艾湯之用矣且仲景書專治六淫故於不得依尋常論者特別出治法本篇乃據情立治故不及兼病所應用體各有當意自異而旨實同若胎則固以細縵交密凝者還當以細縵交密長養之故篇中諸物之義終不過組織元氣俾其稠密此之為安惟虛不任胎而應補則兩途所公共此膠艾地黃所以不能分彼此也。以是見本篇是膠黏帖著以固胎仲景是防牖檢隙以護胎然服湯中病即止丸散則久服常服乃仲景書除

附子湯失傳外。惟膠艾湯是湯劑。除皆丸散。豈懷妊者補劑祇宜暫服。搜剔反常常用歟。夫胎元始結。質稚而吸引不多。月事既停。則氣有餘爲火。血有餘爲水。盤旋環繞。惟與胎氣爲難。及其質巨引多。則彼既化水火者。不能仍復氣血以餵胎。亦惟不羈於內以爲患。故仲景方中。尤茯苓澤瀉黃芩牡蠣蜀椒等。少與漸與以消摩之。倘有闕漏。則宜卽速補苴。防其水行舟動。豈得更自遲緩。此補劑宜急搜剔宜緩之謂。非暫與常之謂也。况虛甚則氣血本不能凝。既能凝則虛必不甚。以故胎前無滲漏。原無補法。惟有餘氣。血化爲水火以譁張爲幻。則僅有免者。此篇三物用補之外。亦惟推極其理以備急需。所以多用血肉之品歟。

墮胎

〔雄黃〕〔平寒〕大溫

〔雌黃〕〔平〕大寒

〔水銀〕〔寒〕

〔粉錫〕〔寒〕

〔朴消〕〔寒〕大寒

飛生蟲平

〔洩疏〕〔寒〕微寒

〔大戟〕〔寒〕大寒

〔巴豆〕〔溫〕生溫熟寒

〔野葛〕〔溫〕

〔牛黃〕〔平〕

〔藜蘆〕〔寒〕〔微寒〕

〔牡丹〕〔寒〕〔微寒〕

〔牛膝〕〔平〕

桂心大熱

〔皂莢〕〔溫〕

〔藺筍〕〔寒〕〔微寒〕

〔躑躅〕〔溫〕

〔鬼箭〕〔寒〕

〔槐子〕〔寒〕

〔慧苡〕〔微寒〕

〔瞿麥〕〔寒〕

〔附子〕〔溫〕大熱

〔天雄〕〔溫〕大溫

〔烏頭〕〔溫〕大熱

烏喙微溫

〔側子〕大熱

〔蜈蚣〕〔溫〕

〔地膽〕〔寒〕

〔斑猫〕〔寒〕

芫青微溫

亭長微溫

〔水蛭〕〔平〕微寒

〔蝨蟲〕〔微寒〕

〔蟻蟲〕〔寒〕

〔螻蛄〕〔寒〕

〔躄躄〕〔微溫〕微寒

〔蝟皮〕〔平〕

〔蜥蜴〕〔寒〕

〔蛇脫〕〔平〕

爪寒

芒消大寒

藥對
欖根大熱使

蒺藜草溫使

牽牛子寒使

證類
半夏生微寒熱溫

虎掌溫微寒

鬼白

代赭

蚱蟬

麝香溫

桃仁平

蔓花寒微寒

狼牙寒

生鼠微溫

或謂墮胎豈醫者事。何為摘其藥品。詳列於篇。予則謂墮胎固非醫者事。然俾知其物能墮胎。縱使當用而不用。曷嘗非醫者事耶。或又謂有必不能不墮之胎。墮之以全形跡。胡為非醫者事。予則謂凡若此者。自有專門名家。何必醫者。或於萬不得已之病。母子勢難兩全者。知其病必須某藥治。然性能墮胎。不得已冒禁而用之。縱使胎元傷而母獲安。庶幾其一端矣。特如篇中所列牡丹牛膝槐子薏苡等尋常施用之物。人所不經意者。尤宜念之不置。斯則可謂善讀是書者矣。

難產

〔槐子〕〔寒〕 墮胎

桂心大熱 能墮胎

〔滑石〕〔寒〕大寒 女子乳難

〔貝母〕〔平〕微寒 主乳難

〔蒺藜〕〔平〕微寒 催生墮胎

〔皂莢〕〔溫〕 婦人胞不落

〔酸漿〕〔平〕寒 產難吞其實立產

〔蚱蟬〕〔寒〕 婦人乳難胞衣不出墮胎

〔螻蛄〕〔寒〕 主產難

〔鼯鼠〕〔微溫〕 主墮胎令易產

生鼠肝平 牡鼠尾主婦人墮胎易出

（按肝自係尾之誤）

烏雄雞冠血溫 主乳難

弓弩弦平 主難產胞衣不出 以縛腰上并燒弩牙淬酒服（隱居）

馬銜平 主難產臨產時令產婦手持之

〔敗醬〕〔平〕微寒 主催生落胞（日華）

〔榆皮〕〔平〕

〔蛇蛻〕〔平〕 催生（日華）

對藥 麻油微寒治產難胞不出君

澤蔞寒治胞衣不出君 葉主產難

牛膝平 落死胎（日華）

陳薑大熱

豬脂酒各隨多少服主產難衣不出 胞衣不出腹滿則殺人但多服脂佳（肘後）

飛生蟲平 令人易產取其角臨時執之

兔頭平 頭骨和毛髓燒為丸催生落胞（日華）

類證

海馬寒 主婦人難產帶之於身神驗

伏龍肝 催生下胞

冬葵子 療婦人乳難內閉

凡藥能墮胎。類可治難產。今析爲二篇。篇中同者得三之一。不旣復歟。夫墮胎者其物峻烈。足以搖動胎元。治難產者胎本應動。緣機關窒強。反不能動。故擇氣味較醇。不甚剝害生氣者。爲撥動機關之用。曰墮胎。是胎固未應下。因藥物氣味逆觸而下。名爲拗折生氣。曰難產。是胎應下不下。因藥物性情順導而下。名爲歆動生氣。知此則非特本篇藥物靈敏活潑。曄然呈顯。卽墮胎篇藥物爲避忌而列。不爲備用而列。尤可識矣。諺有之。瓜熟者蒂落。夫瓜與蒂其相繫相藉不一端。略言之。則瓜恃蒂吮精液以供生長。然惟其蔓不跨田塍。乃能一意輸將。別無歧故。若蔓跨田塍。田塍燥則蔓焦枯。而蒂反引瓜中精液以救蔓。田塍溼則蔓浥爛。而蒂遂無以通抽吮合。於人之所以難產者。母子皆有故矣。抑觀於植物之布種。則種需自翻身萌芽乃生。更觀於動物之抱殼。則殼已具。必自裂卵衣乃出。再合於人之生。所以難產者。半在子不能自轉。試以此意覈之篇中諸物。在母亦有氣張而血不澤者。有血行而氣不順者。在子則有養薄而轉側不靈者。有轉側靈而體過豐者。其治蓋咸備焉。乃復不專滯於性情氣味。全從機勢以爲斡旋。其理微矣。

卷八

產後病

〔乾地黃〕〔寒〕 生地黃主產後血上薄心悶絕

〔秦椒〕〔溫〕生溫熱寒 主產後餘疾腹痛出汗利五藏

〔敗醬〕〔平〕微寒 主產後腹痛

〔澤蘭〕〔微溫〕 主乳婦內衄產後金創

〔地榆〕〔微寒〕 婦人乳痃痛及產後內塞

〔大豆〕〔平〕

對藥 大豆紫湯溫治產後中風惡血不盡痛

殺羊角微寒燒灰酒服主產後煩悶臣 主婦人產後餘痛

羚羊角微寒主產後血悶臣 燒服之（藥性論）

鹿角散溫主墮娠血不盡臣 女子胞中血不盡欲死清酒和服（食療）

小豆散平主產後血不盡煩悶臣 產後不能食煩滿（千金）

三歲陳棗核平燒灰治產後腹痛使

餘。故乳汁多而溢出。皆非此篇之物所能治也。其有津液非不足而不溢者。方與此篇之治相當。

中蠱

〔桔梗〕〔微溫〕 下蠱毒

〔鬼臼〕〔溫〕微溫 殺蠱毒

〔馬目毒公〕〔溫〕微溫 掌氏說
見鬼注

〔犀角〕〔寒〕微寒 主百毒蠱注

〔斑貓〕〔寒〕 主寒熱鬼注蠱毒

芫青微溫 主蠱毒風注鬼注

亭長微溫 主蠱毒鬼破淋結積聚

射罔大熱

鬼督郵平 赤箭一名鬼督郵主殺鬼精物蠱毒惡氣

白蘘荷微溫 主中惡及瘡

敗鼓皮平 主中蠱毒

〔藍實〕〔寒〕 殺蠱歧注螫毒

藥 對 赭魁平使

〔漏盧〕〔寒〕大寒 下乳汁

〔鱗糟〕〔微溫〕微寒 產後中寒下乳汁

〔栝萋〕〔寒〕 子下乳汁〔食療〕

〔土瓜根〕〔寒〕 下乳汁

狗四足平 四腳蹄煮飲之下乳汁

猪四足小寒 下乳汁

藥對 葵子寒 主癩腫能下乳汁〔藥性論〕

猪脰平臣

證類 木通平 下乳〔日華〕

凡值有病而乳汁不下者。治去其病。乳汁自下。有不下者。檢此中相當物服之自下。其有別無病患而乳汁不下者。即檢此中相當物服之可也。何謂相當。蓋人身氣血流行無倦。全恃陰陽不相偏著。偏著即令氣機停滯。血脈壅滯。譬於小便不行。有由陽不化者。有由陰不化者。即本篇鱗糟之主產後中寒下乳汁。葵子之主癩腫下乳汁。可見循此理以推其餘。則鍾乳與栝萋對。〔乳溫萋寒皆象形也〕。狗四足與猪四足對。〔狗平猪寒均會意也〕。猪脰與土瓜根對。〔猪脰滑中瀉。土瓜根瀉中滑〕。漏盧與木通對。〔盧黑通白〕。謂之通竅。則雖皆能通竅。而實不著意其通竅。謂之利水。而實不著意其利水。絕非行血。而有行血之旨存乎其間。略不導氣。而有導氣之效著乎其後。巢氏曰。婦人既產。則水血俱下。津液暴竭。經血不足。故無乳汁。其經血盛者。雖水血俱下。而津液自有

餘。故乳汁多而溢出。皆非此篇之物所能治也。其有津液非不足而不溢者。方與此篇之治相當。

中蠱

〔桔梗〕〔微溫〕 下蠱毒

〔鬼臼〕〔溫〕微溫 殺蠱毒

〔馬目毒公〕〔溫〕微溫 掌氏說
見鬼疰

〔犀角〕〔寒〕微寒 主百毒蠱疰

〔斑貓〕〔寒〕 主寒熱鬼疰蠱毒

芫青微溫 主蠱毒風疰鬼疰

亭長微溫 主蠱毒鬼破淋結積聚

射罔大熱

鬼督郵平 赤箭一名鬼督郵主殺鬼精物蠱毒惡氣

白蘘荷微溫 主中惡及瘡

敗鼓皮平 主中蠱毒

〔藍實〕〔寒〕 殺蠱疰螫毒

藥 對 赭魁平使

徐長卿溫使 主鬼物百精蠱毒

殺羊角微寒臣 療蠱毒

野葛溫使 殺鬼注蠱毒

殺羊皮平使

獼肝平使 主鬼注蠱毒

露蜂房平使 主鬼精蠱毒

雄黃平君 殺蠱毒（藥性論）

榭樹皮平 水煎膿汁除蠱

世類以病源所云蠱是變惑之氣。人有故造作之。多取蟲蛇之類。器皿盛貯。任其相噉殺。剩有一物獨在老。卽謂之蠱。便能變惑。隨逐酒食。爲人禍患。於他則蠱主吉利。所以不羈之徒畜事之。爲中蠱所由。按庶氏（讀如煮）掌除毒蠱。以攻說禱之。嘉草攻之。凡殿蠱則令之比之。翦氏掌除蠱物。以攻禦攻之。以莽草熏之。凡庶蠱之事。皆載於周官。夏殷之時。寧已有是。周公顧設官以司之。况蠱毒之物。疊見本經。本經固出於漢。然非三代已來口授耶。不知古固有以惑亂人爲蠱者。如令尹子元欲蠱文夫人。（左莊二十八年）驪姬惑蠱君而誣國人。（國語晉語）皆見於春秋時。或周公時已有未可知也。蓋維邃古隆平。貴賤由乎德。貧富由乎位。其等類均者。本無甚軒輊之弊。而政治公允。無畸輕畸重。致民相仇。有亦任人報之。而司之官以平曲直。必畜藏毒以害人利己。殆少。惟男女相悅。蓋有不減後世者。任情造作。變惑人心。求遂己欲。子元振萬驪姬妖媚。足以蠱人。而絕無與於畜毒。

蟲聚蛇蠍。其蛇蠍之貽毒害人。則不由人爲。而人偶中之。當時爲病。久後致斃。聖人知其然。預設官司。專攻其事。以救民。故本經藥物主治曰。主療蠱毒。殺蠱毒。絕無被人行蠱之詞。本篇提綱曰。中蠱。亦可見係人自中。非人賊害之也。史記秦本紀德公二年初。伏以狗禦蠱。張守節曰。蠱者熱毒惡氣爲害傷人。故磔狗以禦之。磔。禳也。狗陽畜也。以狗張磔於郭四門。禳卻熱毒。則又爲氣而非蠱。封禪書磔狗邑四門。以禦蠱苗。司馬貞引樂彥云。左傳皿蠱爲蠱。梟磔之鬼亦爲蠱。故月令云。大雩旁磔。注云。磔。攘也。厲鬼亦爲蠱。將出害人。旁磔於四方之門。故此亦磔狗邑四門也。則亦爲氣而非蠱。或者氣中於人。卽能生蠱。亦未可知。其法雖與周官不同。然其間猶頗寓聖人微意。然則何者爲中蠱之狀。孫真人曰。蠱毒千品。種種不同。或下鮮血。或好臥閤室。不欲光明。或心性反常。乍嘔乍喜。或四肢沉重。百節痠疼。又曰。凡中蠱毒。令人心腹絞切痛。如有物嚙。或吐下血。皆如爛肉。若不治。蝕人五藏致死。又曰。凡人患積年時。復大便秘黑如漆。或堅或薄。或微赤者。皆蠱也。然當其時。則已有人行蠱者矣。故有服藥知蠱主姓名等語。大抵始由天造。繼則人爲。萬事皆然。非特此也。雖然。食蟲之精液。僅生瘰於頸。腋浮於脈。而不去。其究不過潰爛。得蟲之化源。僅生蟲於咽。肛著其處。而不去。充類不過聲啞咽乾。蠱果得蟲何物。乃能生蟲。至食人府藏。移人心志耶。據庶氏賈疏。攻說禱之。去其神也。嘉草攻之。去其身也。則不特成蟲之形軀。且具蟲之靈幻矣。夫皿蠱爲蠱。穀之飛亦爲蠱。左昭元年文。茲二語者。一譬之於禾黍生蟲。夫食苗心者。止食心。食節者。止食節。食葉者。止食葉。食根者。止食根。此之謂皿蠱爲蠱。緣其物之所病。更感天地之氣相構而生。故於物食物。非其物。則氣不偶。而不能害物。不爲傷矣。一譬之於凡物之化蟲。夫淫溺惑志。具逢罅蚤緣。奮迅摩挐。而垂其腴。以誘人。搨其翼。以惑人者。此其機已全。蟲之能事。而常思效蟲之鑽研。復感天地生蟲之氣。致遂生蟲。此蟲之伎倆。益靈幻怪惑。無所不爲矣。此之謂穀之飛亦爲蠱。言本無所謂蟲。而自願化蟲。以遂其欲也。不然。大祝六祈。攻說居二。非其人自有所感召。胡爲臨之以神。攻其人之慝。而說其人。使遷善改過耶。大祝注。攻說祭名。以辭責之。

柏實平君 益血止汗

麻黃根并故扇末臣 杵末撲之（藥性論）

白朮溫君 止汗除熱

棗粉雜豆豉熬末

半夏生微寒熟溫使 止汗

牡蠣微寒雜杜仲平水服

枳實寒微寒

松蘿平 主瞋怒邪氣止虛汗頭風

如前所言。則止汗者在寧其化源。濇其道路。不在防其肌腠矣。而十二物之間。外撲者四。（麻黃根故扇棗粉豆豉）三停仍居其一何耶。夫四物者。固亦寧化源濇道路者也。苟會其意境。觀其形似。揣其致用。則有執之而燠消（故扇）窺之而中阻（麻黃根）蒸盪之而性轉涼（豆豉）磨礪之而蠱變黏者（棗粉）固得謂防其肌腠者乎。陰陽應象大論曰。陽之汗以天地之兩名之。陽之氣以天地之疾風名之。致雨以風。止雨亦以風。氣之與汗猶是矣。是故守其在中之陽。不使隨驅而外漏（乾薑）堵其必經之道。不使由內以出外（半夏）隨所。在而消弭之（朮能運肌肉中津液）據其源而分布之（柏實能致血液於肺）其尤妙者。藏津液於縣密堅固之中（杜仲）清陽氣於泛溢流離之際（牡蠣）益足使動者寧。亡者歸。化裁之神極矣。蠱工妄爲當歛。黃芪攝衛。五味收津。較之於是果何如耶。然必更覈之於仲景。始爲直探其源。如四逆湯通脈。四逆湯之止汗。猶是

乾薑溫大熱 出汗逐風溼痹

附子溫大熱 主風寒欬逆邪氣

生薑微溫 主傷寒頭痛鼻塞欬逆上氣

薄荷溫 飲汁出汗大解勞乏

蜀椒溫大熱 主傷寒溫瘧大風汗不出心腹留飲宿食

鼓寒 主時疾熱病發汗

世類以驅除風寒之物爲出汗之劑而服之。顧汗不出。則以未深求夫寒所由招風所由入故耳。今讀是篇。人於麻黃葛根葱白生薑薄荷豆豉六物外。類不知其能出汗之故。不敢施用。而孰知寒因虛集。風爲熱留。氣機不遂。雖欲出而莫由。儘去風寒。汗終不出。蓋汗雖出於肌膚。化實鍾於心液。心氣擾而不定。心陰餒而不繼。心陽痿而不振。心血虛而不給。則不足鼓化汗之源。氣機逆而不順。經脈濇而不利。肌肉痺而不宣。膚腠闔而不開。則不足通出汗之路。是豈驅風驅寒所能爲力。顧可獨恃以出汗耶。徐氏集本經別錄所曾言。體會曲鬯旁通所當道。摘其精粹。示以端倪。而詔人遵循。以補陶氏之未及。其亦深具苦衷已。予每見區區外感。醫甚忽之而不顧其內。徒會驅除風寒者攻之。外感不解。汗亦不出。然後更推裏證之所見爲疏析之。汗忽自出。甚有服驅除風寒劑多者。當時毫無災咎。及撥動其機。反至汗多亡陽。徐氏之續是篇也。倘亦有見於此夫。

止汗

乾薑大熱臣

本篇所載藥味與驚邪同。所不同者兩物耳。其別出此篇以證驚邪。所該者廣。凡此與癩癩等皆其支流也。雖然驚邪篇能該驚不能該悸。驚與悸皆緣心氣。而悸不皆兼驚。則徐氏之補是。正可剖陶氏之渾成。而使眉目昭晰矣。太陽傷寒加溫鍼則驚。少陽不可吐下。吐下則悸而驚。風溫被火劇則如驚癩。時癩癩。傷寒二三日心中悸而煩。傷寒脈結代心動悸。太陽病小便利者。以飲水多必心下悸。皆驚悸也。皆不得爲驚悸心氣。驚悸心氣奈何。則盡在篇中。曰精神不安。魂魄不定。曰憂悲恐悸。心下結痛。曰血積。曰腸鳴幽幽。咸是矣。心氣因何而發驚悸。則金匱眞言論曰。肝病發驚駭。陰陽別論曰。二陽一陰發病主驚駭。背痛善噫。善欠。名曰風厥。氣交變大論曰。歲水大過。六丙歲也。寒氣流行。民病身熱。煩心躁悸。五常政大論曰。委和之紀。六丁歲不及之化。其發驚駭。敦阜之紀。六甲年太過之化。其變驚震。六元政紀大論曰。寅甲之紀。甲寅甲申。其變震驚飄驟。至眞要大論曰。少陽之勝。善驚譫妄。詳此是驚者火之偏盛。悸者水之偏盛。水偏盛則火被迫而搖。火偏盛則火披猖而熾。火披猖而熾者。著物輒先。卻後肆。火被逼而搖者。於內卻無時不慄。此驚所以有發有罷。悸則常自跳動。此心氣偏陰偏陽之分。卽心氣發見爲病之驗也。心氣偏陰偏陽。勢隔天淵。決不得同物爲治。且不得相提並論。今於十二味並云止驚悸者居其七。既可治偏陰。必不能復治偏陽。是果何說哉。而不知七者所主之偏。是調陰陽之精。非調其粗。調其粗者見陰攻陽。見陽攻陰而已。調其精者。必其物本具陰陽相入之機。陰陽既能相入。則彼此自能交化而不相勝矣。但觀其於陽中生陰。人澆於氣中化水。茯苓於水中熄火。龍膽於火中引水。桔梗已可識其大概矣。何況於陰中攝陽。遠志於水中含火。紫石英者。更顯然示人以權度耶。蓋必先明乎心氣能爲驚悸。而後知驚邪。既能明驚邪與心氣之驚悸有攸分。而後知爲癩爲癩之驚與屬心氣者殊絕。癩癩篇與驚悸心氣篇所列無相同者。此徐氏推研極細之功。雖謂更精於陶氏可也。

肺痿

篇之意也。桂枝加附子湯則進於是矣。白虎湯。葛根黃連黃芩湯。桂枝加葛根湯。麻黃杏仁甘草石膏湯。亦治汗出。則可謂識神駿於牝牡驪黃之外矣。

驚悸心氣

絡石微寒主大驚入腹君

人薺微溫君 安精神定魂魄止驚悸

茯苓平君 主憂恚驚邪恐悸心下結痛

柏實平君 主小兒驚癩

沙薺微寒臣 主血積驚氣

龍膽大寒主驚傷五內君 益肝膽氣止驚惕

殺羊角微寒臣 止驚悸

桔梗微溫臣 主腹滿腸鳴幽幽驚恐悸氣

小草溫君

遠志溫君 定心氣止驚悸

銀屑溫君 安心神止驚悸

紫石英溫君 補心氣不足定驚悸

矣。而有停飲爲膿源者。儘可逐飲。有膿盛致氣阻者。自當蝕膿。苟如膿飲已竭。元氣難復。病患向愈。生陽不振。則又有癰疽篇之藥爲歸著。若之何其無治則耶。

素問痿論歷數五藏皆有痿。自金匱要略已下論證者止及肺痿。而不及餘痿。論治者亦止及肺痿。而不及餘痿。豈脈痿筋痿肉痿骨痿咸無足論耶。抑諸痿者皆不可治也。夫痿論固言之矣。曰五藏因肺熱葉焦。發爲痿躄。是論痿之源皆由於肺也。曰治痿獨取陽明。是論痿之治皆可責諸胃也。蓋痿者軟罷難振之候。其始不過吐涎沫。身形疲弱耳。既而脛縱不任地焉。筋急而攣焉。肌肉不仁焉。腰脊不舉焉。都在痿之分內。不如此不足以繪痿之傳。不如此不足以窮痿之變。不如此不足爲痿之敗。故在肺之痿時原可治。至脈痿筋痿肉痿乃漸不可治。至骨痿遂係必敗之候。縱有治法。亦當推尋其源。仍從肺痿立則。故治痿者得獨取陽明。論其所以然。則如痿論所言。其關係在經脈間。論其所當然。則胃固爲肺之母矣。然則諸痿之治。概可質諸是篇歟。夫欲塞其流者。必推其源。欲溯其本者。須循其末。治宗肺痿。固其大本大源所在。第脛縱不任地。筋急而攣。肌肉不仁。腰脊不舉。豈遂可任之乎。是又當於本經逐味究之。

下氣

麻黃溫臣

杏仁溫臣 主雷鳴喉痹下氣

厚朴溫臣 消痰下氣

橘皮溫臣 下氣止嘔欬

半夏生微寒熟溫使 傷寒寒熱心下堅下氣

人薺微溫治肺痿君 消胸中痰主肺痿吐膿（藥性論）

天薺冬大寒治肺痿君 療肺痿生癰吐膿（藥性論）

蒺藜子微寒治肺痿臣 主欬逆傷肺肺痿止煩下氣

茯苓平君 主肺痿痰結

白石英微溫君 療肺痿下氣利小便

薏苡仁微寒主肺 主肺痿肺氣吐膿血欬嗽涕唾上氣（藥性論）

麥薺冬微寒治肺痿臣 治肺痿吐膿（藥性論）

肺痿肺癰。爲病實同而異。金匱要略詳闡其源。亦始出一致。初無歧故。特爲病時搏於虛爲痿。搏於實爲癰。是以肺痿吐涎沫。肺癰吐膿血。肺痿脈數虛。肺癰脈數實。而其兼證則均有咳。故治法大都仿咳爲規模。可以愈咳即可以已痿與癰也。獨是肺癰無不咳者。肺痿則有咳有不咳。觀於甘草乾薑湯。炙甘草湯。生薑甘草湯。桂枝去芍藥加皂莢湯。皆不言咳。此篇所列七物。與上氣咳嗽篇無一複者。是徐氏所以補此篇之意歟。蓋熱在上焦。因咳爲肺痿。其始終虛者。熱無所附。惟迫痰涎。亦有雖淪於虛。旋附於實。遂自痿而癰者。想不能無故。本篇謂天薺冬療肺痿生癰吐膿。而人薺薺苡仁麥薺冬均有吐膿字樣。係於下。可見兩證者。雖源同而派異。然亦可互相出入。中異而終同。其一定不移處。在與咳畫界限。不在與癰分彼此。此麥薺冬湯既有此篇藥兩味。卽但主上氣而不見咳字。以肺痿肺癰之咳者。原有上氣咳嗽篇藥可尋用也。肺痿肺癰既係互相連屬。肺痿之不咳者。已有是篇之藥爲準。其咳者。又有上氣咳嗽篇之藥爲規。肺癰獨可無治乎。肺癰之治咳甚者。亦規上氣咳嗽篇。夫固言之。

矣。而有停飲爲膿源者。儘可逐飲。有膿盛致氣阻者。自當蝕膿。苟如膿飲已竭。元氣難復。病患向愈。生陽不振。則又有癰疽篇之藥爲歸著。若之何其無治則耶。

素問痿論歷數五藏皆有痿。自金匱要略已下論證者止及肺痿。而不及餘痿。論治者亦止及肺痿。而不及餘痿。豈脈痿筋痿肉痿骨痿咸無足論耶。抑諸痿者皆不可治也。夫痿論固言之矣。曰五藏因肺熱葉焦。發爲痿躄。是論痿之源皆由於肺也。曰治痿獨取陽明。是論痿之治皆可責諸胃也。蓋痿者軟罷難振之候。其始不過吐涎沫。身形疲弱耳。既而脛縱不任地焉。筋急而掣焉。肌肉不仁焉。腰脊不舉焉。都在痿之分內。不如此不足以繪痿之傳。不如此不足以窮痿之變。不如此不足爲痿之敗。故在肺之痿時原可治。至脈痿筋痿肉痿乃漸不可治。至骨痿遂係必敗之候。縱有治法。亦當推尋其源。仍從肺痿立則。故治痿者得獨取陽明。論其所以然。則如痿論所言。其關係在經脈間。論其所當然。則胃固爲肺之母矣。然則諸痿之治。概可質諸是篇歟。夫欲塞其流者。必推其源。欲溯其本者。須循其末。治宗肺痿。固其大本大源所在。第脛縱不任地。筋急而掣。肌肉不仁。腰脊不舉。豈遂可任之乎。是又當於本經逐味究之。

下氣

麻黃溫臣

杏仁溫臣 主雷鳴喉痹下氣

厚朴溫臣 消痰下氣

橘皮溫臣 下氣止嘔欬

半夏生微寒熱溫使 傷寒寒熱心下堅下氣

白前微溫臣 主一切氣（藥性論）

生薑微溫臣 主痰水氣滿下氣

前胡微寒臣 去痰實下氣

李樹根白皮大寒使 下氣主熱毒煩躁

蘇子溫臣 主下氣除寒中

石硫黃大熱臣 能下氣治腳弱腰腎久冷（藥性論）

白茅根寒臣

蒺藜子微寒臣 止煩下氣

上氣者病之情形。下氣者藥之功效。故治上氣病必以下氣之藥。此下氣篇列藥十三。所以複於上氣篇者七也。然在上氣篇不有此複。則無以知上氣與咳嗽猶有分科。在下氣篇若盡皆複。則無以知下氣之藥不必盡治上氣。故夫因痰（厚朴前胡）因熱（李根白皮茅根蒺藜）因寒（石硫黃）當從下氣而愈者。均可以是而識。由是而推矣。雖然病變萬殊。治遵一轍。即全編而言。凡大腹水腫嘔吐腹脹肺痿。皆可因上氣而生。咳逆痰飲。皆本與上氣爲伍。治之者必不可置其上氣。但治他患。他患遂可除也。則下氣之藥。竟是要之物。就是篇而言。則中熱下寒痰凝氣滯。皆得以下氣而除。第祇可推實以就虛。使氣機得其平。決不可推虛俾就實。則非特實不濟。且虛已先自受戕而無從救矣。則下氣之藥。斷難獨任。而須裁成輔相之得宜。統稽篇中曰痰曰嘔曰心下堅曰水。可以悟性溫者之下氣。斷須執。病氣之有形。曰熱毒曰煩躁。又可悟性寒者之下氣。斷須選擇清和之品。

如是則下氣之物。不敢濫投。削人元氣矣。下氣云乎哉。

蝕膿

藺筍寒 排膿

雄黃平

桔梗微溫 養血排膿（日華）

龍骨微溫

麝香溫 蝕一切癰創膿（藥性論）

白芷溫 能蝕膿（藥性論）

大黃大寒 蝕膿（藥性論）

芍藥微寒 能蝕膿（藥性論）

當歸溫

藜蘆寒

巴豆溫 排膿消腫（日華）

地榆微寒 蝕膿（藥性論）

創癰之膿。猶傷寒之汗。汗者正氣伸而邪氣解。膿者新血生而惡血化。邪氣本無形。故隨解而即散。惡血固有形。

故雖化而未去。是以有汗者不必再汗。一汗亦且忌其多。潰膿者仍當蝕膿。屢膿方得希其盡。此兩者之異同。實亦至理之所在也。徐氏患陶氏於創癰止言上截而遺潰復。恐後人一例認爲傷寒表解後見病治病。內病雖差。膿水壅結。復有攻衝侵薄等事。卒至難期全效。久曠變生。因於膏摩薄帖外。詔示徹內徹外之法。剝蝕淨盡之計。庶幾腐退新生。血行肌滿。恢復之後。毫無闕漏爲最要。篇中大半皆在皮膚肌肉血脈上著想。其有頑礦不化。仍不廢惡劣劫爍。(大黃藜蘆巴豆)及去火去溼。(雄黃地榆)固墜庭掃穴所不容緩者。而於血中導氣。(當歸)氣中導血。(桔梗白芷)成和治之功。腐中引新。(菌茹)新中逐腐。(麝香)復流動之舊。由是意推廣之。蓋可信手拈來。頭頭是道。不推此數物者爲可用也。况猶有金匱要略排膿散排膿湯之調變其內耶。

女人血閉腹痛

黃芪微溫 主婦人子藏風邪氣逐五藏間惡血

芍藥微寒 主婦人血閉不通(藥性論)

紫葳寒 主婦人血閉不通

桃仁平 主瘀血血閉瘕邪氣

細辛溫 主血不行

紫石英溫 主女子風寒在子宮

乾薑大熱 治血閉

桂心大熱 主破血

茯苓平 療心腹脹痛婦熱淋（藥性論）

血閉矣。月事能仍利乎。苟不利。則與月閉複矣。月閉矣。腹能無痛乎。苟腹痛。則與血閉腹痛複矣。夫亦因其甚相近。絕相似。故特補此。使後人不得於血閉腹痛未經月候者。浪用治月閉法治之耳。觀本篇藥物所主。一則曰婦人子藏風邪。再則曰瘀血血閉。瘦邪氣屢屢。曰風寒在子宮。曰心腹脹痛熱淋。可見血皆因邪而閉。因閉而痛。既痛而邪未化。與因虛積冷結氣爲諸經水斷絕。已至結熱中。而在關元者。迥不倖也。夫然。故月閉篇所用藥多寒。間有微溫。亦皆血肉之品。過而不留之性。無他。恐其助熱益燥陰液也。此篇所用藥多溫。間有微寒。又係破陰布陽。（芍藥）拔邪離血。（紫葳）非他。以逐寒須及早。欲免其成月閉也。試更參其彼此俱用之一味。（桃仁）能既治新邪。復攻舊積。則本篇爲治寒邪阻血。彼篇爲治邪血化熱。事有先後之殊。爲異中之同矣。然彼篇多用剋劑。本篇多用補益。豈暴病正反虛。久病正反實耶。夫破血之物何限。彼篇不皆采用。偏偏列血肉之物。空靈之品。其披卻導竅之意爲何如。而此篇之補。偏不補血而補氣。是其命意。又在惟欲逐邪。乃暫崇正。非沾沾用補可同日語。是法有常暫之別。爲同中之異也。倘無此篇。不令人視血閉皆屬熱歟。然使僅有此篇。不令人謂月閉亦屬寒歟。徐氏之補。意固在是。

女人血氣歷腰痛

澤蘭微溫 治婦人血瀝腰痛（藥性論）

當歸溫 主婦人瀝血腰痛（藥性論）

甘草平 治婦人血瀝腰痛（藥性論）

細辛溫 主血閉婦人血瀝腰痛（藥性論）

藍青 麝香

右蜘蛛毒

蜂房 藍青汁

右蜂毒

杏仁 礬石 韭根 人尿汁

右狗毒

犀角 羚羊角 雄黃 麝香

右惡風瘴毒

升麻 犀角 射干

右喉痹腫邪氣惡毒入腹

沉香 木香 薰陸香 雞舌香 麝香 紫檀香

右風腫毒腫

甘草 薺芩 大小豆汁 藍汁 藍實

右百藥毒

藍汁 大小豆汁 竹瀝 大麻子汁 六畜血

茯苓平 療心腹脹滿婦人熱淋（藥性論）

解是篇者。孰不謂黃芩治熱堅脹。茯苓治溼堅脹。芍藥治陰陽相拒堅脹。夫熱與溼及陰陽相拒。何以得爲堅脹。則曰溼聚則化熱。熱盛能生溼。溼熱不行則脹。其有素蓄熱更被溼。或先停溼復受熱。客主不和洽。彼此不交化。因兩不相下。抵拒而爲脹。然何以能堅。則曰始原爲脹。久且成堅。芍芩苓三者足治脹已耳。何以並能治堅。則曰黃芩初生表裏俱實。在地久則內腐。而中虛癥瘕。但因熱而堅脹。正外實中空。以其形似化其病本。堅脹胡爲不已。芍藥破陰布陽。陽旣入而和陰。陰被和而隨化。陰陽互交。堅脹有何不已。至茯苓原吸氣以蟠於下。雖在下終受氣而不受溼。其利溼可知。正與氣之下歸。被停溼阻而不能化者相對。以此入室操戈。堅脹自然得已。又不知三種堅脹。恃何者爲驗而有攸分。則曰熱堅脹外必有熱。溼堅脹必小便不利。陰陽相拒堅脹必腹痛。然男子亦應有之。何以獨標女人。蓋女人腹堅脹。鮮不以爲血分病。而三種腹堅脹。止係常病。實無與於血。恐人錯會誤攻血分。故特詔人見病治病耳。若男子病此。原列於腹痛大熱小便淋篇。則腹痛篇之用芍藥。大熱篇之用黃芩。小便淋篇之用茯苓。皆可知其有腹堅脹矣。凡讀古書者宜會心焉。

解百藥及金石等毒

雄黃 巴豆 麝香 丹沙 乾薑

右蛇虺百蟲毒

桑汁及煮桑根汁

右蜈蚣毒

藍青 麝香

右蜘蛛毒

蜂房 藍青汁

右蜂毒

杏仁 礬石 韭根 人尿汁

右狗毒

犀角 羚羊角 雄黃 麝香

右惡風瘴毒

升麻 犀角 射干

右喉痹腫邪氣惡毒入腹

沉香 木香 薰陸香 雞舌香 麝香 紫檀香

右風腫毒腫

甘草 薺芎 大小豆汁 藍汁 藍實

右百藥毒

藍汁 大小豆汁 竹瀝 大麻子汁 六畜血

貝齒屑 薑根屑 蚯蚓屎 藕芩汁

右射罔毒

雞子清 葛根汁 甘草汁 鴨頭熱血 猪膏

矣用薺菀
汁解之

若已死口噤者以大竹筒盛冷水注兩脅及臍上暖卻易之口須臾開開則內藥藥入口便活

右野葛毒

猪膏 大豆汁 戎鹽 藍汁 鹽湯煑猪膏巴豆

右斑猫茺青毒

杏仁 藍汁 白斂 鹽汁 木占斯

右狼毒毒

梔子汁

右躑躅毒

煑黃連汁 大豆汁 生薑汁 菖蒲屑汁

煑寒水石汁

右巴豆毒

雄黃 煑葱汁 溫湯

右野芋毒

醋醋

右雞子毒

磁石

右鐵毒

生韭汁 韭根燒末 燒猪骨末 頭垢 燒犬屎酒 服豉汁亦佳

右食諸肉馬肝漏脯中毒

服水銀數兩即出 鴨血 雞子汁 水淋雞屎汁

右食金銀毒

煑橘皮 生蘆葦根汁 大豆汁 馬鞭艸汁 燒末鮫魚皮 大黃汁 煑朴宵汁

右食諸魚中毒

生藕汁 煑乾蒜汁 冬瓜汁 一云生紫蘇汁藕屑及乾蘇汁

右食蟹中毒

甘草 貝齒 胡粉 右三種末水和服之

小兒溺乳汁服二升佳

薺莧 甘艸汁 犀角 蟹汁

右葭蓉毒

清水

右馬刀毒

菖蒲汁

右大戟毒

白粥

右桔梗毒

藍子汁

右杏仁毒

掘地作坑以水沃中攪令濁俄頃飲之（名曰地漿）

右諸菌毒

葵根汁

按防葵本經無毒試用云無毒今用葵根汁凡是解狼毒浮者爾臣禹錫等謹按蜀本云防葵傷火者不可服令人恍惚故以解之

右防葵毒

土漿 人糞汁

有細辛勿食生菜

有甘草勿食菘菜

掌氏曰唐本并傷寒論藥對云勿食海藻

有牡丹勿食生胡荽

有商陸勿食犬肉

有常山勿食生葱生菜

有空青朱砂勿食生血物

有茯苓勿食醋物

有鼈甲勿食莧菜

有天薺冬勿食鯉魚

服藥不可多食生胡荽及蒜雜生菜

又不可食諸滑物果實等

又不可多食肥猪犬肉油膩肥羹魚鱠鯉燥等物

服藥通忌見死屍及產婦淹穢事

藥不宜入湯酒者

朱沙（熟入湯） 雌黃

雲母

陽起石（入酒）

右食諸菜毒

煮苦蕒汁飲之令吐出即止

右飲食中毒心煩滿

白鴨屎汁 人蕒汁

右服石藥中毒

吞雞子黃 藍汁 水和胡粉

地漿

蕒荷汁

粳米粉汁

豉汁

乾薑

黃連

屑 飴糖 水和葛粉飲

右服藥過劑悶亂者

服藥食忌

有尤勿食桃李及雀肉胡荽大蒜青魚鮓等物

有藜蘆勿食狸肉

有巴豆勿食蘆笋羹及野猪肉

有黃連桔梗勿食猪肉

有地黃勿食蕪荑

有半夏菖蒲勿食飴糖及羊肉

有細辛勿食生菜

有甘草勿食菘菜掌氏曰唐本并傷寒論藥對云勿食海藻

有牡丹勿食生胡荽

有商陸勿食犬肉

有常山勿食生葱生菜

有空青朱砂勿食生血物

有茯苓勿食醋物

有鼈甲勿食莧菜

有天薺冬勿食鯉魚

服藥不可多食生胡荽及蒜雜生菜

又不可食諸滑物果實等

又不可多食肥猪犬肉油膩肥羹魚鱠鯉燥等物

服藥通忌見死屍及產婦淹穢事

藥不宜入湯酒者

朱沙（熟入湯） 雌黃

雲母

陽起石（入酒）

鍾乳（入酒）
 礬石（入酒）
 胡粉
 藜灰
 右一十七種石類
 銀屑
 石硫黃（入酒）
 鈇丹
 孔公孽（入酒）
 銅鏡鼻
 鹵鹹（入酒）
 礬石（入酒）
 白堊
 石灰（入酒）

野葛
 莽艸
 皂莢（入酒）
 貫衆（入酒）
 鳶尾
 紫葳（入酒）
 飛廉
 石南（入酒）
 蓄根
 瓜蒂
 狼毒
 巴豆
 藿菌
 狼牙
 蒺藜（入酒）
 薇銜（入酒）
 蛇銜
 虎掌
 羊桃（入酒）
 陟釐
 毒公
 躑躅（入酒）
 藜蘆
 蕪夷
 女苑
 白芨
 占斯
 棟實
 麻勃
 雲實
 葫蘆（入酒）
 鬼臼
 藺筍
 雷丸
 藁耳
 牡蒙
 辛夷
 虎杖（入酒單浸）
 苦瓠
 狼跋（入酒）